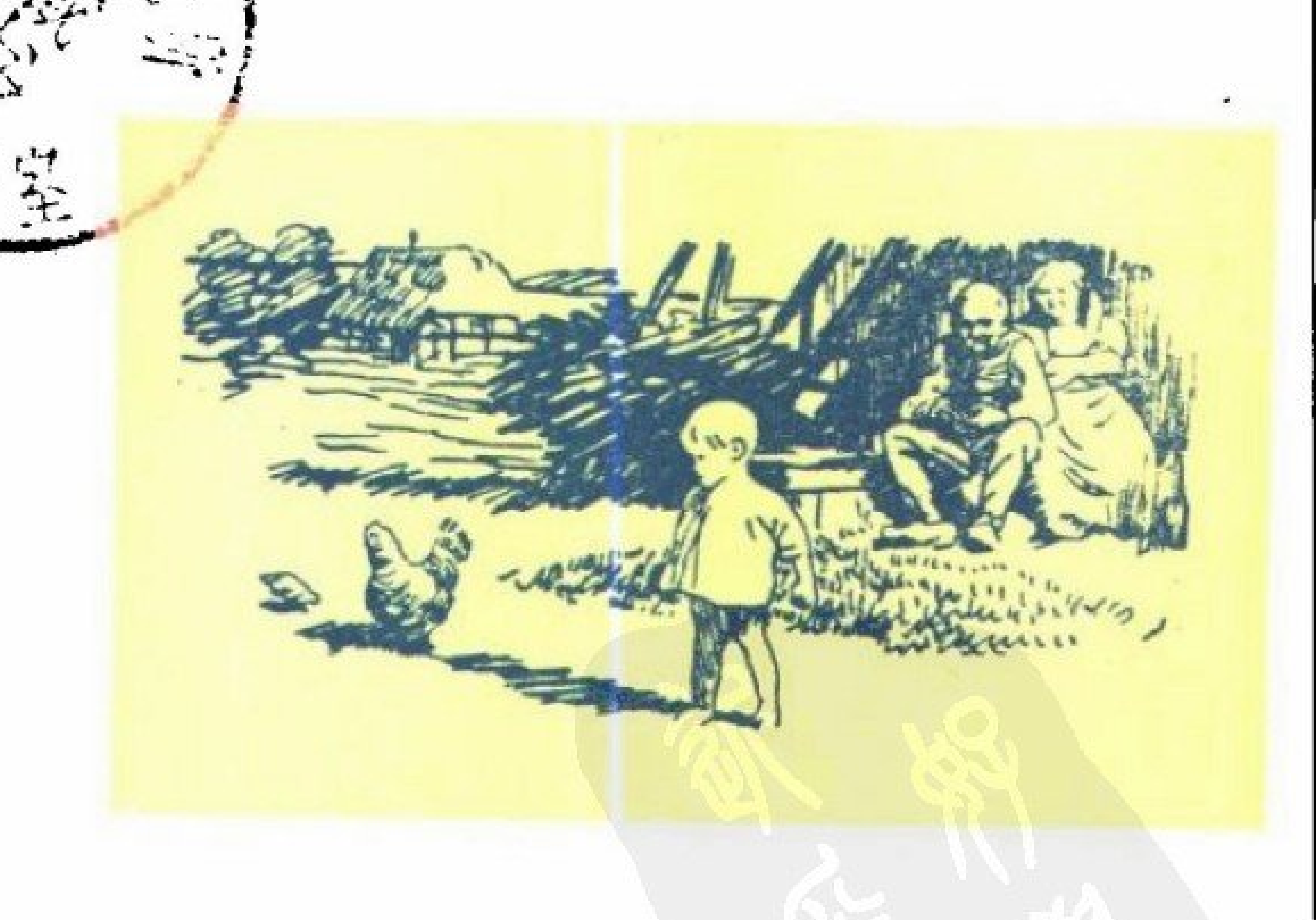

蒂特：人的女儿

〔丹麦〕尼　克　索著

赵蔚青　邹绿芷　范之龙 译

蒂特：人的女儿　上册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丹麦〕尼 克 索 著

赵蔚青 邹绿芷 范之龙 译

蒂特：人的女儿

下 册



上海译文出版社

Martin Anderson Nexø

DITTE MENNESKEBARN

本书根据英译本 "Ditte: Girl Alive"、"Ditte: Daughter of Man", "Ditte: Towards the Stars" (Henry Holt & Co. New York, 1920—1921年版)转译

帝特：人的女儿

〔丹麦〕尼克索　著

蒯斯曛　邹绿芷　范之龙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5　插页6　字数543,000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5,500册

(限上海文艺版)

书号：10188·206　共二册　定价：(六)1.95元

译 者 前 记

我要去毁灭自身，
尽力辉耀和照彻
生活的黑暗。
——高尔基：《人》

马丁·安德逊·尼克索（1869—1954）是丹麦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享有“丹麦的高尔基”之称。他出身于工人家庭，十四岁就当雇工，做过皮匠，又做过泥瓦匠等。他的求知欲很强，一有闲暇就刻苦学习。他中学毕业后当过教师，同时开始了文学生涯。尼克索的第一部小说集《阴影》于一八九八年出版，随后相继写了《生命的代价》（1899）、《法朗克一家》（1902）等四五部中短篇小说，都是以丹麦工人劳动为题材，反映了丹麦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一九〇六年尼克索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征服者贝莱》，这部作品描写了丹麦人民为解放而斗争的场面，表现了工人觉悟的提高及他们对剥削者挺身而起，进行坚毅不屈的反抗，这是北欧文学最早反映工人斗争的作品。在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蒂特，人的女儿》（1917—1921）里，尼克索精心地塑造了一个劳动妇女的生活形象及她的悲惨遭遇。第三部长篇小说是《红莫尔顿》（1945—1954），这三部巨著构成了叙述丹麦工人革命运动史

诗的三部曲。

本书女主人公蒂特是一个孤苦的农村姑娘、被父母抛弃的私生女，最先依靠外祖父外祖母生活，后来由继父收养。她在一个女主人家当雇工时，因同情一个懦弱受欺的农民儿子凯尔而常与他接触，以致失身，后来被斥退赶出村庄。她最先一心想自杀，又想到自己已怀有孩子，只好活下去。不久她生了孩子，把他寄养在别人家里，自己到哥本哈根去当奶妈、裁缝、佣人；她在那些地方受苦挨累，吃不饱，穿不暖；但她为人心地善良，而且十分关怀别人。由于长年劳瘁，贫病交迫，她二十五岁便离开了人间。结尾对资本主义发出了愤怒的控诉。全书贯串许多诗情画意的情节和哲理性的插话，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厚同情。

关于这部小说《蒂特：人的女儿》，尼克索写道："这是关于无产阶级家庭妇女的故事，关于她直到本世纪初为止是怎样生活的故事，关于她的没有止境的劳动以及不断的操心和困苦的故事。她的生活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她遭受过不少忧患，她在无产阶级的斗争中起过不比男人为小的作用。在她的家族注定要遭到的苦难中，她不能不担负起最沉重的担子，还是小女孩儿的蒂特，她自己仍需要母亲的抚爱和照料，就不能不从事劳作，料理家务，替母亲照料弟弟和妹妹——这种母亲的义务，她担负了一辈子。由于对人们的同情和对家族的关怀，这个人的女儿获得了光荣的称号：'人类的母亲'。"

蒂特出身于国内最古老的、人口众多的曼族，而曼族子孙繁衍，多如海沙。"曼"这个姓，意译就是"人"。作者无疑想以此强调女主人公蒂特的形象，显示出深刻的人性。她具有真正的人民的特点——善良、有责任感、热爱劳动，对争取幸福和正义的斗争，怀有无限渴望。

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对曼族的描述是以从容不迫的、庄严肃穆的手法展开的。在这类似北欧史诗的题材里，叙述了扎根在渺无人烟的凯地加海边的这个家族，叙述了他们远祖的特点。他们远祖是些淳朴而顽强的人，这些人勤恳耐劳，而依然艰苦贫困。

蒂特是曼族的真正代表；这个家族在艰难的时候总是团结起来，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进行斗争。作者总是扣紧他所关心的主题，即人和人类的命运。在曼族的家史中，恰好这个主题得以广泛而具体的体现。例如，在小说的开头即叙述：在不久以前，就是在半个世纪以前，蒂特的外祖父索仑·曼开始了艰苦的生活；最初他们不得不漂洋过海，除了捕鱼外，还得从事农垦；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情摧残，他们最后倾家荡产、走投无路。蒂特就是出生在这样的环境里，饱尝岁月的艰辛和生活的折磨。作者一方面怀着热爱精心刻画纯朴的女主人公；另一方面怀着憎恨愤怒地抨击资产阶级社会的险恶势力。

本书所描写的虽是一个普通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悲惨遭遇的血泪史，蒂特绝不是俯首帖耳地逆来顺受，她身为吃人社会的牺牲品，怀着真挚的阶级友爱，因此她使全书洋溢着无产阶级感情和乐观主义精神。围绕着蒂特，作者还刻画了各个阶层不同性格的人物，他们都各具特色，有的可憎可恶，有的可爱可悯，形象生动逼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尼克索的这部小说是一部才华横溢的作品。所写的主题很重要，即人和人类的命运，情节紧凑，扣人心弦，充满抒情，是一部内容丰富、意义深远的艺术杰作。

* * *

一九四八年，由于丹麦导演阿斯特里和比雅涅·亨宁—燕逊夫妇根据《蒂特：人的女儿》这部小说拍摄成影片，尼克索在给

荷兰工人的公开信中写道：

“你们称这部影片为无产阶级的影片。真的，它在美国遭到禁止，但我总认为这种定义是不正确的。当然，在影片中出现的渔村老板是万能的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但无论是拉斯·彼得，或者是其他渔民，都不能叫做我们所称为觉悟的无产者。他们让渔村老板剥削自己而并不提出抗议，也许他们甚至于不认为在这方面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们很有耐心地和很敬畏上帝地安分守己。他们是精神上站在旧的、马克思以前的、福音书的阶段上的前无产者。至于说到下层阶级运动，他们在各方面都是完全无知的，可是为了无愧于获得无产者的称号，人们应该为反对任何压迫而斗争。”

在小说的结束部分，作者写出了本世纪初工人运动在丹麦刚刚发展的真实情况，当时“工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但还不知道把力量用到什么地方去”。

小说的最末一卷，莫尔顿，“新世代的人”，未来的红色莫尔顿的出现，是意味深长的。他是新时代的先驱，到那时候，恭顺的、俯首听命的丹麦工人已经认识到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来改造国家的革命力量。莫尔顿对垂死的蒂特这样说：“我相信，那些为美好生活而斗争的人死后将会永生。”同时工人起来开始游行示威——这是为实现蒂特对穷苦人的美好生活的期望的开端。

克拉克·蔡特金一九三二年在一次晚会上的演说中，曾这样介绍过这部小说：

“那样喜欢把妇女作为自己的小说和戏剧的主角的西欧作家们，他们不懂得妇女，也不懂得什么是英雄主义。他们把妇女英雄或者看作是装模作样的‘女学究’，或者看作是一会儿饮香槟酒，一会儿辗转于泥泞中的‘率直的和不可理解的’妓女。他们

不了解：在丰盛的晚餐后，坐在皮沙发椅上吸着金色烟嘴的香烟，空谈生活如何可怖、如何困难和如何不体面是极容易的事；在领到甚至比少得可怜的男工津贴还少的工资时，在怨恨非应分的生活而为了孩子又必须这样生活下去时，要教养四五个孩子，穷苦度日，却没有那么容易。遭受苦难——也仍然对生活抱着信心，遭受苦难——也要为美好的生活而斗争。这样的英雄妇女，在西欧作家中只有一个——马丁·安德逊·尼克索才会描绘出来。”

《蒂特：人的女儿》是最受人欢迎和爱好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之一，不但在作者的祖国、而且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获得巨大的成功，这部小说初版后很快就被翻译成许多外国文字。本书能得到这样光辉的荣誉，是当之无愧的，因为它的人物形象和思想内容，将永远活在千百万读者的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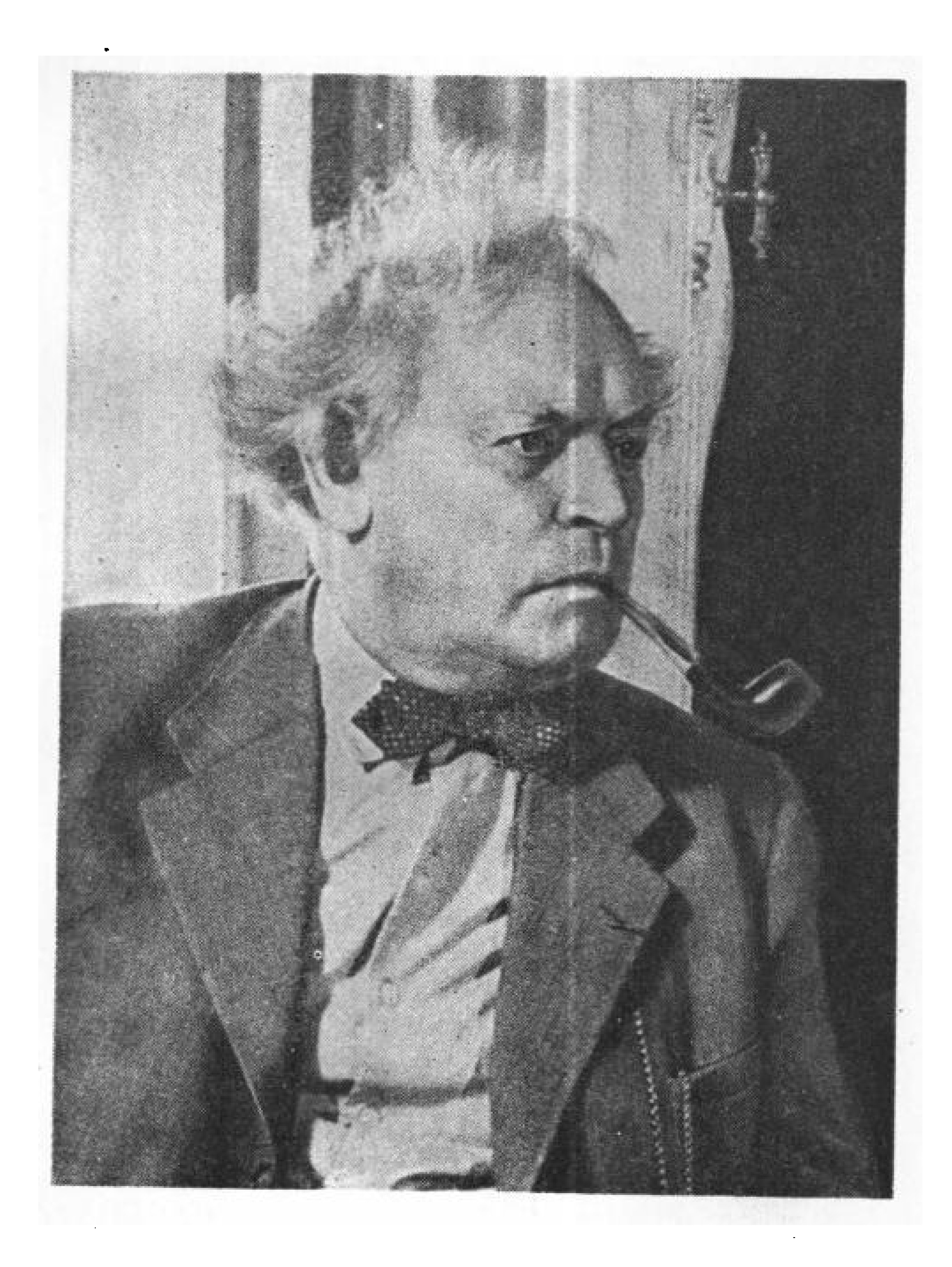
赵蔚青

1980年10月北京

内 容 提 要

马丁·安德逊·尼克索是丹麦杰出的工人阶级作家，他真实地描绘了丹麦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曾被誉为“斯堪的那维亚的高尔基”。

本书是尼克索的重要作品之一，描写了主人公蒂特短暂一生中的悲惨遭遇，并对资产阶级的虚伪和卑鄙作了有力的揭露和谴责。全书有许多抒情性和哲理性的插话，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马丁·安德逊·尼克索 像

目　　次

第一卷　童　　年

第二卷　小　母　亲

第三卷　沉　　沦

第四卷 炼　狱

第五卷　走向星辰

第十二章

短短的夏天

蒂特坐在田野边緣高高的堤坡上，她打算讓自己避开濃霧。牛群在下面吃着草。它們中間的大多数都藏在一片白茫茫的濃重的霧靄里了，但是从霧里还能听見它們咀嚼的声音：在这样的天气里，它們不愿离开她，走到远处去。

牲口身上的皮毛在滴着小水点，她头上的黑莓叢，綴滿了珍珠一样的銀灰色的露珠。如果她稍微动彈一下，水点就雨一般地落在她身上。但是她不想动，只是安安靜靜地坐着，而且还宁愿她能够鉆到地下去，那末她就会更安靜了。她的睫毛上挂着很大的水珠，跟每片低垂的叶子尖上搖下来的水珠一般大。不时地有一滴水珠落到她的面頰上，有时是从树叶上掉下来的，有时是从她自己的睫毛上滴下来的；不大容易辨别究竟是从哪儿掉下来的，而且她自己也不想这样分辨。只有在水珠恰好滴进她嘴里的时候，她才清清楚楚地知道这是从哪儿掉下来的。她叉着腿坐在田塍的边緣上，两只溼淥淥的赤脚从裙子底下露出来；草叶显露在她的脚趾縫中間，她的脚板已經腫了，而且起了水泡。她拿一只手捂着嘴，咬着手指的关节，她坐在那里，眼睛連一眨也不眨地一直矚望着前面。看起来她仿佛已經变成了一块石头。

她感到了一陣寒慄，又听到田野下边傳来了脚步声——是凱尔的脚步声！她有一点儿清醒过来了，便环顧着四周。在她那热泪盈眶的眼光看来，一切都象是支离破碎的，仿佛整个世界都粉碎得七零八落了。她抬起头来，有所期待地向上望着。"現在他会

把我搂在怀里，吻我了！”她想着，但是并沒有从她的位置上移开。

凯尔可一下子就扑过来坐在她的身边。他們坐了一会儿，每个人都看着那片濃雾，后来他用手在青草里摸索着她的手。“你生我的气嗎？”他問道。

她搖了搖头。“一个人不由自主地就会忧愁起来，”她說，目光从他的身上轉到一边去，她的嘴唇发着抖。

凯尔俯下身来，想迎面看看她的目光，不过他却不得不放弃这种打算。“我整夜都在向主禱告，請他饒恕我的罪过，我相信他已經饒恕我了，”他沒精打彩地說。

“啊！”蒂特听他在說着什么，但是他的話却完全沒有进到她的头脑里去。他向主交代的事，对她毫不相干。

“可是如果你愿意，我一定要站出来，向兄弟們坦白出全部事实，”他說。

她急忙向他这边轉过身来，她的表情又現出了生气勃勃，和滿怀希望的样子。“你以为你哥哥——那位校長又要来了嗎？”她也可以向他傾吐自己的秘密。

“不是，我是說教堂里的兄弟們，”他說。

唔，說到这个，他可以随心所愿，为所欲为。这可跟她毫不相干。

不久，他就站起来走了，蒂特一个人凄淸而孤零地坐着。他沒有吻她，可是他們已經相依为命，那个所謂罪过的一根共同的帶子，不幸地把他們联结在一起了。她已經在他身上发現了他有一些她不能滿意的品質，因此她需要在他身上找寻一些値得她爱慕之处，好使她自己寬心，就因为他們倆之間发生了关系，她才需要爱他。他再也不是那个只需要她的安慰的孩子了。他已經占有了她，她覺得她离不开他了。可是現在他却走开了，仿

佛除了他们两人中間存在着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以外，就再沒有别的关系了。蒂特迷惑不解地望着他的背影。

天色漸漸黑下来了。她还可以去自由自在地消遣一下，忙完各种各样的事情，坐下来跟長工的孩子們聊天；但是那件事却时时刻刻地都縈迴在她头腦里，它就象以"毒眼"盯着人的怪物一样。她只要微笑一下，它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伸出一只黑手来，把那笑臉抹去。有时它完全攫住了她。所以她活得沒有兴致，一切都漆黑而幽黯，那时她就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把过去所有的事情都抛到九霄云外去，再象从前那样地生活；她想跪在一个人的脚下，服服貼貼地恳求他饒恕她的罪过。可是她要想把她的心情恢复得十分宁靜，重新回到她那无忧无虑的少女的夢幻里，却非得很久的时間不可。

啊，籬笆一旦破爛了，缺口是难得堵住的！蒂特从牧場上得到的經驗就知道了这个道理，并且她知道現在的情形也是一样。她一向就把照顧别人的責任担在自己的肩上，在工作中她一向就是如此，因为就她所能記忆的时候起，生活一向就对她那母性的本能和对孩子的撫养提出了要求。她总是竭尽全力为别人吃苦受累，以致她帮人家的忙已經成了固定的习慣。

然而，現在她却宁愿有一点閒暇的时光。現在是夏天，阳光使蒂特的血液溫暖了，赶走了許多的悬念和忧虑，并且在她的内心里燃起了生活和欢乐的愿望。每星期六晚上，附近都举行跳舞会，有时在海山田庄，有时在另外的田庄，蒂特差不多每次都参加。她眞正参加跳舞会还是头一次，因此她尽兴地玩着——她跟一个女朋友跳舞，快乐得正如同跟一个男人跳舞一样。跳舞本身在她就是一种享受，她愿意閉上眼睛，讓人家挾着她卷到回旋着的人群里去。

但是她想躲开凯尔却是不容易的事：他常常躲在田庄外面的某个地方，守望着她，那么誠恳地央求她不要去。他说出什么罪过一类的事，蒂特一点也不在乎；不过現在要是拒絕他，却仍然很难。所以她就轉过身来，回到田庄去。只要他能够領她出去散散步，也就好了。他們可以沿着沙灘，走向那个漁村，在这条路上是永远也碰不到人影的。但是他从来沒有想到这样做。

有时她会用假裝上床睡覺的計策来騙他，然后再偸偸地从别的小道出去。要是有一次舞会碰巧在他去參加礼拜会的一天举行，她可就高兴极了。

凯尔眞討人嫌，簡直是她从来沒有遇到的一个最討厌的人。他沒有什么事好做，因此就游游蕩蕩的，放心不下地瞟着她，他总想知道她究竟到哪儿去，好来向她道出他的煩惱。他眞是一个不听話的慣坏了的孩子。他心里发煩，对他自己、他的母亲和整个世界都感到厌倦。只有蒂特一个人能够使他現出笑容，而且振作起来。她因为这一点小小的成功曾經感到驕傲，因此无尽无休的应付他，設法来給他解决一些問題，尽力地使她自己和他都能如意。

他再也不进她的小屋了，即使白天也不进去；他很害怕。可是有些时候，夜里他倒来了，輕輕地敲着門，她虽然累得要命，也得起来穿上衣服。

“我这儿眞痛啊？”他把两只手抱着后腦勺說。然后他們就偸偸地走过寂靜的小道，蹓到沙灘上，在一些大个的鵝卵石上坐下来谈心，傾听着單調的浪濤的飞濺声。他談的不多，照例是蒂特喋喋地說着。他注意地听着，一直到一股宗教的虔誠控制他的时候为止，那时，他便开始責备起她来。“你还是这么俗气呀！”照例他就这样来責备她。

"那你就不要管我啦!"蒂特气恼地反駁道。接着他們两个人就不欢而散。

一个星期六晚上，在离开海濱有半小时路程的一家酒店里举行了这个季节里最末的一次舞会。晴朗无云的漫漫長夜已經过去了;这时正是八月中旬,夜里天又黑,风又大,这一年夏天的跳舞算是結束了。

蒂特請准了假要去参加这次舞会，她把晚餐的餐具剛剛洗完,就穿戴好了;茜妮为人眞溫厚,凡是她能做的事,就不让蒂特做了，而且晚上的活儿她也决定了由她自己来做。蒂特穿上了从来还沒有穿过的新的土布衣服,用藍絲帶扎起了辮子,然后把辮子盤在头上。这天晚上她想要漂亮一下——而且要打扮成一个大人!好在凱尔参加祈禱会去了，但是为了更有把握地躲开他,她从田庄后面通到村落的田間小道走去。她快活得很,一边走着，一边哼着一支小調。老实說，她的心上还罩着一个黑影，不过它只象一只不再疼了的蛀牙那样,只要你不去碰它,就不会覺得疼的。

她到那里的时候,正是大家玩得兴致极高的时候。那时候乐师們还沒有到来,所以他們就自己跳着,自己唱着伴奏曲。从田庄上来的老的少的都有,还有些佣人,以及村中作坊里的一些小伙子們:农夫們从来不来参加这种舞会,他們覺得自己身份要更高一些。跳舞的人圍成了一个圈子唱着:"瞧,誰在正中央!"蒂特赶快跳进圈子的队伍里,拉住了两只手;她发覺她在两个小伙子中間,但是今天夜里,她既不胆怯,也不害羞——現在她長成大人了!她高声唱着,而且殷切地盼望着队里是不是有哪个小伙子会来把她挑中:这种游戏很紧張,她的心跳得很厉害。从一个姑娘被选中次数的多少,人們就可以判断出她的人緣怎么样。有些姑

娘們一直在不停地跳舞，她們差不多沒有时間把鞋帶結起来。

凑巧蒂特馬上就被人选中了。也許这只不过是一种僥幸，可是当人們把她送回到圈子里的时候，她却滿面喜气洋洋的。当她在草地上跳舞的时候，她的这种快乐，和她目光里的愉快的眼神，以及她的兴高采烈和庄重大方的气概，使她的风度显出了一种新的威严，而且也使她显得非常美丽。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这一点。眼前又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姑娘，她已經摆脫了孩子气，加入到少女群里来争妍鬥丽，并且想設法赢得美人的称号了。一到了应該选擇舞伴的时候，大家就团团地圍住她了。

那天晚上，蒂特是不是冲昏了头腦呢？也許追求她的人，并不象她自己所想象的那样多。但是不管怎样，在那些被小伙子們邀請到酒店里去喝咖啡的姑娘們中間，总有她一个。

等她再出来的时候，天色已經很黑了。店主人在山墻的窗子上挂了一盏灯，照亮了草地，他們就在灯光下面跳起舞来。有一个臉蛋通紅的小伙子，他整晚上老是釘在她附近，不过他沒有跳舞；現在借着黑暗的掩护，他可敢走上前来了。蒂特倒很喜欢他，他有一双結实而又温暖的手，他毫不思索地就把她的手握住了，而且他的呼吸散发着青春和孩子般的奶香。但是他靦靦覥覥的，在跳舞中間总是傻里傻气地逗趣儿，好掩盖他的窘态，这么一来，别人就停下来看着他发笑。“現在我們也非停下来不可了！”蒂特看着他的表演，也笑起来說。他不放松她，只是不停地抱着她回旋着，突然間他吻了她一下。然后他馬上惊惶失措地松开她，在别人的一片笑声中，从灯光里跑到黑暗里去了。人們可以听見他一直跑了很久。

为了避免讓她的舞伴送她回家，在跳舞还沒有結束以前，蒂特就从舞会里溜走了。她知道一个把姑娘送回家去的男人总希

望从她那里得到一点儿酬报，此外她自己却愿意自由自在的毫无拘束。她刚走了不远，那紅臉蛋的小伙子就跑上来了，他曾經在壕溝躲着，等她一来，他就象一支箭似地从那里面鉆了出来迎面擋住了她。

"今天夜里，我可以送你回家嗎？"他有些沒有把握地問道。"是的，你可以的，"蒂特回答說；她并不害怕他。他們默默地走着——他本来应該想法討她的欢心，但是他只是把头轉过去向前走着。蒂特相当地喜欢他，而且很愿意拉住他的手。

"以后有一天晚上我也可以——我也可以陪你回家嗎？"他最后問道。

"我現在不敢說，不过也許可以！"蒂特郑重地回答。

"我可以——我可以跟別人說嗎？"

不，蒂特不喜欢他这样。"他們免不了会說閑話的，說我們是情人，"她回答說。

"那末你愿意——你愿意給我亲个嘴嗎？"他站住了，出神地凝望着地上。

蒂特悄悄地意味深長地吻了他。接着他們就繼續走着，两人互相牽着手，可是一言不发。到了田庄上，蒂特就站下了。"明天見！"她說。

"好，明天見！"他說。他們两个握着手站了一会儿，随后两人的嘴唇又挨上了——他們象两个深情的孩子似的吻着。但是这一个吻的时間太長了，他們倆个都覺得太認眞了，因此就突然松开来，两人面对面地相互呵着气，而且笑着。接着莫根斯轉身就跑。許久許久她还可以听見他快跑的脚步声，不一会儿他就放开喉嚨唱起歌来。不錯，蒂特相当喜欢他。

凱尔坐在她門外的木砧上等着。蒂特假裝沒有听見也沒有

看見他，一直向她自己的房門走去；她这一回想摆脱掉他的埋怨。他緊跟着她来了。“你又去跳了舞，”他責难地說。

蒂特沒有回答；她到哪儿去跟他沒有什么相干。她手把着門閂站着。

“我也去參加了一次跳舞会。我曾經向天上看着，我看見了上帝的長着翅膀的小天使們，拥在宝座的下面，耶穌的前面。你愿意跟我到海灘上去么，我一定把这件事講給你听。”

不，蒂特疲倦了，想要上床睡覺；时間太晚了。

“你愿意回答我一件事嗎？”他特別焦急地問道。“引导你犯了罪过的，可是我嗎？”

“我沒有什么罪过，”蒂特說，跺着脚，儿乎要哭了出来。“你好不好就饒了我，不然，我就要找你媽媽去，把样样事情都告訴她。”他站在那儿，眼睛直瞪瞪地看着，随后就轉过身来，朝海灘那儿走去了。

蒂特仿佛受着良心的譴責，躺在床上睡不着覺。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她总得摆脫开他才行。要就是为了凱尔，她連舞也不能跳，那未免太儍气了。后来，她又想着莫根斯，他那輕快的跑步声，还回响在她的耳边。这使她記起了克里森，他也从来不能安安生生地走路，却总是連跳帶蹦地跑着。

第十三章

倔强的心

据說山地田庄的子嗣和繼承人一生下来，額头上就有皺紋。“他承繼了一付沉重的負担；所可貴的是他本性善良极了！”人

們这样說。事实上他是受到了天罰的活的証人。但是他那远在他方的哥哥們，却并沒有受到什么：他們生活得都很好。可是那些在田庄上做活的人，只要他們在那儿待过一段时間，也会或多或少地受到一份天罰。这种天罰是这一戶人世代承繼的风习：它超出了这一家人的圈子，也落到外人的头上来了。尽管茜妮滿臉緋紅緋紅的，生气勃勃，而且見了男人就有些羞怯，可是她却也有一点神經不正常。象她这样一个漂亮的姑娘，竟会在男子一出現的时候張牙舞爪的，而且除了她的銀行存摺以外，什么都不感兴趣，这难道說是人之常情嗎？誰都知道拉斯穆斯·里特因为每天在田庄里，已經变成了一个极其放蕩的畜生，現在这个小姑娘也自行其是地染上了这种邪气了！一天夜里，她半瘋似的跑到村子里，象一头被追赶的野兽似的敲着人家的門，当人們仔細地盤問她出了什么事的时候，她却又說不出什么理由来。这一切真是不可理解！

說到山地田庄，糟糕的是这一族人一代接一代地在这里住得太久了，人們从来也沒有好好地把这儿收拾一下，重新整頓一番。就他們曾經跟外乡人結婚，并且也曾經把他們帶到田庄上来說，这一家人也曾經增加了新的血液，另外也常常有一些妇女把一些男子汉偸偸地帶到村子里来，山地田庄的人們对神圣的夫妇关系从来是并不怎末特別看重的。可是虽然如此，田庄却从来也沒有再来收拾一下；它正如往昔那样。一切旧日的傳統，新的和旧的傳聞和艳事，昔日的风俗习慣，都被人們一代一代地用口头言語傳下来了，偶尔也会因为有了新来的人，因此才把这些冲淡了些。圍墻深埋在田庄的四周，从人們已經忘却的时代傳下来的被褥，还存留在田庄上，又笨重，又散发着一股惡臭。一場大火会在那儿造成一个很大的变化，几百年来，曾經有

一两次火灾想协助上天把田庄好好清理一下，但是結果却都沒有成功，山地田庄簡直就燒不起来！同样的气氛，同样的气味，同样令人作嘔的郁悶，繼續滲透和污染着田庄四周的空气，当田庄腐朽下去的时候，这一切情况也就越来越坏了。疾病、貧窮和狡猾欺騙的行为，助長着这些情况，而且也把这一家的傳統保存下去了。

柯倫手里还存着一七五六年的銀制酒杯，旧鴨絨被上的肺病菌本身，就足以把田庄上的空气变得象有一百年历史的糞堆一样。人們就在前几代留下来的垃圾中間，做着日常工作，从那里面旣攝取了生活的資料，也染病而死。生命在墓場上繁殖着，在那里，血汗、辛劳和罪孽構成了土壤。

蒂特感覺到了这种渾渾噩噩的情形。她的家已經幸运地擺脫了古风旧俗的沉郁气氛，他們的前面有着未来。尽管处境苦难重重，但是这种情形却使他們对生活有一种新鮮的感覺，这样他們就覺得远大的未来就在他們的前面，也覺得人們所說的新时代的气息，他們已經呼吸到了，虽然直到現在新时代的生命还沒有看見。卖破爛的一家人无論是好的、歹的，都不能繼承什么，这样他們很快地就把祖先忘在一边。他們把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一笔勾消，却只关怀着他們自己的未来，这已經成为他們的良好习惯了。拉斯·彼得常常認为保持旧习气和老毛病是非常愚蠢的事，只要有人想把过去的事再搬到今天来，他就会这样地来告誡他們。吉卜賽人把一只偷来的猫当作野兎烤来卖的时候，他們首先得把猫毒挤进尾巴里去，然后再把尾巴割掉，他們也得这末做呀。

在日常生活中凡是逢到处境艰难的当口，蒂特小小的心总是很堅强的。她能够和逆境相抗爭，而且应付得很好。但是在

这儿，一切实在黑暗极了，事事都根深蒂固，为过去的恶习所蒙蔽。她了解凯尔对他母亲的恶劣行为感到很沮丧；这是可以談談的事，在你走运的时候，才有可能赶走这种悲哀。但是他的心灵老是籠罩着的悒郁，——他那簡直是无緣无故的愁苦，她很难理解。在这一点上想来安慰他，就象在沙子里挖个洞裝水似的，——水很快就滲到底下去了。要想使他振作起来，眞是不大容易了。

但是她也不能丢开他不管。她不能抑制住自己的情感不去想他，不能不为他担忧；这是她的性情。可憐的人就是这样：他的日子象麻雀窩里的小布谷鳥的生活一样，它日常的事情，就是嗷嗷待哺，要填滿那总也吃不飽的小嘴。

不管蒂特愿意不愿意，她也得把她在其中沒有一点兒份的世界的整个担子挑起来。要是他是个小孩子就好了！那么她就可以把他抱在怀里，逗着他玩，跟他好好地談話，一直到他微笑了，把一切都忘在腦后为止。

因此不管蒂特愿不愿意，她也得为他而搏斗，搏斗了許久，最后黑暗又罩住了她。在他們两人中間，沒有愛情来作溝通的桥梁，沒有愛撫来使他們联系在一起：他一伤心失意的时候，只有到她这儿来躲避一下黑暗。她除了把他抱在怀里，尽可能地来安慰他一番以外，她想不出来别的办法。当别人还在发愁的时候，她就不能为自己着想了，同时也不能防护自己了。在暮秋的时候，又发生了这样的事，当夜她就跑到村子里，去敲人家門了。

这情形眞是尴尬得可怕：他們就是秘密的情人也还算不上哩！她只有牺牲自己——不止貢献出她所拥有的一切，而且任他蹂躪了她胸脯上的軟毛来使他得到温暖。她整天精神恍惚地

到处走着，心里充满了忧伤和惊奇——悔恨折磨着她那幼稚的心灵。当她严肃地跟凱尔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同样的悔恨也打击着他，接着他就哭起来，譴責着他自己，举动簡直象一个瘋人。这时候她就得再設法使他平靜下来。这眞是沒有办法可想啊！

要她單独一个人忍受这一切是不行的，她衷心地希望能有一个人，她可以把这些体己的話告訴他。她不能把索丽尼夢想作这样的一个可以信賴的人：說到拉斯·彼得，他已經有够多的煩惱了——此外，他又是一个男人啊！剩下的便只有女主人了。有时候，蒂特这样想：如果她不能找个人把事情講一講，她眞会急死的；她一个人背不动这个包袱！

当她帶着严肃的、几乎是老派人的样子，对凱尔傾訴这种情感的时候，他心里煩乱极了，样子簡直象个瘋子；他的眼睛也吓得鼓出来了。

"你不該那么地害怕你的母亲，"蒂特說，"这是她的錯！不过我們要到她那儿去，告訴她，她得改变态度，不然她会使我苦痛。"

"那么我就要到打谷場上去上吊了！"他恫吓地說。

有好多天，他都远远躲开她，他們在干活遇見了的时候，他也不說話，只是牢牢地閉紧着嘴唇，仿佛他对圣灵发过誓一样。但是当他的眼色碰上了她的时候，他眼里就有一种哀求的意味，蒂特心里明白，却默不作声。她替他难过，在他苦痛的时候，沒有人来安慰他。

秋天和冬天的大部分时光就这样地过去了，这一段时光是她最难过的时光。在她的生活里沒有多少欢乐；田庄里照样来一些客人，还有一个出乎每个人意料之外的事实，山地田庄的柯

倫已經决定嫁給犹翰斯了。凱尔为这件事情非常担忧，但是蒂特却象孩子那样地高兴。"你也应該快活一点呀，"为了說明她应該高兴，她对凱尔这样說，"他們这一向不就是打得火热么！"蒂特以前从来沒有参加过婚礼，柯倫的婚期已經定好在六月里。

蒂特十七岁的生日快要到了。这十七个寒暑已經使她尝尽了生活的艰辛。她自从小时候就操劳着，首先是为了她的小弟弟、小妹妹們干活，代替了母亲来照拂他們，撫养他們。她一离开了家，她就挑起了一个成年人的担子了。这一切都过去了，——現在她可以挺直她的腰板儿了。

她剛剛把孩子們从怀里放下来，可是馬上又得开始抱着自己的孩子了。一个新的担子，比以前她所挑的更重的担子，开始在她那小小的受屈的心底里跳动起来了。

在她自己还沒有覺察出来的时候，别人就注意到这个了，他們以好奇的眼光打量着她；但是她却象一个迷途的孩子，对这件事一点也摸不着头腦。茜妮一句話不說，只是发愁地瞅着她，叹着气：在工作上她尽量讓她少作一些，蒂特也猜出了这是为了什么。許多事情只証明了这一个可怕的事实——一个人为了自己找到安慰，竟給她帶来痛苦，她要有孩子了，这就是对她的懲罰。

有一天，当她走进釀酒作坊的时候，她忽然惡心起来，簡直支持不住了。茜妮只得托住她的前額，她那孱弱的腰身象要折成了两段一样。"啊，可憐的小东西！"茜妮說。"你去年夏天不去跳那么多次舞就好了。我就想过，說不定会出这样的事，可是你老是去呀，去呀，簡直象瘋了一样！"

"这和跳舞沒有关系！"蒂特啜泣着說。她的前額和上嘴唇上都冒出了冷汗。

"唔，唔，这跟我不相干！不过，去吧，現在去干你的活吧，那

么女主人就不会发觉了。”

啊，跳舞，跳舞啊！要是她跳舞能跳得怀了孩子也就好了！她曾經听說过有个姑娘因为跳舞而怀了孩子的故事，而且这种說法象一首优美的詩一样，依然存留在她的記忆里。不，她决沒有因为这个原因而不去跳舞！如果她必須有个孩子，而且外婆也曾經預言过：她很容易就会怀了孩子，那么她就宁可跳舞跳出个孩子了。

絕望和惶惑的折磨，重重地压在她的心上。她覺得每一个人都在盯着她，每个人对她都很古怪，差不多对她非常无礼。凱尔也对她疏远了：她不管怎样费尽了心思，也决不可能單独地跟他談上一句話。現在听一点温存的話，才正是时候呢，可是沒有人舍得对她說一句这样的話。而且当家里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有她的父亲也知道了这件事情的时候，那該如何是好呢？

有一天，茜妮跑到牲口圈那儿她的跟前来。“女主人要你去見她！”她說，心里害怕得目不轉睛地盯着她。蒂特本人并沒有害怕，她覺得不久她就要得到解脫了。

山地田庄的柯倫在那一間布置得最出色的客厅里，坐在桌子旁边，看来她好象要开庭审訊似的：她头上纏了一条黑手巾，手里举着一本書。她的椅子后边站着凱尔；他求饶似的望着蒂特。

可是她把事情原原本本地都坦白了，因此难以出口的这一道难关很快地就过去了。女主人虽然有許多缺点，不过她平常却以公正出名；一旦有了正經事的时候，处理得也还算正确。她一定会体諒到蒂特一向对凱尔好，因此帮她度过难关的。

但是柯倫的公正，并沒有达到那样的地步。这也許是因为

她覺得自己在儿子面前有罪，因此也要拉他下水，讓他和她一样有罪。她袒护着他，沒有責备过他一句，却把一肚子怒气都向蒂特一个人身上发洩。

"人家对你好，給你吃，給你穿，你原来就这样来报答人家，"她开始說了。"这眞是有恩不謝，多可耻，又多倒楣。法庭要求把你打发了还不算，还要把你报告到衙門里去。喏，你自己可以把这一条念一念！"

柯倫把有关管理仆人的法律条文指給她看，而且打着法庭上的官腔。"被告敗坏家中幼童，并使其发生犯罪行为，——第六条。被告有与主人家中成員发生不法关系之罪，——第十二条。被告虽为未婚女仆，然已身怀六甲，——第十三条。根据以上三条，被告完全丧失了权力，本人有权对被告加以处分。因此你滾出去吧，——而且要馬上走开。"蒂特毫无生气地站着一直听完了这一段控訴；她居然沒有哭。她的女主人坐在那里，手里拿着法律条文、根据条文判处着她——可是事实上却只是牵强附会罢了。她知道整个事情是这样地荒謬，不过她还記得拉斯·彼得的很奇怪的論調：服侍人的人是沒有权力的。当她的女主人吩咐她收拾行裝动身的时候，她就用她那一对惊奇而又天眞爛漫的小眼睛看着凱尔。难道他根本沒有話說么？但是他只是站在他母亲身边，他望着她，好象她是一个无依无靠的罪犯一样。于是她就蹣跚着走出屋子，收拾她的行裝去了。

山地田庄的柯倫也許压根儿还不知道她儿子对蒂特的态度，因此便非得尽快地想法把她攆出田庄不可。不管怎样，她总是跟在她的后面，逼她快走。当蒂特把包袱挾在腋下，就要走了的时候，柯倫霍地从床上抓起了絨被，横眉豎眼地問道，"你就是在这儿犯了罪的嗎？"

蒂特茫然地跑了出去。她不知道她做了些什么，她的生命之火似乎在內心里熄灭了，周圍的一切仿佛又凄凉，又空虛。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她不愿回家——无論怎样說也不回家。

这时正是早春天气，大地上依然弥漫着潮气，田地非常湿潤。但是她費劲儿地向前走着，拖着脚步，向前走着，有时候脚陷住了，然后又拔出来。最后她走到了水塘旁边。現在小"島"的周圍都是水，那里是她以前的小巢，她只有蹚着水走到那儿去。她的鼻子流着鼻涕，鞋子溼淋淋的；她哭了，但是只是在抽咽，因为她的眼睛是干的。那些小巢又空又冷，矮树叢叶子都凋零了，到处都是她从前玩的时候留下的小玩艺儿。她踅回来，坐在沼澤边上，过去她常常坐在那儿，編織点什么东西，她的腿在堤岸边上垂着，摆着，正象她往常一样。

她坐在那儿，俯瞰着那混濁的水，梭魚在水里追逐着水甲虫，她想起了她曾經听过的一些怨女們的故事，她們最后投水自杀了；因此她想到了水底下該多么冷，因而就寒慄起来。这些故事象凄切的小調似的仍然印在她的記忆里，离奇、縹緲而又慘痛。有一些关于这样故事的曲子，她自己也唱过，并且洒过了同情的眼泪。但是現在她对于这些故事体会得更深了。据說人們在后来发現了这些投水自尽的怨女，可憐的人儿，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就一并被埋葬了。接着就到了下露水的时候！她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店老板的老婆来了，尤其是那受尽折磨的可憐的小小的胎儿，一个悲慘的，縮作一团的小东西，沒有裹着襁褓，她一想到它心里就为它而伤痛。她离开了水塘，信步地徘徊着。

从高处的田野里有一个声音招呼她——她抬起头来——看見了那是凱尔。他一边跑，一边向她招手，很快地向她这儿跑来。她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沒有理睬他，然后轉身就跑开了。

"我得跟你說句話！"他央求着喊道，"我得跟你說句話！"她听得見她身后他的脚步声，她那溼漉漉的裙子拖在脚后跟上面，她一边跑，一边狂乱地叫着。她沿着海岸奔跑，路过拉斯穆斯·里特的茅屋，在那里孩子們目瞪口呆地瞅着她，她繼續往前跑着，一直跑到那一条通到漁村的公路上。一到了那里，她就在一些岩石中間躲起来。

在天沒有黑以前，她都不敢走进村子里。为了避免遇到什么人，她偸偸摸摸地在房子后面走着，一直往海港走去，她想无論誰看見她，都会知道出了什么事。这时拉斯·彼得正在船里跟一些伙伴們干着活；他們中間誰講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她听見他笑起来了。笑声很响亮而且很热烈，蒂特听到这笑声，几乎要叫出声来。

她藏在一艘底朝天的漁船后面，又潮溼，又凄凉，一直等到拉斯·彼得把一切安排停当。她好象等了老半天；他們已經做完了活，但是仍然站在碼头上談着。蒂特在寒冷中輕声哭泣着，这些人竟这样全无心肝地不停地聊着天，她覺得这眞是不可理解。

最后他終于說了声夜安和他們告别了。蒂特也站起来。"爸爸！"她輕声叫着說。

"見鬼！是你嗎？"拉斯·彼得也輕声地說。"你怎么来的呀？"

她沒有回答，只是搖搖擺擺地站在黑暗里。

"你病了嗎，孩子？"他說，拉住了她。他覺得她身上又溼又凉，就細心地打量着她的脸。"有什么使你心煩的事嗎？"他問道。她把头轉过一边去，他看見了她这样的动作，心里就什么都明白了。"来，我們回家吧，"他說，輕輕地挽起了她的胳膊，"我

們回家找媽媽去吧。”他的声音哽住了。蒂特第一次听見她那堅强的父亲竟会这样地說不出話来，这使她心如刀割。这时候她就明白了他們处境的严重和絕望了。

第十四章

大克拉夫斯的死

店老板已經把草地卖了！

如果村民听說他把大海都卖了，他們也不会比这更吃惊的。自从有这个漁村以来，漁夫們就在这儿晒网：几百年来，他們世世代代都在这儿挂着謀生工具——把漁网在这儿晒着，抖掉海藻，修补网上被浪濤掙裂的破口。在他們抖擻魚网的时候，在一根一根的木柱中間，滿布着海藻积聚而成的一个个的土堆，在土堆之間踏出了很深的小路。草地是他們大家的公共財产，——并不屬于任何一个人。它象从前一样伸展在那儿，就象海濱那样，可以使人們回想起土地是大家公有的时代。小孩子們常常在这儿玩耍，妇女們晚上也常常在这儿聚会談些家常——这块草地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中心。沒有人敢在那儿裝配船具，造一艘船，或者以其他方式来把那块地方作为个人私用。

現在店老板却十分蛮横无理地把它卖了。人們傳說着，他把这一片一向就不是他的財产，竟卖了好几千克朗！

漁夫們初次从睡夢中醒来，开始反抗了；这是最后的一綫生机，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他們大伙在一起商量了一下，决定派两个人到城里去請律师。但是結果却証明了店老板事情办得很高明，他們簡直一点也抓不住他的漏洞。他不但有草地的合法

地契，而且还取得了他們把祖傳下来的茅屋卖給他的房契。老实說，他們只不过是一些房客罢了，由于他的寬宏大量，他們才沒有付租金！只要他高兴，他是可以把他們攆出去的。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是的，誰又能够象店老板那样精明，成为他的对手呢？到了这一个紧要关头的时候，他們中間的人只好低头了，接着另外有人也跟着低头了，有些人在酗酒，另外有些人为了餬口，就不得不簽上名字，出卖了自己的权利。店老板常常拿着契約到处跑着，要人們簽名——"这不过是形式，"他老是这样說。漁夫們是不大識字的，况且就是通达文理又有什么用呢！不管誰，只要他查看一下这个吃人鬼所訂下的契約，他就沒好日子过！

然而，事到如今，却也令人覺得奇怪；蒂特这末快就凄然地回到家里来，并沒有象平常那样引起人們的注意。妇女們路过她家的时候，互相用臂肘触碰一下，瞧一瞧这一户"穷人家"，但是他們的心却都不在这件事情上。甚至于連"穷人家"的渾号都已經失去了諷刺的意味，因为現在大家都要靠着"吃人鬼"的寬宏大量活着了！

春天泥濘的融雪期一过去，通往村子的路可以通行无阻的时候，木板和鉄刺綫就整車整車地从城里运来，接着草地就給圍上了。店老板到处奔波着，他同一个矮胖子用脚测量了这片草地，人們說那矮胖子是城里的一个商人。漁夫們非得离开草地不可，只得想法另外找个地方；就那样被攆出了自己的家园，这真是怪事。他們常常路过的海濱一帶，有一块地也給他們圈进去了：他們只好繞着弯儿，走到村子里去。人們走一条新路，很不习慣；因此鉄絲网的籬笆被踩倒了好儿回，然后又竪起来，后来人們才不再去踩它。

这件事虽說惱人，却也有令人兴奋的一面。購置草地的人，富裕得很，据說他不知道把錢怎样花才好。現在他要把錢埋在沙子地里，这眞是个頂頂荒唐的主意！他打算修筑一座富丽堂皇的宮殿，开辟一个花园，——就在这里，在沙地的中央！事情一着手进行，还要从店老板的田里把泥土运来呢。可是实际上就是在那里，也幷沒有太多的泥土。

春天的时候，石块和木料从城里运来了。車夫不愿意走过那片散沙，所以就把建筑材料卸在堤岸上，这样就只好由大克拉夫斯通过凹路把材料拉到草地上去了。那个商人每隔一天来一趟，有时帶这个人，有时又帶另一个人。他們拿着測量尺到处跑着，支上三角架的望远鏡，瞧瞧这里，看看那里，望着黑色的木杆子，把小木樁鉚进地里去。他們手里拿了一大卷紙，不时地把紙攤在海岸上商量着。这看起来非常神秘：村里的孩子們只穿一件短袖襯衣靠在鉄絲网上，整天站在那里張望着。春寒料峭再加上心里的兴奋，大人們都流着鼻涕，淌着眼泪，小孩子就更糟糕了；在他們中間常常有人竟会哭起来，等他們往家走的时候，一般說来，已經太晚，那孩子已經哭得不象样子了。

小巴夫尔也在那儿。他已經七岁，过几天就要上学了，所以頂要紧的是别錯过了現在的好时光。他終日在那里游游蕩蕩，可是他站在鉄絲网旁边瞅着还不满足，接着第二天就越过了栅欄到里面去了。事情来得很巧：有一張紙从他們中的一个人手上刮开了，这孩子剛剛想着怎样找个借口走进去，他看見这張紙，馬上就跳进去，把它抓住了。他一到了里面，也就沒有人想撵他出去了。他自己表現得很中用；帮人家拿着皮尺，幷且拿着竿子跑来跑去划着距离。索丽尼来到厨房門口，招喚他的时候，他都听不見。甚至蒂特也把活儿擱下来吆喝着他，使他听見。

他們不是叫他吃飯，就是有别的要緊事要他跑腿，媽媽常常因为他不回家，把他責駡一陣。"現在你得受罰了，下半天非在家里待着不可，"蒂特会严厉地說。索丽尼却保持着緘默。可是等这两个女人剛剛把他抓住，他却又跑开了；对他才沒有一点办法呢。

大人們都現出一种冷淡的样子，他們总是从老远的地方看着那些陌生人，尤其喜欢在窗口和門柱那儿望着！这些哥本哈根人原来是这样呀！虽然他們只有两个人，却把这整个地方弄得乱哄哄的。有人說，只要第一个人在这儿扎下了脚根，他們就会象臭虫似地那样繁殖着，到那时候你就不能赶他們走了。他們并沒有帶来好运！

不管怎样說，大克拉夫斯对于这种新的情况却一点也不感謝。店老板把它弄来养着，并不是为了照顧它，不过一般来說，人們却也沒有看見他怎样虐待它。現在，它却当着大家的面遭到毒打了。当它拉着重載的車子嘎吱嘎吱地走进沙地上的凹路时，車夫一边咒駡着，叫喊着，一边鞭撻着它，那时候他們就不忍心离开窗口了。艾尔西小妹妹哭着，于是蒂特推开了窗子，尖声地叫着。拉斯·彼得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会跑上前来，在車子后面推着。有时他也把那个車夫——一个年紀輕輕的庄稼汉咒駡一頓；但是这只有把事情弄得更加糟糕。

店老板居然开始卖起田里的泥土来，并且到处販卖着建筑材料，这样看来，他的經济狀况一定很不好。他本来是一个搜刮的能手，可是現在他再搜刮也一点沒有用了，他老是缺錢。每隔一天他就得进城去弄錢，他还得到海港去，要漁夫們更卖劲地干活，打更多的魚回来。他們表示了同意，不过他們干起活儿来还象以前那样随便。"你的活儿就象丢进海里一样，見不到影，"拉

斯·彼得說，"那么倒不如讓魚儿待在海里好！"

店老板还沒有完全忘掉发生在他老婆身上的那件事：也許就是因为这个，他的腿才常常打顫。他的买卖再也不走运了。在几次从东部吹来的大风暴里，他損失了許多艘船只，还有一艘船給冰块撞碎了。这些都不过是些小小的灾殃，可是他好象从此就翻不过身来——他再也不能补充一些新的船只了。一艘老朽的破旧不用的船也不得不下水了。

有一天，他出去打完了海鷗，携着双筒枪从海濱上回来了。他的大腦袋一下子出現在厨房門口。蒂特尖声地叫着，不由自主地抓住她母亲的胳膊。

"嗳，你們倆互相帮忙做活多么好啊，"他兴致勃勃地說，一边把一对海鳥丢在桌子上。"蒂特还是那样无緣无故地就要叫起来；听人家說，她在外面象朵花儿似的被人家采了。"他露着牙齿嗤嗤地笑着，諷刺地說。"唔，唔若不然，我本来想蒂特可以帮一把手卸卸磚头，他們那儿缺少一个帮手，她在外面已經長得又高大，又結实。"接着他还沒有等到答話就走开了。他們老远地还可以听見他那走路的气喘声。

蒂特知道店老板的話里有話，因此不禁羞得滿臉通紅。她站在那里躊躇了一会儿，随后就从楼梯底下掏出一条粗麻布圍裙，沉重地走到了門口。她的眼睛里現出了恐惧的神情。

索丽尼轉过身来：显然看出了这个姑娘的动作很緩慢。她瞧了她一会儿——看到了她那心不在焉的神情，就从她手里把圍裙搶过来。"讓我去吧！"她說。

"不过她要的是我呀，"蒂特溫和地回答說。

母亲沒有再說什么，只把圍裙拿起来就走了。蒂特感激地望着她。

这一次，蒂特沒有象前一次那样，得意地到村里的朋友們和熟人們的家里去走一遭；她还沒有到門外去过哩。拉斯·彼得和索丽尼两个人都同意別讓她听見人們对她的閒話；她不該出去，讓別人議論長短。她待在家里，替母亲做着最重的活儿，这倒是很好的作为，因为索丽尼現在已經沒有一点力气了。她从窗口里可以眺望到一切；妇女們从茅屋里走出来把一点什么东西倒在沙地上，然后又消失了。她也可以一眼就望到了大海和草地，在海上有很多人在打魚，在草地上，村里的儿童們聚成一团。許多个脚手架已經搭好了，随处都堆着很多建筑材料，有几个泥水匠已經来到了那儿；他們寄宿在旅店里。

人們說他們是社会党人；他們不肯睡在谷仓的干草上，也不乐意在店里和長工們一起吃飯——蒂特看見了他們，就在他們背后，望了許久。她从做着的厨房門口，可以看見她母亲从卸車人的手里把石头接过来，然后就把它們一排排地垛起来，她也听見了她的咳嗽声。对她說来，这是一种吃力的苦活儿，只要她能担当起来就行了！大克拉夫斯也是很費勁地干着活，——它整天来来往往地拉着。它从来都不能休息，他們甚至于在裝車卸車的时候也不讓休息一会儿，因为他們是用三輛馬車輪流地拉着。

这时候，在一条小水流涓涓地流过車轍的地方，它又陷住了。車夫用鞭子抽打着它，他抽打得那末厉害，以至于鞭子的回声在拉斯穆斯·额尔森的茅屋那边都能听得到。那人用鞭子杆抽着，大克拉夫斯就拚命地拉着，它的身子几乎快要着地了。但是車子却还是一动也不动，車輪一直埋在沙子里。車夫繞过来，抽打它的前胸和前腿，然后又跑到車子旁边，鞭撻着它的后背。看了这种情形，蒂特什么都忘了，她尖声叫着就跑出来了。

拉斯·彼得三步作两步地跳了几跳，就从海港赶来了，他的木鞋踢蹬踢蹬地响着。"住手，你这个畜牲！"他叫道，攥起拳头，摇晃着。就在这时，大克拉夫斯倒下来了，它的前腿深深地陷在潮湿的沙子里。"你这該死的东西，快把車子抓住！"他吼着，但是已經太晚了。車上的材料压在那匹馬的臀部上：車的前轅折断了。拉斯·彼得一时就象野兽一般，抓住了那个車夫的脖子，象是要扭断它。"爸爸！"蒂特恐怖地叫着。然后他就松开手，跑到馬的旁边。它喘吁吁地趴下来，两条前腿深陷在沙子里，有一半的材料都压在它的身上。不久，人們就从海港上和建筑工地上来了，他們帮他卸下了馬具和压在它身上的材料；他把埋住它两条腿的沙子掘开了。"喂，老朋友，起来吧！"他說道，一边拉住馬嚼子。馬抬起头来，瞅瞅他，然后又側着身子躺下，沉重地喘着。它的前腿已經断了。

"我們得赶紧用枪打死它，"拉斯·彼得說，"再沒有别的办法了。"

"啊，"村里的孩子們說。"那末我們就可以吃到馬肉了。"可是听了这話，"穷人家"里的孩子們却都哭了。

店老板本人来了，他对着那馬的腦門开一枪，然后就把它的尸体裝上了馬車，拉回田庄去了。拉斯·彼得帮着把它抬上了車，他也跟着車子到田庄上去，——他想要自己来剝它的皮。"我这一輩子干了好多屠夫的活儿，这回也应該最后給大克拉夫斯效点劳，"他为自己开脫地对索爾尼說。她照例地默不作声，不过看来她似乎并沒有反对的意思。

然而，到第二天早晨，快分馬肉的时候，她就显得比平素活跃得多了。她打发孩子們帶着一只大籃子到分馬肉的地方去。"你們要留心，弄块好肉帶回家来，"她說，"这匹馬是我們的財

产，决不能說是别人的呀。”那天拉斯·彼得吃飯的时候，有一块肉排吃，他已經好久沒有尝过这样的肉排了。

“这倒很奇怪，”他一边吃，一边說，“象大克拉夫斯这样一匹又老又瘦的馬，竟会有这样的好肉排。味道可眞香。媽媽，你也好好吃一頓吧，人家說，吃了馬肉，可以补肺呢。孩子們，你們也多吃一点吧，我們不是每天頓頓飯都能吃到肉的。”他仿佛帶着一种劊子手的幽默，說出了这些話。

不消說，孩子們照旧是狠吞虎咽地吃着。蒂特仍然象平常一样吃着她的东西；因此，她也就不算在内了。但是，那个可憐的小东西艾尔西却慢慢地嚼着，嚼着，而且一口也咽不下去。“这眞奇怪！”她大声叫道，接着便一下子哭起来了。

第 十 五 章

又 回 到 家 里

索丽尼每天照顧着家里的活儿，过着很平靜的日子。她的身体的确不大健壯。她咳嗽得很厉害，而且夜里出着盗汗。他們一吃过晚飯，拉斯·彼得和蒂特就一起催她上床去睡。她不愿意馬上就睡，因为她离开家这么久，她非常想家，許許多多的事情都想照料一下。但是她却十分需要休息。

“只求不是癆病就好，”有一天晚上，他們讓她上床去睡了，在堂屋里談話的时候，拉斯·彼得說。“看起来眞好象是病菌使她的眼眶一天天地凹下去了。你說給她吃些煮亞麻籽好不好？人家說吃那个对癆病很有好处。”

蒂特認为这不值得尝試。“媽媽吃得很少，”她說，“而且常

常又都吐出来。她一定有胃病。”

“看起来归根結底还是肺部出了毛病。她咳得多厉害！她一咳嗽，声音就象一只船拖过沙灘上的石子一样。这种病是由于监獄的潮溼的墙壁得的；她自己这样說，水从墙上往下直流。”

“我想媽媽从来沒有提起过那个时候，”蒂特詫异地說道。

“唔，是不大提，不过，有时候她碰巧也流露出一句半句来。現在她总是游游蕩蕩的，好象对什么事情都漠不关心。”拉斯·彼得叹了一口气。“你覺得怎样？”他說道，把手按住了她放在桌子上的那只手。

蒂特沒有馬上回答这个問題。

“你还是認为我不必到山地田庄去嗎？老实說吧，我真应該理直气壯地告訴那一伙流氓的荒唐鬼：他們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我不能对他們起訴，不过我該挖出他們的五臟六腑来，那一个庄稼汉的兎崽子！”

“凱尔幷不是一个荒唐鬼，”蒂特和气地說。“他只是身体虛弱——而且心里总是不痛快。”

“不荒唐？我說他才荒唐哩。唔，所有这一些——这末一个下賤的猪玀还認为他信奉宗教，还去参加礼拜呢！我納悶他是不是把你也变得象他那样坏。”拉斯·彼得发起脾气来，但是一陣也就过去了。“啊，啊，”他心平气和地說，“这到底是你自己的事情。不过，他把你搞成这个样子，讓你見不得人，这也不象話呀。要是他們能够为你籌一点錢，可以叫你离开这里，到什么地方去一下，等事情过去再回来，这才对呢。”

“錢，——他們沒有錢！他們的手头上都沒有我們这么多。”蒂特說。

“唔，不管怎样，他們現在正在那儿白天晚上借着婚礼的名

目，吃喝玩乐呢。他們是星期天結的婚，可是今天已經是星期五了。所有那些醉鬼在路上晃来晃去，人家都不能够赶車走路了。”犹翰斯这次結婚并沒有邀請拉斯·彼得，因此他心里很不痛快；不管怎样，这总算是他自己兄弟的婚礼呀。

* * *

不，对于蒂特，或者是对于别人，这样的事情都叫人不大开心。拉斯·彼得或許要說，这一切使他本人也很不高兴。他的伙伴們和村里的妇女們，都开始問他，蒂特在山地田庄的事是不是已經完了，現在她究竟打算怎么办。他們的話听起来并沒有什么惡意，但是他很明白他們的意思是什么。他是一个面皮很薄的人，因此这使得他意气很消沉——他平常总是为他的孩子們着想，而且非常欢喜他們。

有一天，小巴夫尔跑回家来，——他脚上只穿着一只木鞋。“媽媽，水鸛啄了蒂特姐姐的腿，这以后她就有小孩了，这是眞的嗎？”他几乎喘不上气来，可怜的小家伙，他是这样地兴奋。

“你那一只木鞋哪儿去了？”索丽尼臉色难看地对他說，希望把他的話題岔开，但是他并沒有因为这話就害怕起来。

“我把一只鞋丟在那边了。我說的那件事是眞的嗎？”

“誰这样胡說八道的？”

“孩子們都这样說，他們都跟在我后面叫着：‘喏，喏，蒂特要有小孩儿了。’”

“待在家里玩吧，那么就不会有人跟着你叫了。”

“可是这是眞事嗎？”媽媽給他一块甜面包，它很有效地堵住了他的嘴。然后他就走出去，坐在通到擱楼的最低一級的楼梯上，把面包吃了。

蒂特坐在堂屋里，补着孩子們的衣物；她俯身干着活儿。

不一会儿，艾尔西进来了，手里拿着巴夫尔丢掉的一只木鞋：一大群孩子站在岩石旁边发出了“呸，呸，”的声音。显而易見他們是跟在她后面叫駡着来的，她的眼眶通紅。她默默地走进了堂屋，然后就在窗台跟前停下来了。她站在那儿，从头到脚地打量着蒂特。“小丫头，你盯着我干什么？”蒂特最后說道，羞得面紅耳赤。艾尔西往一边看着，然后就走进厨房帮她母亲做活去了，但是过了許久，蒂特仍然覺得她那譴責的目光盯在她身上，她覺得，那眼光很使她懊惱。

但是最糟糕的却是克里森，因为他連望都不愿望她一眼。他整天价待在外边，只等吃飯的时候才回到家里来，他进来的时候，别人已經开始吃了，因此他悄悄地溜到他自己的座位上，把帽子擱在膝盖上，准备一吃完飯还要跑出去。他对誰都不看一眼，老是把眼睛望着地上。如果有人对他說話，他躲不过去，不得不回答的时候，他的答話又莽撞又簡短。这一点使蒂特非常苦惱；他常常是孩子里最执拗的一个，因为这个緣故，她也就最爱他。他也需要更多的爱。

有一天，蒂特发覺他待在擱楼上。他几乎就坐在屋頂下面，膝头上擱着一条旧的釣魚絃；正拿着它忙得不可开交。他的面頰上流着又湿又髒的汗水。

“你坐在这儿干什么？”她裝出很詫异的样子說。

“这关你什么事？”他反駁道，并且在她的踝子骨上踢了一脚。

她坐在一只木箱上，埋着头双手抱着两腿，来回地搖晃着身子。“啊，克里森，小克里森！”她悲哀地說。

克里森看見了她的面色很蒼白，便从他躲着的地方爬了出来。“你就饒了我吧，”他說，“我沒有伤害过你。”他站在那里，

凶狠地瞪着她，不知道說些什么才好。

"我也沒有伤害你呀，"蒂特回答說，她的声調柔和而且鎮靜。

"啊——也許你以为我是个傻瓜，什么事情都看不出来吧！我和那些家伙打过架，給他們打个滿臉花，可是事情倒还是眞的。"

"什么是眞的啊？"蒂特有气无力地說。可是她接着就不再象方才那样裝模作样了，她把圍裙蒙着脸就伤心地哭起来。

克里森不知所措地拉着她的手。"别哭啦！"他央求道。"眞傻气。我不是眞心想踢你。我不过是討厌这一切！"

"嘜，沒有什么，"蒂特抽抽噎噎地回答道。"你要踢，你就踢我好了——我活該挨踢！"她强顏为欢，极力想装得更快活些，于是克里森扶着她，帮她站了起来。但是他只揪着她的衣袖；仿佛他害怕碰她似的。她已經注意到别的孩子們也是这样，他們現在再也不来靠在她的身上，似乎都害起羞来，不敢接触她了。現在，她的肚子里已經有了和他們不相干的某种东西了。

"啊，克里森，我眞沒有办法！这不是我的錯！"她用两手捧着他的脸，盯着他的眼睛。

"这我全知道！"他把脸从她那儿扭到一边去說。"我也沒有說什么責怪你的話呀。不过我非得讓他們尝尝苦头不可！"說着他就跳下了楼梯，她看見他越过了石堆朝东北走去了。

"克里森呢？"当他們坐下来吃晚飯的时候，拉斯·彼得問道。"他得帮我把船里的水舀出来。"誰也不知道克里森究意到哪儿去了：蒂特自己也很有些疑虑，不过她不敢說什么。到了睡覺的时候，他还沒有回家来。"他又到外面野去了！"拉斯·彼得忧郁地說。"一想到他已經改变了这种性情，我非常高兴；他

已經有一年多沒有出去了。不錯，自从他上次到山地田庄去看你以来，还沒有出去过呢，蒂特。”

第二天早晨，一个陌生人拉着克里森来了。索丽尼走进了厨房。“这是你們的孩子，”陌生人說，把克里森推到后門里。

拉斯·彼得剛剛打鱼回来，本来他就要去睡覺了，可是听見了談話便走到擱樓的樓梯頂上。“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他問道，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我們的一垛干草，昨天晚上起火燒光了，今天早晨，我发覺这个小家伙在田庄外边躲着，还算好，沒有发生更糟糕的事，”那人平靜地說，他的話里既沒有忿怒，也沒有其他的情感。

拉斯·彼得站在那里，傻里傻气地盯着他前面。他一点也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眞叫人摸不着头腦，你那燒光了的草垛跟这个小子有什么相干呢？你知道他不会是放火燒光草垛的人！”克里森用挑衅的目光望着他。“你要揍我，就揍我一頓好了！”他的目光似乎这样說。

“你愿意怎么說就怎么說，——事情可就是这样！”陌生人說。

拉斯·彼得心里忽然明白了。“你是山地田庄的少东家嗎？”他問道，那人点了点头。

“唔，——那么倒是便宜你了，”他不痛快地笑着說。“要是你們那整个鬼地方一气燒到你的眉毛上，那才好呢。不过这小子反正要为这个負責任。馬上睡覺去吧，你这个坏蛋！另外，我还应該跟你好好談一下。”拉斯·彼得說着穿上了一件毛衣。

“我也很希望跟你談几句話，”山地田庄的小伙子回答道。拉斯·彼得听了这話，震惊了一下——他沒有想到凱尔会这样地回答他。

他們两个向内陆走着。"喂，你想把那个姑娘怎么办？"拉斯·彼得問，那时他們正走过了村舍。

"最好还是你說，我应該怎么办？"凱尔說。

"你是說，你要在大家面前承認那个孩子是你的么？"

凱尔点了点头。"我从来沒有想推托，"他回答說，正面地望着拉斯·彼得的臉。

"唔，事情总应該这样！"拉斯·彼得听了这話，看来很欣愉的說。"事到如今——你愿意結婚嗎？"

"我才十九岁，"凱尔說，"不过我們可以訂婚。"

"事情实在是这样！你倒是年紀輕輕的一个人。"拉斯·彼得的心再一次地冷下来了。他很想好好地把这山地田庄的小伙子責罵一頓，但是时机已經过去了——他們談得已經太多了。"我必須告訴你，你的行为很下流，"他說着，又停住了。"不过我們穷人早料到了，富农对待我們就是这样。"

"你不該这末說，"凱尔回答道。"我沒有权力瞧不起誰。我也从来沒有想到要来害你們。"

"嘿，这倒也可能！"拉斯·彼得难为情地伸出了他的手，他再也不能生气了。他眞是一个十足的傻瓜——可是这件鬼事——"好吧，那末就再見了，你以后也許会給我們写信吧。"

"我很想跟蒂特談談話，"凱尔迟疑地說。

"你眞的这样想么！"拉斯·彼得笑起来說。"假設别人待你好，好得簡直象傻瓜——难道别人就不可以把你的話告訴她么？不，不，我們也許象猪一样，但是我們倒用不着用鼻子掘地，到处找吃的！"拉斯·彼得走开了几步，但却又回来了。"别誤会我！如果姑娘愿意繼續跟你好，就我这方面来說，我是不管的。不过这得由她自己来决定。"然后他就回家睡覺去了。

第十六章

山地田庄的孩子

当拉斯·彼得回到家里来，想跟那个小罪犯談一談的时候，他已經不見了。他从窗戶跳出去了。

拉斯·彼得走上了擱楼，躺下来，但是却睡不着覺。这一次跟山地田庄小东家的会見并不使他覺得愉快；因为跟姑娘发生了关系的这个家伙，实在是一个滑稽的象稻草人一样的人，——一个非常愚蠢的傻小子！拉斯·彼得曾經在一个短时期里幻想着，凱尔也許会帮他們解决困难，那末他們又可以有臉見人了；但是到头来他却不过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年輕得还不够結婚的年齡。他甚至連自己的生計都不能維持，根本就沒有一点儿錢。所以，这种情形可真够麻煩了！他不由得躺在那里睡不着覺，为这件事情担心，他听得見老杜丽安的那个双生子在楼下一个勁儿直哭。“奶奶睡着啦！奶奶睡着啦！”那孩子不断地哭着。哭声就象一支搖籃曲。

他起来，走过擱楼，下了楼梯，走进隔壁的屋子里。那孩子坐在老太太牀上的鴨絨被上，泪眼模糊，样子怪可憐的，不住地哭着。在他身边躺着他死了的祖母。她已經死去好久了，她的身体冷了，老鼠已經在她身上爬来爬去。那孩子看来躺在被上已經哭了一整夜。說来真有些对不起人，竟好象是誰也沒有听見他哭。不过他們听着孩子哭，已經习惯了，因此也就不注意了。拉斯·彼得把孩子帶到家里来。

“我帶来了一个小家伙，已經沒有人照管他了，”他說。“媽

媽已經好久不露面了，現在祖母又躺在那儿死了。你們想，我們这儿能够找到一点面包給他吃，和一个床角的地方給他睡嗎?”索丽尼沒有回答。但是她却牽着孩子的手，走进屋里去了。拉斯·彼得感激地望着她的背影。“我們該打发一个孩子到店老板那儿报死信去，”他說完，又上床去睡。这时，他睡得着了。

当拉斯·彼得醒来，下楼去吃午飯的时候，克里森已經回家来了；他站在他父亲的前面，就好象他要把事情完全解决一样。拉斯·彼得完全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不曉得他应該怎样来处理这个問題。在从前，情形可就不同了，那时，这样的事情簡直会使他大发脾气；但是現在他主要地是从孩子所冒的危險来看这件事情——現在危險已經过去了。拉斯·彼得近年来有了許多經驗；发生在他周圍的事情再也不象鴨子背上的水，一下子就滑掉了，但却仍旧存留在他的記忆里，这样他也就思索起生活的謎来。他一直在不断地走着下坡路。但是他本人并沒有什么过錯！他的財产卖掉了——他拍卖产业的一笔款子，再加上大克拉夫斯都被人拿去了。还有索丽尼，虽然她已經回到家里来了，可是她已經变成什么样子了呀！尽管他努力地掙扎，象奴隶似的干活，要堂堂正正的生活下去，可是他現在的落場是什么样呢？一个劳苦的可憐虫，一个与人无害的傻瓜，他所有的財物都被人剝得精光！一只空空如也的木桶——到头来就是如此。如今蒂特的遭遇，又成了他最后的恶运了！他刻苦耐劳地保存着自己的生命財产，結果却讓那些揮金如土的人占有了，这又有什么好呢？拉斯·彼得从来就不知道怎么来对那些地位比他高的人表示感激——他从来也沒有机会来培养那种情感。但是他对这种种情况已經习以为常了，而且竭力使这种情況能够对大家都好。現在他常常喜欢用一只鉄手打翻了天。如果山地田庄一

把火化为灰燼，他也不会在乎的——除非孩子和他以后因此而吃到苦头，他是不会在乎的。

过了一些时候，山地田庄的儿子又来了：这一回他彷彿要在这儿住下来了。他对于这件事，一点也不覺得难为情。他胳膊底下挾着一包工作服，肩上扛着鏟子和鉄鍬，到店老板那儿来找工作了；一个好管閒事的人，把这个消息告訴了拉斯·彼得。"他要是再踏进这个地方来，我得叫他头朝下地滚出去！"拉斯·彼得威脅地說。

一个早晨，蒂特开窗戶时，凱尔正在那座別墅附近新开辟的花园里运土。她看見他的时候，几乎尖叫起来；誰也沒有跟她說过他在那儿。一看見他，她在山地田庄所感到的惊慌恐惧又都出現了。他并沒有什么罪过，——她毋宁說是把他看作一个軟弱无能的可憐虫：但是他又使她想起了一切。

她藏在花儿盛开的天竺葵后边，帶有几分奇异的心情，站在那儿偸着瞧他。他干起活儿看来比在家里还卖劲，但是样子却显出不大快活。"他不是为我而到这里来的吧，"她暗自想着；当她打扫屋子的时候，她心里喚起了一种新的感情，一种驕傲。她已經不再是一个受尽人們嘲笑的可憐的姑娘了：她已經贏得了胜利！她不想分析这种感情。也不想估計一下后果將会如何，但却为这种感情而欢欣。她待在屋里，眼睛却老是盯着他。"如果他来，想要跟我說話，我可怎么办呢？"她想着。她还沒有跟他发生恋情。他来了，她感到有几分滿意，可是却并不愿意跟他說話。

但是他并沒有朝她的房子瞧一眼，只是一个劲儿地干着活；午飯的时候，他把手推車翻轉过来，打开了包裹，取出食物，便开始吃起来。他把手推車的底当作桌子。蒂特可以从她坐着的地

方看見他。看他一个人独自坐在那儿吃飯，尤其是在她看来，特別覺得奇怪，因为她在他家里侍候过他，她曾經在飯桌上替他摆好位置，还替他鋪好床鋪。現在他已經有了更大的和更貼切的权利来支配她了！蒂特覺得內心里有一种本能的欲望想出去对他說："凱尔，請进来吃午飯吧！"

第二天和以后的一些日子，他都在那儿做活。据說他一直要把別墅的花园鋪設完毕，他就住在旅店附近的茅草棚里。他自己照应屋子，自己洗衣服，靠着一些殘羹剩飯来过日子。那末他的生活一定是又孤独又愁苦。他沒有进来看望他們，他一向是一个古怪的小伙子，也許他害怕再被他們攆出去！但是有一天傍晚，他在房子的附近徘徊着。蒂特还沒有出去过，——她害怕听到別人的閒話；但是她从弟弟妹妹的話里曉得了这种情形。她看出了他們知道他和这整个的事实。克里森一定已經把一切都告訴他們了。

拉斯·彼得却发起脾气来。"他在这儿想搞什么鬼把戏？"他跟索丽尼說。"他这样儍头儍腦地一黑天就出現在我們房前房后！簡直把我們弄成全村人的笑料了。"

"他到这里来，一定有正当的理由，"索丽尼回答說。不管是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农夫的儿子，或者是她的头腦已經不能了解事情了，从她的話里，却可以看得出来索丽尼对这件事情已經加以諒解了。

"有正当的理由？我倒喜欢那样！恬不知耻的儍瓜！他要是有一星半点的头腦，那才怪呢！这么說，沒有問題，我們不能再見他了！姑娘最好是禱告上帝来照顾他吧，我本人也看不出她是怎样地爱他，要是我能了解她怎末跟这样一个坏蛋勾搭上了，那才是該死！"

* * *

他們坐下来吃晚飯，吃的是魚肉和馬鈴薯餅。这一年夏天从店老板那里很不容易弄到什么东西，因此他們必須換着样一天吃三頓魚。但是索丽尼倒十分走运，她弄到了一小块熏肉.可以說是因为她咳嗽才弄到的，因为她咳嗽咳得厉害，店老板就給她一点什么东西，好把她打发出去。她把熏肉切碎了，这些小肉丁給魚肉添上了一种香噴噴的滋味。在这样的时候，大家吃飯就很感兴趣了。

那个双生子，他的眞名叫做拉斯穆斯，可是人們老叫他阿斯，他現在坐在拉斯·彼得的膝盖上；他是最小的一个。他的媽媽总也沒有露面，可是他就在这儿住下来了！膝盖上又坐了一个孩子，这倒是挺好玩的事：拉斯·彼得許久也沒有尝到这种滋味了，巴夫尔自已覺得太大了，他不好意思再坐在爸爸的膝盖上。但是阿斯却喜欢那样做。他現在已經四岁了。

“媽媽坐在那儿呢！”拉斯·彼得指着索丽尼說。但是那孩子却搖了搖头。

索丽尼給他們的盤子上又添了些魚肉餅；那就是她的回答。她从来沒有尽情地爱撫过哪个孩子，也从来沒有对那个孩子說过甜言蜜語，可是她照顧这个剩下来的双生子，就跟对待他們亲生的孩子一样。“她是个好心的媽媽，”当她到厨房里去了一会儿的时候，拉斯·彼得說。“只是她不善于把她的爱表达在嘴上罢了。”他希望孩子們喜欢她，而且一有机会他就向他們指出她的优点，但是在她和孩子們中間却还有一点隔閡。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喜欢她、順从她，而且不再对她不相信了。蒂特的不幸，帮助索丽尼在他們中間取得更好的地位：蒂特已經不再是他們中間唯一的人了。可是索丽尼从来也沒有得到孩子們的信任，她

自己也不想法取得这种信任。当她陷入沉思默想的时候，她似乎覺得最快乐不过了，那时候她就好象把任何人都不放在心上，連拉斯·彼得也是一样。"她到处走着，就象与尘世間一切事不相往来的一个人一样，"拉斯·彼得常常心情抑郁地想着。但是他从来沒有这样說过。

当他們吃完飯的时候，拉斯·彼得坐下来眺望着大海，海上的浪花好象白馬在奔騰。"克里森能到哪儿去了呢?"他說，随后就裝了一袋烟。这就是說他要出去散散步了，因为索丽尼的緣故，他在屋里是从来不抽烟的。正在这时，克里森进来了。他把帽子抛到一个角落里，然后就撞到一只凳子旁边。显然地他是在生气。

"你为什么不早些回来呢?"蒂特責备地說。这孩子的脾气有点太乖張了!

克里森沒有回答，却狼吞虎咽地吃起东西来。他飢餓难忍的勁头一过去之后，馬上就抬起了头。"有一个人站在救火机器房后边，"他对大家說。"他要我回家来說一声，——不过，我不能讓别人听見这話，他說。"当他說到最后一句話的时候，他就輕蔑地看了蒂特一眼。

"見他媽的鬼！莫非說他要夜里来散步嗎?"拉斯·彼得憤怒地大叫道。"难道他还沒有把我們糟踏够嗎?"

"爸爸!"从那半开的臥室門里，有一个声音叫道。这时索丽尼已經在脫衣服了。在这声喊叫里有一些令人惊訝的意味。

"見他媽的鬼！你們应該承認——"他剛一开口，就停住了。孩子們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听着。

蒂特走到了厨房里，圍上了一条圍巾。"艾尔西，你可以把东西收拾一下，"她說。"我要出去一会儿。"她的声音发顫。拉

斯·彼得走出来，在厨房门口那儿遇见了她。

“我并不打算害你！”他温柔地说。“这你知道得很清楚。不过，我要是你，我一定要躲开他。他对你没有什么好处。”他亲切地用手拍着蒂特的肩膀。

“我一定得跟他谈一谈，”蒂特说，眼里仍然带着怒气。“那末你乐意怎样想，就怎样想好了！我相信他对这一切事情只有感到难过，”她比较平和地接着说。

“这正是你最容易受骗的地方。老话说得好，哭鼻子的小子是靠不住的。唔，唔，你认为怎么好，就随你怎么办吧。我只不过是要警告你一下就是了。”

蒂特走进了苍茫的暮色里。啊，在屋子里关了这么久，出来吸一口新鲜空气，该多么舒畅啊。她纳闷凯尔究竟要跟她说些什么。是的，到底她要跟他怎样呢。她知道自己不愿意结婚，如果说生下了孩子以后，她果真可以结婚的话，那时候，她就会到哥本哈根去作佣人，在那儿生活也许会有一点希望，同时也没有人会知道她的过去了。她不愿意待在这儿，同一个没有骨气的不争气的人在一起生活。但是挎着他的胳膊在村子里散一会儿步，她倒也并不在乎，正好告诉人们，如果她愿意的话，她怀着的孩子是有个父亲的。

他在机器房后面等着；她一离开了家，他就走上前来。“我听得出你的脚步声！”他快活地说，拉住了她的手。

“你干吗要这样藏着呢？”她有一点儿生气地说。

“这不是为了我自己；谁都知道我现在怎样的生活着，知道我为什么到这里来，”他的声调平和而镇静；在他的态度里，已经没有那种常常使她心跳、而且感到不幸的激动了。但他仍然心情沉重而且悒郁；在他走路和举止上都表现出了这一点。

"你不必因为我的关系躲起来，"蒂特苦笑着說。"因为这件事情每个人都知道啦，連小孩子都到处嚷着。你要有什么事找我，白天尽管来找我。"

"我倒是愿意，"凱尔說。"不过你父亲看見我就气得不得了。"

"啊，你用不着害怕爸爸——只要你打算对我忠实，就用不着怕。"

他們肩并肩地向前走去，細声細气地談着話，不一会儿就离开那些茅屋，走进了那条通往旅店的空无人影的小徑上了。这天正是星期六的黃昏，有几个女人采办了星期天的伙食从店里走来。蒂特大声地問候她們晚安；她們看見她跟那个引誘过她的人在一起走，并不覺得难为情。

"明天早晨我可以来找你去散步嗎？"凱尔恳求地說，紧紧握着她的手。"我們可以一起到教堂去。"他沮丧地說，他的手发冷——他需要有个人陪伴着他。蒂特看出了这个，她憐憫他，就讓他握住自己的手。

不，她不愿意同他到教堂去！她并不覺得自己是个有罪的人，她不愿讓别人坐在那儿这样說，"瞧那两个贖罪的人，"他們也許开始会表現出一些同情的意味。"可是你愿意同我走过全村，还从店門前經过嗎？"她問，喘吁吁地等着回答。"不过我一定要挽着你的胳膊，而且我說我們走多远就走多远。也許一直走到佛莱得里克威尔去。"她愿意同他走遍全村子給大伙看，她和他在一块儿。

凱尔微笑着。"你愿意走多远，我們就走多远——而且我們要坚持到底呢，"他回答說。"不过，你可以給我一个亲亲热热的吻嗎，这吻不是为了同情，只是为了我的緣故？"

“我对你并不怎么热烈，不过也許有可能吧，”蒂特說着，吻了他一下。她从他那顫抖的嘴唇看出了他需要温暖的慰籍。“你的生活也很苦呀，”她不由自主地說道，当她这样說的时候，她替他想着飲食和家庭的安慰。他身边沒有一个人，他怎么能过下去呢？

“啊，我想着的事情很多，”他平静地回答說。

“那么你究竟想些什么呢，想我嗎？”蒂特問，調皮地笑着。

“想得最多的是关于孩子的事。由于我們的情慾，一个新的生命就要降生了，这多末妙啊。我亲爱的，上帝真有他神秘的办法！”

現在他又开始說出他那老一套来了，蒂特这时才想起了她得回家了。当他們走近茅屋，正在互道夜安告别的时候，他把一点东西塞到她的手里；这是十克朗的鈔票。

“我不要你的錢，”蒂特把錢推到一边說。他手里拿着錢，垂头丧气地站在那里。“那末，我在这儿干活就沒有什么道理了，”他說。

“不，要是这錢是給孩子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可是你不要自己刻苦，把你整整一星期的工資都給了我們；我不愿意你这样！”她不知道說些什么才好，她这么窘困：她說話的声音，都有些生气了。

只当她躺在床上，手里紧握着鈔票的时候，她才曉得剛剛是怎么一回事。她不必再顧虑从别人的口里搶夺一块面包，也不必战战兢兢想着生孩子的錢要从哪里来了；她已經找到了一个保护人。凱尔已經不再是她生活上的累贅，她現在可以依靠他了。这使她覺得很舒心，她蜷縮在床上，又为他哭了一場。

第十七章

蒂特晒太阳

蒂特和她的母亲在忙着；她们趁着孩子們都出去了的时候，把她那件好的衣服，設法放得寬一些。把衣裙的腰身放大，这已經是第二次了，但是要想把这些衣服穿在孕妇身上扣好，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你不要出气，"索丽尼說；她坐在一把椅子上，使出了她所有的力气，蒂特却后背对着她，笔直地站着，她脹得滿臉通紅。她的母亲的力气並不太大，但是帮她扣衣服的时候，她却覺得非常难过。

"你至少已經有了七个月了，"她說。

最后裙子終于扣好了；蒂特把披巾包在头上，挽着一只放着一条肥大的比目魚的籃子，忽忙地走出去了。

她剛到外面，正好碰上了克里森跑來了；他几乎撞倒了她。

"就要举行一次宴会了！"他大叫大嚷地冲进了門。

蒂特沿着屋墻，小心翼翼地踮着脚尖走着，这样她就不会踏着别人門外的垃圾堆了。漁夫雅各头靠着墻，站在一个角落里，他正在剝着墻皮；他差不多把墻皮都剝掉了，有很多地方墻里的板条都露出来了。

"你能不能很快就把那一句'咒語'找着啊？"蒂特說；这已經是很久以来的一个笑料了。

雅各抬起手來，叫她不要打扰他——那末他已經是就要找到那一句咒語了。

蒂特抄着小道，到“姜饼小房”去。这时太阳照耀着，从别墅里傳来了捶打和唱歌的声音。姜饼小房看来仍旧象新油漆过似的；周圍干干淨淨的，井上的接骨木树，正是繁花盛开的时候。走到这里，仿佛进入了另外的天地。自从蒂特回家以来，她在白天还沒有到过这儿；傍晚时分，她倒常常来帮忙这两位老人。

老妇人总躺在床上——这是年老力衰的征象。

“你在大天白日就来了嗎？”她說。“我还以为你只在月亮地里来散步呢。这是怎么一回事？”

蒂特轉过臉去。“我給你帶来了一条比目魚，”她不好意思地說道。

“謝謝你，姑娘，你的父亲为人眞好，他会想到我們这两个老年人。可是你出了什么事了么？”她握住了蒂特的手，逼着她轉回头来，微笑地看着她。蒂特只好在那藍色的龕床的角落里坐下来了。“喂，把所有的事情都講給我听吧。”

“他来了，”蒂特低語着說。

“他是誰呀？——世界上‘他’可多啦，”老太婆笑道。

“凱尔，山地田庄的儿子。”

“原来是山地田庄的小东家——你老早就該把那件事情告訴我啊，那么老公公也許可以帮助你取得你的权利呢。現在，你說，他是出于本心得到他母亲的同意才来的嗎？”

“不，他母亲咒罵他。她人可眞坏——簡直是惡鬼。”

“她不好，我是知道的，不过她的所以如此，一定有很多原因。我們責备別人，必須小心謹愼，因为拿上帝的尺度来衡量，我們都有缺点。不过，現在，謝天謝地，你們可以結婚了！”

“他岁数还不太大，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要結婚，”蒂特小声說。

"你不喜欢他嗎?"老太婆凄切地看着她說。"那么,你眞的是出了差錯了,簡直糟糕得誰也沒有想到。"她把蒂特拉到她的跟前来。"你这个可憐的小东西,"她說,用两手撫摸着她的头;"这一向一定够你受的了。"她的双頰哆嗦着——正如同許久許久以前外婆那样;而且两頰也是那样地柔軟。蒂特靜靜地躺着,讓那撫摸的手愛撫着她;許久以来就沒有一只手这样亲切地摸着她了。

老太婆輕輕地推开了她。"你把衣橱最底下的抽屜拿出来好嗎?"她說。

抽屜放在床边的一把椅子上,她从里面挑出来一些洗得象絲綢一样柔軟的旧被單、衣服和餐巾等。

"这些衣物,对小孩很有用,"她說道,随手把衣服擱成一堆;"你知道,这些衣服都是用过的,不过倒挺柔軟。这儿有一些粗的衣物,你自己留着用吧,还有一对结縫的被單和一个漂亮的枕头套;我們还得替你找一件睡衣,那末当你坐月子的时候,就可以穿得白白凈凈的了。你养孩子的时候,一定得穿着白衣服,那么,孩子才会長得好。"

找出来的东西有一大堆。

蒂特坐着,眼泪汪汪地望着这些东西;她的內心里笑着,同时也在哭着。就要来临的事情,突然强烈地使她感覺到了;以前她从来沒有这样地想到它。她想象着她自己躺在产床上,怀里抱着孩子;她和孩子穿的都是白衣服;她的睡衣在頸口和袖口那儿都有漂亮的縐褶;枕头的白边,圍在她和小孩的跟前。

"看哪,"老太婆說,把她从夢幻中喚醒——"把东西擱在这儿,等克里森来拿吧;你不必操心帶着。現在你把最底下的一个抽屜拿給我好嗎?"

这个抽屉里装满了精美的旧东西，圍巾和繡花襯衫等，都放得井井有条，里面还撒了一些薰衣草。

“你瞧，蒂特！”老太婆拿起了一条繡花边的麻紗手絹。“这是我的結婚手絹。我拿它揩过眼泪，——不过不是因为悲伤；你可以看見有污漬的地方都紅了——那是快乐的泪痕。这条手絹从前用过一次，——以后就帶着眼泪收起来了。当你們把我放进棺材里的时候，你就把那条手絹蒙上我的臉吧。你会帮助老公公来做这件事的，是不是啊？那是我結婚时穿的襯衫——那时候我也要穿上它。啊！你們現在不做这些事情了；可是在我們年輕的时候，对这些大事我們到死也要照办的。我們所以喜欢正經的青年人，原因就在这里。人們說山地田庄的儿子常去参加禱告会。”

“是的，那就是凱尔，”蒂特說。“他对这件事倒很認真。”

“那么你以为在他那样的家里，他要是对事情馬馬虎虎，倒也好嗎？他并沒有挑选最坏的路子；他的母亲为了擺脫年青时候的麻煩事，却走了另外的路了，她真是这样。”

“她年輕的时候，你認識她嗎？”蒂特問。

“是的，她那时候是一个好姑娘。我們在那一方有一点产业，她常常到我們的家里来。后来她訂了婚，可是她的父母逼着她嫁給他們看中的另外一个人，这样可就毁了她。她从教堂一回家，就把結婚的披巾燒了，整夜坐在櫃子上——她不愿和那人一同睡。但是最后他們終于把她毁了。孩子，現在，你可以去了；趁老公公到海边上去的当儿，我得休息一下。我想你已經听說今年秋天將要举行一次宴会了吧？”

不錯，蒂特曾經听說过，但是她并不相信这件事。“哼，他的鋪子里已經沒有什么东西了！”她說。

“他的情况确实很不好，但是这也不会阻止他的。他的所作所为总是与众不同。”

* * *

蒂特沒有直接回家，她是从别墅边上繞着弯走的。現在屋頂已經架上了；工人們在里边叮叮当当地錘打着，总是又歌唱，又打着口哨；蒂特对这声音覚得很奇怪——在村子里或是在山地田庄上做活的人从来都不唱歌的。花园里的重活儿也已經做完了；凱尔現在正在沙丘中間种着花草树木。

拉尔·金生的寡妇，在門口向她点点头。

“又看見了你，眞好极了。祝你运气好！”她說。

蒂特知道她的話指的是什么。“謝謝！”她回答說。他們大家把她看成是一个訂了婚的人，她并不在乎。

“不久以后，这儿就要举行舞会了——你知道了吧，是不是？”拉尔·金生的寡妇說，一边不由自主地周身上下打量着蒂特。

“是啊，店老板今年要举办一次秋季宴会呀，还要布置出一个舞池呢，他們都这样說。他从前是反对跳舞的，这就很奇怪了！八年前他說因为青年人都喜欢跳舞，所以他不举办宴会了，这完全是借口。——但是現在我們就要有机会来庆祝你的訂婚了。”

蒂特在海港附近繼續向前走去。單独一个人走路，是很难堪的事，人們的眼睛都盯着她的身子；她很希望这时候凱尔挽着她的胳臂。和她那苗条的身材比起来，她現在显得腹部很肥大；她笨重地走动着，所有的眼光都盯着她，这使她的身子更加搖摆起来了。她的臉消瘦了，特别是她那鼻子，它显得更長、更尖，鼻子周圍的雀斑也都現出来了。她滿臉总是帶着謙遜的微笑，这

样就避开了人們的眼光——这是一种預先表示的歉意。人們一个一个地都来向她道喜。現在，她可以看出来他們已經体諒了她，并且开始对她另眼相看了。

她一路走着的时候，他們就站下来，望着她的背影，然后就一起談論着。他們感到兴趣的，就是山地田庄的儿子承認了他和她的关系，而且愿意跟她結婚了。他們开始在一起有点儿太早了，可是一个訂了婚的姑娘，終归就是半个妻子呀！而且，他又是一个农人的儿子哩。除了誰都能看見的她的好处之外，他在这个姑娘身上，一定还感到了有些什么地方值得他迷恋，因为在他們的初欢之后，他是那样地爱她，——一般情形，可就不同了。象人們所說的，他在她身上一定看出了一些不平常的，别人不曾猜想到的地方——因为他对她簡直是痴情得很。而在这一点上，她倒是一个好姑娘。

拉斯·彼得最后总算回心轉意了。好久以来他就坚决地認为凱尔一定是一个傻头傻脑的人。"他怎么会来苦苦哀求，讓我們同意他照顧姑娘和孩子呢？象他这一流的农夫子弟，事情一鬧出来，常常是早就溜走不見人影了。不，他的头腦恐怕有点不对，有点不对。"

但是，不管怎样，他总是全心全意的爱着她，他象条狗一样的追踪着蒂特。而且他也不怕做活——他是一个能干的人。即使他头腦簡單——这姑娘却格外的聪明。拉斯·彼得承認了这許多事实以后，沒有多久就完全讓步了。他讓步了以后，不久就开始同情凱尔了。

"他自个儿到处游蕩，飯也吃不到一頓热的，"他說。"尤其叫人不好意思的是，他竟睡在外边的敞棚里。我們能不能設法讓他跟我們一块儿吃飯，在擱樓上睡覚呢？那么他就可以从他

的工錢上得到些好处了，因为他反正要把工錢送到这儿来。"

不过，这也并不是怎么容易的事：拉斯·彼得的床就安放在擱楼上，那儿实在沒有多少空地方，因为处处都是家具和其他的零碎东西。但是在杜丽安家里有一間擱楼；它还空着，誰也不愿意搬到里面去。拉斯·彼得曾經想弄一口猪在那里养，那么他們冬天就有肉吃了。喂猪的糠粃有許多，而且店老板的算盤現在也打得不那末精了。

就这样，凱尔也就成了这个家庭里的一員。

第十八章

欢宴

是人人都喜爱的最美好的秋晨，正是要引来一个晴朗日子的清晨。一片大霧籠罩在海上，白茫茫的，而且动蕩不定；只要有一点阳光和一股晨风，就可以把霧吹散。

天剛剛拂曉，全村庄的人就都起来了；孩子們再也睡不着覚了。他們对于这样的一天簡直太兴奋了；当第一縷阳光剛剛照得他們的鼻尖发痒的时候，他們就醒来了。那时，母亲們的覚也睡不成了；除了迁就她們的孩子，跟他們一块起来以外，她們再也沒有别的办法了。时間也不算太早；这一天漁船回家要格外早些。在迷霧里，到处可以听到划槳的声音；在火还沒有生着，煮咖啡的水还沒有燒开以前，漁船很可能就要到来了。漁村里的妇人覚得最丢臉的就是在丈夫回到了家里的时候，她却还沒有准备好热騰騰的好饭等着他。

現在，太阳照耀在沙丘上，把霧气驱散了。你可以看見霧象

一床白毯子似的向上卷着，渐渐地把这个世界揭露出来了。漁人的茅舍首先出現了，每家的烟囱上都冒出藍色的炊烟；只有人們称作"桅杆灯"的懶女人，还沒有生火燒水。她在村庄偏北最后的一个小茅屋里給一个漁人照管家务，但是她却是一个喜欢睡懶覺的人。以后海港出現了，稍远处有一两条漁船，大海展开在那儿，光华燦爛，藍色的水泛着銀色的浪花，这正是人們看見的最可爱的光閃閃的海面。

店老板已經动身向港口走去；无疑地他想要瞧瞧今年秋天的鯡魚捕获量怎么样，这还是他們出海打魚的第一夜呢。在清晨的峭寒中，他的臉色发青、干癟，他的双頰也陷下去了，仿佛那里面藏着极大的苦痛。他們都知道他在白天里的搏斗，这搏斗是那末艰苦，而又那末复杂，因而誰也不想了解它們；而拉斯穆斯·额尔森的瑪莎呢，她完全能够把黑夜搞得連"吃人鬼"都害怕！

但是，今天却是一个吉日，不是平常那样的普普通通的日子，沒有人做活，也沒有人为了吃飯吵嘴，甚至家家戶戶連飯也不燒，除了吃、喝、抽烟和閒聊之外，什么事也不干，一直到白晝給黑夜和小丘吞噬了为止。成年人都知道这一点，并且也知道有什么事情在等待着他們；就最上年紀的老人所能記忆的来說，秋天宴会是一年里其余的三百六十四天苦日子的大犒劳，这一天人們过的簡直是天堂里的日子，人們在酒醉飯飽之中，把一切艰辛和苦痛都丢在腦后了。这个宴会的成功簡直到了这种程度：許多男人都醉臥在沙丘中間，許多妇女和孩子，第二天肚子都痛起来了。原来这是一年一度庆祝秋季打魚順利的一个感恩节，但是由于世事变幻不定的經驗教訓，他們已經把这个宴会改在打魚开始的一天举行了——那样他們就可以从容地大吃一頓。上帝和店老板都不能够夺回他們已經吞下的飲食，尽管在别的

事情上，他們可以独断独行。

孩子們从来就不知道秋宴是什么样子的排場：因为在拉斯·彼得来到漁村的前两年，店老板就取消了秋宴。因此他們的期望也就越来越殷切。

村里的孩子們覺得那天上午眞不好过；他們不曉得怎样把时間打发过去，他們的兴奋使他們忽东忽西，簡直安靜不下来。漸漸地他們来到了宴会的会場上，修別墅的工人們正在那儿鋪着預备跳舞的地板，还有人把粗木板釘成桌子。这地方是沙丘中間的一块平坦的、綠草叢生的窪地。窪地的一边放置了类似講壇的擺設，四周都用樅树枝圍起来；店老板就要在那里傳道，乐队也在那里給跳舞的人們伴奏。

大人并不比孩子們有耐心。在两点鐘以前就在那儿露面，有些不象話，可是到两点却还要等很久。拉斯穆斯·額尔森在茅屋外面踱来踱去：他穿着襯衣和口袋上有蓋的短褲，有一个蓋子下垂着；他一边走，一边嚼着什么东西，把手藏在蓋子里边——然后又朝墙上吐出了一口黑痰。他正在想着就要到来的欢宴，并且也在納悶地想着要是他的老婆要他回家，他怎样才能背着她溜走。他們大家都在茅舍中間游蕩，朝天空打着呵欠，向外張望。睡覺是不用想了；另外，夜間他們也不打算到海上去打魚，所以要睡大覺就有的是时間了。

大多数的妇女一上午都在客店里，帮忙烤着各式各样的面包，取啤酒和白蘭地和切肉。店老板預备了这一大堆叫人想不到的好东西，誰也不曉得他究竟是怎样想尽方法把它們积攒下来的。面包，牛油，脂油和各种肉食——人們会想到这些食品足够一整年吃的。店老板亲自照管着一切——另外还有瑪莎！自从他妻子去世以后，她就担当了家务，簡直象是他的妻子，或者

說差不多就是这样。不管怎样，他們打起架来，只有結过婚的人才能那样做得出来，竟会互相凶恶地扭成一团。

当时鐘敲了两下的时候，所有村子里的人就聚攏来了。他們成群地在宴会場的周圍站着，又是兴奋又是很尷尬地直挺挺的站在那里，等待着邀請入席。他們穿着一年里很少穿的最好的衣服，这使他們很受拘束，只能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任何一个孩子一闖进了宴会場，他們馬上就使着庄重的手势把他招回去了。拉斯·彼得和孩子們都宁愿站在后面："我們不要往前凑，"他帶着訓誡的口吻說，一面攔住了他們。索麗尼沒有来；她身体不很舒服，已經睡在床上了；蒂特还得帮忙侍候大家。她同别的女人們站在餐桌跟前，样子显得很愉快。差不多每个人都来了，只有"姜饼小房"的老年人除外；那位老太婆又恢复了健康，不过他們从来不参加什么集会。甚至那些施过坚信禮、外出当了雇工的孩子們也都請了一天假，好来参加宴会。漁夫老罗，自从去年就患了风湿病，早就不出門了，这回却也露了面；人們把他抬出来，擱在草地上等着；他那样子就象一片在太阳底下晒着的馬鈴薯皮一样，他已經被风湿病折磨得憔悴极了。漁夫雅各携着他那支大口徑短枪也来了。

大家等着邀請入席已經許久了，可是店老板却还沒有出現。最后，一个男孩子从房里跑上前来，对瑪莎說了些什么話；她走到一群男人跟前說：

"諸位，請就座吧！"

在露天地里，一大群人象这样坐着，这真是挺有意思的事！从拉斯·彼得跟孩子們坐着的桌子的那一头，人們就可以看見整个桌子上一堆堆的餅子和甜面包，还可以看見桌子两边有些妇女，一路拿着咖啡壺忙着。

"最后才会輪到我們呢！"艾尔西小妹妹低声說。

"就要輪到我們了，"拉斯·彼得安慰她說。"耐心一点儿吧。"

后来，蒂特发覺还沒有人款待他們，就拿着咖啡壶来了。

"你瞧雅各，"她一边給她父亲倒咖啡，一边笑嘻嘻地低声說。漁夫雅各在他面前摆了一大堆咖啡甜面包；他象一条狗似的狼吞虎咽着——他用嘴的一边嚼着——别人想要拿他面前的东西时，他就会叫起来；他把枪夾在两个膝盖中間。那个老罗，人們也設法把他架在一把椅子上。

宴会上至少有一百人，可是有些地方却还空着。桌子的另一头整个是空着的。你可以看見那头有一个大銅壶，架在三根腿的架子上，下面燃着熊熊的烈火。拉斯穆斯·額尔森的妻子掌管煮咖啡的事。她站在那里看守着咖啡壶，任何东西也分散不了她的注意力，她手里擎着一大杓磨好的咖啡——至少有一磅多。水一开她就万无一失地把咖啡倒进去。咖啡这时沉了底，頃刻間，水就落了滚。随后，水又开起来——現在可正是时候了！額尔森太太快得象閃电似的，一下子就把三張比目魚皮擲进壶里去了，接着她赶快把咖啡壶从火上挪开，她把腰直起来时，滿臉直冒汗。"瞧！"她說——"咖啡好了！"漁村里誰煮的咖啡都不及她煮的好。

喝过了三四杯以后，这些男人才騰出工夫来用他們的嘴；他們开始彼此叫起来。

"喂，拉斯·彼得，怎么样？你那里还有裝什么东西的地方嗎？"拉斯穆斯·額尔森問。

"現在可輕松了一点儿啦——就象老太婆在丟掉褲子时候所說的一样，"拉斯·彼得回答說。

然后全桌上的人都哈哈地笑了一陣，談話就这样开头了——例如这一天的天气呀，还有八年前他們举行宴会时的天气呀，等等。人們一个接一个地跨过了凳子，聚攏在漁夫雅各的跟前。他照样还是在那儿一个勁儿地站着。他早已經吃完了他跟前的那一大堆甜面包，可是坐在他附近的那些人，还不住地把更多的甜面包推到他跟前来。不管怎样，他吃飯的那个态度，也并沒有什么錯誤，在側面的桌子上放着雪茄烟，滿滿的五盒：难道說是女人們自己打算抽烟嗎？啊，現在瑪莎記起来，就給他們送来了。

“拿两支，”她为了弥补她对每个人的怠慢，这样說。不管怎样，她并不小气——因为总有一天这一切就都是她的了。

为了紀念这一天，男人們必須做出一些与平常不同的事情来，因此他們就成群結队地慢慢地向海港走去；他們把这当作一种远足，这时，妇女們正收拾着杯盤，准备晚餐的餐桌。在灭火机房旁边，他們遇到了店老板，他在跟一些人談話，那些人都現出了官气十足的神气。也許他們是来解决他的事情的；不管怎样，他的样子反正很不愉快。而且他不許漁夫們走到海港边上去。

“你們应該到內地里去繞个弯，瞧瞧那个新的种植园，”他經过他們的时候說；“那末你們吃晚飯的时候，胃口就格外好了。”

他們停下来，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就在沙丘中間游逛着，而且又打了个盹儿。至于說到海港以外其他的地方去，他們的腦子里从来就沒有这样想过。

多亏店老板的許多不受欢迎的客人，店老板对那座講壇就沒有使用过。若不是因为他們，他本来打算在两頓飯中間举行一次集会，唱唱贊美詩，連帶也講道。不过現在整个下午都看不見他的影子；在正式的宴会就要开始的时候，他还沒有到来。

別墅的工人現在也参加了宴会，馬上更加热鬧起来了。

“叫我們这些大小伙子坐在桌子一头吧，”他們对漁夫們說，“那末，酒瓶子就不必跟着我們轉了。”

这話一說，大家就乱哄哄的开始换起座位来，这倒有一点儿好玩。那些哥本哈根的客人，坚持要他們中間的一个人坐在孩子們里头；他們說，他还沒有失去孩子气。于是他走上前去，就坐在那儿了，可是他順手帶来了一瓶白蘭地酒，他紧抱着它，而且爱撫着它，这引起了孩子和妇女們十分欢喜。結果是他的同伴們不得不央求他还是回到他們那儿去。

这一次妇女們同其余的人們坐在一起了——这使得整个的宴会更增添了欢乐。她們这一陣子老是笑着那些哥本哈根人；漁夫們大多数人，一直到今天都不知道女人家的肚子里究竟藏着多少笑話，她們一生正正經經地板着面孔——非得有一句巧妙的引子，否則这些笑話差不多是冒不出来的。她們也知道怎样来反駁男人們对她們开的玩笑！哥本哈根人給各种东西都起了一个可笑的綽号：他們把盤子里的夾肉面包，叫作“阿瑪吉”，管一長条醬牛肉叫作“罗斯希德路”①，喝一杯酒，变成了弯一下你的胳膊肘儿。他們把漁夫称作水人。“喂，水人，你可以和我为我們的曾祖母默默地致意嗎?”他們要碰杯的时候，就这样說。

漁夫們都不是对答如流的人：拉斯·彼得是唯一能够应付两句話的人——他本人也还有一点儿孩子气！哥本哈根人叫他“水人”的时候，他就反过来說对方是“啤酒人”，这句开心話說得很响亮——因为他們不能否認，在整个夏天里他們曾經在店里喝了許多啤酒。他喜气洋洋的，他的哄笑傳遍整个的桌子。啊，

① 阿瑪吉和罗斯希德路，均系丹麦首都的地名。

这眞是一个欢騰的时光！桌子上摆滿了美肴，附帶有点心，还有象水一样流的啤酒。偏西的太阳，照耀着这一切，使得杯子和酒瓶熠熠发光，也照亮了泛着紅暈的面孔上的明眸。

在宴会进行得最热鬧的时候，店老板来了。突然一切都沉下来了：就連哥本哈根人看到他，也死板板地一动不动地停下来了。他馬上登上了講壇，眼睛盯着他們，誰也沒有看見他来，他那寬肩膀剛好露在欄杆上面；他的大腦袋陷在两个肩膀中間，不住地东搖西摆；活象一个外国来的鳥。

"唔，我看你們大家过得都很快活，"他冷笑一下說，露出了一口马牙。"現在你們大家倒不必惊动。今天下午你們不要来听我講道了，可是現在我旣然請了你們到这儿来，我只想跟大家稍微談一談。你們大家不大常来参加集会，这个我不責备你們。我猜想你們一定以为参加集会还不如在家里睡覚好。俗話說得好，你睡覚的时候，是不会犯罪的。可是現在我請你們来得很好。如果飯菜不能讓你們留下，酒也会把你們留下来的。你們今天不会一听見上帝的話就逃之夭夭了。

"不过我想你們一定認为上帝的話，应該由圣徒傳授給你們，可是我在你們眼中却是一个混蛋。你們自己对自己說，有个发瘋的雅各，滿处跑来跑去，拿着裝彈葯的枪枝瞄准他。不过我要讓你們知道一个秘密；雅各的枪是不会发火的——他那枪上沒有扳机。我听說他想要用枪打死我的时候，我亲自把那枝枪卖給了他。我想，我也可以象別人那样賺两个錢，就把一枝旧枪卖給了他。这全部的秘密就是这样！不过我还可以給你們講一个关于一枝枪和一个混蛋家伙的故事。一天傍晚，我正到外面南方打野鴨子去，那一次我遇見了老倪克本人了，他額上長着角，鼻孔噴出火苗——跟那个可憐的丑八怪'吃人鬼'有点儿不

大相同。我想你們以为他会来抓我吧？可是却完全不是这样，他只是一个劲儿地說長道短，談談这个，又談談那个，他不是說要抓你們当中的这个人，就是說要抓你們中間的那个人。‘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他說，握住我的双筒枪，‘是一杆烟袋，’我說。他想要試試怎样抽，我就讓他把两根枪筒銜在嘴里，点着了火。但是老倪克打了个噴嚏說，‘你抽的烟，劲头挺大。’哕，所以我才說一个魔鬼是經得起火的。至于說到这儿的雅各，唔，他把他仅有的一点点积蓄都花在这枝枪上了。如果有誰配叫做魔鬼的話，那就是我，因为我把那个东西卖給他的时候，我連一根汗毛也沒有动。

“可是你們曾經見过‘吃人鬼’动过一根汗毛嗎？你們看見他用一只手夺取你們日常吃的面包，用另一只手又給你們还回来；你們記住了这一只手，却忘記了那一只手——一般的情形总是这样。你們想，他还是自己照管自己好，他要我們做什么呢？——啊，我要你們做什么呢？

“我要剝削你們，我尽我所能地剝削你們——正如同一个人的責任就是利用他手边的东西，使土地都归他所有一样。你們不喜欢这样，可是你們認为馬喜欢拉車，羊喜欢被剪毛嗎？它們要吃草料，可是它們不愿意为了草料来干活。

“啊，可是你們这样想，我們到底是人呀，——或許你們連这个也沒有想吧？我敢說，你們簡直沒有这样想——那么你能希望別人这样想嗎？我們听說，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你們以为我也是这样造出来的嗎？——我想上帝是应該原諒的。这会使你們发笑——但是如果你們也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人，我差不多要想这就更糟糕了。

“你們要生气就生气吧。要是我不知道是白蘭地酒使你們

生气的話，我几乎要很尊敬你們了。

"在我走以前，我来告訴你們一件事，你們千万别見怪——主創造你們的时候，他忘記了一件事情。如果是他把生命的气息吹到你們的身体里，他一定造成了錯誤的結果，不然我就不明白你們为什么竟会这样地呆笨。籠头擦破了你們身体的时候，你們时常要抱怨，但是你們对这件事又忍受下来了；因此你們就不配得到更好的生活。难道說你們認为你們不喜欢被人当做奴隶么？别人替你們咀嚼食物，比你們自己咀嚼总要容易一些。我給你們大家嚼过；我的牙齿就是作这个用的；可是你們干了些什么呢？你們中間沒有一个人咬过他一口。我常常想：他們怎么能受得了呢——他們为什么不把我送下地獄呢？可是你們老是随时要舔那一只打你們的手——你們当中沒有一个男子汉——除了拉斯·彼得是例外，不过他太軟弱了，他的确是这样，如果你把他弄对了心眼，你就能够把他籠絡住。

"現在我要为了过去的一切来謝謝你們，因为我想現在我們的关系就此完結了。你們把我弄得很为难——因为你們对于事情很容忍。赶两匹馬总要一个人，而且他总得一个勁儿地照看着繮繩，可是你們呢——我只消推你們一把，你們就一生一世地走着——当然，你們走得很緩慢。你們簡直是和我打过交道的最馴服的牲口，用一根扫帚把就可以赶你們走。可是你們又在乎什么呢？你們就在这一点上，打敗了我，你們就用这一种昏昏沉沉漠不关心的办法使我輸掉了。現在我也要学你們的榜样，瞧瞧睡一小覺对我会不会有好处。祝你們大家运气好！"

店老板走了以后，大家想想他的話，都覺得有些难为情。

"这一回算是叫他占了上风，"拉斯·彼得忽然說——"他这回又罵了我們一頓！"

这样就把紧張空气緩和了一下。

"是的，他把你們痛罵了一頓，"哥本哈根人說。"不过，說眞的，那个人長的那張嘴巴，可眞厉害！"

* * *

太阳將要落山了；他們大家都在游蕩着，等着音乐开始好跳舞。这时凱尔已經做完了活；他和蒂特在宴会場附近挽着胳臂一边漫步，一边閒談着。三三两两的青年男女从附近的田庄来了，他們是来参加跳舞的；就在这时拉斯·彼得遇見了从山地田庄来的茜妮。

"你还沒有失掉你那漂亮的紅臉蛋儿，"他兴高采烈地說。"我正想跟你这样的姑娘跳舞呢。"

年青人等得有些不耐煩了，他們打发了一个人到店里去找那位提琴师。那人沒有回来，他們又打发一个人去了。最后有个人从窪地的道上跑来了，他是附近一个田庄上的青年人。

"不用跳舞了，"他張大了嘴喊道——"店老板自杀了，他把双筒枪銜在嘴里，用大拇脚趾扳动了扳机。他的腦漿一直濺到天花板上。"

有人发出了一声尖叫，一声簡短而凄厉的尖叫，拉斯·彼得認出了这声音，因此便向发出声音那儿跑着。蒂特躺在草地里抽搐着——她哭了；凱尔低俯在她的身边。接着拉斯·彼得把她抱起来，就送她回家了。

第 十 九 章

新生命降生了

蒂特躺在床上，閉着眼睛呻吟着。他們圍着她不断跑出跑进。她不时感到有一只帶着冷汗的、发抖的手擱在她的前額上——那是凱尔的手。

"去找媽媽去吧，"她小声說。"噢——噢！"接着她朝着夏夜的天空发出一声漫長的刺耳的尖叫。他們为什么滿处跑着，为什么脚踏得这样重呢——她为什么要受这样的折磨呢？她从半睁半閉的眼睛里可以看見堂屋里所进行着的一切事情。女人們在那儿来来去去地跑着，一会儿放下一件东西，一会儿又撿起一件东西——又跺着脚。她的母亲显得坐立不安，这可憐的妇人。不过凱尔一定是同她一起坐在屋里：他眞够糊涂，在产房里出来进去，当許多女人面前讓人家把他当做一个傻瓜。他应該坐在她母亲的床边上，他正应該在那里，握住她的手，瞧着她不要象一根殘燭似的被吹灭了。啊呀，不！蒂特張大了嘴。她沒有听見她自己的尖叫，但是却听到了别人的各式各样的声音：有人穿着木鞋跑过了角落，另外有人把一把椅子搬进屋里来。这是村子里接生婆的椅子，她知道得很清楚，它是从它的保存地——拉尔·金生寡妇的茅屋里拿来的。椅子很寬大，座位很短小；孩子們拿它当作一个板凳。

"椅架，"拉尔·金生的寡妇就是这样地称呼它。虽然她自己从来沒有生过小孩，可是哪里一有生孩子的，她就要到場；椅架一到哪里，她也到哪里。現在在蒂特的头上，恰好有她的說話

声。"喂，姑娘，"她說，"我們馬上就可以度过难关。"

然后他們把她拖到椅架上去，把她騰空地架起来。她的脚被擱在横木上，她的膝盖一直伸出去，搭在椅子扶手上。他們抱住她的膝盖，拉尔·金生的寡妇站在后面按着她的屁股。

"喂，"她說，"現在用劲儿吧。"

接着蒂特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尖叫。

"好哇，"他們笑着說，"这叫声就是山地田庄也可以听見。"

蒂特不明白这話是什么意思；在她受着痛苦折磨的当儿，她分明地听到鐘敲了两下——可是他們为什么要說山地田庄呢？

"喂，現在——再来吧！"拉尔·金生的寡妇叫道。听了这一声吩咐，蒂特就服服貼貼的了。唉，可是他們为什么又来折磨她呢？她干了些什么事呢？她痛苦地对蒼天叫着，又呻吟又哀号，好象是給慘絕人寰的痛苦完全摧殘了一样。

"这就是糟糕的时候，"女人們說着就笑起来；"你舒服过了，也該受一受罪。"

啊，不是，不是，不是！风流罪，这是什么意思呢？她除了尽本份，老是尽本份以外，她干过什么坏事呢？如今她却要受到人間地獄一般的折磨；他們用通紅的火鉗子扼住了她，而且把椅架上的繩子，又紧紧地旋轉了一圈，当她咬牙切齿，象野兽般嘶叫的时候，他們却大笑着，而且这样說："安靜些，你还要疼疼呢。"她覺得象是一千个魔鬼攫住了她，在她的眼前是一片火海。

突然一切都消失了，她听見凱尔对她母亲慢条斯理地談着，他談着当前的生活，也談着今后的生活；她高兴地想着，他已經和他們生活在一起了，这倒是一件好事，因为她母亲現在有了一个了解她的人了。她可以跟他談話；可是有了他，她却覺得和他們离得远了，而且越来越远。

但是現在她的眼睛看見了一件美丽的东西，一綫光明映进了她的眼簾。那件美丽的东西是凱尔帶来的。

突然，一切又恢复了方才的情形：痛楚又在襲击着她；好象在一个崩潰的世界的断瓦殘磚当中，她被压倒了，癱成了一堆泥一样。

“这回呀，唉！”一个声音說：“这一关好歹算度过了。”一个嬰孩的声音呱呱叫起来，蒂特悠悠忽忽地陷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淵。

当她醒来的时候，阳光正照着她，她躺在鋪着滚边被單的白白净净的床上，她的腕部和脖頸上也圍着雪白的綢褶。她那淡紅色的头发披散在她的睡衣上；有一个妇人正在替她梳着头发，她手里拿一把刷子站在旁边說：

“这姑娘的头发，原来是这样美；你們从前从来也沒有看見过，因为她一向是編着辮子的。”

枕头打褶的綢边在她头部的四周翘起来了，她的怀里躺着一个紅紅的小东西——裹在襁褓里的嬰孩。她用奇异而淡漠的眼光望着他，这时凱尔站在床旁边不曉得因为什么毫无意义的事情，竟快乐得哭起来了。

“不过你还算活过来了！”他說。

是的，当然她还活着；她难道应該有别的什么遭遇嗎？

接着，拉斯·彼得闖进来了；他一直在旅店那里，要他們預备一輛馬車——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然后他就从她手里把嬰孩抱过来，把他举到光亮里。

“嗯，多么可爱的一个小家伙！”他說，声音又亲切又充滿着热情。“你們可以把他送給我吧。”

这时，蒂特才恍然大悟知道了她已經生下来一个活生生的孩子，于是她就朝那个小东西伸出手去了。

第四卷

炼　狱

第一章

蒂特为什么不结婚

蒂特怀里抱着孩子走出了“穷人家”的门口。有片刻的时间，她站在那儿，嗅着新鲜的空气，好象在考虑什么事情似的，然后她就大胆地跨过了门槛，并且朝着领养老金的老人那儿走去了。周围邻舍的女人都走到门前来。她果然又出来了！养了私生子的贱婆娘过得倒轻松！别的女人家生了孩子，要一直等到有人陪她们到教堂里去，在神坛前面洗去了一切罪恶的血污以后才敢出头露面呢。不过当然啦，在那些下等的换破烂儿的人看起来，他们是比那些作礼拜的人要高一等的——而且也许在他们看来只有结婚的床倒是沾染了血污的。当人们看见这个贱婆娘怎样顽固地不愿意正式举行婚礼，他们几乎相信这种想法了。

可是看着这个小妈妈，倒也是很有趣的事，象人们还能记得的那样，过去她总是拖着一个孩子，现在她自己也还是个孩子，可是居然也抱着自己的娃娃到处走动了！看来就好象当她的弟弟妹妹长大了的时候，她非得自己有个孩子抱着不可。她的样子看来完全复原了！她的头发覆在那又小又圆的头上，沐浴着阳光；她那温暖的血液在稍微有点儿雀斑的皮肤下面流动着，她那皮肤在分娩以后，仍然显得温软而透明，而且只要别人一说，

便会綻开出两朵玫瑰来。这騷貨——男人吻了她，而且搞了她，却并沒有毁坏她的面容。她作了一个年青的小媽媽，倒更显得可爱了！

可是这个摆架子的小丫头——她的行动也眞是荒唐可笑呢！她不只是和别人有了一个孩子，这到底并不是一件难事；可是那孩子有了那样的一个父亲，因而她的地位也就不平常了！那末究竟为什么她不愿嫁給他呢？毫无疑問，这种做法是拉斯穆斯·额尔森的女儿——瑪莎傳染給蒂特的，瑪莎时常要向她的情人張牙舞爪的，就象一只猫一样！那孩子差不多两个月了；現在把他抱到洗礼盆上去受洗礼也并不算太早——不給他受洗，讓魔鬼更長久地占有着一个孩子，这从来就是不行的。而且同时举行婚礼和洗礼，也是很方便的事——人們可以說，这是双重的喜事。可是在这一点上蒂特却不要和别人商量，也不要听听别人的劝告！在别人看来"穷人家"的同居人都是一些十分了不起的人物——他們要飯是用不着去借一只討飯袋子的。

这眞是奇怪的事：那一对年老的夫妻仍然繼續象恩人似地照顾着蒂特——相反地他們和别人接触又是那么吹毛求疵。你簡直可以把这种情形說是鼓励伤风败俗！不錯，和一般人比起来，她手里好象是有更好的王牌，可是对于那两个老人的照顾，她可曾經說过象"謝謝你們"这样的話嗎？这一家子里唯一的一个喜欢凱尔的人就是那个女凶手索丽尼，可是她剛剛死去，他就捆起行李走了。而且非常自然的，从此以后，也就沒有誰曾經听到他的消息了。

命运之神旣然一下子为你选定了一个人，那末要把他赶走，这的确就很奇怪了。不管她怎样地掙扎和奋斗，她确实永远也不能脱离他已經加在她身上的束縛，——誰曾經听說过在这个

世界上会有人逃脱自己的亲人呢？而且事情又在她身上留了相当的痕迹啊！不过，当然啦，他也是一个怪人——他既不玩牌，也不跳舞，而且从来也不到酒館里去。不过他却也有另外的一些优点。无論如何他是一个男人，地地道道的！而且又是一个农夫的儿子！一个一文不名的換破爛儿的女儿——一个私生子——竟对一个富农的儿子加以白眼，这是很不应該的，特别是她早就为他解开过自己的腰帶。如果換另一个人，那个男人在那种情况下会將就她，她也就会为此而謝天謝地了。

蒂特看見了那些女人在他們的門前交头接耳的，她就知道她們在講一些什么話了。不过她們也只能够談談而已。她知道她有她自己的办法，而且她既有她的父亲，又有姜饼小房里的那一对年老的夫妻給她撑腰。那个老太婆曾經把拉斯·彼得叫到她的病床旁边去，她严厉地囑咐他永远也不要讓蒂特嫁給凱尔，因而会把不幸变成了不堪設想的苦痛。然而，这种危險是并不存在的，因为在这一点上，拉斯·彼得是和那个姑娘一样地失去了理智。如果她不愿意到教堂里和他成亲，那末他也不会把她拖到教堂，强迫她成亲。就目前的情况来說，她究竟有些什么地方不滿意凱尔，他是不十分理解的，不过也許那就是她从索丽尼和他本人身上所承繼的一种性情。这两家人家，对于到教堂里去結婚，都不怎末热心；可是尽管如此，托上帝的福，他們却也生了孩子，在一起相处得也很好，而且彼此都忠实地守候着，一直到最后。現在当他这样想的时候，和从前一样，他已經忘記了他实际上并不是蒂特的父亲。

蒂特和一个富农的儿子有了这一段关系，他也并不覺得有什么驕傲。在拉斯·彼得看来，凱尔太女人气了，他身上的农夫的气息，并不使拉斯·彼得覺得欢心。在这一点上，他始終不明

白为什么索丽尼总是野心勃勃地一定要往农夫的地位里挤。他和他的妻儿子女对于富农并没有什么要感謝的地方；他一家人象是在鳥类中間的一种怪鳥似的，人們总是因为他們的阴沉和不安的特性而憎恨着他們，迫害着他們。經过了多少世代，在他們能够报复的时候，在他們能够报复的地方，他們就当了劊子手、女巫和流浪汉来发泄他們的怒气。人們把他們驅赶到黑夜里——可是他們串通了邪惡的妖魔却又回来了，在人們看来，他們总是給宁靜的乡村帶来了不安、放縱和犯罪。人們永远也不曉得怎样才会治服了他們。他們搶劫羊圈鷄塒，把白刀子帶到了和平的舞会里，他們又黑又光的头发时常会使一个卽便是最忠实的妻子春心駘蕩。就單單为了这原因，那些个富农也就把他們恨得透頂了。

在拉斯·彼得的性格里，这方面的东西，很久以前便已經焚毁掉了——而且他所承繼的这种特性，卽便是在以前，也是比較少的。随着他的青春和他早期的成年时代，它已經消失了，自从他看見他那最珍爱的全部家小——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冰冷而又湿漉漉的并排偃臥在井边上的时候起，他就已經不再横冲直撞地到处流浪了。不过以后也曾經有过一个时期——他曾經作过一两年水手，过着沒有意义的生活——不过这都已經从他的記忆中溜走，而且一点痕迹也不存在了。唯一的一点印痕是他还保留着喜欢流浪的性癖——这种性癖后来在他身上又露头了。富农都了解他这一种性格，因此也就把他当作一个流浪人看待。

这倒也沒有什么关系，拉斯·彼得也并沒有要作一个农民的野心。在他的眼里，富农簡直是最值得可憐的——就象一只盲目的鼹鼠一样，它对于它自己的洞穴以外的世界是一无所觉，一无所知的。虽然，人們蔑視他和排斥他，可是他多多少少对于

富农却是瞧不起的，真的，他和那样的一个人有了亲戚关系，他一点也不觉得怎么光荣。

克里森現在在离开他們有三哩远的一家农庄上帮工，他从那儿去上学。情形还和以前一样，他們从来也不允許他有片刻的休閒。他向来都沒有回家的时間，而且不得不在每天上学的路上温习他的功課，另外还得一路跑着去上学。从古到今富农都是一路貨色呀！

蒂特料想到拉斯·彼得并不会强迫她，因为他本人觉得他作一个私生子的外祖父，和作一个富农儿子的岳父并沒有什么不同。

蒂特帮那个老太婆坐了起来，然后她整理了她的床铺，而且給她梳头洗臉，打扮得整齐一些。接着她坐在床边的一只藤椅里，給她的小东西喂奶。那个老太婆仰臥在床上打瞌睡，在蒂特帮她坐起来梳洗之后，她已經疲劳了。她一点气力都沒有，只要把她的头梳一梳，或者是換一件睡衣，就会使她完全支撑不住。她已經不能再活多久了，她的生命正在一天天地消逝着。可是她旣温柔而又和善，而且心里依然充满了对别人的关怀；当那个老人沒有她的时候，他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蒂特安静地休息着。她的头脑里充满了一些朦朧的，用不着回答的問题。她已經疲倦了，她半睡半醒地坐在那里，感覺着奶水流到她的乳房里，一直到乳头上，她覺得这样很舒服。那孩子才是个小饞嘴呢……她要讓他得到充分的奶水眞不簡單。这使她睏倦起来了。他很有节奏地一口一口地吮着奶吃，他那一双小眼睛有一种奇特的沉思一般的表情——那样子是很象低着头作禱告的凱尔。他自己就那样地躺在蒂特的怀里听着动靜。

那个老太婆睜开了眼睛，她微笑着說："他吃得多末有勁儿

呀，就象一只小抽水机一样！”

“他喜欢吃的时候，总是这样。他頂好把他的耳朵也用来吮奶呢！”

“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孩子吃奶是什么样的滋味。主認定了我們不該有孩子，”老太婆說。

“很可能是因为你們太好干净了，”蒂特沉思地回答說，“在你們的家里作一个孩子，他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他一定会覺得沒有趣味，不过如果你們有了孩子，也就不会有这么安靜的日子过了。”

那个病了的老太婆愉快地笑着。

“你那样想嗎，不过如果我們有了孩子把家里弄得齷齪了，也許我們也就不会象这样的爱干净了。我們倒心甘情愿牺牲一点这样的安靜。”

“可是孩子們也很叫人操心哩，”蒂特严肃地說。“看一看爸爸吧，他从我身上遭到了多少麻煩呀！”

“我想他也得到了不少的快乐，”老太婆回答說，抓住了蒂特的手。“你到目前为止給他添的煩惱，換了我的話，我也愿意担当下来，我想公公也会这样說的。我們除了两个人以外就无依无靠了，可是对于这，我們也应該心满意足了，即使是我們有一点自私，只講究自己的舒服，而且專門享受一些美好的事物，这样来追求我們的幸福。”

每隔一会儿，那个老头儿就蹣跚地走进屋子里来，坐在床旁边。他什么話也不說，只是把他妻子的手握着片刻。然后又一下子把他妻子的手放开，沉思地注視着时鐘，接着又蹣跚地走到外面去了。她們听得見他的脚步在外面来去不停地踱着，誰也不曉得他那末到处忙碌，究竟是要找寻些什么。“他总是那样

的，"老太婆說，"那末忙，那末忙的。他就沒有时間陪我坐一会儿，可是他又不能讓我一个人在这儿躺着，所以他才不断地跑来跑去。他說他这样是在清理东西，虽然依我的記性来看，在很久以前每样东西早已收拾妥当了。有时候他一整天都待在擱楼上，东摸摸西碰碰的，可是他向来也沒有做完过，他总是感覺到我們不久就要离开这儿了。"

蒂特坐着沉思了一会儿。"你为什么总是說'我們'呢？"最后她問着說。

那个老太太迷惘地看着她。

"是啊，因为两个人不会一起死去呀。"

"噢！你的意思就是这样么？你覺得奇怪：无論甚么事我总是把老公公都和我算在一起。不过有一天你总会明白的，因为我希望你也会找到一个男人：为了他你能够牺牲你自己，而且完全委身于他。也許我們的一生一世并沒有多少用处，当人們这样看我們的时候，我們对人間的确并沒有多少貢献。如果人活着是为了劳动和耕田，那末我們就只好两手空空地去見我們的造物主。我們什么也沒有生产，相反地，我們消耗了别人留給我們的一些东西。不过我們彼此相处得很好，誰都沒有光想到自己，而是你为了我活着，我为了你活着。在日常生活中間，你知道你用不着为自己操心，因为另一个人会担当了你所有的煩惱，这实在是一种很出色的事。一个人如果能够把他的幸福和忧愁完全向另一个人傾吐，那末他便有了很好的寄托；这样两个人便彼此都生活在另外一个人的心里，結果也就合为一体了。我們彼此就很少有什么話說，因为我們想的是一样的，在夜里我們也时常作同样的夢啊。"

"我睡熟的时候，我能够知道巴夫尔和阿斯是不是蹬掉了被

子，"蒂特一本正經地說。"那时候要是我不起来重新給他們盖好，我就安不下心了。"

"是啊，你是个好姑娘！我們大家都会記挂着你的，这你可以相信。"

"艾尔西小妹妹每天都会来帮你們一把的；虽然她年紀小，她倒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老太婆躺在床上用手指彈着褥子。"凭我的判断，凱尔并不象别人想的那样坏，"她突然說。"你說他給你寄錢来了，是么？"

"可是我們不曉得那錢是从哪儿来的。他最好还是别写信吧。我对他沒有什么意見——他的确是一个好心人。可是我一想到他和我調情，我簡直就不能容忍，那眞使我討厌极了！"

"也許那就是折磨你的地方，因为他并沒有离开了愛情白白地糟蹋你。有些时候当我看看周圍的世界，我就想我們女人生活在世界上，也就是为了給人糟蹋的，因此象人們說的，被人糟蹋、生个孩子，总比无儿无女的生活要好一些。男人把我們占有了，我們并不象人們喊叫的那样竟会身敗名裂呀。社会上虛伪的事情可多着哪，我們女人家总喜欢裝得比本来軟弱。我現在想，你要是在凱尔身边过一輩子，他会好好报答你的一切的，他倒不是一个朝三暮四的人。他只在开始的时候有些倒楣，不过幸福是可以用各种办法建筑起来的。而且現在他很关心你，这一点你尽可以放心。"

"可是我并不关心他呀——一点也不关心，"蒂特匆忙地回答說。"他多末愚蠢呀！"

老太婆拍着她的手儿說："是呀，是呀，現在你有了孩子，对这件事情再流眼泪水可就沒有什么意思了。不过等你出去到社会上混事儿的时候，你就会发現男人常常很愚蠢，凱尔也并不跟

他們一样。我們瞧着吧：等你碰着那些穿得漂亮的男子，看你会不会上了他們的当。現在还是請你走开吧，因为我要休息一会儿了。”

“要我先把晚飯給你做好么？”

“不要了，老公公可以做的。他总得有点什么事情忙着才好。可是，在你和你的孩子沒走之前，还是讓我亲一亲他吧！”

蒂特把孩子放在老太婆的怀里。“可眞怪呀，那样小的一个孩子好象在对我們講話哩，而且比一个活了大半輩子的人講得还要多呢。可是他却从来什么都沒有想过，而且周身都是奶气。你一有了孩子，在喂奶的时候，人活得就清爽，而且飯也吃的多了，可是人們却說人是在罪惡里生下来的。这就不容易理解了。現在趁他还沒有哭，你走吧。祝你們倆幸福，运气好！”

“在我动身之前，我还要来向你正式告别的，”蒂特說，弯身从床上抱起了孩子。

“别来了，我們就这样告别吧，你曉得离别是多么难过啊。現在我告訴你吧，孩子；遇見了你，我很感謝上帝。你使老公公和我的生活丰富起来了，由于你，我們对于这个世界才又有了信心。”說到这里她捧住了蒂特的面頰。“老公公說你有一顆黄金的心。但愿你凭着这顆善心在人世間生活得好吧！有时候，也稍微替你自己想一想吧，生活在一个大家都为自己打算的世界里，一个人是不能不为自己想一想的。”她再一次地吻了她，然后就推开她了。蒂特对于这些話并不十分理解，可是她体会到了这一次别离的沉重，因此她在回家的路上哭了。这个老太婆在她那一段艰难的时期里，对她簡直象自己的母亲一样，而且簡直是一个最慈祥的最出色的母亲！可是現在她知道她正走着外婆所走过的同一条路——她就要走到眼泪和呼喊都不能到达她那里

的地方去了。那末还有誰会再来鼓舞着她，还有誰会告訴她說：尽管事情已經发生了，而她仍然是一个善良的小妇人呢？

拉斯·彼得剛剛把馬牽到房子跟前，他正忙着把馬卸下来。他又弄到了一輛那时候正在出租的老馬車，因此他又到处叫卖青魚了。他把沿路所收集到的廢物放在車子后面。他把那匹馬和車子一起停放在寡妇杜丽安的荒廢了的屋舍里，然后就放了那匹馬在沙崗的窪地里吃草。現在店老板已經死了，再沒有人来监視他，不許他作这些貧苦的营生了。

"怎么一回事啊？"他問着說，看見蒂特沾滿泪水的臉，很有些吃惊，"孩子沒有什么毛病吧？"

"我剛从两个老人家那里回来，"蒂特說，为了避免多作解释，她匆忙地走到屋子里去了。想到了这件事情，她已經受不住了，一談到它，她就更受不住了。她把孩子交給小妹妹艾尔西，然后她就給爸爸热飯去了。他在各处兜了一圈以后，总是非常餓的。現在已經和从前大不相同了，那时候在那些农家里，有很多的吃食。現在人們都变得吝嗇了。样样东西都要卖錢。

蒂特不了解究竟是誰把农民們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收买去了：反正到他們眼前的东西已經很少！蒂特把一点猪肉放在魚肉餅里，这是吃中飯时留給爸爸的，可是这一点猪肉都有它的来历。那是克里森在他帮工的农庄里从他自己的伙食里节省下来的，不然的話，他怎么会弄到那样一块肉呢？他在学校里把它交給了艾尔西，讓她把它帶到家里。很久以来爸爸就沒有尝过猪肉了。不錯，他們家里也好久沒有吃猪肉了！蒂特在翻动煎鍋里的肉餅时，焦急地向外面看着。現在，不消說那两个饞嘴的孩子当然聞到猪肉的香味了，他們会急忙地回到家里来，簡直象餓狠似的。看到了这一切，蒂特的心情又欢喜了！啊，好啊！去吧，

心头上的阴影！讓太阳照耀吧！

"啾，我給孩子找到一个家啦，"她的父亲低声說，那时他已經吃完了飯，并且裝好了烟斗。他說的是一对缺少子女的中年夫妇，拉斯·彼得認为把孩子放在这家人家里会有好日子过，那个男人是納德堡地方的一个佃农。"你已經决定要到京城去了么？"他問道。"你不愿意到一个小县城里去么——譬如說，到佛萊得里斯威克，或者是海拉罗德去？那样你离开孩子更近些——而且离开我們也近啊。"不，蒂特要到哥本哈根去，在这儿，每个人見到她的时候总是說"嘿，换破爛儿的姑娘，养私生子的姑娘！"可是在京城里就沒有人曉得这件事了，那末别人就会按照她的人品来雇用她，蒂特私下里預期着不久人們就会尊重她了。很久以来，她的生活就非常不幸，可是在京城里，那些眞正要工作的人会有許多机会，这样蒂特就非常坚决地要改变她的命运了。

"是啊，只要我有一点錢就好了！"拉斯·彼得叹一口气說。"那末我就可以和你一起到城里去，开一家小鉄匠鋪，不然就弄一点地种种。"拉斯·彼得把从前在老鴉巢所遭受的苦难完全忘掉了。现在如果他再一次干着从前那样一半种田，一半叫卖青魚的营生——他也不会反对的。

再待在漁村里，实在沒有什么好处。在店老板死了以后，生活越来越艰难了。村民們一向都沒有为他們自己考慮問題，或者是自謀生計的习慣，因此他們到处漫无目的地游蕩着。在任何方面都沒有办法。漁船和漁具不能够这样白白地閒着，而且食粮又很难找到，他們要想把魚卖出去，可是都沒有这样的关系——过去店老板一向就不讓他們有别的关系。为了使生活有一些好轉，拉斯·彼得又赶車到大路上开始叫卖青魚了。他对于

生活上的这种变化，倒也很滿意。这样一来，他就給家里弄到了吃喝，而且他的血液也循环得快一些了。説句眞話，他打渔委实已經打够了，干这一行不但不能給他家里的食橱增加一些食物，反而在許多次守望的夜里，給他的四肢帶来了刺骨的寒冷。他那双手痒痒的要在一个新的地方开展一个新的营生——打算另謀生計。可是他欠的債又怎么办呢！“如果債主一定要为难我的話，他卽便是抓住我这一点穷家底儿，又会心滿意足么？”他足足問了自己二十次了。

可是蒂特并不鼓励他去干这种流浪的营生；生活对于他們总是每况愈下的，每一次他所謀的生計到后来总是要破产：在这儿最低限度，他們的头頂上还有一个房頂。“不，你还是想办法把欠債还一点吧，”她聪敏地說，“想想吧，母亲的病和丧葬花了多少錢啊！”不錯，拉斯·彼得这一切都記得很清楚，可是这究竟又有什么关系呢？别人不是欺騙过他么？

不，蒂特却認为一个人是不应該逃債的。“我們也不能丢开两位老人家不管啊——他們除了我們以外，还有誰呢。小妹妹每天都应該到他們那儿去帮他們一把忙。等我在京城里混得不錯了，我要帮助家里把全部債务都偿淸，那末我們就可以象体面人一样离开这儿了。在城里头，工錢是比較高的呀！”

“是啊，也許你說得对。可是如果我們能够一起到城里去就好了。在那里我們可以从头干起来！”

不錯，事情的确就是这样。蒂特希望独自一个人到城里去，看一看她是否可以混下去，在这里，卽便是她又聪明，又能干，可是过去的事情，她的出身，以及每一样不許她出头的东西都在留难着她。她想城里一定有一点美好的事情在等着她。外婆过去常常这样說，在她自己的心里，这个念头也象一团热烈的希望深

深地埋着，尽管它时常缩成一个极小的范围，可是它却从来也没有熄灭过。幸福时常是出奇地就来了，可是一个人得自己伸出手去抓住它。即便是她在城里混得不错，蒂特也不愿意使家里的人对她失望。因为她打算到城里去，并不是单单为了她自己。

第二章

在广大的世界里

蒂特离家的前一天，是她最忙碌的日子。家里所有的衣服必须由她再清理一次——这不是轻松的工作。尽管他们搬到渔村以后没有添过新的衣服，只经常消耗着他们在老鸦巢那些比较好的日子里留下来的破烂儿，可是现在要缝补的还是很多。一堆堆的破烂衣服仿佛一年年地越积越多，你简直就缝补不完。那些男孩子，巴夫尔和他们不忍心赶走的、拉斯穆斯的双生子穿得都很破烂。不管你给克里森穿什么，他总会把它穿烂。蒂特一向留心着把每一件衣服都翻一个面儿，再把它缝好，使它可以再穿一阵。大多数的衣服，都是索丽尼在老鸦巢的时候用破烂的、人家不要的布头做的，这些布头是她从拉斯·彼得的破布袋子里捡出来的。如今这些衣服真是披一片挂一片的了，因此蒂特就不得不在补钉上打补钉。每天晚上，当孩子们上床以后，她立刻就动起手来。将来她走了以后，艾尔西是否能够做这种针线活儿，是她最大的烦恼。因此她现在补着这些衣服，一直补到夜深，好让那孩子不至于在这一堆破烂的衣服面前手足无措。她把两条破裤子拼成一条，加了补钉，而且又缝得很牢固。艾尔西已经十岁了，从她的年龄来说，她很能干，而且又善于理家，可是

現在她对于縫縫补补的工作还不太会——她的确是太小了。

十月末尾的一天終于到了——天色剛剛黎明，拉斯·彼得在門前站着，准备把裝好了的一車秋天的青魚送到納德堡的一家大农庄里去，从那儿再把一車泥炭送到京城去。就这样，他顺便也可以把蒂特和她的孩子很体面地送走，而且同时也可以賺一笔小錢，这錢他們正等着急用。他們很快地就分別了。虽然天剛剛才亮，几乎一切都看不清楚，那两个孩子却已經在三角墻旁边的潮湿的沙地上玩着建筑堡壘的游戏。他們一下床，就跑出去玩，玩得那末聚精会神，因而在黃昏的时候要他們回家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分別的时候，他們簡直連和她握手、說一声"再会"的时間都沒有，接着他們又去掏他們的沙洞去了，后来当車子走了的时候，他們也沒扭轉头看一看她。艾尔西却在揮着手，但是却一直在微笑着——現在她是这一家的女主人了，再也沒有人来管她了，这一切蒂特都看在眼里——她对他們一向就象母亲一样，而且尽她的能力所及給他們做了每一样事情。

她不声不响地坐在車上，心緒煩乱地想着这一切。她凝神地前前后后地想着，这样对于拉斯·彼得所談的关于乡下和天气的話，她就一句也沒有听見。她知道他們不再关心她了，她想她走了以后，过了很長一段时間，她才会給他們来信，那时候，他們对她的态度也許就会有些改变。她的眼皮沉重地下垂着，她不时地揭开披巾摸摸孩子，看他是不是包得很紧，免得遭受到早晨的风寒。

"他暖和么？舒服么？"拉斯·彼得向她轉过身去，他发現她睫毛上挂着泪珠。

"你要記住，孩子会得到很好的照顧，"他安慰她說，"聖誕节的时候你一定要請一天假，那时候你再回来看他吧，也回来看看

我們。”

“嗯！我不是为了这个，”蒂特說，开始啜泣起来，“是为了孩子們呀。当我离开他們的时候，他們一点也不在乎。”

“就是因为这个么？”拉斯·彼得好心地微笑着說。“有一天我听見巴夫尔問艾尔西說，是不是她認为我就要死了，如果我死了，他就可以穿我那双長筒靴子了。孩子們就是这样啊——眼里看不見，心里想不到！即便是因为你的事，他們最近对你有点不好，可是他們也还是喜欢你的。你应該記住，为了你，他們也听了許多难听的話呀。”

拉斯·彼得又恢复了从前那一种和善的心緒。他那种振顫的單調的声音仿佛使她的心里充满了一种安慰。蒂特很久就沒有看見爸爸象这个样子了，只有当她还是个孩子，她和他一起坐着車子外出的时候，她才看見过他表現出这样的心情。这是因为乡村的道路，它象一种魔力似的使他有了这样的改变，当他坐在車上，他真是找到了最合适的地方。当然現在的轅馬并不是从前的大克拉夫斯，可是他已經教这匹馬走着象它那样稳重而又不紧不慢的步子了。蒂特也看得出来那馬也欢喜它的主人。

“这是怎末一回事啊？”拉斯·彼得突然叫着說。克里森冷不防地从他們面前路边的树叢里跳出来，一頂便帽盖在他的前額上，就象一个强盗。他站在路中央，用一根棍子瞄准着車子。

“停下！”他大叫着，而且笑得周身抖着——这个小流氓！他把書包挎在胳臂上。“我可以和你們一起坐車走么？”他問着，在車子前面跳着，“就只走一小段路，我要陪蒂特走一段路。”

“可是你应該上学了，你这个小流氓！”拉斯·彼得打算裝出生气的样子說。

听了这話，克里森站在那里，眼睛向下看着，就象一个罪犯。

虽然他胳臂上的書包好象在提醒他，可是他把上学的事情完全忘了。这正是小克里森的本色，他的腦袋在一个时間里只能有一个念头。“現在已經太晚了，”他不愉快地說，“如果我現在去上学，我只有挨一頓打。”

拉斯·彼得迟疑不决地看着蒂特，希望得到她的支持，过去因为他逃学，她总是要对他大发脾气。可是現在这一次可就不同了，她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来管他——她看着别处，避开了他的目光。

克里森一看心里就明白了，因此他一下子就跳到車座上。不久他就从他爸爸手上把鞭子和繮繩拿过来。他赶車倒很不錯，那匹馬在他的手下立刻就有了精神，走得更快了。年青的烈性，同样也在它身上发生了影响。蒂特坐在車里满意地晒着太阳。克里森逃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在她看来，他是一个好孩子，是全家里她最喜爱的一个，也是最給她添麻煩的一个。就是因为这种原因，他才对她特别亲密，他冒着在学校里和在农庄上挨打的危險，只是为了和她告别。“將来我从城里帶点东西送給你，也許是一条赶車的鞭子，”她說。

克里森的眼睛发出了光輝。“有一天我会到城里来看你的，一路上我能够跑着去，”他向她許下了心愿。

“你敢这样做么！”听了这話，蒂特担心地叫着說。“你可不能这样做，你要答应听我的話。”克里森馬上就答应她了，因为他是一个懂事的好孩子；可是当他一旦心血来潮的时候，他是否能保持他的諾言，那却是另一回事。現在他不得不下車了，他不能象这样再跟着往前走。“你回去要跑十哩路呢，你这个小流氓！”他的爸爸說。可是在克里森看来，十哩路并算不了什么，哼！比这更远的路他都走过，而且远得多呢，还是不提好。拉

斯·彼得最后不得不强制地从車子的側面把他抱下去，讓他走在路上。有很長的一段时間他站在那里盯着他們，然后他就轉过身去，跑起来了。蒂特目送着他，一直到看不見他的时候为止。“他是个好孩子”，她为他辯解說。

“是啊，可是他生活得也不容易啊。我担心他这一輩子也要有很多麻煩。”

蒂特沒有回答；也許她根本沒有听見。今天她的神色很有些两样，跟平常完全不同。她总是避开他的目光，眼睛沉重地盯着前面，不过可以看得出来，她什么也沒有看見。尽管她是那样地不露声色，拉斯·彼得了解她究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情。对于已經不能改变了的事情，你无謂地庸人自扰又有什么好处呢。不过她坐在車上，一个人陷在这种悲哀的思緒里，这同样也是一种不幸。如果她能够把她的哀愁傾吐出来，而且就此結束，那就会好得多。拉斯·彼得有几次想引她談話，打算幫助她摆脫掉这种忧愁；他不愿意她这样；那就好象在伤口里轉着一把刀子，讓一个被屠杀了的野兽流血一样。可是他却毫无办法。每一次他企图引她講話，她总是淡淡地疲倦地一笑。这天天气很坏，在半路上拉斯·彼得有几次把車子赶到蔽风的地方，讓她給孩子喂一点儿奶。当她坐在树林外边，給孩子吃奶的时候，他就在一边走来走去，試着使她和孩子感到舒服，不然的話，他就站在那里，看着那孩子在吃奶的时候，怪有趣地用小手儿摸着媽媽的乳房。

“到底，这可眞叫人难过呀，那末点大的一个孩子就永远不能够再含着媽媽的奶头了！”他突然感叹地說。

听了这話，蒂特很快地抬起头来。有片刻的时間，仿佛那心緒的閘門全部都打开了，而她的悲哀也就要奔涌而出了，但是她

克制了自己，只发出了一絲淡淡的微笑。

当他們到达目的地，送完青魚，裝好木炭的时候，已經是中飯的时間了。他們来到了那家小佃农的門口，那时候，那个佃农的妻子正站在路上守候着：这个妇人足足有五十多岁，人長得很肥胖，可是看来倒也并不懶惰。“我想，你們就該到了，”她欢迎他們說。“你們来得正好，就要吃中飯了。”她的丈夫这时正在甜菜地里忙着什么，接着他就一顛一瘸地朝他們走来了，他弯着腰，而且显得很疲倦。

“这就是那个姑娘嗎，”他說，伸出了一只粘滿泥土的手。“她生孩子可太早啦——她自己还是个孩子哩。”蒂特脹紅了臉，扭过头去。

“不要理那个老糊涂講的話吧，”妇人插嘴說。“他一向就是一个多嘴多舌的人。不过我們也的确总在談着这件事，不然我們也就不会要收养一个陌生的孩子，讓他在我們的晚年給我們一些安慰了。”

“我們这两口子在这方面一定是配得不对，”那男人冷淡地說，一面用一根木杆刮下手上的泥。“談到这个，主想給人們孩子，人們就会有孩子的。”

“呸！”那妇人輕蔑地哼了一声說。“生孩子要靠男人的啊——如果他能生孩子，为什么不生呢！”她站在那里，怀里抱着孩子，显得很生气的样子。显然他們往日的創伤現在又裂开了。

“在漁村里，我們时常說未出嫁的姑娘生很多儿女，作媽媽的婆娘却生不出来，”拉斯·彼得說，打算快快活活地停止他們的口角。

“所以我就有了指望了啊，”那妇人微笑着回答說。“我得指望那个还没影儿的姑娘啊！不过說句正經話，这儿也跟任何別

的地方一样。有些人生活里沒有一点乐趣，也有些人好事又太多了。——嗯，嗯，还是进来吃点什么东西吧。你們坐了这么远的車子，一定餓啦。”她的脾气毕竟并不象开始的时候那末坏。

在屋角里，靠近冰冷的火爐旁边坐着一个蓬头垢面的老人，他眼睛直瞪瞪地看着前面。看他那副样子，你很难說他是不是还明白事理，他們走进去的时候，他沒有动，只是喃喃地說了些什么，并且把他那双木靴在地板上前后搓着。他周身都在抖，仿佛害了麻痹症。

“爸爸，这儿有点事情要你来做，”那妇人朝他耳朵叫着說，并且把那个孩子給他看了看。可是他并不明白这到底是怎末一回事。“好啊，好啊，”他含糊地說，用手拍着他那枯瘦的大腿，一面晃动着身子。那妇人后来就不再想讓他抱那孩子，她又把他交給了蒂特。“不久他就会要他了，”她說。

“我想他有点古怪，是不是？”拉斯·彼得說。

“是啊，他的日子过得可真煩啊，一年一年的，他不知道怎样打发这漫长的日子。他不能想，他太蠢了，不会想，而且眼睛也看不見了，耳朵也听不見了，所以他坐在那里，总是用脚踏地消磨着时間，另外还說一些糊涂話。不过我們想現在他也許不会再这样了，因为也許在家里看孩子的要是他了。我們别人都有自己的活儿要干。”

“主已經把他忘了，”那男人插嘴說，“他永远也想不到穷人得生活下去，他时常忘記了象我們这样的人該死也不死。”他象一个吝嗇鬼似地閉紧了嘴。

“讓他活下去吧，他也沒有几天好活了，”那妇人爽朗地說。“他吃不了多少面包。而且他的日子过得也不开心哪——唉，可憐的人啊。”

"开心！开心！"那男人作出鬼脸說。"难道别人的日子过得开心嗎？要是你想开心，你得有錢啊。"

講到这里，他們两个又要爭吵起来了。拉斯·彼得想到也許他把孩子放在一个爱爭吵的人家，他心里就很不高兴。"手里挣到的总不够嘴里吃的啊，"他緩和地說，"要是一个人光是照顧老的或是小的，那末生活倒也好过。可是魔鬼好象总是釘在我們穷人身上，因此不管我們怎样使勁儿，我們还是沒有出路。"

那家的丈夫和妻子听了这話，彼此望了一眼。过了一会儿，那个妻子說："要是魔鬼釘在我們身上，那一定是主为了我們的好，才把它放在那儿的——因此我們得背着它，一直到死。"

"也許是这样吧，"拉斯·彼得回答說。"这个我們不能肯定，因为主受了很多的責怪，其实人們不应該責怪主，倒应該責怪魔鬼呀。漁村的店老板曾經要我們相信为了上帝他才欺侮我們，他口口声声为了主，可是魔鬼也照样把他拘了去。所以我們别怪主，也别怪魔鬼吧，对于那些損害我們的也好，帮助我們的也好，我們穷人得依靠自己，而且大家要团結在一起。所以我得謝謝你們收容了这个孩子。你們从这孩子身上得到的一点錢是不会发財的，可是无論如何我要留心按时把錢付給你們。每个月一号我付給你們四克朗，圣誕节那个月我給你們六克朗。另外在捕青魚的时候，我再給你們送两餅斗①青魚来。那时候，它們最肥，我会留心不叫你們吃亏。"

"是啊，你給我們的一点錢是不会叫我們发財的——現在样样东西都很貴啊，"那妇人說，"不过我們想，到我們晚年的时候，那孩子会給我們一些安慰，这也就算是撫养他的报酬吧。"

---

① 餅斗，北欧量器名，一餅斗等于三十七.五加侖。

蒂特在談話里并沒有搭言，可是每当話头落到她的孩子身上的时候，她便要打一个冷战。

“不錯，不錯，”拉斯·彼得說。“讓我看看將来再說吧。无論哪一方面把話說得关了門，都不合适。”

“我們这样想。我們早就打算收养这个孩子，那末就沒有一人会曉得他不是我們的了。”

蒂特一下子哭了起来——她不只是哭，而且发出凄厉的尖叫，那声音割裂着人們的心肺。那一家两口子听到了蒂特的哭叫，是那样地惊慌，連刀叉都从手上落下去了，那个老祖父也一下子清醒了。“你不害羞么，姑娘？”拉斯·彼得說，把她抱在怀里。“你們不要把我的孩子搶走啊，”她叫喊着。“你們不要把我的孩子搶走啊！”她几乎完全失去常态了。

不消說，他們尽可能地把蒂特的話岔开，談到一些另外的事情。这一餐剛一結束，男人就到外面套馬車去了。蒂特最后一次抱着孩子給他吃了奶。她很难过。“讓他尽量吃，把奶水咂干吧！”那妇人說：“这儿有一点溫油，等下次奶水再来的时候，把油涂在奶上，就用它来消脹吧。倒也是啊，你尽管奇怪地看我吧，你想我怎样会曉得这些事么；不过别的女人也有她年青的日子啊；而且她也容易被欺騙，也曾經把她的孩子給陌生人呀。生活就是这样呀！”

蒂特又开始哭起来了。“你們不要把我的孩子搶走啊！”她哭叫着說。

“可是你多么伤心啊！誰要把你的孩子搶走呀？要領养孩子，可多着哪，將来你愿意把孩子領走，你可以随时来把他領走。現在你还是把衣服穿起来吧，我听見車子来啦。我們来把你的奶子包好吧，别讓它們软塌塌地墜下来；讓它們又丰滿又結实，

那末你就又象一个大姑娘了。你的皮肤生得真細啊，孩子，”她一边帮着蒂特穿衣服，一边不断的說。“你的胸脯好美呀，跟公主的胸脯一样。男人枕在你的胸脯上，可找到温軟的床了！唉，是呀，青春和美丽就象嬌嫩的草儿。别人过去也年青过，也招引过野汉子睡在她的胸脯上，可是这一切都到哪儿去啦？现在我就只有这个发瘋的老家伙糾纏着我——好象一只拖泥带水的老母鷄脚后面跟着一只野猫！青春，漂亮，剩下来的就只有这些了。是啊，你就笑我这个可憐虫吧，可是你却不能把你的福气放弃一点儿給别人。象你这样又漂亮又丰满，你已經生了一个，將来还可以生得多哩。”

她就这样喋喋不休地講着；可是蒂特已經不再哭了。在她深沉的絕望里，想到了母鷄和野猫的可笑的样子，她格格地笑起来，虽說这笑并非出于她的本意。她不由自主地由别人帮着穿起了拉斯·彼得的那一件赶車用的大斗篷，其实别人倒是为了她的乳部不受寒，若是受了寒，她就容易患乳癌。最后她勉勉强强地听凭别人把她扶进車子里。“来吧，最后亲一亲你的孩子吧，”佃农的妻子說，把孩子抱到她的前面，“你早些来看他吧。”蒂特本来打算把孩子抱过来，可是那女人沒有允許她。她把他抱得紧紧的回到屋子里，就好象現在这孩子已經是她的了。

他們在晚秋的寒冷中慢慢地往前走，那馬又老又累，而且車子上又裝得很重。拉斯·彼得不停地赶着馬。蒂特一声不响地坐在車里，就象一只老鼠一样——她一絲儿也不动，她的目光停滯着。她已經筋疲力尽了，潮湿的风把寒气吹进了她的衣衫，一种忧伤的情緒咬着她的心。树木也好象在哭着——那馬的披巾，拉斯·彼得的帽子和蒂特自己的睫毛都在滴着水。在路边上朦朧的暗影显露在潮湿的霧里，那是树叢和吃草的牛羊。有

一个人正在歌唱，也許是一个牧人，或者是一个甜菜地里的雇工。

在沒完沒了的未日，

　我們为什么一定要哀泣？

我們的眼睛只有一对，

　却见识了那么多的苦悲！

这支歌蒂特很熟悉，可是她想她并沒有哀哭，那末为什么他要唱这支歌呢？她只不过是在悬崖下面坐着，可是好象因为她犯了罪，每样东西就都流着泪，为她而哭泣了。她想这样不停的流泪眞是沒有意思——难道說她不是为了使别人不流泪才犯罪么！路边的野草被踩倒了，接着凱尔就从霧气里跳出来了。"是我在唱，"他說，"可是我們犯了一个錯誤，全能的神和我犯了一个錯誤。你并不是有罪的孩子——再来安慰我吧。你知道我們的主說过：'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①。"他就这样繼續地恳求她，可是蒂特从他身边掙脫了，而且厌惡地逃开了。

她吃惊的从夢中醒来，那时他們已經停在一座树林的边緣上。天色已經黑了。"馬再走是不行了，我們得找一个地方过夜。"拉斯·彼得說。他們已經来到罗第达小客棧附近的地方；可是他們出不起錢到那儿去过夜，因此拉斯·彼得就把車子赶到一座古老的谷仓后面，然后就把車子卸下来。拉斯·彼得給那馬在鼻头下面挂起了草料袋，并且給它蓋起了披巾。他和蒂

① 見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

特从仓門爬进了仓里，然后就在稻草里坐下来。

拉斯·彼得把食物拿了出来，在黑暗里把它递給了蒂特，他还給她一只蘋果，在整个这段时間里他都对她講着一些安慰的話。蒂特这时吃不下东西，她所需要的只是休息，忘掉一切。不过只要她不必回答什么，她覺得她爸爸的那种安靜而又單調的声音听起来倒也悅耳。在离家之前的几个晚上，由于她受到的刺激和过度的劳累，她睡得很少，因此現在她就需要睡眠，把一切都忘掉：当他繼續喋喋不休地談着，她果然睡熟了。

那是一个不宁靜的夜晚。拉斯·彼得沒有睡好久。一晚上蒂特的乳房在发脹，同时忧愁也在絞着她的心：她躺在草上作着惡夢，哭着她的孩子。有时候当她苦痛得叫人难于忍受的时候，拉斯·彼得就把她喚醒，并且溫柔地向她講一些話。"你的孩子很好。你放心吧，他正在睡覺哩，"他說。

"不，不，我知道他沒有睡，他躺在那里哭着要我呢，因为奶水已經流到我的奶子里了呀，"蒂特抽噎着說。

这話听起来很奇怪。拉斯·彼得完全不曉得应当再对她講些什么話。"无論如何，你对事情都要理智一些，"他說。"牛奶潑了，你再哭也沒有用。等你混得不錯的时候，你总可以把孩子領回来呀。在城里，象我們这样在露天地里难以过活的人，总会找到住处的。也許不久我們大家就会来找你了。要是你覺得寂寞的話，不管怎样凱尔也在城里啊。"

蒂特沉默着。她怎么也不愿意去找他。

后半夜，月亮出来了。蒂特的腋窩周圍很脹痛，她簡直不能靜靜地躺着，因此他們起身又赶路了。这时路上已經有行人了，有一些孤單的赶路人，睡意昏沉的，和他們一样都朝着一个方向走。"明天是雇工人的日子！"拉斯·彼得說。"这些人要到城

里去帮工，不然的話就是去找临时活儿作。我年青的时候，本来也应該这样，如果这样的話，那末也許今天我就完全不同了。”

“可是，如果那样的話，你就不会有我們这群孩子了啊，”蒂特担心似的叫着說。

拉斯·彼得莫名其妙地望着她。“唔?——啵，那也是眞话，”他叫着說，“可是即便是那样，我也許还会有你們这群孩子的，誰曉得呀?”不，如果是那样，事情就会完全不同了——所有这些聚合就会完全两样了！那时候，偶然的机会也許会把索丽尼帶到都城里，然后他們就会自然地彼此相遇了，并且——可是要想代替命运之神摆布棋子，这却是不可能的事，一个人如果要干预“主”的事情，那末他就得有一副高明的头腦。在拉斯·彼得看来，他只曉得，只要蒂特和另外的孩子們在他跟前，那末他也并不希望他的生活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不久，那条大路就热鬧起来了。安裝着橱柜和車廂的車子赶上了他們，背着口袋的步行的旅人穿过田間的小路也都来到了大路上。这时天色剛剛黎明。拉斯·彼得愉快地对蒂特說：“你看，到城里去碰运气的，不仅仅你一个人啊！”

蒂特想这件事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只要我能找到一个地方也就好了，”她說。

拉斯·彼得微笑着。“如果你把艾丽湖拿来，它整个的湖面也放不下哥本哈根，”他回答說，“人們在許多层楼里你在我上面、我在你上面地住着。”听了这話，你可以明白他对于京城并沒有极其清楚的观念。

“那末他們把用过的髒水怎么办啊?”蒂特問。“因为那样住着，他們就不能从厨房門口潑出去了。”

“不能，难道你瘋了么？那样一潑，别人头上就淋了水了。

它要从水管子流到地底下去。”

蒂特現在完全兴奋起来了。她的奶脹已經好一些，过去的一切，她不得不暫时忘却，只瞧着眼前的景物了。京城聳立在他們的面前——在早晨的霧靄里显得有些神秘，宛如一座充满了尖塔、圓屋頂和工厂烟囱的大森林一样。所有的街道上都是去工作的人群，——采購食品的車子流动着：有肉車、牛奶車、蔬菜車和面包車。看了这一切，拉斯·彼得叹口气說：“好啊，人們在这里，吃的东西可有的是。如果一个人要想享受他生产出来的那些好东西中間他那一份，他就应該住在这儿。”

現在他們在一長串无尽无休的車馬中間形成了一个环节，这条大路突然变成了平整的大街，而且有了車輛来往的隆隆的声音。蒂特看了这一切，有些害怕，她抓住了拉斯·彼得的胳臂，紧紧的挨着他。叮叮当当的电車，呼喊着的司机，骑自行车的人川流不息地跑着，人們冲进了各种交通工具的旋渦里，然后又平安地在街对面走出来。全部的人群和車馬都在旋轉着，用一种震耳欲聾的轟鳴一起旋轉着。那些高昂的大廈俯瞰着人群，仿佛他們已經暈眩了一样，不，蒂特还是閉着眼睛不要看了，她周身都在发着抖。她并不是眞的害怕，只是因为所有这一切奇特的事物使她头昏眼花罢了；她相信他們永远也不会平安地走出这个旋渦。可是，突然他們隆隆地穿过了一座大門，然后他們就来到維斯特街一家客店的院子里了。蒂特从前听拉斯·彼得講过他那次到城里的冒險故事，因此她对这客店倒也有些熟悉。拉斯·彼得安排她上床睡了以后，就赶着車子到公司街去送那一車木炭去了。

就这样，他完成了任务，而他确是在京城里了！那匹馬在馬厩里一只滿滿的食槽前面站着，拉斯·彼得站在客店門外，他正

吸着空气，他的头脑里充满了一种奇怪的空虚的感觉。在京城外面，到处是焦愁、煩惱和艰苦的工作；可是在这里拉斯·彼得的心里却充满了一些期望。这地方各种事物实在是太多了，因而他不知道究竟要在其中选择什么好！

不过首先他得去裝滿他的肚子，他已經餓极了。他找到了一家地下室餐館，要了一盤杂碎和一杯啤酒。他需要把寒气和疲倦从他的四肢里赶走。而这他完全作到了！当拉斯·彼得重新走到街上的时候，他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眞的，他周圍的环境也都变了。太阳照耀着，或者說就要照耀着——而当他把自己的姑娘好好考虑一番的时候，她的前途也仿佛非常光明了。她旣年青而又灵巧，她那孩子也不再給她什么麻煩了，而且这又是一个雇工的日子，这又是多末幸运啊！現在，在所有的待雇的位置中，他一定要給她找一个最合适的——她从这里会得到好的工資，好的待遇，而且她的性格也会得到发展。因为，說句实話，拉斯·彼得認为沒有誰会比得上他的这个女儿。有片刻的时間，他考虑了是否他应該朝霍塞尔地下室看一看，从前在这里別人曾經帮助过他。他想，也許那个乐队指揮——那一次他曾經制造了奇迹。在拉斯·彼得的記忆里，那一次旅行旣是一次冒險，也是一件大事。可是当他走到了霍塞尔地方，看到了那些通到地下室的石阶的时候，他却一动不动地站住了。不管是怎末一回事，反正人們曾經在这里騙去了他的表和皮篋。因此他站着想了一会，然后就掉轉身，走过了石炭广场，进入那条古老的街道。

他喜欢在这儿走走。杂貨商和鉄器店就在地下室里櫛比鱗次地开設着，临街的那一层鋪子摆着許多旧家具，这些在他看来极其中意。如果从前，他的貨車上也能裝一点这些旧貨，那該多

末好啊！在街的对面，一家攤商的扫帚一捆一捆地摆着，到处都停放着鉄皮包角的手推車；新的木靴挂在墻壁上閃閃地发光。拉斯·彼得非常喜欢在这里开一家店鋪。

在聖彼得街一段通到人行道上的楼梯前面，有一大群人。他們都是和他一样的人，男人穿着高統靴，把褲脚管塞到靴筒子里，妇女們也可以看得出来平常是习惯于爬在甜菜和馬鈴薯田里工作的人。他們站在那里眼巴巴地望着他們头上的窗子。那玻璃窗子涂着"佣工介紹所"的字样。隔一会儿，人群里就有一个人匆促地决定走到楼上去了。看看他們那副样子，你几乎会認为他們簡直是要去見县官，看来他們都很胆怯。

拉斯·彼得很快地走上了那座楼梯——他以前不是曾經到过一家大公司的办公室么——那可是眞的啊！在入口处，人們彼此你挤我、我挤你地，就象一群羊似的。"見他的鬼！他們在那儿也吃不了人，"他說，便在他們中間挤了进去。那間大屋子里充满了一些头上冒热气的，汗涔涔的人們，他們聚集着，簡直动都动不了。大房間的一头有一座棚欄，棚欄后面坐着一个女祕書，另外还有一个男的办事員，他們两人各自坐在一張写字桌的一边。他們用一支笔管指着他們，一个一个地把他們叫出来，听听他們有什么要求，然后再把他們分成几組。有些人被許可走过了那座木栅，到里面去会見了經理本人，他是在大房子再里面的屋子里办公的。他的雇員們都把他叫做"老板"！"那家伙，他簡直是一个販卖人肉人血的老板！"拉斯·彼得一半是向他自己說，同时他挑衅地看着周圍的人群，可是誰也不敢笑一下。每隔一会儿經理就在門口露出头来，发出一个什么命令。他簡直胖得可怕——胖得不能再胖了，而且样子很滑稽！另外他的皮肤是黑的——他的样子就象一个道地的黑魔王，一只鷹鼻在胖

得发腫的臉膛中間几乎只剩下一点儿了，两只鼻孔里露出了一些硬毛，那鼻孔就好象通到地狱里的地道似的。拉斯·彼得瞥了他一眼，他既有些胆怯，也有些生气，虽然他从来也沒有和他爭吵过，那經理每一次露面，便引起人群里一种不安。而这也并不怎末奇怪，因为他象是一种上帝或是半神半魔的人物，他在支配着他們的切身利益。据說他就是靠着买卖人口已經变成了百万富翁。年青貌美的姑娘都被送到了他自己的办公室里，特别是那些波蘭姑娘。他騙她們說到外国去，結果她們却走进了那些遙远的大城市里的娼門中去了。

拉斯·彼得完全不知道应該怎样說起。他希望他的女儿会得到一件特别出色的工作，为了这种原因，他不得不講出她那不平常的优点来，可是在这里，在所有这些人面前他就不好意思对他女儿順口加以贊美了。那时候他看見在介紹所办公室的門上貼着一張布告。那上面写着："适才分娩妇女，請向乙室接洽，待遇特别从优。"当他費力地念着这張通告的时候，他想到了一个主意，然后他就慢慢地走开了，生怕别人会看出来他的离开是和那張布告有关联。然后就象人們平常所說的那样、把生命托在手上，他就敲起乙室的門了；他覺得自己象一个罪犯，却不曉得因为什么。一个差不多和那个經理同样胖的女人打开了門。她也長着一只鷹鈎鼻子。就象一只鸚鵡似的她用眼睛看着他。"我要跟你談一談一个青年女子的事！"他說。

"好的，你把她帶来了么？"那女人严厉地問。"我們雇用奶娘，先得看一看，不看，我們是不用的。"

"噢，嗯！原来是雇奶娘么？要是我用一点腦筋，我或許早就可以猜到了。我不客气地問一句，你們要給多少錢啊？"

"关于工資，我們会講好的，只要她身体健康。不过你要事

先把她帶到这儿来看看!"那女人說,然后就砰地一声当他的面把門关上了。

哼!这可眞是一个潑妇!一个厚颜无耻的潑妇!拉斯·彼得的鼻子几乎要被她夾在門縫里。他想到他曾經那样不客气地和她回嘴,心里倒覚得有些高兴,然后他就赶忙下楼走到街上去,他把那頂圓便帽稍微往后戴在后腦勺上。他想,他果然把事情办得很好——的确很好!不过他并不喜欢讓蒂特到外面去作一个奶娘——人家可以說,她簡直和一条乳牛一样。这总是有些不光彩的事。他想他还是到一家地下餐館里把这个謎解开好——一杯松子酒会使他的头腦清醒得出奇,那末他也就可以从正确的角度来理解这一件事了。

当他从地下餐館里走到街上的时候,他已經完全明白了:蒂特作了奶娘会得到相当的工資,而且这工作也还舒服。她要給一个陌生的孩子喂奶,不然那奶也就白費了,因此她生了个孩子,倒也并不是白生。她自己的孩子可以从一只瓶子吃牛奶——只有那些眞正出色的貴族,他們才养一个奶娘給他們的孩子喂奶哩。

当他走进蒂特的房間时,他的脚步很坚决,并且把脚提得特別高。"現在你可以起来了,孩子,留神好好地打扮一下吧,"他兴高采烈地說。"因为我到底給你找到一个出色的工作了。如果你的体格合格,你就会作一个上流的妇女了,也或許要給一个小伯爵喂奶哩。因为这就跟別人买一条奶牛一样。可是滚他的蛋吧!那些高貴的人总要事先知道他們出錢买的是什么样的貨色!"

不錯,这姑娘在檢驗身体的时候一定能合格。人們看見她的肩膀和胸脯長得多末丰滿和多末白凈,会感到一种眞正的愉

快。她的皮肤和她媽媽的皮肤一样地細嫩，可是却不象她那样生着雀斑，而且身体各个部分都長得很匀称。她的头发是金黃的，而且煥发着光彩，当那头发被解开的时候，它們要一直垂到她的腰部底下。

第三章

在保健院里

"門鈴响了！門鈴响了！"

蒂特在厨房旁边的小小的洗碗間里听見了有誰在喊着，那时她已經作完了她那些不干凈的活儿，正在那儿梳洗。"門鈴响了！"她用一种惊慌的声音向厨房里面的护士重复着說。皮特逊小姐放下了手上的工作，向長廊上跑去。几秒鐘以后，她上气不接下气的返来了。"是伯爵女儿来了，"她說。"快些吧。我已經把她引到护士長的办公室里，就等你准备了。"

蒂特急忙地穿上了她那件"展覽制服"。那是一件白色的，縫得寬松的短袖長衣，領口开得很低；另外还有一頂白色的小帽儿——然后她就匆忙地走进大病房里去了。当客人被領进来的时候，她正在一只白漆的安乐椅上坐着，那个"大姐"——看护長弯腰站在她的跟前，正用一块消毒葯棉蘸着白碗里的硼砂水在給她擦赤裸的乳头。这間大病房的下部墻壁嵌着白漆的木板，擦洗起来是非常容易的，白漆的木板部分足有五呎多高，墻壁的上部和天花板也都用石灰刷过。这間大病房分三个部分——在女孩子們中間，她們都在背后把它叫做"展覽室"，它裝飾起来是專为客人看的。几張白色的嬰儿臥床，上面挂着淺玫瑰色的帷

帳，另外还有两只白瓷的洗面缸，構成了这屋子里的家具。“大姐”留心地把一条白色的餐巾圍在蒂特的胸脯上。“嗽！”她說，发出了一种誘人的微笑。“現在我要把孩子抱来了！”

离开蒂特不远，坐着一个穿着重丧服的年青女子。她苦心焦思地垂着眼睛；可是她却也透过睫毛注視着蒂特。蒂特很知道，象那样透过睫毛来看人是一种高貴的表情——差不多跟用一把長柄鏡来看人同样地高貴。不过象那样来打量人，多少也有点儿无礼！那女子看来也很可爱——而且又年青——不比蒂特大多少。一条長的黑色的面纱披在她的背上。这說明了她是一个寡妇，而且不得不把她的婴儿从她的身边送走——当她失去她亲爱的丈夫时，由于过度的悲哀，她的奶水已經干了——不然的話，她或許遭受过另外的事故。可是她并不是一个寡妇——正如蒂特也不是寡妇一样——因为她从来也沒有結过婚！不过她是一个伯爵的女儿，而且出身于这个国家里一家最高貴的家庭里——她曾經和家里的一个仆人发生了爱情。院里其他的姑娘都曉得这一回事——事实上她們曉得院里每一个嬰孩的历史，不論它是多末地复杂，也不論别人多末謹愼地隐瞞它——啊哈！她們总会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的！蒂特不明白为什么她要和一个仆人恋爱。如果她愿意有一个孩子，她尽可以选擇一个伯爵作孩子的父亲！这年青的伯爵女儿仍然很美。她臉上仍然有着产后的蒼白色，不然的話，也許她蒼白的面色是因为她的失足之恨才造成的么？上流人比一般别的人更要把这样的事情放在心上。不管怎样，她对她的孩子表現得很关怀，因而每星期都要来看他。另外有很多的人到保健院里来，只是为了把孩子送掉，然后他們就再也不在这个地方露面了。

和平常比起来，这一次过了許久，那个护士才把孩子抱来；

这一定是已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許那孩子身上有紅腫的地方，因而必須扑些粉。这时蒂特无事可做——这是她最討厌的事——所以就陷入了一种哀愁的幻想里。她一有空閒的时間，許多許多哀愁的思緒便会来扣她的心扉。突然她感到一个胳臂抱住了她的脖子。“你自己的孩子好嗎？”那年青女子問着說，并且把面頰貼在蒂特的面頰上。

对于蒂特，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問題。她的面部开始颤栗着，她的嘴唇也发抖了。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幸亏那个护士来了。“您瞧吧，太太，这小宝宝生得多好啊？”她說，把孩子放在那个年青的媽媽的怀里。媽媽慈爱的看着她的孩子，接着就用一种不可理解的表情把孩子放到蒂特的怀里了。

蒂特在这一位伯爵女儿面前，一点也不覺得羞怯，如果有机会，她倒很愿意和她詳談一次。在某种程度上来說，她們是不幸的伴侶，虽然她們所受的打击各有不同。可是那护士总是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因而她也就沒有和她交談的机会了。每隔一会儿那护士就要走到她們跟前来，而且好象全心关怀着孩子一样。“慢慢的，”她会这样說，“留心讓他慢慢地吃吧。”可是这只是一种虛情假意的表示；实际上她在暗地里作着一些姿态，要蒂特从她的乳房上把那孩子拿开。

蒂特試着作出一种样子：看来就好象是那孩子本人把乳头放开了似的。她这样做，心里很难过，可是她是不敢不服从的。“他也許还沒有吃飽哩，”那个年青的母亲插嘴說，“他多么紧地抱着它呀。給他吃另外那只奶不好嗎？”

“不。我們实在不能給他吃得太多，”那位“大姐”說。“他会把奶吐出来，而且也長不胖。”她說着从蒂特的怀里把他拿开，然后就把他交給了他的媽媽，媽媽又把他放在小床里。年青的

伯爵女儿弯腰俯在小床上，当她再抬起脸来，她的眼睛里已經充满了泪水。蒂特在这时渴望着把那女子的脖子抱住，劝她不要那样地为孩子忧心；她会留心尽可能讓那孩子吃飽。可是就在这时候，那年青的女子伸出手来說了一声再会，并且感謝她們对她的孩子那末好。她把一張鈔票塞进了蒂特的手里。护士領她走了出去，后来蒂特就走进了内室开始喂另外一个孩子吃奶了。

那个护士又回来了。"謝天謝地，这一場看望可結束了！但愿她沒有注意到我們很快就不給那孩子吃奶吧。"

"看起来这眞有些可憐；他还能够吃得很多呢！"蒂特說。

"那样他就把奶都吃光了！"那个护士說。"别的孩子也要吃啊——在这个屋子里，可不講究什么等級，高貴的孩子也不能占先的。可是我看，你又把这个孩子放在另外那只奶上了！那一只眞的吃光了嗎？"

蒂特点着头。她不喜欢讓孩子把奶吃得光光的。那样她就要背痛。

"你說的是眞的嗎？讓我看看吧！"說着那护士就用手挤着她的乳房。"現在我們必須节約了。奶水是多么貴呀。——可是伯爵女儿不是給你一笔賞錢嗎？"

蒂特非常勉强地从胸脯里掏出了那張鈔票，然后就把它交出去了。皮特逊小姐接过了鈔票，就走出了屋子，过了不久，她就拿着一点零头回来了。"这儿，你拿去吧！这是你的那一份儿。"她說。别人以为她是拿了这笔賞錢到护士長那儿去了，护士長会按照院内女工作人員的能力和服务时期的長短把这錢分給了她們。不过很可能她仅仅把一点錢分給了别的姑娘，而其余的她却都私自留下了！蒂特很有些失望，因为当她被雇佣的时候，她曾經有过一种美好的幻想，她以为那些上流的貴族会給她一些

揮金如土一样的賞錢，那样她有一点錢也就行了。她入院的时候，合同上規定：一直要过九个月，她才可以有工資。現在她完全明白这中間的原因了。这是为了制止她不告而别地就丢开了她的工作。她决心要把这笔賞錢的事情告訴給伯爵女儿。

“你可不要胆大妄为，这儿診所里的事情不許你胡乱地对别人講——就是你們大家在厨房里也不許乱講！”那护士突然严厉地說。蒂特小心翼翼地走了，她胆怯地小声說了一声：“我不說。”

門鈴响了，那护士尖叫一声，就跑去开門了。她是护士長的得力助手，她的責任就是去回答門鈴。那一声細小的尖叫是她跟护士長学的；那护士長每当警鈴响了的时候，总是喘着，并且把手按在心上。她的心臟很衰弱！别的妇女也都有着这同样的习慣：門鈴一响，就会尖叫起来。事实是这一套房間是在低矮的底层，她們听不見門鈴声，因此那鈴在走廊的一端又连结着一只警鈴，所以当門鈴开始响的时候，声音非常地震耳，以至于它扰乱了一个人的每一条神經，这样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也就不得不失声地叫起来。如果凑巧那时你抱着个孩子，他也会同样地叫起来。

除了在这些时机以外，使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院里并沒有多少哭声。护士長有一种出色的安神的糖漿，那正是她对付孩子們的东西。

可是院里总是不断有些人来訪。一个客人走了，另一个客人又来了，接着門鈴又响了。这些人究竟是来做什么的呢？蒂特看見他們一来，就和护士長在她的私室里密議着什么，那間私室紧靠着前門；因此誰也看不見他們的影子。苏菲亞和蓓特拉裝出了一种样子：好象她們曉得这些人是来做什么的，可是却又不

愿意說出来。"你是个黄口小娃啊，亲爱的！" 她們說，而且显得很神秘。可是这一次却是挂号室里的經理。蒂特一听到長廊里沉重的脚步声，就辨别出是他了，然后她又听見那个护士咯咯地笑着。他一有机会就总是要在女孩子們的身上摔一把——这个蠢猪！

不消說，这一切表示着护士長要和挂号室的經理在黄昏时候外出了，院里的一切暂时要留給皮特逊小姐来照管。他們剛剛走出了保健院，那护士就把姑娘們喊来說："我到外面去一会儿，我不在的时候，事情要你們来照管。可是你們一直要待在这儿呀。要記住，要你們来照看这一切，你們的責任可大了。"——"是啊，我們要負起責任来！" 她們油嘴滑舌地回答着，可是那护士一走，她們就飞跑到她們的屋子里，开始打扮起来了。这样蒂特就不得不夜里去給她們打开街門——然后整个医院里的事便都落在她一个人身上了。她不仅要照看那些嬰儿，同时还有一大木桶的餐巾要她来洗，另外还要看护一个病人：这病人住在里面的病房里，不久，她住院就有六个月了！不过，在蒂特看来，这些已經是很平常的事了——每样事情都放在她蒂特身上——每样事情都是如此！現在全部的事务都落在她身上了，因此她唯一的希望就是尽她所能地悄悄地捆起行李离开这里。

蒂特已經有許多的人生的經驗了，可是她却并沒有从这些經驗里得出一般的結論。她逆来順受地忍受着命运之神的打击，她从来也沒有想到把这些打击转加到别人身上去——即便是那些把打击加在她那虔敬的头脑上的人們。她的天性特别能够忍受苦痛；这是她主要的优点；一直要到事情很糟的时候，她才会批評他們，或是試图糾正他們。

可是在这儿，人們欺負她那善良的天性，却未免太过份了；

在一些关鍵問題上，她既不糊涂，也并不是善良得到了愚蠢的地步。她曾經生了个孩子，不管你怎样講，在她們那一等人里，这并不是什么不平常的事。她也不得不和那孩子分离，把他交給陌生人来养活；不过，这也是合于一般穷人的情况。这一切都是穷人的共同的命运，也可以說是受天意的支配。可是那些高貴的小姐竟也会失足，而且也养了私生子——她們是一些眞正的小姐，并不是农夫的女儿，在这些人中間，她曉得有几樁事情——咴，这可是她从来都沒有想到的事情！她們十分妥当地处理了这些事情；她們来到診疗所里，假裝說得了什么重病便动了手术——就象在蒂特剛来的时候，那个地主的女儿那样——她的家里人說她怎样从楼梯上跌下来，跌伤了她的尾骶骨；她在医院里躺在床上，全部事情就輕而易举地解决了。

是的，蒂特現在对于許多事情不再相信了，她开始对于一些問題加以綜合分析了。她在保健院里的生活經驗使她明白了許許多多她过去不可解釋的問題。她一旦爬到了幕后，就看見許多事物完全和过去不同了。她发現了上流社会的人們并不比她自己这一等人好；所謂上流社会的高貴文雅不过是一种欺騙。就在这些优雅的小姐躺在产床上因为陣痛而号叫的时候，别人还以为她們不是到哥本哈根的大学去听課，就是到巴黎去旅行了呢。哼！她們的处境也是包着糖衣的苦药；接生婆曾經用这样的話来說蒂特；可是它用在她們身上却更恰当。

現在她聪明多了。可是有些事情仍然苦惱着她，她对于"上流"和"下等"的观念已經混淆不清，而她对"公平"的理解也动搖了。过去她認为由于她犯了罪，因而她不得不把她的孩子丢掉，作为对她的懲罰，她覺得这很公平；同时她也認为她和那孩子都应該受苦受难，好来帮助那些沒有这样犯罪的人；可是为什么她

自己的奶要从她自己的孩子的嘴上拿开，却要喂給那些同样也是“罪孽的孩子”呢？对她說来这眞是个不解之謎。

一天晚上，她們大家都在楼上房間里，她曾經想把这样的想法和苏菲亞和蓓特拉談一談。可是她們只是嘲笑她，把这全部的情形都說成一齣笑剧了。“难道你瘋了嗎？”苏菲亞問道。“她們怎样会比我們好呢？她們有錢，那就是頂要紧的一件事！你想一个姑娘怀了孕，如果她有路可走，难道她愿意忍受那些街头小伙子的嘲笑，和老年人的辱罵，还有别的折磨嗎？有很多次当我上街去的时候，我只希望遇上一个人，讓他从我的心里把我的負担拿走。男人把女人丟下受苦，他才不管呢——可是我們得想法从困难里抽身呀，能弄到象这样一个小窝，也就应該满意了。公平全是騙人的話，你可以对别人說，我就是这样的主張！”

不管人們会怎样談到“公平”，蒂特的責任却是絕对清楚的。可是要她去哺养陌生的孩子，任凭他們咂了她身上的生命力，同时她却在想着自己的孩子躺在陌生人中間哭着，而且不得不含着象皮奶头吃着奶瓶里的牛奶，这是很使她难过的事。

蒂特想着这一切，为她自己的孩子煩惱着；每当她給一个孩子喂奶的时候，就会引起对自己孩子的怀念，同时她也感到了苦痛和失望；当她被雇用的时候，她自己和拉斯·彼得都曾經抱着很大的希望，可是現在每样事情都和他們所希望的完全不同。他們以为她要到一戶貴族之家里去作奶娘，因为那家的太太太嬌弱、太文雅，因而她不能給自己的孩子喂奶。她也要免費地得到她的工服，而且整天穿着洁白的衣裳。可是現在她却是在这里！“育婴院里的一头奶牛！”

苏菲亞給她起了这样的一个綽号。蒂特不喜欢它，可是当她感到最痛苦的时候，为了对每件事和每个人出一口怨气，她自

已却也使用着这一个詞句了。那件白工服只在客人来訪的时候，才許她穿上；在另外的时間里，她要做一連串齷齪的工作，而且要在各种杂务的空档里給孩子們吃奶，那末她自然就不能穿工服了。所有的晚上都不能由她自己来支配，她們三个人被雇用的时候，院方都和她們講好了条件：在她們服务期間，她們不得有眞正的自由活动时間。护士長說这样的規定是为了避免把傳染病帶到診疗所里来，可是苏菲亞和蓓特拉說这是为了防止她們把院里很多的情形談到外面去。每天下午那个护士总要帶着她們中間的两个人出去散散步。另外那一个就在护士長的监視下照看着診所；这样她們至少也得到了一点新鮮空气。

在蒂特值班的那些夜晚里，苏菲亞和蓓特拉往往要出去游逛一会儿，那时候她就要留意了，她們一回来作了一个信号，她就要下楼把門开开，讓她們进来。蒂特認为她們的臉皮厚，她們却常常取笑她，說她太土气，可是大体上說来，她們对她都很和善而且帮助了她，因此她和她們相处得很好。可是她們两个誰都沒有想到帶她出去。她們認为她沒有足够的勇气！

第 四 章

小 天 使 們

“小宝貝呀！他們得晒晒太阳！”护士長說，把嬰儿的小床推到窗子前面，在那里儿縷微弱的阳光照在地板上。不錯，她要把那叫做阳光，当窗子开着，对面的煤气工厂把那些有着濃味的烟雾飄进屋子里的时候，那也被叫做新鮮空气哩。

这时只有蒂特和勃蘭太太留在院里。蓓特拉和苏菲亞已經

和那个护士一起出去散步了。蒂特到处走动着，整理房里的家具，同时又照看着婴儿。勃蘭太太靠在一只安乐椅里，一个劲儿地胡乱講些什么。这时院里的活儿并不太多，蒂特可以忙得过来；这几天住院的婴儿只有四个，而且也并不是嬌生慣养的，因而蒂特照看他們也就很容易了。一个孩子剛剛死掉，有两个孩子暫时又不見了——大概是被送到外面什么地方去寄养了。"噢，可眞的，从前我們这里曾經有二十多个孩子呢，"勃蘭太太說，"最近这生意确实有些停頓——院里曾經发生了一两件意外的小事情——而且人們又是那样的怀疑。"她信賴地看着蒂特。

她的那双眼睛，簡直和狗眼一样——灵敏的忠实的狗眼，它們一向既不表示忿怒，也不表示任何其他的情感。有些时候那眼里只閃耀着畏惧的光。她的身子显得萎靡不振，簡直不成样子；她手上的皮肤松弛。蒂特倒很欢喜她，可是蒂特不明白为什么她的女伴把她看得那末坏。她害着气喘病，每逢她吸一口長气，她就呼噓呼噓地喘着——她总穿着一件黑色的綢衣，她的样子显得那末單純，又那末心煩，仿佛她什么事也不懂似的。

"亲爱的，叫人喜欢的小天使們！"她說。"有些时候，我的未婚夫总要罵我，說我不愿意丢掉这儿診疗室里的工作。你曉得不曉得，那个經理就是我的未婚夫呀？他說，我們在这里只是浪費金錢，而且尽管你奔波劳碌，你却得不到人家的感謝。不过，我們現在就只等我合法的离婚期滿了，那时候，我們就要到南欧去住——那儿的气候，对于气喘病可眞好啊。是的，我們首先得結婚。你曉得不曉得，一个人离了婚，要等过了三年才可以再結婚呀？啊，是呀！那是担心在离婚以后半路上妻子和前夫还有些什么瓜葛。"

"半路上还有些瓜葛？要过三年？"蒂特簡直忍不住要笑出

来了。

"噢，不消說呀！大家都曉得，人們离了婚，往往并不能彼此就分开。噢，是啊！亲爱的小东西們！"

門鈴响了。勃蘭太太不得不用手抓紧她的胸口。鈴声震得她吃惊，她簡直站不起来了。

蒂特踮着脚尖走进了"展览室"，在护士長办公室的墻壁外面留神地听着。她听見了一些年青人的声音，一个男人压低着声調講了一陣，然后又出現了一个女子的声音，那声音时常要变成一种抽噎的哭泣，因而就打断了話头。不过蒂特听不清他們究竟在講些什么。"可是你不能把它打掉嗎？"男人大声地說。"噢，打掉它吧，打掉它吧，帮帮我吧！"那女的說，接着就苦痛地哭起来了。然后一切就沉默起来了，蒂特踮着脚尖又走了回来。

不久，他們就走进了"展览室"，蒂特从开着的門就看見了他們——一个很年青的女子，她的面色非常蒼白，她的眼圈也哭紅了，另外是一个比她稍許年長一点的身穿燕尾服的男子。看起来他好象是个牧师或者是一个副牧师。

"不，你不能住这間屋子，"护士長說，"因为那些可爱的小东西都睡在这里；可是我們要給你預备一間又安静又有阳光的房間。"

"是的，是的，"那女子抽噎着說，"是的，是的！"她的朋友握着她的手，仿佛要保护她，免得她遭受惡邪的襲击。

"一点也不会走漏风声嗎——这可一定嗎？"他問着說。

"这你尽管放心吧，"护士長回答說。"我們这儿就象坟墓一样地静。可是你事先得告訴我們：你什么时候来，我們这儿床位总是占滿了的。"

当护士長走进来的时候，蒂特正站在厨房門前，黑暗的走廊

里。"我可以离开一会儿嗎?" 她問道。接着她就跑上后楼梯，到她的宿舍里，一下子就躺在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发起抖来了。这全部的事情是如此地可怕——那个可憐的受折磨的女子，还有那个握着她的手的男人！——另外还有她本人——这一切都叫她受不了！她躺在床上，沒有流泪，心里却在悲哀着，她同情那个經历着那末多的精神上的苦痛的不幸的女子，同时她也同情她自己，她想到她就沒有一个男人来握她的手。此外，对于她已經离开了的一切人——她的父亲、弟弟、妹妹、她的孩子，她亲生的小儿子；她在內心里涌出了一种深切的怀念。唉，人生是多么可怕啊，她簡直一滴泪水也哭不出来了，——只在內心里战慄着。"把它打掉吧！把它打掉吧！"这一句話一而再地在她的耳朵里重复着。于是一种曾經埋藏在她內心里的新的恐怖，突然出現了。当她还是孩子的时候，外婆曾經屡次暗示地对她說，縱然他們曾經打算墮胎，不許小蒂特鉆到这世界上来，可是他們却幷沒有办到，这倒是一件好事。"要是沒有你来安慰我，象我这样的一个可憐虫可怎么办呀?" 外婆講着这話会突然地哭起来，而且一半是因为感激，一半是因为害怕而流起泪来。蒂特記得很清楚：当他們談到不許她鉆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他們的話听起来是多么神祕。

她曾經想象过别人不許她到这个世界上来的那种情景：那一定会象厨房的門对着她关起来了，結果她就不能走进屋子到外婆那里；这样她就不得不在黑夜里站在外面哭着。可是那会是这样嗎？难道他們眞的曾經打算不許她鉆到这个世界上来嗎？一想到这里，蒂特就覺得周身冰冷。她也是个私生子，家里很穷——对于她和跟她一样的人，是沒有保健院的。他們只能够把它打掉，不然的話，也只有忍受着那些罪恶的后果。

床头上的鈴大声而且長久地响着。蒂特从床上跳下来，然后就赶緊下楼去干活儿了。

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有趣的，可是在她发現了这些以后，她的心里就不能不感到一种隐秘的快乐：他們要想使她不得生存，并沒有得到成功。要是沒有她，拉斯·彼得和小妹妹、小弟弟們——他們又怎么办呢？設想要是她从来也沒有見过白天的光，那該多么可怕呀！因为蒂特对于人生并不覺得厌倦。

可是她却在暗地里哭了許久。每一次她把一个陌生的孩子抱在怀里喂奶的时候，她的眼睛里就会蘊滿了盈眶的泪水。那时候她就不得不抑制住；可是当她一个人的时候，那些眼泪却一而再地又回来了。哭倒会使她覺得舒暢——哭就使她从心灵里清除了一些阴暗的东西。

有些时候，她对于那些丢掉自己的孩子，同时又使她和她的骨肉不能团聚的有錢人家的妇女，感到一种突然的嫌厌和深刻的痛恨。可是当她把一个孤苦无助的小东西抱在怀里喂奶的时候，要她生出忿恨之情，那却需要有一顆冷酷的心——一顆比蒂特怀有的冷酷得多的心。

* * *

蒂特对于城市生活还不太习慣，这比她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尽管在这里有許多許多的人，可是她却从来也沒有象現在这样的孤独；此外，这里又沒有动物，連一只靠在你身上擦一擦背、或是向你討一口东西吃的猫都沒有。从各方面来說，白天总是灰黯而又阴沉；整个的一冬天，她們在厨房里都不得不点着灯做事，即便是中午的时候也是如此。从窗子望出去，除了灰沉沉的屋宇，自来水管子和无尽休的烟囱和屋頂的海洋之外，便再也看不到別的东西了。不过，在鬧市里却有一些象燦爛的花园一样

的街道，里边充满了五光十色的商店，世界上一切华美的东西都在那儿陈列着。在蒂特没有来到这里以前，她早就听说过它们，而且她本人也曾经梦见过它们。可是她早就希望用她的肉眼看着它们，也希望到里面去买点东西。她要给她的小妹妹和小弟弟买些玩具，到了她服务期满、拿到工资的时候，那末——……在她的各式各样的患难里，这是她的唯一的安慰——当她拿到工资的时候，那末多的出色的事情总会出现，她想。

"你呀！"苏菲亚嘲笑地说。"你永远也拿不到工钱的。你人太好了，好得到了糊涂的地步，他们不会给你工钱的。你想他们让我们到这儿来，消耗我们的精力，使我们面无血色，还会给我们工钱吗？现在我来告诉你将来的情形会怎样。他们要想把我的日子弄得很不好过，就象下了地狱一样，希望我讨厌它到了熬不下去的程度，因而在合同还没有期满就走开，结果我便拿不到工钱了。你以为我看不出他们的鬼把戏吗？不，你相信我吧！我在这儿已经坚持了八个月，因此我也能够在第九个月里坚持下去。要是他们对我太过份了的话——"她摇着头儿，显示出威吓的样子。

"是啊，那末你怎么办呢？他们既有权又有势啊。"蒂特又想起山地田庄了。

"那末我就向他们要我的工钱，另外我还要去告发他们。也许这对于他们不是什么高兴的事吧。不错，我得向他们讨我全部的工钱，或许还要讨膳宿津贴呢。我的爱人说我应当这样做。我就是这个主意！"

不久苏菲亚和她的女主人终于冲突起来了。没有疑问，她是被欺侮了的——特别是那个护士，她每天都在责备她，因为她已经再也没有奶了。最后，这种情形终于到达了高潮——苏菲

亚一气之下把许多东西都摔到地板上，她要求知道他们这样搞是什么意思。她说要是他们要她走，那么她即刻就会走。

护士长把别人都喊来了，要他们给苏菲亚的行动作见证人，她一个铜板也不答应给她。可是一小时以后门铃响了，苏菲亚和她的情人一起来了；因而护士长就不得不笑容满面地来对付这件事情，而且她把他们请到她的办公室里。

几分钟以后，苏菲亚就双手插腰，迈着大步走进"展览室"，扬扬得意地表示出一种胜利的样子。"我想，我有权利向其余的姑娘们正式告别吧！"她说，手上挥着一张两百克朗的钞票。这真是非常使人震动的事！蒂特周身冷一阵热一阵的，她从来也不相信象那样一个贫穷的姑娘，竟会象骑在一匹马上似的，驾驭着她的女主人。

"那是因为这儿的肮脏勾当她晓得的太多了啊！"蓓特拉冷淡地说。

苏菲亚走了以后，因为没有另外的人来代替她的工作，因此蒂特和蓓特拉就不得不照管那四个孩子了；蒂特是她们中间最迟分娩的，因此喂奶的责任主要地便落在她的肩上。幸亏这时候没有新的病人入院。蓓特拉暗中说他们或许会准备把诊疗室关掉。

"他们非常害怕苏菲亚——她晓得的太多了！"她说。

蒂特想，苏菲亚和蓓特拉两个人都晓得那末多，可是她本人却仍然一无所知的事究竟是些什么呢？她很清楚地了解，有很多的事——不，大多数的正在进行着的事情都是不合理的。"亲爱的孩子们！""这些可爱的小宝贝啊！"他们常常这样喊。可是实际上，对于一切关系到孩子福利的事，他们就非常冷淡，非常苛刻，因此他们是一点也不注意孩子的福利。可是蒂特想，这里面

一定还有些另外的什么事，另外一些人們不知道的恐怖行为，而这一切，象她这样沒有經驗的人是不能抓住把柄的——她覺得一定是这样。她对于这种恐怖有一种朦朧的直覺，可是却看不到他們究竟是怎末一回事。任何人在这院里都感到不舒适；病人都打算尽可能地早出院。一种幽深的不可思議的神秘籠罩着这个产院，并且把病人也都罩在阴暗里。护士長——大姐和勃蘭太太动不动就要生气，而且經常处在一种神經紧張的狀态里。另外，有些人神秘地来了，然后又走了。这样的事情多半是发生在晚上——女人家把孩子送来了，又有人又把孩子取走了——戴着面紗的太太来的时候由老爷們陪伴着。

院里經常有一些使蒂特吃惊的新鮮事儿。有些孩子失踪了，就好象被帶到了天堂——不消說，他們是被送到外面寄养去了；可是另外有些孩子象天上落雨似的，又在这些搖籃里出現了。有些时候，当蒂特早上下楼的时候，她看見床上躺着的孩子和昨天晚上她临睡之前躺在那儿的孩子，完全不同了。

有些时候，他們裝模作样的，說那就是昨天晚上的那个；可是这騙不了蒂特，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特殊的自己吃奶的小模样儿。也有的时候，一个孩子死了。不論什么时候只要一有孩子死了，蒂特的心里便非常痛苦；当她看着那小小的蜡黃色的孩子象一只被捻灭了的蜡燭似的躺在那里，这是多末使她伤心啊。她对于死亡要怕得发抖，苏菲亞和蓓特拉却不象她那样热爱着生命。"也許他死了比我們好得多哩！"她們常常說，"他不再有許許多多的忧愁了！"

有些时候，一个孩子失踪了一两天，然后却又突然地出現了。他們总是說那孩子是被送到儿童医院檢查身体去了。可是蒂特現在明白多了。实际上那孩子是被借出去，为了父权或是

財产承繼权打官司去了，在这場官司里，总有些曖昧的事情。如果事情很順利，那末院主人护士長便会得到一半的錢。

“她才眞是討厌呢！”蒂特說，“为了錢，竟做了那样的事情！”

“她才是个大傻瓜呢！”蓓特拉說，“因为她本人向来也得不到多少錢，經理把每一个銅板都拿去了。这个买卖是他的，而且他又向她求了婚，結果她就完全受他的支配了。”蓓特拉喃喃地說下去，可是說到一个地方，她就住了口，不再說什么了。她是从貧民窟里長大的孩子，她已經学会了在关系到她的利益的时候，怎样守口如瓶。

* * *

蒂特下了决心一有机会，她就逃走。她再也受不住了。她坐在擱楼上她的宿舍里，給拉斯·彼得写信，打算說明她要离开这儿的理由。在她的家里人看来，从一个人服务的地方逃走是罪过的行为，她曉得这会使他很不安。这时夜已經深了，她已經筋疲力尽。她的笔时常会在紙上弄出些墨点子，她也想不起来Washing ①这字的拼法里面到底有沒有“h”。

就在这个时候，蓓特拉来了。“噢，小天使們啊！噢，亲爱的甜蜜的小天使們啊！”她穿过屋子，一下子就躺在床上的时候，学着护士長的腔調說。

“你沒有請假就上楼来了嗎？你不是在值班嗎？”蒂特問道，“他們出去了嗎？”

“沒有，护士長說我可以上来睡覺，事情由她来照管。”

“那可就奇怪了！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

① Washing，作洗解。

"那意思就是說，他們不要我在楼下。哼，这一切是多么卑鄙啊！"她躺在床上做着鬼臉。

"为什么你今天說話这么奇怪？为什么你要拉長着臉躺在床上呀？"

"这与你有什么关系？你留心写你的情書吧！"蓓特拉回答說，轉臉面向着墙壁。几秒鐘以后她就跳起来了。"現在我要睡了，見他們的鬼去吧！"她說着，就开始脫下了衣服。

蒂特勉力地写着家信。她的学識一向就是浅薄的，以前学过的那一点，也都忘了。"大写的 D 字怎么写啊？"她問着。

"你以为我知道嗎？你揮一笔就行了。反正他会認得的。"

"我是写家信，"蒂特說，"我'沒有'情人。"

"生了孩子，沒有情人！你可是一个好样的人！你这玩笑开得倒很好呀！"說着她就睡着了。

蒂特把信封好，就把它藏在床單下面，等一有机会她就要把它寄走。她不能把它交給那个护士，因为她曉得，如果把信交給她，它就永远也不能送到邮局里去了。她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心里想着她这两天新喂奶的那个孩子，那是一个有金色卷发的可爱的小女孩，蒂特已經开始喜欢她了。現在正是应該給她吃奶的时候，可是沒有听到他們的呼喚，她就不敢下楼。他們需要她，自然他們就会按鈴的。

第二天早上，当她下楼的时候，她聞到了屋子里有一种奇怪的味儿。那护士正在裝飾着一只小小的棺材。护士長也出来了，她来回地走着，用一条手帕捂着鼻子，嗤嗤地抽着气。"唉，这个可憐的，可憐的小天使！"她嗚咽地說。那个医生——他們的一个朋友——已經写好了一張死亡証明書。死的恰好就是蒂特这两天剛喂奶的孩子。她躺在那里，一圈金发环繞在她那嬰孩面

孔的周圍，看来很可爱。她的眼睛半睜半閉的，仿佛她不許別人知道她在偷看着蒂特。这情景真使人心碎得講不出話来。

蒂特用一只顫抖的手撫摸着那孩子的头，弯着腰身要和她吻別。这时誰都沒有看她；她很可以好好亲她一下的。那护士正給医生倒出一杯紅葡萄酒。“好早啊！”当他喝酒的时候，她听見他用沙啞的声調說。他的手是发抖的。

而蒂特的手也是发抖的。在那孩子的卷发下面，她摸到了一只大針头儿深深地釘在孩子的腦門里。她尖叫了一声，然后就失去知覺倒在地上了。

当天晚上她就从这个地方逃走了。蓓特拉帮她提着她的几件东西，送她下楼到前門那里，然后她就把一个工人的家庭的住址給了蒂特，那工人叫做金生，他住在阿得尔街，她可以到那儿暫时住一住。

第二天蓓特拉自己也到这儿来了——她也逃出了那个保健院。“你逃走了以后，你可想不到他們是多末快活！”她說，“他們把你的工錢省下来了。如果我是你，我可要向他們討的，而且要把他們告到警察局去。我就这样干！”

可是蒂特連听別人說要她再到那儿去，都不愿意——即便是把全世界所有的錢都給她，她也不愿意再到那儿去了。

第 五 章

蒂特成了家庭里的一員

蒂特在蓓特拉的朋友家里住了一个晚上，他們是做工的人，住在阿得尔街背街后院一座古老的房子里，一家子全体都挤在

一間屋子里。蒂特很少或是从来也没有見过比这更小、更老朽的住处了。一間小屋分成两小間——一只角落用木板隔着当作厨房，它比一張普通尺碼的桌子大不了許多。屋子的另一头有一块凹进去的地方，夫妻两人就睡在这里，蓓特拉寄养在他們这儿的孩子睡在他倆的中間。他們自己的两个孩子睡在用椅子搭成的床上，他們好意的招待蒂特，讓她睡在他們最心爱的财产——一張高背的沙发上。它有紅色的絲絨套子，里面的填料发散着霉味儿，这是他們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买来的。屋子里其余的每一样东西也都散发着霉爛的气息。这真是一座又破又髒的老巢，在壁板和塌下去的地板中間有几吋寬的裂縫。每天晚上，当天吃剩的食物都得藏在两只盤子里。这样老鼠才不至于把它們吃掉。

当蒂特在早晨帮助两个小姑娘穿衣服的时候，一只吊袜帶找不到了；老鼠已經把它的一半拖到了壁板里边。"是啊，我們穷人就得这样过活！"那个年青的妻子說，她正在窗子旁边穿着衣服。"这就是我們在年青的时候所追求的了不起的生活——头上是虱子，地板下面是耗子！哼，說真的，要是我运气好，处在你的地位上，我一定設法回到乡下去，趁时間还不太迟。至少你在那儿有活动的余地呀！可是，当然我是在跟聾子講話啊！"

她确实是跟聾子講話！蒂特不想回家，她不愿意别人因为她的失敗而嘲笑她。

这家的女人和蒂特一起到一家大报館前面，看一看她是否可以找到工作，在这里許多招聘广告都貼在报館的玻璃窗上。"你現在找不到真正合适的位置了，"她說。"不过你最好还是有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因为当那有錢的老爷們不到換人的时候換人，是很少有什么好位置的。"

蒂特的眼睛盯在一对年青夫妇委托招聘女工的一張广告上，那是一个軍官的家庭。广告写着的工資很低；可是为了弥补这一点，那上面也写着，被雇的女工將被“按家庭里的一員看待”。这一点很使蒂特滿意——“我在这个城里多末无依无靠啊，”她說。

金生太太对于这一点却并不象她那末热心。“我宁愿工資高，也不愿他們待我好，”她說。“这种特别照顧要用錢来买，这是不値得的。我們知道‘家庭里的一員’是什么意思。猪玀除了被吃掉以外，它們可曾进得去王宮嗎？”

不錯，也許是走不进去的；不过現在蒂特所处的地位，却使她对于职业不能有所挑选了，而且她又不是有了一个工作就要干上一輩子。接着她們就到埃埃大道去看了看那家人家，結果当場蒂特就被雇妥，而且开始工作起来了。

这样目前的麻煩就算过去了；她想她可以从头来作起。在这戶人家里有一个剛生了五六个月的孩子。关于这，那張招聘广告里一点也沒有提到；同时那位太太在蒂特面前也沒有提到他；也許她希望蒂特自己来发現这一个事实吧。說实話，現在蒂特照看孩子已經够了；她很希望有一点自由支配的时間。可是現在已經迟了，她不能另外再找人家了。此外，这个地方仿佛倒也很舒适；是一座小平房，男主人——那个中尉經常出勤到他卫戍的要塞去，因此常常不在家。太太也亲自帮着干各种各样的活儿。

年青的主妇眞是一个大話匣子，蒂特不久就知道了她的父亲在中尉駐扎的偏僻的县份里开着一片商店，她也知道了他时常把一大籃一大籃的东西送給他的女儿帮助她理家。“可是这話你千万別讓我的丈夫曉得；作为一个軍官，他的荣譽不許他接

受任何那样的物質帮助，按理說我是应該用他給我的那些錢来維持家务的。他当然以为我比我实际的情况更能干，我自然也就任凭他随便怎样想了！你喜欢軍人嗎？他那套制服啊，我看可眞是最漂亮的了；你眞应該看一看，我的丈夫穿起它来，可就更使它出色了！”

蒂特的工錢的确并不高：一个月只有十五克朗。“再多我們可出不起了，”那位太太說，“因为軍官的待遇很不好。我丈夫說他們的薪水一向都是这样。他們要为国家牺牲自己的生命，可是却只得到很少的报酬。不过我們自然也就因此得到荣誉了！”为了补償蒂特微薄的工資，他們說要把她当作自己人来看待；她睡在飯厅里的一張臥榻上，一整夜孩子都跟着她睡。

“我們这幢平房里实在沒有佣人的房間，”那个太太說，“所以我丈夫說，要是女工得睡在飯厅里，那么我們就得把她当作自家人，而且夜里她也要帶孩子。孩子睡在我們的臥室里，他簡直就受不了！他覺得，要是孩子也睡在房里，他就享受不到新婚的滋味了。不过，你对于这一点也并不介意，是不是啊？——而且这也說明我們对你的信任呀！此外，你也会学到很多的东西。一提到工錢，你总要考慮到这一点。你干女工是一面学，一面还要拿工錢；你干別的无論哪一行，做学徒先就得付錢呢！”

她就这样在她們在屋子里干活儿的时候喋喋不休地談着。她是一个長得很丰滿的小东西，粉红色的面頰胖胖的，人很可爱，很和气，而且又很大方，可是她实在并不算是能干。蒂特总覺得她实在是个搗蛋鬼。蒂特擦地板，她却要命令她暫时把活放下，把孩子帶到外面去。“他將来要做一个軍人，所以他应該多多地待在外边露天地里，”她的女主人会这样說，“我来帮你把这活儿干完吧。”不过当蒂特回来的时候，屋子里的活儿却什么

也沒有做完；这位年青的太太只是摸摸这，又摸摸那，什么也沒有做好。她做厨子同样也不行。她們每天吃的不是腊腸，就是买来現成的炸肉卷。“我的丈夫今天眞应該回来呀，他是多么爱吃好东西啊！”当她們吃飯的时候，她常常这样說。

蒂特十分好奇地想看一看她的男主人；如果他象她的女主人所說的那样，他一定很滑稽，她想。目前的生活在她看来很新奇，因此她对于每一样事物都事先在头腦里構成了一些图景。她从来也沒有看見过一个中尉軍官，現在她却有了一个这样的主人：他就是一个眞正的、活生生的把生命献給祖国的中尉，因此她那幼稚的想象便創造出一幅了不起的图画来：她想他一定是一个好战的巨人，威风凜凜的手里操着一把大宝劍，而他那两只鼻孔也会因为好战的热情而扩張着。“我那丈夫可眞勇敢呀！”有一天女主人祕密地喃喃地对她說。

两个星期以后，他从营房里回来了，蒂特对他却的的确确感到了失望。她的新主人只不过是一个瘦小的白净的人，嘴巴头上稀稀朗朗的長着几根胡須，那样子就和乡下人們常說的需要上粪的庄稼一样。他的头发一部分向后一部分向前地分着，可是他永远也分不正；另外他还佩着一把長的指揮刀，它常常要插到他的两腿中間去。他还穿着一件女緊身——这东西引得蒂特非常好笑，因此她在半夜里都会醒来，咯咯地笑着。平常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他总是十分歇斯迭里地尖叫着。如果在他的洗浴間里有点什么东西沒有摆好，他也会骇人地咒罵着，在那些时候，他的小妻子就会滿臉泪水地哭起来，而且完全屈服了。不过只要他一出了門，她却又会笑眯眯的。“中尉的性子眞急啊，这因为他老是在对付新兵。”

屬于这一家里的一員，这自然是一件出色的事；不过蒂特却

希望有一間算是她自己的房間，不管它多末小，即便是在楼梯下面的一个小洞也行，在那里她可以抄起手来，坐在自己的床上，有片刻的时間浸沉在一些幻想里，——或者是思念她的孩子、她的家，流几滴眼泪，不受別人的干扰！一种渴望的感觉在她的心里涌起来了，她要过她自己的生活，要和她的同等人交往。在这座房子里，其他的女工都有几个晚上可以由她們自己来支配，她們都有年青的情人在街門那儿来接她們，接着她們就和情人去跳舞或者是到其他的娛乐場所去。蒂特也希望到外面走走；但是在这一点上这家的太太对她很严格。她說："我們是要对你負責的。你一定不愿意整个的晚上都在街上乱跑吧？"蒂特不明白，白天旣然不能出去，那末为什么晚上和一些青年人出去就要遭到她这样的非难。可是在她的女主人看来，晚上出去簡直是一种墮落的行为，她把这叫做"在大街上乱跑"。她說，一个体面的自尊的青年女子是不会那样来降低她自己的身份的；相反地她一晚上都应該安安靜靜地待在家里。女主人对于这种行为反感极了，因此她繪影繪声地說起了同住的另一家人家怎样发現了女仆和一些朋友在他們的家里喝咖啡——而且又是一些男朋友！此外，那咖啡又是从主人那儿偷来的。最后她說："你会高兴的，我們在照管你呀！"

不过当中尉在家的时候，女主人不許她外出就是別有用心了，因为她和中尉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到外面去，那末蒂特就得看家了。要是偶尔有一个晚上他們呆在家里不想出去了，蒂特事先也是一点料不到的，最后，等她曉得她可以出去的时候，时間已經太迟，她簡直就无从来計划怎样消磨这一个黃昏了。因此她不是到阿得尔街金生的家里去，就是在街上閒蕩一两个鐘头，心里煩得要死。

"再换一个地方吧!"金生太太說,"到了一号,要雇人的人家有的是。"

"我事先沒有通知他們呀!"蒂特回答說。

"跑开算了!"

不,她不愿意这样做。她也为她的女主人担心。她是那样地无能,而且又是十分和气和可爱的一个人!

有一天,当她們正在洗衣服的时候,那太太对她說:"不,你不是一个随便会跑了的女佣人——这我很放心!"她一定是看出了蒂特要走的心思了。"我雇到了你,眞高兴啊!我一直就希望有一个乡下女子来帮工。眞的,我才不喜欢哥本哈根的女佣人哩,她們只愿意到那些样样事儿都講排場的大公館里去,除此以外,她們是看不上眼的。她們要一个人住一間單間的屋子,而且屋子里要升火爐,吃飯的时候,要有两道菜,还要有点心,每一星期要休息一个晚上。中尉說她們才应該到他手下过一两个星期哩。他要教訓教訓她們呀!——你喜欢孩子,我多末高兴啊!我們雇的女佣人,差不多都沒有滿期就溜走了。最后的一个……——我丈夫把她撵出去了。我說,你以为在夜間帶帶孩子眞的就会把人累坏嗎?他在夜間只是睡啊——而且他也給你做个伴呢!可是你知道她干了些什么勾当嗎?有些时候我和我丈夫要在晚上出門,因此她就常常坐在家里看孩子,至少我們認为她是这样。可是我們不明白为什么孩子的面色总是那么蒼白。有一天晚上,舞会还沒有結束,我覚得有些不舒服,所以就回家了。我們在大街上走着,那时我的丈夫对我說:"前面一定是克萊拉,她推着一輛嬰儿車,跟一个騎兵在散步呢!"我說:"別胡說了!"我想克萊拉是沒有孩子的。再說,她正在家里照看我們的孩子呢!不过那确实是她。在夜間十二点鐘的时候,还推着我們的

孩子在街上走!"

太太的眼睛里充滿了泪水。她繼續說:"我丈夫狠狠地发了一頓脾气,結果我們发現她总是秘密地把孩子帶到外面去,差不多已經有半个月了,当她和那个騎兵跳舞的时候,她就把他放在衣帽間里。这不是很可怕嗎? 誰对待那样一个可憐的天眞的孩子,会那末沒有人心啊! 而且就是为了跳舞!"她用手帕捂住了眼睛。接着她一下子丢掉了她手上的东西,跑进了起坐間,打开了窗子:一陣鐺鐺的警鐘声从大道上飄进了窗口。她向蒂特說:"是救护队! 难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嗎? 我出門的时候,常常要穿一条扣好了的緊口褲,而且拿一張名片放在皮夾里。就是恐怕有什么事要发生!"

有一天,蒂特有了一件最高兴的事——她收到她孩子的一張照片。那个佃农曾經把他帶到教堂里,順便給他拍了一張照。他們写信告訴她,已經依照那个丈夫的名字給他起名叫做金斯,說他長得又健壯,又活潑;可是却常常爱哭,也說他总是要嚼东西吃。蒂特讀到这里,她笑了。不錯,他才是一个眞正的貪吃的小娃儿哩。这你从象片上都可以看得出:他長得多末胖啊! 她多少有些詫异:他們給他命了名,竟沒有和她商量过,而且又是依照一个陌生人来命名的;不过她想,在照片上他在一些石柱和棕櫚树的风景中間坐着,搖着他那肥胖的小胳臂,那样子眞漂亮啊! 而且他們給他打扮得多好看啊!

她想,如果她自己有一間屋子,和一張可以把孩子照片放上去的有抽屜的橱柜,那該多末使她快乐啊。那末每隔一会儿她就可以朝他看一眼,随着心里也就会愉快起来了。有一两天的时間,蒂特把孩子的照片揣在胸口;可是她想她的体温一定会开始使照片褪色的。因此,她就把它放在飯厅的一个小橱里了。

可是，一天下午，当她带着孩子出去散步回来的时候，那照片却不見了。

“噢，那張照片嗎？”女主人惊愕地說——“这件事情可糟糕！那天我丈夫回来看見了它，他眞是气极了。說句实話，他就要把它丢在火里，就在这时候，我把它救出来了。你怎么会想到把它放在那儿呢？”

她从一只抽屜里把它取了出来。它已經有一点折坏了，因此蒂特的眼睛里噙滿了泪水。“他可眞可爱啊，”太太安慰着她說：“他是你的小弟弟嗎？”

“不，是我自己的孩子。”蒂特說。

“噢，对不起；眞对不起！”年青的太太拍了拍蒂特的面頰說，“你不必介意！我要給你买一个鏡框。你曉得嗎？我的孩子也生得太早啊。”她說，眼睛里充滿了泪水。“你可以想得到，我那一段日子是多末痛苦，有了孩子，又不曉得阿道尔夫会不会娶我。可憐的小东西！”說着，她亲了亲蒂特，而且用含泪的眼睛看着她，亲热地微笑着。

这很使蒂特感动，因而她也就不忍心辞职了。可是她每天却是那样的疲倦。的确，这一家里的活儿并不太多，不过一个人要是一天总是很疲倦，活儿少又有什么好呢？在夜間睡眠的时候，她要用一只手把着搖籃，孩子一哭，就得搖着它。中尉不容别人扰乱他睡眠。

現在蒂特帶孩子已經帶够了。这样的結果是很自然的。在她的一生中，她第一次照看着一个她一点也不关心的孩子——她几乎希望他倒楣才好。她看护他，只因为那是她的責任；她轉动着他，就象他是一只包袱一样；夜里她起身給他一只奶瓶子，她自己知道，就是他象保健院里的那些小天使一般，在早晨躺着

死了，她也不会在意的。

在那个月最后的一天，蒂特坐在屋子里，一再地数着她拿到的工錢。她的主人們已經出門了。她立起身来，从床底下拿出了她裝着东西的那只行囊，然后就象她平常在厌煩时常常做的那样，她打开了行囊，把她的东西都摆在飯桌上。可是突然她又把它們都乱抛在行囊里，她热了一只奶瓶，塞在孩子的嘴里，然后穿起她从前那身破爛的衣服就逃走了。她象着了魔似的冲下楼梯。当她跑到街上的时候，她又因为留在那家里的孩子和这整个的事情而伤起心来。她不愿意回去，可是也不能走开。因此，她坐在林蔭大道的一張椅子上，隔一会儿就走进院子里，听听孩子是不是在哭。她想，也許那只火油灯在冒烟了——也許爐火会爆出来，或者是另外什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可是她一直等到看見她的主人們回到家里的时候，她才匆匆地走到阿得尔街，敲金生家的門。

第六章

蒂特被提拔当了使女

电鈴很厉害地响了。厨子路易絲一翻身就从床上爬起来，喊着蒂特。她叫了几声也没有把她叫醒，因此她就一再地搖着她；可是很难讓蒂特醒来。即便是她把她推起来，使她坐在床沿上，她也睡得很熟，而且前后晃着。“你看她！一定的，她又要躺下了！”厨子喊着，一手拿起了水壺。水壺擦过水槽边的声音，和一陣冷水澆到背上的預感，使蒂特醒了。“噢，多末累呀，我是多末累呀！”她呻吟着說，把臉皺成一团。“这才对哪！赶快把

衣服穿起来，”厨子說。“我們也来好好喝一杯咖啡吧。那样你就会觉得舒服一些。”

“咖啡已經鎖起来了，”蒂特苦惱地回答說。

“呸！鎖起来了！你当我是个白痴么？”路易絲一轉身把她那寬闊的背朝着蒂特說。“昨天晚上，我拿出来許多，这一星期都够用了。要是不这么办，那我們才眞是傻瓜呢。哼！一点咖啡都这样吝嗇！可是一夜一夜地却把成堆的錢花在那样盛大的宴会上！你想昨天晚上那样的宴会要花多少錢呀？可是管它呢，花多少錢，又跟我們有什么关系。难道因为他們花得多，我这儿就要过份地节省么？不会省下来多少的！我們需要什么，也得有什么！那一天宴会皇后——这是那天晚上客人干杯祝我們太太健康的时候，給她起的新名字——唳，她走进来，从垃圾桶里撿出一些烤牛肉剩下来的骨头对我說：‘路易絲，你应該把它們好好洗一洗，用它們来燒湯。骨头炖湯可鮮啦！’嗯，太太們下厨房，我可受不了，她們只会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我問她：‘那湯給誰喝呀？’‘我們大家都喝，’她尖刻地回答說，‘不过要是你不要喝的話，我們可以給你做点別的什么湯，路易絲。’‘那倒用不着別人来做，我还是自己来做吧，謝謝您。’我說。这样她也就尝到她应得的教訓了。她一点也不懂得怎样燒菜。她們大多数都是这样。她們把什么东西放点醃黄瓜拌一拌，乱七八糟地放点什么紅的黄的，然后就把这叫做意大利凉拌什錦呢。請你注意，随后，她們就大叫大嚷的說整个一頓晚飯都是她們亲手燒的，接着她們就象猫咪似地坐着，咪嗚咪嗚地你捧我，我捧你。‘您的确是个了不起的烹飪家，董事長夫人！’‘哼！’我說，要是客人非吃我們太太胡乱燒的菜不可，那末他們早就不到这儿来了。”

路易絲一个劲儿地談着，那时她正坐着包扎她的腿，那腿已經水腫而且突露着青筋。接着她就穿好衣服急忙下楼去了。蒂特在她后面跟着。“今天帮我一把吧，就一点点，”她恳求的說。

董事長家里宴会以后的“第二天”，蒂特已經經历过几次了。她已經不象以前那样幼稚了，尽管在宴会以后的次日清晨，当她走进大厅里，她周身簡直要发抖。在桌子上，在裝着絲絨套子的沙发上，在各式各样的器物上，到处都是烟灰碟——每一只碟里都堆着雪茄烟和紙烟的烟头，擦过了的火柴棍儿，还有烟灰。酒瓶子和酒杯子底下膠粘地浸着溅出了的酒迹，窗帘和家具都发着烟草臭味，看着这一切，你簡直不知道要从哪儿来着手收拾。蒂特第一次看了这些，她就不要做了，她哭哭啼啼地跑到那个厨子面前，因此她就不得不走进大厅，教蒂特如何着手。要收拾这样的屋子必需做得很有条理，要不你就会踏进垃圾堆里，那末大厅里就更髒得比猪圈都不如了。的确，一把扫帚和潮湿的沙子是打扫不了这儿的。那一次路易絲先罵了她一頓，因为她对于这儿的情况一点不曉得，就接受了这个工作，然后她就帮着蒂特干活了。蒂特为了感激她，就用她在前一天晚上得到的賞錢給她买了点什么，譬如說一条絲手帕啦，或者是别的她能想到的什么。

蒂特凭着无恶意的謊话确实“改善了她自己的地位”，这倒是眞的。金生太太曾經对她說过：“要是人家問你会不会做这个，会不会做那个，你就說会吧。你一安定下来，你不久就会学会了。”所以当这家太太問她是否当过使女的时候，她回答說“当过”——虽然她回答的时候，的确并沒有太多的自信，可是同样那却也是一个“当过”。因此赶快学会做这一切的工作，倒是最重要的事，結果看来就好象蒂特本来是会做这些活儿的，只是因

为她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因而显得有些生疏罢了。这样，蒂特也就有了些进步。不过她还是不得不借着路易絲給她一些暗示，自己揣摸怎样来干这一切活儿。那位太太一直睡到中午才起身，她一点也不告訴蒂特，究竟应該做些什么，等到事情做坏了，她却又駡她。“这你倒应該高兴，”厨子說，“如果她是一个管事的女人，她早就把你赶出去了。”

这些活儿做起来并不好受，可是蒂特不辞劳苦地工作着，力图能够逐漸和她的新的世界相适应。这对她的确是一个新的世界——从地板上的厚重的地毯，到那車料玻璃的吊灯和那象陷阱一般到处都摆着的許多貴重的东西，都是她从来沒有見过的。那地毯既沾不得水，也不能用湿抹布来揩，但是却要用些茶叶来擦净；而那些車料玻璃吊灯，她也常常有把它們拉掉的危險。

当她在这些家具中間走动的时候，她小心翼翼的就象是把生命捧在手心里一样；在經常举行的宴会的晚上，她就不得不熬夜的伺候着，这更不是輕松的事。她和路易絲熬夜时常要一直熬到大天亮，她們在厨房里坐着打哈欠，听着从大厅里傳来的吵鬧声。到深夜一两点鐘的时候，老爷会到她們这儿来，告訴她們說，如果她們要睡，可以去睡，可是尽管如此，她們却还是守候着，一直等到客人离开的时候，帮着他們穿外衣，等等。一般說来，这些客人兴致都很好，因此常常要揮霍地賞給她們一些錢。蒂特年輕又漂亮，所以得到的賞錢比較多，虽然路易絲的工作更麻煩；不过在这个世界上，事情往往是这样。事后她們两个却把得到的賞錢来均分。

“他們給你什么，你就收下，別摆你的臭架子，”路易絲告訴蒂特說，“要是他們問你有沒有零錢找，你就說‘沒有’。你辛辛苦苦干了一晚上，一張鈔票也算不得多啊。不过要是有誰捏你

一把，你也不要小題大作地就翻臉。这些个男人喝了一点酒，总是这样的。如果他們認为他們花了錢，那样才够本，那在我看来也沒有什么——为了一張五克朗或是十克朗的鈔票，屁股上捏了一块青手印，我也不在乎。有些时候，你一点也沒有得到什么，那还要倒楣呢；母亲常常对我說：'你得在你能找到吃的地方弄到一碗飯吃！'"

賞錢使得蒂特將就地繼續下去了。她把这些錢藏在怀里，当她辛苦地收拾东西时，她感觉到它們擦着她的皮肤吵吵地响。早上七点半，董事長便从一楼下来了，这时候蒂特就得把飯厅收拾得又通风、又溫暖、又整洁。不管夜間的宴会举行到多末晚，第二天他总是很早就起身，而且精神非常飽滿。什么事也扰乱不了他。他住在楼上自己的房間里，从来也不到他太太住的那一部分屋里去；他在城里另外还有一个姘妇。蒂特对于这一切簡直想不通。这儿是这样的一些人，他們要什么，有什么，从来也用不着考虑以后的日子怎末过。他們只要过豪华富丽的生活也就够了，可是他們却并不快活！

不久，太太便按着电鈴叫她了。"董事長出去了嗎？"她总要这样問一声，然后蒂特就把前一天晚上宴会上吃剩的东西放在一只大盤子里，送到她的面前来，那里面有酒，有的瓶里还裝着吃剩下来的威士忌，还有干了一半的酒杯。她要蒂特把这全套东西都放在她的床旁边，然后歪着身子把杯里剩下来的酒都倒在酒瓶里。可是杯子里的殘瀝她却要喝掉；路易絲說她嘴唇要尝到的是男人的胡須和烟草的味道；这些东西都是她被剝夺了的。

她住着一間面对着花园的大房間，空气很流通，屋子里有些沉重的发光的家具，和許多車料玻璃的香水瓶子、玻璃盒子和一些瓷器。这些都是美容院里的用品，此外，她还有电燙的发鉗和

所有面部按摩的器具。可是尽管如此，她却一点也不能更美丽。她前额上有一束紅发向上翘着，看来就象燒焦的亞麻；在她的頸背和头皮上，你能够看見褐色的染发染料的痕迹。她的黑眼圈涂得烏七八糟的，口紅和臉上的脂粉也涂得一塌糊涂。蒂特很知道，当这位"宴会皇后"把脂粉都揩掉的时候，她的原形究竟是怎样。在宴会以后，要是酒瓶里一点什么都沒有剩下，路易絲便劝告蒂特在那里面放一点酒，这样一来，这位太太就会消磨掉早上的大部分时間，那么她也就脱离女主人的糾纏了，蒂特这样做了，她一点也不因此而感到过意不去。

她曾經挨过很多駡，特别是在她刚来的时候；她从这里走到那里，心不住地跳，总在等着太太走进来。她知道，即使是她已經有些做活的經驗，很久就脫离了用抹布或是撣子揩擦油画的阶段，可是太太要抱怨她的地方还是很多的。蒂特并不是一个愚蠢的人，可是这儿有很多的事情，并不是生而知之的。她現在已經落进一个新奇而又充满了奢侈品和貴重物品的世界里；那些东西的存在是她从来也沒有想到的，同时單凭它們的外表，也难以知道它們究竟怎样地值錢。有很多的房間都摆着这样的物件，它們中間的每一件都得按照它本身特点来对付。在这儿走路簡直象在臭蛋上跳舞一样，因此蒂特一点也不快活。根据太太的說法，一只普普通通的玻璃碗，就要值几百个克朗——上帝保佑蒂特吧，愿她不要砸坏了它！她沒有把碗打碎，可是她却把水倒在一只花瓶里，而这只瓶却是絕对沾不得水的，因此它立刻就被糟塌了，虽然蒂特永远也看不出那里面究竟有了什么不同。

对于这样的事情，那位太太比起蒂特来，倒也处之泰然。蒂特懞懞懂懂地犯下了这个大錯，因而在她心情上已經失去了平衡，不能自主了。她究竟犯了怎样的过錯，她从来也不曉得，在这

种情形下，她也就变得有些歇斯迭里了。在这样的时候，她往往会跑到楼上她自己的卧室里，躺在床上哭着，結果路易絲就不得不上来把她帶到楼下去。

"你才是一个住在老爷家里的糊涂虫呢！"路易絲安慰她說，"不过你确实是在尽力地干活，誰也不能說你不努力。現在你还是下楼吧！太太也很替你难过。你看看情况，还是向她辞职，去找一个新的位置吧——在这一座房子里，每一年他們都要害死一两个女用人。这就跟在家乡农庄上一样，每年都要累坏两匹拉車子的馬，結果只有用子彈把馬打死。不过說到我們呢，誰也不会作那样一个敗家子儿，在我們身上浪費火葯和子彈，我們只得干下去，一直到倒下来的时候为止。"她的腿因为操劳过度腫得很厉害，而且患着水腫症。她已經和一个工人訂了婚，現在只等积攒下足够的錢，然后就結婚。

可是蒂特却不愿意辞职；她已經在两个地方都栽了跟头——这已經够了！在她的一生里，这是第一次她知道了她的工作不能使别人滿意。以前她在别的人家里帮工，人們也曾經对她不滿意，可是那却是另一回事。蒂特开始怀疑着，要使人家滿意是不是正如同爬到月亮上一样地不可能。可是在这儿，她对自己也是不滿意的，她觉得她沒有能力来干她所担負的工作，这很使她煩惱。她一向都因为能够像样地完成自己份內的工作而驕傲。

蒂特对于京城曾經抱着很大的希望——倒并不是希望自己得到多少娛乐，因为在这一方面她是极容易滿足的。她在幼年时便担起家庭的責任，这使她得到了人生的經驗，而且发展了她的能力。她很知道她人很能干，而且給她自己定下了远大的目标。不过当她远在乡下的时候，那并不是什么正規的家务；差不

多每一頓飯不是燒这种粥，就是燒那种粥。桌布是很少用的，床鋪随便怎样整理，仿佛有很多的时間。在城里，当然就十分不同了。白天你用不着到馬圈里去，或是到田里去干活，只消在男人吃飯或是睡觉的时候，把一切家里的活儿作完也就行了。在这里你一整天都要在房子里，揩擦家具，把东西理好，还要按照一本常常是极其复杂的烹飪食譜来燒菜作飯。这儿要求你有一种主妇的才能和細心，蒂特本来是有着这两种長处的。她独自理家，差不多已經有十年了，而且她治家的工作也曾經得到普遍的称贊。可是，她从老鴉巢和"穷人家"的茅草屋一下子跳到这儿华丽的房間里，这簡直是飞跃！这两者簡直是不可比的，而且更沒有过渡的阶梯。这就好象从貧穷的深淵跳到光輝燦爛的九重天上一样。在从前的那些日子里，特别是在星期天的早上，当她擦过了地板，把屋子里的一切都收拾过了，而且在地面上鋪好了一层新的沙土以后，她就認为有一个最舒适的家了。可是現在她很清楚地看見了，在城里那样的家絕对不是人住的地方。即便是酒商的馬也有一間比他們的家更温暖更闊气的馬房。在家里，那房子好象就要垮下来，落到他們的头頂上，天花板和地板都已經被虫蛀了，而且朽爛了，沒有一件衣裳不是"补了又补"的；也可以說，沒有一件家产不是从垃圾堆里找到的。她就从这样的家里走出来，然后就在那些最貴重的家具中間奔走着，在那些寬敞的，陈設着値錢的地毯、家具和画儿的屋子里劳动着。她一来到这里，就觉得这个环境对她的压力，因而头昏眼花、不知所措了。她缺少所有的自持感和鑑别力，以及在这些新的地方所有的立身处世的本能，因为在这里，有些东西看来好象不値一文錢，可是实际上却値上成千累万个克朗，而这是她所不能理解的。

說到人，在她也是一样。蒂特直接从她的环境里吸取了精

神上的营养——她全神貫注地看着周圍的一切，这本身就是一种好奇心——什么也逃不了她的眼睛。可是她对于这儿的人却也不能理解：她不能理解他們的本質，正如同她不能理解那些器具的本身一样。他們需要所有这一切貴重的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呢？他們从来也不仔細地看着它們啊！虽然他們手一指，要什么就有什么，他們的确并不滿足。他們嘴里說的是一件事，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那些客人亲着太太的手，正如同最出色的小說里所描写的那样；可是她一轉身，他們就暗笑着，而且把手捂在鼻子上。蒂特十分淸楚地看見了这一切。此外，主人和主妇同住在一个屋頂下面，可是他們却各人睡在各人的那一层楼屋里。

現在蒂特有她自己可以支配的晚上了——每星期有一次，另外每两星期的星期天的晚上，也由她来支配。不过她已經变成籠子里的一只鳥儿了；过了很久，她才相信那籠子的門的确是开着的。"到外面去吧，姑娘！"路易絲对她說："到外面去找一个青年人，别在这儿的屋子里垂头丧气地坐着吧！"这样她終于讓别人赶着，出去一两次，她一下子就尝到了自由的滋味。她交了一些女朋友，通过她們又遇到了一些年青人，因此路易絲也就用不着赶她了；相反地她却象一个守財奴那样垂涎着她那自由自在的黃昏。有一天晚上，她到德来别金去过，时間已經很迟了，曾經有些年青人把她护送到家里。他們站在两旁都是别墅的大道上，而且吵鬧地吹着尖声的气泡儿。

"你要把你的鞋底磨坏了，我的姑娘！"第二天早上，路易絲說，"当心你别因此把你得到的飯碗也打坏了呀！"那一天她就得到辞退她的通知。开始的时候，她哭了，她因为这样快就换了工作感到很耻辱。而且又是在她剛剛熟悉环境，工作一点一点

开始好轉的时候。可是她从心里扫除了这种感觉；她認識的其他的女工并沒有把这看得多末严重；她們不为了什么也时常調換工作。在她被解雇的时候，至少也有一件痛快的事情：她可以要求主人給她三个下午——而且是从星期一到星期六的三个下午呢——讓她到外面去找新的工作。虽然她在第一个下午就找到了新的工作，蒂特尽情地享受了这三个下午的时間。这种作法是她的一个朋友教給她的。这当然是不誠实的行为；不过一个人总得把自己的行为和对方的态度两相比較的。在这里她是一无所得的！在这些个下午里，当商店都开着的时候，在街上逛一逛是一件乐事；要不然，在平常这个时候，她准是正在干着活儿呢。蒂特生平第一次衣袋里有了鈔票，也是第一次她給她的孩子和家里的人买了許多东西。

此外，她对于那个新的位置抱着很多的希望。因此她被辞退，也就沒有什么值得惋惜的了——最好的前景在她的前面哩。不管怎样，在她所經历过的那些人家里，是找不到象这样的美好的希望。

第七章

无家可归

有时候，蒂特觉得金生太太說得对——她真不如待在家里好。听起来，她拿的工錢倒不少，可是一个人在外面帮工就不能不穿得整齐一些，做佣人的粗活又容易把衣服磨破，这么一来工錢也就不够用了。要想真正使自己的境况有所改善，好象还遙远得很。她觉得在这儿比在乡下更悲慘，更要无依无靠；在乡間，虽

然説人們对他們也不見得特別好，可是至少也还把他們这些窮苦人放在眼里，就算处在最下等地位吧，他們到底还是人啊。可是在这儿，她和她一类的人就根本沒有人把他們当作一回事儿！

由于她本人和她的伙伴們的亲身体会，她逐漸地理会到这种境况了。她去帮工的人家也有好坏；有的人家，主妇不管走到哪儿，貯藏間的鑰匙总是随身帶着，女佣人一星半点的吃食，甚至于連一片面包都要由她亲自經手。有的人家女佣人却可以尽量地吃，甚至于在飯菜端出去之前，太太先給女佣人从鍋里盛点出来，唯恐飯桌上的殘羹賸飯一点也不剩下。另外也有些人家，太太样样事儿都要管，也有些人家，佣人却掌握大权，因此太太連厨房都不敢插足了。这一切，都沒有什么値得說的。最要紧的事情是：一旦你倒楣碰上了一个不好的东家，那么你就要赶紧辞工，另外想法找一个比較好的人家。

可是接着不久你对于这个地方又作够了，你不得不再物色一戶新的人家。就因为你老是想换地方，所以到哪儿心里也不塌实，不管你愿不愿意干，心里老是慌慌張張的。当你剛想安下心，希望这一回能舒舒服服待下去的时候，可是就象打摆子又发作了一样——你却又非得辞活另找新主人不可！

虽然蒂特竭力抑制自己，不想这样，可是环境还是把她卷进这一个漩渦里去了。只要开一个头，随后辞活再找也就十分自然了。有时候是她辞活，有时候却是被人家辞退——两种情况一样多。她看到她的伙伴們从这一家换到那一家，从东城調到西城，又从西城回到原处。她們就象开滚路机的工人一样，从来就沒有固定位置，又象个总在扛着行李走来走去的脚夫，除非他們实在自己厌煩了，才不再做这种无尽无休的奔波，就到工厂或是裁縫店干活去了。

蒂特不知道，而且也不过問为什么她們老是这样調換地方。从前她还有一种乡下人的想法：她觉得一个人不能在一个地方待長是件丢人的事，这种感觉一旦消失以后，他們經常調換地方，对她也便无所謂了。她只有一个主張：沒有去过的地方总比熟的地方好——正象她小时候非要从外婆家跑开一样。自从那个时候起，她曾經吃过不少苦头，直到如今，在她身上还遺留着一些苦痛的痕迹，可是她那种热烈追求未来的希冀和期望，却从来也沒有因而熄灭过。也就是这种厌煩現狀的心情，当初曾經促使她离开了外婆的茅屋，在大路上自由自在地奔跑。如今这种心情又在催促她向前了，她要另外换一个新地方。她渴望着一些她从来不曾得到的东西——在好的人家或坏的人家都未曾得到的东西——那就是她所需要的，人的心灵的安慰。她不厌煩艰苦的工作，尽她的职責，这些事情也从来沒有离弃过她，每到一戶人家，她总是坐在門道那儿忠实地等着人家把活儿交給她来做。不过她总还是在想望着一些什么——一些难以获得的东西。她自己也还不十分清楚她究竟在期望着什么。那似乎是一种人与人之間彼此的好心相待吧。

当需要她一人承当，竭力为他人尽力的时候，蒂特从来不知道吝惜自己。她心里蘊藏着丰富的友情。可是在这里根本就沒有互相帮助这回事——她干活，人家供她食宿，給她工錢，也就是如此而已。誰也沒有想到她出来帮工还想要把她的爱傾注到别人身上，同时她也热望别人对她也給予同样的关怀。好象沒有人注意到她也是个人，同样也有表达快乐和悲哀的本能，在她安住下来的人家里，她有时也需要欢笑，有时也还要流几滴眼泪。沒有人曾想探索她心灵里的哀乐，也沒有人跟她有情感的共鳴，她只須自己管自己的事，尽可能地循規蹈距干活也就够

了。欢笑沒有她的份——更用不着她有甚么悲哀；有的只是火爐后边的墻角已經髒了，讓她来擦干净吧！别人对她的关系也不过如此而已。

实际上在哪儿都是一样——她不是自家人——她是一个外人，常常又象是个讓人覺得碍事的寃家，要不是因为老爷們沒有她干活就不成，他們早容不下她了。在每一户人家里，她把别人家的生活配上鏡框，涂满了色彩，把人家生活裝飾得很完美，可是在这幅生活的構图里，她却占不到一点地位。从很多事情上看得出来，她帮工的那戶人家沒有她是不成的——这种情形，从她病倒两天，家里就搞得乱七八糟，可以看得出来——有时候，她辞活該走的那天到了，可是主人还沒找到人，从主人家那副沒有办法的样子，也看得出来。尽管如此，却仍然沒有人关怀她。这世界上再沒有比蒂特更孤苦伶仃的人了。

蒂特生来就是一个必得分担别人苦乐的人，同时她还要尽她所能的使别人幸福。在家里的时候，她的苦心并沒白費，她家中的和乐安宁，就是她最大的报酬。就連在她干活的农庄里，在她所創造的幸福生活中，她以辛勤的劳动也換得了她的一份。可是在这里，她不过是个外人，的确，讓蒂特这样的人，認識到她不再是一个“人”，而只是主人家里的一个用具，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可是她愈来愈覺得难过，因为她善良的品質只能限于对别人的实用而已。甚么事都要她去干，可是又最好沒有她这么个人。在她发現这种情形的过程中，她心中所蘊藏的那种仁爱逐漸消失了，而且它再也沒有重新生長。她愈来愈覺得难以对她的主人有什么好感了。她相应地学会了怎样冷淡地机械地給人干活。

是啊，这样才是最好的办法。当佣人就非得冷冰冰地毫无

感覺不可——就象一个只会收拾房間，伺候飯桌的木头人一样，什么也看不見，什么也听不見。当佣人就得規規矩矩，斯斯文文，在言語举止上还要有分寸。蒂特把这些都記得爛熟。尽管太太就要暈倒了，她只把冷开水和葯丸遞給她就算了，别的事她不用过問；尽管瞧見主妇泪痕滿面，她也要象沒看見一样，照常冷冰冰地和她談說一些家务事。蒂特有一种由衷的愿望，想在主妇的前額上敷一块凉手巾，再伏在她耳边講几句撫慰的話；可是她却知趣地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待人处世——也就是他們所說的"識趣"。

"識趣"！这两个字眼儿是她一輩子也忘不了的！她出来帮工的第一个夏天，是在一个經紀人的家里过的，他在堵瑞别克有一座避暑的小别墅。她跟这家人一齐去了，她很高兴能出城到乡下去，只是他們的客人很多，而且大部分人还要在那儿过夜。有一天晚上客人太多了，主人只好請两对夫妇一块睡在擱楼上，放了两張双人床，中間摆了一个屏风隔开，第二天早晨，蒂特来送咖啡的时候，那个屏风倒是照样在老地方，可是两位太太却互相换了床位，她大吃一惊，手里的托盤一下子全掉在地上，結果她就被辞退了——因为她太不"識趣"！

她简直不能算是个眞正的人了——这也就是讓她最感到气憤的事！有些人家还讓她穿上特制的号衣，說不定是害怕别人錯認了她在这戶人家里的身份。蒂特长得很漂亮，举止也很大方，有些时候人們就曾經問过她是不是这家的小姐，她很庆幸这些話沒讓她女主人听見。

她眞正的家是在街上，在那儿她能找到一些人与人之間的情誼，可是她常上街，又遭到了人們的譏笑，說她游手好閒。蒂特明知道人們这样說她，可是她还是我行我素，不理睬他們。凡

是她能得到快活的地方，她都要去。可是当她跟其他年青人在一起的时候，她又不能完全无拘无束地兴高彩烈。比起他們来，她多少有点拘泥古板，她生活里有着太多的沉重的經历，因而她也就不能象他們那样輕松愉快地說說笑笑了。可是她还是尽量提起兴致来想法能跟他們玩到一块儿。

第 八 章

凱 尔 的 面 龐

蒂特坐在桌子旁边一把木椅上吃飯，——就在厨房角落里那只水槽旁边。她眼前是一条通連着楼上厠所和水槽的排水管子。当她从这儿向外望的时候，她只能看見一座窄小的天井，四周是灰沉沉的圍墙。她迟鈍而又冷漠地在凝望着外面，一面听着从飯厅里傳出来人們在进餐时候的閒談。

“盧拉！”她听見这样的一声呼喊，紧跟着又是一声。这一次声音就更大了。蒂特赶紧把咖啡端进去。她脑子里还很难接受人家給她起的这个古怪的名字。她总得想上两三遍才答应。

飯厅里本来在談天，但不知道为甚么却爭吵起来了。蒂特用心听着，她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現在她听見别人爭吵不再感到惊慌不安了。实际上，也可以說她多少还抱着一种幸灾乐禍的心情呢。她覺得这些上流人也不过如此，和一般人比起来，并沒有甚么出色的地方。这种发現使她感到相当的快意——他們沒有甚么了不起的，不見得象他們所自認的那样：比她和她的伙伴們好到哪里去。事实上，他們常常满嘴講些下流話，爭吵不休，眞的，有些时候，还彼此相打呢。

蒂特的这种体会，大大的动摇了她天生的对上流人的尊敬。

謝天謝地：一切又都安靜下来了。可能是因为門鈴响了。蒂特出去开門，就在門道那里她碰見了那位十几岁的克尔斯汀小姐，她手里拿着一封信。“曼小姐的信！”她喊“小姐”的时候，特别加重了声音，一边咯咯地笑着，一边把信交給了她。蒂特心里很明白她笑的是甚么意思。他們对于信封上把她称为“小姐”，很不以为然。她头一天上工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一点了。“你叫甚么名字？”太太問她說。

“克尔斯汀·曼，”蒂特回答說。

“这可就麻煩了，我們最小的女儿也叫克尔斯汀，而且这也容易引起誤会。你另外起一个名字好不好？你看叫盧拉怎么样？”

蒂特不愿意改成这样一个名字。“要不然你就叫我曼小姐吧，”她天眞地說。

“不，我們不喜欢把女佣人叫‘小姐’。”最后就是这么一个不容分說的回答。

这样，她就不得不放弃她那好听的教名，人家叫她盧拉，她得答应。开头的时候，蒂特眞覺得她做人的权利都被人家剝夺了。狗在换主人的时候才这样哟——换个新的主人，就起个新的名字。此外，他們对她連“你”都不叫，总是用第三人称跟她說話，就好象她本人不在場似的，至少也表示出她不是这一家里的人。同时，她可得称呼人家“老爷”，“太太”，管大的孩子叫“少爷”和“小姐”。尽管这样，孩子們都仍然叫她“曼小姐”，拿她开玩笑——他們想喊她一声“曼小姐”逗弄逗弄她，可是他們这个玩笑并沒有开成，因为蒂特一本正經的接受了这个称呼。为什么不能称她作“小姐”呢？鋪子里边的人都是小姐長，小姐短地称

呼她呀。尽管她穷，不得不出来挣口飯吃，可是她認为自己并沒甚么地方比不上人家，而且她也同样受过很好的教养啊！这样，她和她主人們在这个称呼上可就較量起来了。她写信到家里特意囑咐艾尔西千万記住給她写信时候称她“曼小姐”。

她不常接到家里的来信。拉斯·彼得現在已經不大习惯动笔了——其实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爱写字的人，小妹妹艾尔西就不得不把所有来往通信的事情担負起来。她年紀还小，在写信的时候老覺得沒有甚么話好說：她剛一开头，常常紧跟着就写道：“我沒有甚么可写了，就此停笔問好！”蒂特希望听到家里的日常生活情形，她却总是一字不提。艾尔西不明白那些家常事儿有甚么意思。她只会告訴她村子里又有誰死了，有哪些年青人又成双成对地出去玩了——而蒂特对这些事是早已經兴趣索然了。艾尔西来的信里却老是提到凱尔；他們一直跟他經常来往，每隔不久他就会到她家里来看望他們。蒂特注意到他已經是他們家里的熟客了，而且她很强烈地感覺到了这一点，她覺得好象他已經溜进了那一个温暖的小窩，而她自己却是从那里被赶出来的，艾尔西写信給她的时候，总是問她在城里見到凱尔沒有，就好象他們不知道她是故意避开凱尔似的。其实，他們这样写，意思正是在責怪她。

在今天她收到的信上，为了另外一件事，家里又在埋怨她了。那信上說拉斯·彼得最近到城里来找过她，可是她却又换了地方。“你搬得可眞勤呀，”艾尔西这样写着。是啊，她的确搬得很勤！不然她又有什么办法呢？他們在家里又哪里会知道城里生活的景况呢？对于家里的責怪她并不介意。可是，讓拉斯·彼得白白扑了个空，却使她非常难过。这眞太不应該了。要是她能見到他，听他談談家里的眞情实況，那会多末令人高兴

啊！她好象是从来也没有象現在这样渴望着听到他的声音；她的心里是那样的煩乱，可是一見到他，她就会覚得心里暢快，而且做什么事也都有了主意。

可是蒂特既沒有听到凱尔的消息，也沒見到他。不錯，只有一次，在她剛剛到城里以后，她曾經接到他写給她的几个字儿，告訴她他住在貝勒佳德街，而且想来看望她，要是她愿意的話，他还想接她出去玩呢。她沒有給他回信——那家主人不許她出去，那末回信又有甚么用呢。这时候要是她有个男朋友，倒是一件快活的事。可是一等她生活开始安定下来，她就不愿意讓他来支配她的行动了，而且她覚得他好象一直在留神着她，品評她的所做所为。可是她知道他还在城里做修路的活儿。路易絲很巧妙地暗示給她，說她的情人跟一个蒂特的同乡在一块干活，那个人还認識蒂特。这句話的含意还不是很明显嗎。可是蒂特并沒有上这个圈套。

尽管如此，她并沒有和凱尔一刀两断！她能够克制自己，不給他回信，不跟他見面。可是要想把他忘掉，却是不可能的事。他的形影深深地留在她的头腦里，就象留在她肉体上一样；她身心两方面都不能完全把他丢掉。尤其是在她无事可想的时候，他的影子就会鉆进她的腦海里。他用一种严肃、責备的目光瞧着她——特别是当她正要做一些不大对的事情的时候。她想，他居然在她生活里担当起她灵魂上的裁判者，这眞荒謬极了。尤其使她生气的是：每当她自己煩躁不堪的时候，他那副責备的阴郁的面容就会出現——而且大模大样地跑到她的面前。

她还常常夢見他。每当她白天的活沒有干完，或是碰上甚么困难沒有解决，那末她日間的煩惱在夢中就会再現。可是夢里的事却又和白天的眞事不尽相同。她夢見她跟凱尔爭执不

体，他神經很不正常，老想要自杀，她想尽各种方法，还是不能挽救他。

她簡直永远也摆脱不掉他！

有一天晚上，她瞧見凱尔了——至少她認为是他——那是在电車上，她去北桥一家飯店去跳舞的时候：在貝勒佳德街头的停車站那儿站着一大堆人，就在人群中她瞧見了他的臉：可是她坐的电車馬上又开动了。他恳摯地瞧着她——他看着她的时候，不是象她所想的用他那責备的目光，却完全是另外一种表情——一种询问的神气。他究竟在询问甚么，蒂特心里很明白。她倒宁愿他狠狠地瞪她几眼。

那天晚上她沒有能痛痛快快地跳舞，整个一晚上她总是瞧見他的臉在楼上看客中間出現。每逢她抬头一看，总发現他聚精会神地盯着她。最后，她实在忍不住了，她走上楼去——决心要知道他这样看她究竟是甚么意思——她难道不該跳舞嗎？可是等她走上前去的时候，他却并不在那儿！

蒂特覺得心里挺不痛快，因此舞也不跳了。小时候，外婆曾經告訴过她，凡是碰到这样面孔出現的时候，那就表示不幸的事情就要发生啦。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就是发生在至近的亲人身上。她心里慌乱极了。她的孩子和家里人又压倒一切地盤据在她的心上，她好久也沒有这样地想到他們。也許就在她跳舞的时候，他們中間已經有誰遇到不幸——可是她还东跑西跑自己在寻欢作乐呢！以前就有过这样的事情，她自己在跳舞，甚么都不知道，而她的一个亲人却正在作生死的挣扎，这多么可怕呀！

她說她爸爸生病了，恳求女主人准她两天假回家去看看。可是主人沒有答应她。辭活要先行通知，現在来通知下月一号辭活已經太迟了。因此，有一天晚上，她把行李收拾收拾就溜走

了。她非得回去看看不可！她趁主人不在家，請看門人帮她把行李扛出去。接着她就把行李存放在阿得尔街金生家里。

她回到家里看見爸爸躺在床上，她也并沒有覺得惊奇，这一切好象老早在意料中似的。他因为把大車后边那块欄板卸下来的时候，用力过猛把腰扭伤了，現在他腰上貼了芥末膏葯，躺在床上，連翻身都不能翻。使蒂特吃惊的倒是山地田庄的茜妮竟待在她的家里。她一开門就看見茜妮站在水槽前面，一双滚圓的胳臂伸在热气騰騰的水里，她身上系着圍裙、洗衣用的罩衫，脚上穿着一双木鞋。她那种安詳勤快的样子就好象她完全是待在自己家里一样。蒂特吓了一跳，几乎把雨傘和暖手筒掉在地上。她的面孔还是那么紅潤得象朵玫瑰，一瞧見蒂特那臉蛋就更加通红了。她有些难为情的招呼了蒂特，然后就一个人待在厨房里。可是蒂特并沒有覺得她有甚么該瞧不起茜妮的地方。

拉斯·彼得一瞧見蒂特，臉上立刻泛起了笑容。她看得出来他脸色很蒼白，并且显出心事重重的样子，她想他們的日子一定过得很艰难。她到家的时候正是月底，这一点他仿佛并沒有覺得奇怪，相反地，因为意外地見到了她，他覺得高兴极了。"你真是愈長愈有出息了，"他說，一边把她从头到脚看了一眼，那目光一直溫暖到蒂特的心灵深处，啊！她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目光，对她充滿了慈祥和爱，而又毫不責怪的目光。

"是啊，你可不是有个漂亮的女儿嗎？"蒂特很高兴的說，"可是小家伙們都到哪儿去了呀？"

他們都出去了。艾尔西跟两个男孩子帮人家把青魚从网眼里撿出来。克里森在农庄上。他随着又添上这么一句："但愿他还在那儿！"

家里每一样东西，蒂特都要瞧瞧，她要去享受一下那种溫暖

亲切的气息。在两扇窗子中間，摆着一个漂亮的衣橱——这是茜妮的。蒂特还認得出橱頂上那盏藍玻璃灯罩的油灯。"艾尔西写信怎么沒有說起你生病啊？你病了很久了嗎？"她問。

"快一个月了！我們惊动你也沒有用呀，而且这病也沒有甚么危險，可就是疼得厉害——在床上都不能翻身。茜妮来帮忙，我們眞感謝极了。"

"我沒有想到她在这儿。"

"是啊！是这么回事——"拉斯·彼得停了一停說。"我从政府手里接点补路的活，好賺儿个錢用。就在往下卸东西的时候，得把大車后边的欄板拿下来。那份量可眞不輕啊。其实我以前曾經干过的活也有比这累得多的呀。可是那天我弯腰一使勁儿，一下子就栽倒在路旁不能动了。他們把我抬回家里来。茜妮一听說我一个人在家躺着，她就想要来——因为艾尔西一个小姑娘，哪能招呼得了呢？我眞得說她象天神下凡似的帮了我的忙，所以你眞該对她亲热一点儿——"他压着嗓子低声說。就在这时茜妮送咖啡进来了，可是她对他們两个人瞧也沒有瞧一眼。

"我正跟蒂特說，你待我們全家多末好，"他說，一边朝她伸出手来。茜妮匆匆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随后就在他的床头坐下来。

蒂特对这件事一点也沒有不高兴，可是她覺得别人却以为她在生气。所以她也就不知道說些甚么好了。她走到茜妮面前吻了她的面頰。"我从前就盼望着有这么一天！"她簡短地說。

"噢，那可就好啦！"拉斯·彼得說，心里感到很舒暢。"那就讓别人爱怎么說就怎么說，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蒂特也这样想。"可是你們两人为什么不結婚呢？"她問得这样突然，因此惹得茜妮笑出声来了。

"我們正要这样問你呢，"拉斯·彼得也笑着說，"你怎么倒問起我們来了，我总得两条腿先能够下地呀！ 闊老爷才躺在床上結婚哩。"他看出来蒂特不愿意讓人提起她过去的事情。因此他接着正經地說："我們想把婚礼和克里森的堅信礼一道举行——要是他不再逃走的話。"

"他又出甚么事了嗎？"

"可不是，他最近又偷跑过一次。在堅信礼的班上，那位牧师大概对他厉害了一点。所以他就徒步走到哥本哈根去了。他想先去看看你，然后就到海上去。那可真够他走啊——整整三十五哩路！我不得不把他追回来——就是那一次，我沒有找到你。要是沒有警察帮忙，我永远也不会找到他。这真糟糕透了。"

"等他举行堅信礼以后，你就該讓他到海上去，"蒂特說，"要是我是个男人，我也要到海上去，待在陆地上，实在无聊得很。"

是的，拉斯·彼得看得出来：她不滿意城里的境遇。可是蒂特沒有接着說下去，他也就不再提了。她一向慣于自己担当自己一切的愁苦，因此他們也就随她去了。她用不着他們帮忙了。她現在二十岁，已經是一个漂亮、而又有主意的姑娘了，而且衣着也入时，誰見到她，也想不到站在面前的就是那个撿破爛的閨女，从老鴉巢来的那个又矮又干巴的小家伙了。

第二天，蒂特得走了。她想到納德堡去看看她的孩子，然后再进城，趁月初一号之前再找个人家。家里也不需要她照看，她也不愿意辞了活在村里閒着。那一对靠养老金过日子的老夫妻已經故世，这儿再也沒有甚么讓她惦念的街坊鄰舍了。那所房子也卖掉了，望着它里边都是些搬进来住的陌生人，心里总覺得有些难过。巴夫尔和拉斯穆斯套上那匹老馬送她启程。这一次回家，虽然为时很短，可是她却覺得精神焕发，两个孩子赶車送她，

她更覺得快活。

可是当她跟她自己孩子見面的时候，她却感到非常失望。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她那么渴望着見到他。可是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她跟他愈来愈疏远了，她覺得很痛心。她也忘記算算，他該長得多大了，从这个摇摇晃晃、走来走去，嘴里只会說“加，加，波”——还老是爱吐着舌头的胖胖的小髒家伙身上，她已經認不出她那六个星期的小娃娃了。最糟的是他見她害怕。佃农的老婆不得不强制地把他送到她的身边去。“金斯不怕，不怕生人啊。”她一边哄着他說。

这句話象刀一样刺在蒂特的心上，她从来也沒有覺得别人这样不需要她，她难过得很，赶紧走开了。“不管怎么样，他总是我的孩子呀！”她反复地說，一路朝着海拉罗德跑去，她要在那里搭火車去哥本哈根。“他是我的孩子呀！”可是这句話并不能使她寬心。是她捨弃了自己的孩子，尽管凱尔常常去看他，可是这并沒有使她安心。她是个坏媽媽，为了自己的安逸，她把他丢給了陌生人，現在她体会到这种滋味了。

当她又回到京城里来，她也并不覺得特别高兴。她已經对它厌倦了。她羡慕茜妮，她現在已經安然地在家里过着她的新生活了。——蒂特也应該有这么一个貧穷的小窩安居下来啊！

有一陣子，凱尔的影子又在她的心中出現，可是她赶紧从心中把它撵开了。

第 九 章

蒂 特 的 一 天

早晨六点鐘，鬧鐘响了，蒂特猛然一惊，馬上坐了起来。昨天和前些日子的疲劳一直还沒恢复过来。她迷迷糊糊把两条腿順着床沿搭拉下来，一边摸着衣裳，差不多又要倒在枕头上睡着了。可是她打了个冷战，振起精神，把睡衣脫掉，就在臉盆里洗起来了。

啊！这一下子她完全醒过来了，腿上也有了力气，那块旧海綿剛一碰到她身上，她的心臟猛然往上一跳，就象在半空中打了一轉，接着它就剧烈地跳动起来。它象口大鐘似的撞来撞去，她身体內部各处潜在的活力全部出动了，然后就各就各位发揮着力量。她人就象着了魔一样，渾身是劲。她現在完全相信了外婆从前說过的話：我們每个人身体內部都充滿了有生命的东西，他們有好的，也有坏的。她的血液也象有生命的水流一样，在她的血管里洶涌奔騰，以它的热流煨暖了她的全身。蒂特花了不少时間，用那块大海綿洗擦她的全身；她抬起一只胳膊来，用另外一只手擦洗着她的腋窩，在那儿長着一小撮棕紅色的腋毛，掩藏在它特有的香气里。然后她就擦洗她的肩部和脊背。她那洁白的弯弯的手臂，可以一直够到全身。她現在全身那样柔軟，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她身体沒有这样柔軟，那时候，就是身体只要稍微弯曲一下，她的关节就咯咯作响，而且筋骨生疼。蒂特現在的确发育得很完美，对于这，她自己也很高兴。

她把鏡子摆在洗臉架上，做出各种姿势，瞧着鏡子里的影

子。现在她弯腰的时候，背上已經看不見脊梁骨那儿隆起的骨节了，整个的背部是一条柔和的曲綫。不管她做出怎样的姿势，她都能显示出柔和而优美的綫条来——她的臀部長得很匀称——肩部也是一样——双乳丰满而又坚实。它們一点也沒有因为她喂过奶而垂落下来，两个乳头也回复到原来的样子了，蒂特看来很覺得满意，它們好象两个粉紅色的莓子一样，半埋在圍着它們四周的深褐色的乳暈里。那深褐色的乳暈又逐漸淡下去，溶和在她双肩和乳房周圍奶油般的光澤里了。从前使蒂特很伤腦筋的是她皮肤上的棕黄的斑点，現在血液把它們澄清，已經看不見了。小肚子又坚实起来，而且圓圓的很好看，它好象在保护着那个未經触动过的果实——那一顆在小腹和两腿之間、象倒放着的梨子。在皮肤下面的脂肪层里，那个小小的珍珠母似的隙縫，隐隐約約地不容易看得清楚。当她弯腰洗脚的时候，她往那儿瞧了一眼。她大腿上那个黑痣永远也不会消褪，那东西总使她感到一种神秘的惊奇，那是家傳的黑痣呀！她一条腿着地的站着，往前傾着身体，使她一头丰盛的秀发披散在她的肩膀上，遮沒了她的臉，更浸在盆里。她又用手指揉搓着她的脚踝——那块小骨头眞太粗了——这是因为她总是沒完沒了奔波劳碌的緣故。这件事，以及她一条大腿上的突露的青筋常常苦惱着她。

不然的話，蒂特对她自己的外表至少会感到很满意的。她知道她長得匀称、美丽，她自己也因此很感到高兴。为什么她会这样高兴呢？是因为她有了意中人，她想要他鍾情于她嗎？还是她已經有了爱人呢？

不，蒂特显然至今还沒有覺醒！她生过一个孩子，可是她的胸脯仍然还保持貞洁，她的情欲还在沉睡着，还沒有被任何热烈

的想望和好夢所触动。她对自己身体所感到的快乐，正如同一个艺术家对自己創造的美妙的艺术品所感到欣慰一样。蒂特沒有情人，她也不想有。那样的感情她早就全都发泄出去了——現在她这人实际上已經是冷冰冰的了。就象一个吝嗇鬼一样，她把自己的珍貴的情感深深的埋藏着。

在差一刻七点的时候，蒂特就在楼下了。她把水壶放在煤气爐上燒茶，还得叫醒那几个要上学的孩子。在他們穿衣服的时候，她就收拾飯厅，准备着夾肉面包，給孩子們帶到学校去当作中飯。当她涂黃油的时候，他們总是圍着她，一边穿他們的衣服。这时候，在她的善良的心和她的职責之間，一种斗爭就展开了。蒂特現在的东家是一个公务員，这人家收入微薄，可是在外表上，又得勉强地保持体面。——他們这种人正是所謂"新的破落戶"。这种境況对孩子們也大有影响，他們常常是吃不飽的，蒂特情愿尽可能地把所有的食物都給他們吃。对那些餓着肚子的小家伙說"沒有"，是多么难以出口啊！尤其是那些男孩子們，他們那貪婪的目光，追随着她每一个动作。

"你們的媽媽又要怪我了！"她說。

"噢！就讓她怪吧！"他們懇求着。"你人眞好！"他們心里眞是这样想，因此也确实很喜欢她。这样，当太太起床以后来看看究竟还給他們剩下了多少吃食的时候，蒂特就不得不承受全部的責难了。

八点鐘的时候，老爷要一面喝咖啡，一面看晨报，然后才上班去。九点鐘的时候，太太要躺在床上吃点心，看报，然后再小睡一刻鐘。她生的孩子太多——一共是四个——因此她不愿意起得太早，怕身体过份劳累。半个鐘头以后，她又撳鈴了，这就是說她要起床了。蒂特給她准备好衣服，在旁边伺候她。她一

边穿衣服，一边查問蒂特早晨的活干得怎样，然后就吩咐了当天要做的事。

"你想想吧，事情到現在还沒干完！"她总是这样地嚷道，"你一定是下楼太迟了。"

早晨是一天里她最倒霉的时候。家里一班接一班的人需要她伺候。同时还得收拾屋子。她得不断地在住室和厨房之間跑来跑去，一听見撳鈴，还得跑到太太屋里去。当蒂特把前一天屋子里的垃圾打扫干净，把房間收拾得又暖和又舒服的时候，太太就走过来了。然后蒂特就得到臥室里去打扫了。等她把那边收拾好以后，就該做飯了。可是就在这一段时間里，她經常也还得跑到屋子里去，不是做做这样，就是做做那样。

蒂特現在的这个人家很有教养，他們从来也不申斥她，他們彼此也不吵鬧。他們总是用一种冷淡的臉色指正她应該如何如何，这种态度比对她疾言厉色更使她感到难堪。不管怎样，她眞希望他們不再摆出那副冷漠的神气，同时会偶尔对她表示几句滿意和感謝的話，可是他們从来就沒有想到这些。

她不明白为什么别人总是对她不滿。当她把头一天遺留下来的垃圾和凌乱收拾好了，使这个家又变得非常整洁安适的时候，她就端着垃圾走出了屋子，跑到厨房里去，她想到她給别人收拾得多末舒服，心里就感到非常滿意。在她沒有离开正房以前，她总是用眼睛把整个房間搜索一遍，然后就覺得屋子里窗明几净确是很安适了。可是沒有多久，太太又撳鈴了，太太一句話也不說，只是指指这儿，点点那儿。瞧吧，还有一点儿灰沒擦干净！好多的事情还沒做完！要是撳鈴是为了对她說："啊！这儿多舒服多暖和呀！眞謝謝你。克尔斯汀！"那該多末好啊。

蒂特最希望的是别人能对她說上几句感謝的話。在她过去

生活的小圈子里，感激是一种非常突出的特点；这些人可以說，太善于表示感激之情了。他們生活的基本原則就是給予——同时因为自己能有力量去帮助别人，因而对别人有时也覺得感激不尽。可是这儿的人对任何事情却只是全盤接受，而且他們接受得那末大模大样，就好象取諸于人是理所当然似的。她走进这戶人家的时候，本来心里充滿了善良的愿望，准备好好地为旁人服务。从她童年的时代开始，外婆和媽媽就常常把这样的話深深地銘刻在她的心上，她們告訴她，出去帮工的时候应該怎样待人接物。“你要如此这般，才能在一个地方待得長远。”現在这些想法或多或少地从她头腦中消除了。从前在她看来，这些老爷太太簡直是超人，而她也就是为了他們而存在，——現在她認为伺候他們也不过是一种职責罢了。

現在她精明多了，不过这种精明，并沒有使她得到任何真正的快乐。給别人服务本来是她的天性；而且是她善良的心地的一部分，然而她却不得不帶着內疚的心情將自己善良的愿望加以节制。要想不致于累死，她就非得自私不可，别人是不会关心她的，相反的，却更讓她劳苦奔波，一直到她倒下去的时候为止。这些人所做所为跟她同一阶級的人一样——旣不比他們好，也不比他們坏。而且，認眞說来，他們所受的教养也并不高明。可是他們有一个占便宜的地方——他們認为攫取别人的好处是理所当然，并且全都忘恩負义。穷人們常常会說：“你千万别再干了，别为我把你累坏啦！”他們总是要感謝給他們作一点事情的人。要是誰給一个穷人帮了忙，他总要說：“今天咱們該歇歇啦！”可是在这儿她的工作永远也做不完。“你不能再早一点起床嗎？”要不然就說：“你今天晚上可以再晚点睡呀。”一个人全部的气力好象完全屬于他們似的，就是每星期她应該休息的一

个晚上也几乎都被認为象是賊贓似的。

卽便是她尽最大的努力来工作，主人也很难得賞賜她几句夸奬的話。蒂特曾經从她睡眠或是休息之中挤出时間多作点事——卽便是这一种額外的报効，也还是不能使主人家满意。他們希望她做得再多一些，要不然就認为她这样把自己的精力榨得干干凈凈，是她每天应尽的本分。当然，要想主人关心她的健康，就更談不到了。不过为了不致于使她的身体完全累垮，那就必需不再做額外的事情，先把自己应作的活作好，也就算了。还好蒂特及时发覺了这一点。这对她身体来說，是大有好处的。

可是对她的善良的心灵来說，这不是甚么快活的事！她这样虽然不致于再累得两腿发腫，可是在她心灵方面，她却付出了更高的代价——她自己也感到了这一点，并且对这很覺得煩惱。有一个时期，她曾經認为她的心灵比她的身体成長的更完美，現在她曉得情形恰恰相反。她自己知道她是个漂亮的姑娘，她因此很高兴——要是她能够同样地知道自己是个善良的姑娘，那就更好了！可是为了她自己能够活下去，她就不得不經常违背她自己的善良的心愿。

因此她学会了所謂"保全自己"这个可鄙的本領，女主人这样說：她变懶了。在蒂特的內心世界里，她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偸懶，現在她却找到偸懶的方法了。当她找到主人家的时候，她先跟主人講妥，她究竟要干些甚么，然后她就根据講妥的条件干活，絕不超出这个范圍。她尽量避免到有孩子的人家去，要是非接受有孩子的人家不可，她也預先声明不管孩子。要不是这样，她的两手从早到晚就不得閑了。她这样做，心里常常覺得歉然。可是她只好硬着心腸，不然她就得倒楣了。

这个城市早把她那种意气銷沉或是精神萎頓的毛病給治好

了。不但如此，而且更进一步使她养成了一种在生活中时时准备战斗的情绪，遇有“不测风云”，用它来抵抗暴风雨。她从洗衣妇那儿学到了这些本领，她們是太太們公認的惡婆娘，可是她們自己知道怎样才能保全自己。

她常常想效仿她的伙伴們，她們一个个地都溜进工厂作工去了。从一方面来說，作女佣人，生活比較安定舒适，——有住，有吃，还有固定的工錢；可是縱然如此，她們也还是愿意到工厂里去作工。蒂特很了解这种心情。工厂里冰冷而又阴郁，而且是尘埃飞揚的地方——阳光很少能够照进它的圍墙。可是当佣人，虽然象是处在生活的中心，但却一絲也感不到生活的溫暖，哪一家人家越是舒适，她就愈感到寂寞——人究竟不是狗啊！做女佣人，就象神話里的貞女一样，她不得不給那些爱侶举着燭台，自己却甚么也沒有份儿。——这是怎样一个可憎的命运啊！

* * *

蒂特对她自己的发展傾向并不覺得高兴。她常常自問：她自己是不是一个不通人情、要求过高、用惡意来領会一切事物的人？說来說去，一个人要是能够甘愿处于奴仆的地位，那末她也就快活了。在她行过堅信禮，准备出去帮工的时候，拉斯·彼得曾經告訴过她：要記住当佣人最好不要有自己的主張；如果在过去的日子里，她都能严格的照这句話作去，那末她也許就会快活一些了。穷人最好是沉默寡言，甘居人下！

要是她不能这样，那又会怎样呢？在她心里有一个叛逆的惡魔——她对它非常熟悉，并且知道这个惡魔在日益壯大。一天晚上，当她回来的时候，她发現有人曾經来过她的房間。衣橱上她那些东西，全部被翻过了。这种事情以前就发生过，可是这一次蒂特再也忍不住了，她的房間一定是要屬于她的，——这是

世界上她唯一可以自己做主、不受别人干預的小天地。因此她跟太太冲突起来，終于辞活不做了。

有一天下午，她出門想另找个地方。她找到了一家很中意的人家。那家只有一个老太太，是一位市参議員的寡妇。老太太一遍又一遍跟她說："那么說，你是沒有情人呀！""沒有，"蒂特笑着說，"我就怕跟陌生的男人住在一起——我从来都是一个人，您听明白了吧。"她們談妥了工錢和应干的活儿，蒂特把全部的房子都看过了，她覺得那些活还能够担当下来。"我倒希望看看你过去的工作經历，"老太太說。蒂特心里的魔鬼突然覺醒了。"是啊，我也想看看您过去的經历呢！"她回答說。听了这話老太太吓得直往后退，就象一只毒虫叮了她一口似的。"姑娘！你說的是甚么話啊？"她嚷道，"你馬上給我出去！"

事后蒂特才明白，那一次她眞是做了一个傻瓜。当然啦，她和她的伙伴們就得乖乖地順从着，提出她們过去行为端正誠实的經历証明材料。可是那另一类人——那些雇主，就不需要这样的証明材料了——他們就是这样的人，别人就得順从他們訂出的那一套規矩办事。她不想再找其他的人家了——不管情形如何，她也不愿意再給人帮工了。她要擺脫这种生活，等下月一号她就自己租一間房子，到外面找些活干。

有一天晚上，有許多客人来了。蒂特每一回走进客厅，总听見一些他們的談話。她很高兴，只要是太太們談論的事，她总还不致于听不懂。再談到外表呢——不消說，她比她們都漂亮。要是她穿上一件剪裁入时的衣裳，准会象鶴立鷄群，比她們都出色。即便是她沒有时髦的衣裳，老爷們也还会向她投来贊賞的眼色，早把他們的太太忘在腦后了。

"归根到底，他們全都是一路貨色，他們跟咱們完全不同，"

有一次当她走进去的时候，她听見一位太太这样說。蒂特从語气里听得出来，她們是在談論佣人。大概不久就要談到她身上来了。果然不錯！下一次她剛一进去，談話馬上停止了，太太們都在用一种品評的眼光瞧着她。这是她最痛苦的經历，她发覺原来就在她跑来跑去拚命給他們干活的时候，她們却在对她品头論足，拿她的言談举止开着玩笑，竟把她作为娛乐客人的玩意儿了。沒有比这件事更使她覺得孤單，狼狽的了。她不能卫护自己，她已經被剝夺了发言申辯的权力。她是个不会說話的牲口，她只要一声不响地干她的活儿，也就够了。他們对于狗往往还会拍拍它，就是闖了什么乱子也会原諒它們，可是却沒人心疼她。她慢慢地感覺到，他們从心底里仇恨着她。他們讓她干活是因为沒有她不行，可是她这个人却是完全多余的。要是她們能够不要她这个人，同时还能保留她有用的能力，他們也会这样办的。其实这对她倒无所謂！如今她并沒有甚么可以讓他們当作笑柄的地方。不过，他們总有些話好說。好吧！他們愿意怎么說就怎么說吧，她如今才不在乎呢。

可是她还是在門口听着，心里非常惱恨。她听見女主人說了句甚么，几个客人就哄然大笑起来了，随后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說："对不起，我从来不爱談論佣人，不管是我家的佣人或是別人家的佣人。我家佣人只要她在我們家待一天，我和我的太太就要維护她。我想在別人家里也应該这样。"听了这話，一种溫暖的感覺在她的心里流着。她眞愿意到这个人的家里去帮工！不久宴会結束了。蒂特帮他穿大衣的时候，她的眼里閃耀着感謝的光輝。她对他怀着那样深摯的感謝，她簡直会去亲一亲他。

第十章

春天

万太太和蒂特一起站在厨房里做飯，她們开着窗子，太阳照进来，映出了一縷縷的長長的霧气騰騰的光綫。"喲，空气多新鮮！"万太太叫道，"咱們現在又到了一年里最可爱的时光啦。"

在外面花园里，万先生和孩子們正在探寻着春天的踪迹；他們撥开了肥料和枯黃的叶子，一瞧見哪儿有朵花儿，大家就齐声大叫。每隔一会儿，总有个小家伙跑到窗前，"快吃飯了吧？我簡直餓极啦！"他說。

突然，大伙儿全来了。在窗口跟前大吵大鬧：

給一点吃的，給我們一点吃的，
要不然我們就把屋子翻到街上去。

他們一边唱，一边跺脚，并且对着窗口比划着小拳头。这完全是故意的搗乱。"往他們身上潑点水！"太太对蒂特說，这么一說，孩子們全都尖声地叫着逃走了。就好象魔鬼在他們身后追赶一般。快到凉亭那儿，他們就站住，又唱起来了。

啊，曼小姐，胆子大，
你潑水来我們不怕。

出人意外地，窗戶那里探进一个头来。"哎唷！一个沒身子的腦

袋！”蒂特和她的女主人一起喊着。其实那是他們最大的男孩子密德瑞克，他两手抓着雕花的窗框子，悬空吊在那儿。“中飯吃些甚么啊？”他用他那种有趣的深沉的声調問着說。

“油焖洋山芋，鬼老爷，——还有煎香腸当点心。”万太太回答他說，一面还向他欠了欠身子，行个禮。

这个小淘气从花架那儿跳下来，就跑到花园那一头去了。“我瞧見咱們午飯要吃些甚么啦。”他嚷道。

蒂特笑了。“他們就跟我們家里的孩子一模一样，”她說。“一到快吃飯的时候，就餓得要命。”

万太太点点头——她了解孩子們。从蒂特描述的話里，她想象得出来蒂特家里的情景。“他們就从海边那儿連跑带奔地回来啦，”她說。“啊，美丽的海岸啊！虽說住的都是穷苦人家，可是海岸的景色一定还是那样的美丽吧。哪儿有孩子，哪儿就不算眞正的貧穷，你說对不对？”

“只要有东西給他們吃就好了！”蒂特說，她的回答比她的年紀老成得多了。

“是啊——是啊，”万太太这才从幻想中淸醒过来。“是啊，要是吃不飽，那眞太可怕了！”她打了个冷战——“我去把肉湯热热，現在你快上楼去收拾收拾吧。曼小姐，随后咱們就坐下来一起吃飯，”她和藹地說。

这一回蒂特不象她剛来的时候那样，一听这句話，就吃惊得把手里的东西掉了一地。第一次她听了这話曾經問道：“要我坐下来跟您們一块吃飯？”她的声調是那么惊奇，因此当时曾經惹得这位太太忍不住笑起来了。

“是啊，当然啦，”万太太回答說，好象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一样。

那时候蒂特听了这話，直想逃之夭夭，可是現在她也認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了，虽然只才十天。万太太說过：万先生要是知道有人躲在厨房角落里一个人吃飯，他就吃不下飯的，蒂特也很能体会这种心情。当她还是个孩子，来到老鴉巢时候，除非她把吃食都分給了大伙——連畜生也都包括在內，光她自己一个人吃，她簡直咽不下去。不用說，这一点，是她从拉斯·彼得那儿学来的，拉斯·彼得就是这末一个人。不过，当她第一次瞧見了一个和他相同的人，她还是覺得有些詫异。

开头的几天，她倒覺得有些不便。因为她已經不习惯跟别人坐在一起吃飯了，許多年来，她总是一个人在水槽旁边的角落里嚼着她的吃食。現在跟大家一起吃飯，真使她覺得很不习惯，尤其是跟她的主人坐在一起吃。她感到自己是多么蠢笨啊！

可是好象誰也沒有注意到她的靦腆和不安。吃飯的时候，她跟太太輪流到厨房去端菜。孩子們一坐下来，就跟她聊天。他們沒完沒了地向她提出問題，非要她回答不可。双胞胎怎么只有一个呀？为什么她說話老是北海島的口音呀？等等。

"你們讓曼小姐安靜一会儿吧，"媽媽說，"要把这些事情都弄明白，將来的时間可多哪。"

"她能够永远在咱們这儿嗎？"最小的一个男孩子立刻問她道。接着伊格也頑皮地抬头瞧着她說："你是个女人，怎么还叫'男'小姐呀？"① 她才五岁，可是已經很頑皮了。

"那是因为她要結婚，"費德瑞克瞧不起似地說，"女人总是要結婚的。"万太太朝她丈夫笑笑，那时他正坐着喂那个两岁的小家伙，他在吃飯的时候，老是把他放在腿上。

---

① 曼小姐，原文又是"男"小姐的意思。

“你可别拿‘曼’来开玩笑啊，因为那是咱們国家里最古老分布也最广的一个族姓，要是沒有‘曼’族人，咱們的生活还得更坏呢。从前，这全部的土地都是他們的：后来来了一个惡神，他把他們都迷惑住了。他的名字叫做‘大肚皮’，因为他只有个‘大肚皮’。虽然惡神有大肚皮，可是‘曼’族的人啊，却有一顆善良的心当作他們的武器和致胜的方法。”

“噢！”孩子们睁着大眼睛，盯着蒂特，“原来这是一个神話，而且和你有关呢，你一定是神話里的公主。后来怎样了？他們一直沒有脫离掉那个惡神嗎？”

“沒有，还沒有哩。可是等他的大肚皮吃啊，吃啊，一直吃到他們的心，他們可就要自由了。因为那顆心会梗在惡神的喉嚨上卡死他。”

*　　　*　　　*

蒂特眞地覺得自己有一点象神話里的公主。并不是說这儿的工作輕松——恰恰相反！万家沒有什么錢——他們的衣裳都在家里洗，在家里做，每花一文錢都得再三考虑。給孩子們做衣裳就够忙的了，那些衣裳都要穿得实在不能再穿才换新的，可是看来又要很干淨。每天針綫活儿的籃子总是放在桌子上，活儿总是做不完。可是虽然如此，蒂特却感到象在自己家里一样。她知道哪儿是裝紐扣的小袋袋，那里面存着各式各样的旧扣子，需要什么零件东西都在那里找得到。此外她也知道还有一只裝旧布和破毛布的小包包。前几天她曾經把破袜統拆开，淸出一些織补用的毛綫来。她再一次地尝到了那一种用破破爛爛的廢物創造出有用的东西的快乐。正如她对世人有着无比的爱恋一样，她对物件也有着无比的爱恋。从这方面看起来，这两样东西是很相象的——有些用过了的东西，不値得再保存的时候，往旁边

一搁也就算了。人和物——当他們已經沒有用了，犯不上再养活他們或是再修补他們的时候，人們也就把他們一起丢进垃圾箱里去了。現在她又成为一个"人"，又生活在人类中間——又成为别人关切的对象，而且也能够去关怀别人，这是多么使她快乐，而又覺得光荣啊！

从早到晚，她可眞够忙的。晚上，当孩子們上床以后，蒂特和她的女主人就圍坐在灯前縫縫补补。万太太的手指头可眞灵巧——蒂特怎末也比不上她。她們坐在灯前，各自有各自的心事；蒂特并不是一个談笑风生的人，万太太呢，她一整天老是那么快活，而又生气勃勃，可是到了晚上，却象鳥儿似的也安靜下来了。蒂特坐在那儿，享受着那弥漫全家的安詳的宁靜。这时孩子們都已經熟睡了，两双灵巧的手正辛劳地为他們操作。她忘了自己身在哪里，她夢幻似的覺得她好象在家里的客堂間——她是个小母亲——小家伙已經睡在床上，一天的辛劳已經过去，她疲倦了，可是內心却又千头万緒。她是不是又想起了她那辛酸的童年啊？她把头枕在手臂上，輕輕的哭起来了。

"你怎么啦？"万太太把蒂特的头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孩子，你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嗎？"

"噢！你对我太好了，"蒂特回答說，一边抽泣，一边又想做出笑容来。

万太太笑了。"这总不是要哭的原因吧。"

"是不該因为这个哭，可是，我小时候，从来玩都沒有玩过——說起来，这多么奇怪呀！"

万太太用询问的眼光瞧着她。她体会不到她心緒的变化。

"我早就該到这儿来！"蒂特說，紧靠在女主人身上。

講到这里，她正好触到了伤心之处。她很小就离开了家，在

外飽尝人世的艰辛，現在她才知道她本来是可以少遭受一些痛苦和不幸。这么長远的一段时光，真把她的心灵折磨够了。当她根本不加思索，只是本能的喊惯了"老爷"，"太太"的时候，万家的人却直截了当地告訴她，不要使用这种礼貌上的称呼。对于这样情形，她突然怀疑而且警惕起来了。"她們对我这样和气，是不是想讓我多干点活呀？"特别是当她疲倦了的时候，她心里就会发生这样的疑問。在这儿，跟其他地方一样，活多得总是做不完。那位太太也完全担当起一个人的工作，和她一起干活，而且在特别需要起早的早上，她总是愉快而又爽朗地把蒂特喊醒；只要一听見楼上她那輕快的脚步，它就給她一天的生活帶来了欢乐的色彩。在这儿，虽然工作很多，可是蒂特并不覺得沉重，因为全家的活儿，她們双方都搶着做，誰也不偷懶取巧，而且对于做家务事，也沒有采取瞧不起的态度，因此这儿的工作也就不是什么沉重的負担，自然也就不会积压了。

蒂特不再覺得她象牛馬一样为人操劳了。她只是不知疲倦地干着，可是因为太不顧惜自己，因而把身体累垮了。她拖着疲倦的身体支撑着，常常需要打起精神，勉强挣扎下去。她常常覺得好象她身体內部有甚么器官停了下来，需要象鐘表一样上一上弦。只要万太太对她惊异地看上一眼，就足以使她克服了困难，而她心里羞愧的感覺也会讓她振奋起来，再接再厉地干下去。有时为了原諒自己，她就怨起别人来了！她这样地想：他們讓她下楼来一起吃飯，还讓她晚上下楼来一起坐着，是不是为了想更进一步地控制她，更为了节省錢呢！——認定天下沒有不自私的人，这总是个聪明的想法啊。她常常因为自己这样多疑，又覺得非常慚愧——尤其是当她对自己的生活又感到快乐和滿足的时候——因此她又悔恨起来了。只要有这种矛盾的想法存

在，她实在难以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有时候蒂特实在沒有办法了，她就怨起自己和别人来。碰上这种情形，万太太就不得不認眞地开导她，一直說得她心平气和为止。

不过这也只是一种暂时的心緒。她的心灵是在太沉重的重压下成長起来的，就象她的身体也是在太沉重的負担下長大的一样，要想完全使它正常，还需要一段时間。她有一点过于匆促地就見到了阳光，因而东磕西撞地有些昏眩了。这自然不是甚么优美和諧的动作。不过一个新的完美的性格却正在形成着。

*　　　*　　　*

蒂特一天天地成長着，象花朵似的开放着，春天也愈来愈近了。她以前从来不知道春天是这样一个无比可爱的季节。在家乡的时候，她从来就沒有好好地注意过它，仅仅因为春天来了，她的工作可以輕松一些，她才欢迎它。那时候，一到春天，小家伙們就可以一天到晚在外边跑来跑去，而且也用不着为了到哪儿去撿柴而发愁了。这几年以来，她就被局限在这个城市的圍墙里，也許这倒使她睜开了眼睛。她好象在和冬天的草原在竞賽，看誰先冰消冻解。她心中潜在的泉水，向上涌着，而且突然噴发出来，一路跳跃地奔流着，用銀鈴一般的音調向春天歌唱。有那么多的不可捉摸的东西在她的心里活跃着，留給她一些甜蜜的忧郁或是音乐般的欢乐。黃昏加深了这种悒郁，随后夜降临了——那月光照耀的夜，在这个时候，由于它那奇异的銀白色的光輝，使整个房間都变了样，使人不能入睡。这时候，一个人可要当心，可别在睡覚的时候，讓月光照在臉上。外婆曾經囑咐过蒂特，她說那会影响一个少女的終生的幸福，蒂特至今还深信着这句話哩。

日子不知不觉地过着，一天比一天長，一天比一天更光亮

——而且也更温暖。在花园里，每一天都有新的发現，这儿一叢花开了，那儿一叢又开了。孩子們的眼睛銳敏地注意着这一切，而且走到屋子里来报告花园里的消息，于是每个人都走了出去，迎接这新的奇迹，万先生就把这一切講給大家听着。他熟知园里每株花木的名字，而且知道它們怎样吸收营养，怎样繁殖，甚至于了解它們怎样思想！他書房四壁全是書橱。蒂特想到他头脑里裝进了那末多的东西，她禁不住打了个寒战。

太阳升得愈来愈高了。当它喚醒了花朵和小树叢以后，它的光就来喚醒大树林了。有一天，它照到屋角里，从三角形的窗子照在蒂特身上，那时她正坐在桌前写信，阳光在来到之前，先朝她又紅又热的臉上輕輕地吻了一下，随后它有片刻的时間，停留在她那圓潤的前額上面的头发上，然后便消失在树林的后面了。

万太太拿着一封信走进来了。那是个年輕的花匠写来的，他在附近有一个出售花木的花圃，曾經到万家来过几次，給万先生的花园送来些花木。他要蒂特跟他一块去参加蘭德华飯店的舞会。"我們眞要認眞考虑考虑，是不是讓你另請高就啦，"万太太說。"这样下去可不得了。你把附近的青年小伙子都招惹来啦。你沒来以前，我們喊个貨郎担子都喊不着。可是現在我們簡直一天到晚就忙着跑到門口跟他們說：'謝謝！我們今天不买什么！'你知道这儿的人給你起了个甚么綽号嗎？把你叫做'碰不得'小姐！①"

蒂特臉紅了。万太太清脆地笑了起来。随后万先生也从他的書房走到这間擱楼里来了。他从門口探进头来，做了个滑稽

① "碰不得"(Touch-me-not)，即凤仙花，这儿是双关语。

的鬼臉，好象很有些难为情的样子。因为房門低，他要比平常更弯下腰去，才能把头伸进来。

"进来，进来呀，"万太太說。他很小心地进来了！蒂特給他拿过一把椅子，然后自己就跟太太一块坐在床上了。

"这儿眞不錯啊！"他說，向四下里看着。"可是这儿沒有書！你想看甚么書嗎？"

"嗯！——"蒂特支吾地說，使他看出来她是从来不看書的，她很覺得不好意思。"借我一本魯濱遜漂流記行嗎？"她問——这書她曾經在楼下和孩子們一起揀着看过几段。此外她就不知道还有其他甚么别的書名了。可是她說了这話，又有些不放心。她以为以后他会要她背几段出来，而她却一直就是不会背書的。

"我可以把同样有趣的書借給你一些，"万先生答应她說。"可是現在，咱們一块出去散散步好嗎？瑪丽？"

"我今天晚上要和孩子們在家里，請曼小姐陪你去吧？"万太太說。

万先生，費德瑞克，蒂特他們三个人一起向西，朝着薄暮的天空走去。万先生在中間，他一边走一边談着，談的是在哥本哈根发生的一件什么动乱。蒂特覺得他眞会說話，虽然她連一半也沒有听懂。可是在他安詳的声音里，一个更高超的世界在她面前展开了，那是一个不愁吃喝，不愁沒有錢用，也不必顧虑彼此暗算攻訐的幸福世界。蒂特認为这本来是上流社会的生活，現在她却見到她的理想实現了，她所想的是这样的生活——人人怀着高尙的思想，彼此相亲相爱，对境况不好的人也有无限的关怀。上帝高高在上，仁慈博爱地照看着我們，在接近他的地方，他安置了上等人，并且給他們安排了一个更淸新甜美的环境——上等人是比蒂特和她的亲人更靠近上帝啊！那天晚上，她

觉得她被高举到和上流社会的人們一起了。她是睜着眼睛在穷人梦想的世界里徜徉着。

“穷人將来都会唱起：‘大地多么美丽，上帝的天堂多么燦爛！’实际上，那也正是我們斗爭的目标，”万先生說。

“为什么他們还要喝酒，弄得他們的生活更加悲慘呢？”費德瑞克深沉的問說。

“因为只有白蘭地酒才能讓他們痛快一会儿。所以借着酒他們才唱出他們的贊美歌。要是歌声有点不清楚，也不能說是他們的錯啊。”

“是的，爸爸就說过：‘要是能認眞去思考一些問題，那多好啊！’可是，那是他喝了酒才那样說的，”蒂特插嘴說，“当他清醒的时候，他就不敢想到生活，他說，那实在太悲慘了。”

他們在万先生一边一个地走着，两人都瞧着万先生的臉。落日的余輝在他眼鏡上反射出来。費德瑞克悄悄地把手臂伸到爸爸臂弯里。

“你挽着爸爸的另一只胳臂！”他跟蒂特說。“这样好走一些。”

蒂特快活极了。他們三个人这样走，人家还会当她是費德瑞克的大姐或是万太太呢。他們走下了山坡，在路上三个人一齐哼着一支歌：“走遍世界上幸福的乐土”。

万太太正站在花园門口。“你們去了好半天啦！”她說，“今晚上在咱家門口走来走去的年輕小伙子可眞不少。”

“是啊，”万先生說，“我們眞得想想办法讓曼小姐訂了婚。对于所有認識她的人来說，她眞成了个危险人物啦。”

蒂特微微地笑着——不，她并不要結婚。

可是她却在爱着——不过并不是爱上了哪一个人。那是她心灵的泉水向上涌着，給她注滿了无限旺盛的活力和炽烈的热

情。可是她的爱却并沒有明确的目标。

第十一章

幸福的时光

万太太处理家务有她自己的安排。他們总是在一点鐘才吃午飯，这样下午就可以輕松一些了。她們在厨房里一起做飯的时候，她常常說："下午才是最好的时光哩。你可以待在自己的屋里，做点自己的事情。"好象她很明白有时蒂特也需要自己單独地待一会儿，能有时間和她的亲人在心灵上默默地相会。

于是蒂特就上楼去了，在她自己屋子里閑散地踱着，收拾一下房間，把家具搬动搬动，看看它們換个位置是不是好，这样一来，她就能得到充分的休息。她听得見万先生在对面他的書房里走动，她自己特别留意輕手輕脚的，怕打扰了他。当他在写作的时候，他們毫无例外地全都踮起脚尖来走路，虽然他并不希望他們那样迁就他，他倒并不是一个苛刻的人。只要万太太一說，"爸爸在工作啦！"她就好象在大家身上貼了符咒一样，他們自然而然就都安靜下来了。只有那几个頂小的不懂事的孩子才不管这些，他們往往象一陣风似的冲上楼梯，把他們剛剛找到的宝貝拿給爸爸看，——比如說，一块小石头啦，或是一枚生了銹的小鉄釘啦！媽媽也紧跟着赶上来了。"孩子們，孩子們！"她压低着嗓子喊他們。可是万先生总是走出他的書房，把他們領到屋子里呆一会儿。当他把房門一开，一团雾一般的烟气，就飄上了頂楼，滲进蒂特的屋里来，而这一股縹緲的輕烟足以引起她一陣神奇的想望。但是，在他的屋里，可坐不住：他就坐在濃烟之

中，別人可受不了。

"只有那样，他才以为进了天堂！否则他就写不出东西来！"万太太开玩笑地說。她总是責备他烟抽得太凶，可是同时又喜欢他身上的烟草味儿。

蒂特的屋子里多么整齐干凈啊！那张旧鉄床的两头都挂着白色帶褶的幔帳，这样那些鉄床柱就露不出来了。那只木制的洗臉架也罩着白布。窗子上挂着一幅厚厚的白窗帘，到晚上就可以拉起来。蒂特非常喜爱她自己的房間，从每个角落都是那么干凈洁白，人們可以理会到这一点——每一样东西都散发着一种新漿洗过、新揩擦过的气味。在这里，她曾經流过她进城以来的第一次的快活的眼泪——事实上也是她長大成人以来第一次快活的眼泪。已經是几个月以前的事了，正是她情緒极度頹喪的时候，她初次进了这一間屋子。这一間布置簡陋的小屋，发散着亲切的光，在床边的花瓶里还插着鮮花。在蒂特的生活里，这是第一次有鮮花迎接着她，它們在那儿挺立着，好象是一个希望，預示着她將得到甜蜜的安息和快乐的夢寐。从那时候起，她就总留心讓瓶里鮮花不断。黄昏里，当她沿着树叢走的时候，她就随手摘些花回来，然后就把它們插在床边的小桌上。它們是应当放在这儿的！

在衣柜上放着一个大貝壳，那是蒂特在山地田庄的海岸上撿来的。除了这件东西以外，再沒有甚么会使她想到过去了。她把她那小男孩的象片藏在一只抽屜里，她不必要把它随便放在外面。那只会引起別人的疑問，要是人們知道了这件事的底細，就会看不起她了。蒂特不愿意因为不必要的坦率，而在这一戶人家里惹起一些麻煩，这是她受不了的。她現在簡直很少挂念她的孩子了，有时候她会怀念他，可是这种怀念已經不再是那种

肝腸寸断、望穿秋水的思念了。她已經好久沒有回家。不过万太太答应給她半个月的暑假；那时候她一定要回去看看他們。

她是在成長着。从外表上看起来，她并沒有甚么变化，可是在她内心里却有点什么在成長着，她是在播散着种子呢！从这儿——城市和乡村的交界的地方望下去，这城市显出了另一副不同的面貌，和从前她从城廂屋宇中所看到的，完全不同了。在这儿，房子和房子里住的人都能够一覽无遺。无怪万先生要住在这儿：他可以俯瞰整个的城市。他把这个城市叫做全国的心臟，这話蒂特还不很懂，——她認为这城市倒象一个大的胃臟——每一天，每一刻，它吞下去多末多的食物啊！她自己不是也几乎被吞下去了嗎？可是在这儿，在这一座万家别墅里，她倒很喜欢这个城市。他們只在白天才到城里去，逛逛商店，买些东西。要不然他們一家子都到动物园里去蹓蹓。

从她住室的窗口，她可以看見那条一直通到乡間的費德瑞堡路，在大路两边，有田地、农庄、籬笆和房舍。农夫們在耕作，牛羊在吃草，路人沿着大路上慢慢走着，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到处是麦田、草地、叢林，还有一个规模宏大的果菜园。鳥在歌唱着，有时下雨，有时吹起了寒风，过后又是阳光普照，温暖了大地。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帝，那万能的主所創造的，因而它是这样的美——而且这么的奇妙。可是这时在蒂特的桌子上却放着一本方方正正的东西——那是一本万先生写的書。眞难以想象，一个人怎么能够創造出这样的东西来呢。因为当你把書打开，看着那密密麻麻印着字的書頁，它就把你帶到另一个絢爛多采的世界里去，——一个你从来沒有見过，也从来不曾存在，可是你对它又好象非常熟悉的世界——那儿有乡鎮，有农庄，有漁村，还有喜怒哀乐的人們。蒂特認为这眞是神奇，只要从窗口轉

过头来看看那本書，她就能够訪問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眞是不可思議啊！女主人說他曾經写过許多这样的書，并且在他的書房里，他还有很多很多，成千上百的别人所写的各式各样的書呢！現在，她每天晚上回到屋子里去的时候，她总要特别当心别弄出声音来。那些人物可别因为她而吓跑了啊。她現在才明白这是多末要紧的事。万先生常常整夜坐在屋里。她醒来的时候，从半开的房門那儿她看得見一縷灯光照在天花板上——他为了把烟气放出去，門总是开着的。他非得抽烟不可，否則就写不出东西来！想到她的男主人坐在那儿，在藍色的烟霧里見到了种种幻影，这是多末奇妙啊。有时在夜里，蒂特就会这样想，要是上帝未曾創造这个世界，那末万先生能否創造它呢？她不知道究竟哪一个世界会更好！可是无論如何，在万先生所創造的世界里，那儿的爱情比上帝所創造的世界里的爱情要美丽得多！

*　　*　　*

蒂特坐在那儿看書，她两手捂着耳朵，唯恐吵鬧的声音会来打扰她。当她看書看到了津津有味的地方，不該有馬車声的时候，她却听到了街上轔轔的車声，这就会打扰了她。虽然她捂着耳朵，她还是清楚地听見了女主人非常惊訝地喊着："喲！是拉斯·彼得呀！"接着門砰地一响，她就往房前那条路上跑去了。

蒂特急忙跑下楼。从路上坐着車子来的，果然是她全家人，拉斯·彼得、茜妮、还有一群小家伙——滿滿的一車！万太太吻着茜妮的嘴。"請别怪我冒昧！"她微笑着說。"不过从蒂特嘴里，我們早就喜欢上你們啦。"她眼里帶着喜悦的光，一个一个瞧着他們。

"好啊，她沒有在背地里說我們坏話，也沒有使我們丢人！"

拉斯·彼得非常高兴的說。他按着馬的后臀爬下了馬車。“你好哇，我的姑娘！”他捏捏她的臉蛋，温柔地摇着她，“又瞧見你啦，眞叫人高兴！”

随后，費德瑞克也跑了来，还有小伊格，和那些男孩子們。万先生抱着最小的一个娃娃也从后院来了。“吉——吉”小娃娃一边嚷，一边象馬似的从鼻孔里噴着气，弄得一下巴尽是鼻涕。

他們本来打算馬上就要进城，可是馬已經乏了，需要歇歇，吃一点草料。拉斯·彼得希望蒂特能請一天假跟他們一块儿去。这当然是不成問題的。可是万太太一定要他們先进来坐坐，吃一点东西——然后再打主意，万先生也这么說。

蒂特和万太太一边一个把拉斯·彼得往里边拖着，他却站在那里盯着她，把两只手在大衣口袋里掏着，他好象找甚么东西，其实他已經不知如何是好了，因此才希望挨一挨时間。

“你看怎么样，媽媽？”他体貼地問着說。可是茜妮一句話不說，只是微笑着。在她那紅紅的面頰上，現出两个深深的酒窩。拉斯·彼得任凭她們把他拖进去以后，巴夫尔和拉斯穆斯两个人就忙着把馬卸下来。自从蒂特离家以后，他們都長成大孩子了，簡直是两个地地道道的搗蛋鬼！

拉斯·彼得不得不到万先生的書房去抽支雪茄烟，因为孩子們的緣故，任何人是都不在楼下抽烟的。他瞧見書房里边有那么多的書，簡直发了呆。“这些書你都能看完嗎？”他怀疑的問着說。

万先生也得承認，这里边有許多書他并沒有讀过，也許永远也不会讀它們了。“我从来也沒有好好念过書，”拉斯·彼得說，“老在外面跑的人，这簡直就办不到——我一坐下来看書就要瞌睡，可是我琢磨看書大概也跟交朋友一样——你先認識了他們，

然后就慢慢喜欢了他們，并且想从他們那儿学点好处。可是說来說去，坐下来要写这么一大堆書，可真是件吃累的活儿。就算我会写，有誰讓我干这行，我才不干呢。”

“对的，你說得真对，这实在不是甚么好玩的事，”万先生認真的說。“我倒情愿跟你掉换掉换，到大路上赶馬車去。不过我总覺得有些东西憋在心里，非把它写出来不可——这些話除了我，也許別人写不出来。可是对于这一行，很少有人象你看得这么清楚：大多数人还都羡慕写文章的人呢。”

接着，女人家把咖啡端来了：他們就在万先生的書房外边小阳台上喝着。“这对您真是特別尊敬，拉斯·彼得，”万太太順口就說出来了，“任何一个生人，万先生从来不讓他到这儿来。可是我們大家都很喜欢你。你真想不到我們常常談到你和你的孩子們，还有你們乡下的生活；已經不知道多少遍了。”她說着，臉就紅起来了。

“我也真地喜欢你們——当然啦，我是說除了我这年輕的太太以外，我最喜欢的就是你們了。”拉斯·彼得回答說。“你真是一位有教养的好太太。可是，說来也真是一件怪事，你怎么会認出来是我呢？这話我一見面就想問你。我这姑娘也許还会把我們都拍了照片，讓你看个清楚啊！”

“我太太是个千里眼！”万先生說，打趣地瞧着她。“可是要是你看得出来她是个有教养的好太太，你也一定是千里眼。因为直到現在还沒人看得出来呢。她也从来沒有透露过她是一位司令官的小姐呐。”

“对于这件事你老是覺得不痛快！”万太太抚摸着她丈夫的头发說，“对不起，我出去一会儿。蒂特可以在这里陪你們好好待一会儿。”她朝她丈夫使了个眼色，万先生就跟着她走进書房

里去了。

“我看他們手头大概沒有甚么錢，”蒂特小声跟她爸爸說，“他們为了这光景很伤腦筋，而且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可是我們到这儿来，并不是要使他們为难呀，我們就是来看看你。”拉斯·彼得十分惊慌地說。

“他們常常談到你們要到这儿来——我想要是你們这会儿就走，他們一定很不高兴。你手里有錢嗎？爸爸。”

“你放心吧，我有錢，姑娘！”拉斯·彼得十分安心地嚷着說。“眞是好运气。我們剛剛取出了茜妮的一笔存款，預备进城去看看，买点东西。”他从皮夾里掏出一張一百克朗的鈔票交給了她——那皮夾里鼓鼓囊囊的装着好多錢，蒂特看了很得意。“是啊，咱們可眞是娶了一个有錢的媽媽？”拉斯·彼得溫情地瞧了茜妮一眼說，“可是，你知道，我們可不是乱花錢的。我們要去开个小买卖，不过你怎么把这笔錢交給你的东家来用呢？”

“我要亲自到杂貨鋪去，”蒂特說，“这些錢都可以給我用嗎？那末我就可以把我們欠賬还清了。”

“她眞長成一个有出息的好姑娘了，你看是不是？”她下楼以后拉斯·彼得說。

“她一向就是个好姑娘啊！”茜妮說。“她应当嫁个好丈夫。”

“象我这样一个好丈夫嗎，对不对？”拉斯·彼得大笑說。“啊，可是我有点担心，她快成了个闊小姐了。”

万太太又到他們这儿来了。蒂特到底还是把錢的事告訴了她，因为她一进来就在他的椅子背后站着，双手扶着他的肩膀。她一句話也沒有說，可是却心事重重地撫摸着他后頸上的毛发，然后她突然弯下身去，在他那禿头頂上亲了一下。

“天啊，那些小家伙都到哪儿去啦？”为了把她的心思岔开，

拉斯·彼得喊着說。他怕她会对他說出道謝的話。

"他們跟我們的孩子都在后院呢，"万太太說。"你眞該去瞧瞧他們在一起做些什么！巴夫尔和拉斯穆斯正教給我們那些小家伙在地上挖洞哩。可惜克里森不能够和你們一起来！"

"怎么，你也曉得克里森嗎？他沒有来——他現在正在外面給人家帮工。可是說不定有一天他会跑来。他就喜欢东游西蕩的生活。"

"那可不是从外人那儿学来的呀！"万太太笑着說。

"是啊！"拉斯·彼得搔搔头說："很可能不是从外人学来的！"說到后来，他就透露出他們自己的事，他們并不是当天从家里动身的，而是在外面已經游逛了好几天了；車里还帶着吃食和一只鍋子。他們在树林子边上就休息下来，就地埋鍋造飯。昨天晚上他們就睡在納德堡一个佃农的家里。

"那多有意思呀！"太太說。"我多愿意跟你們一块旅行啊。"她两眼閃着光，兴奋地說。

"噢，那好办。你只管順着大路往前走就行了。可是当然啦，你得天生有一副闖江湖的本領，还要能随遇而安。"

"我們行啊。我丈夫跟我都能办得到，照我們現在这副光景来看，我們还是非得那样不可了。"她微笑地又添上这么一句。

"是啊！我剛才很納悶，你怎么是这么一位好太太！"拉斯·彼得說，"可是現在我听你这么一說，我就明白了。那些手里沒甚么錢的人，他們的心眼总是好的。哎呀，我們的車呢？"他大吃一惊地跳了起来。

万太太笑了。"我丈夫跟費德瑞克把它赶到小客棧去了。我們覺得你們住在我們这儿，比到城里找住处好得多。只要你們不討厌我們这儿，我們可以把你們安頓好。"

当然他們可以在这儿住下来！拉斯·彼得这个人就是把他挂在帽鈎上，他也能睡得着。他感謝老天爷讓他一躺下就能睡着。“可是那太打扰你們了，实在过意不去。”

蒂特和艾尔西两个人提着一大籃子东西来了，万先生順着大道也走了过来。拉斯·彼得走出門到田里去迎接他們，他也想到附近四下里看看。茜妮情愿跟万太太們待在家里。“我眞奇怪，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就隔一条大路，怎么一边庄稼这么好，一边这么賴。”他遇見了万先生的时候，問他說。

“这是因为有人拿这半边地做投机买卖，”万先生說。“要是哪块地皮讓律师瞧了一眼，那就跟魔鬼吹了气一样，結果这块庄稼地上就寸草不长了。”

他們一块儿在田野中散步。拉斯·彼得本来認为万先生是个古怪的不爱說話的人，不象他太太那么活潑，爱說話，他曾經想也許他有点瞧不起他們。可是事实上，他是在用心听大伙說話，把大家所說的全都記在心里，等到他單独跟誰在一起的时候，他同样也很健談，而且說的話都很有道理。他好象对社会上三教九流的人物全很熟悉，而且对任何阶层的人要怎末說，就怎末說，毫不留情。这正投合拉斯·彼得的脾气。他对那些有錢有势的大人物更不客气。“是我們替他們动腦筋，”他冲口而出地說。

拉斯·彼得确实相信他和他的一类人是在給有錢有势的大人物干活。这种看法是在他头腦中逐漸形成的。不过万先生这句話，在他听来却是新鮮事儿。

“是啊，你們动腦筋，我們大伙出力，这么一来，他們那些大人物自己就用不着干甚么事儿啦，”他笑着說。

“是啊。他們就只剩下一个‘大肚皮’了，”万先生严肃地回

答說。拉斯·彼得听見这样一个有学問的人說出这么一个粗俗的字眼儿，他覺得很奇怪，也許这正是俗語所說的：深山出异草吧！

他們向阳台上一看，有人在朝他們招手，他們該回去吃飯了。

飯厅里桌子已經摆好了，就好象过节一样，長桌上有酒，有花。万先生把一把大靠背橡木轉椅放在桌子的一头——这本来是他的座位，"你坐在这儿吧，拉斯·彼得，"他用一种謙恭的眼光望着他說。

这确实是一个上席。拉斯·彼得坐下来的时候，心里很感动。"从前，誰也沒有这么費心款待过我，"他輕声地说。

这一餐象正式的宴会一样。孩子們全都聚攏在一起，他們吵吵鬧鬧的，彼此有說有笑，高兴极了。万先生喜欢他們这样。"吃飯的时候就是孩子們的好时光！"他說。

拉斯·彼得发覺万先生在吃飯的时候，把最小的孩子放在他的膝头上。"有了他坐在腿上，我吃飯都特别香。"万先生說。

"嗯，万先生跟你一样啊，爸爸！"蒂特一边說，一边亲热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因为高兴的原因，她的臉蛋儿緋紅得象开了的玫瑰花儿。

"是啊，跟我一样！"拉斯·彼得露出羡慕的神色回答說："我倒愿意这样！可是現在家里沒有人坐我腿上啦。小家伙都說他們大了。可是媽媽說过：要是我不再嚼烟叶子的話，她在圣誕节的时候，要給我生一个。"听了这話，羞得茜妮臉上一陣陣地发紅。

"天哪，咱們桌上正好是十三个！"她做出一副非常滑稽的惊惶失色的样子說。这句話显得很突然，大人小孩都笑起来了。

“是啊！妈妈才迷信呢，”拉斯·彼得说。“谢谢老天爷，我可从来不迷信。”

“那是你们一族人的特色。”万先生举起酒杯来对他点头说：“你们从来不相信鬼怪，所以你们总是受着压迫。我们现在为那些不迷信的人干杯——为那些有信仰的人们干一杯！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的弟兄——别信鬼怪。”万太太也举起酒杯来。

“只因为你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未来，你才这末宠爱孩子哩！”她跟她丈夫说。“所以我们应该为茜妮干一杯，祝她万事如意。”

“今天晚上我们大人都到特维里① 去玩玩吧，”万先生说。

“嗯！”费德瑞克老着脸皮说：“那我也去！”

万太太笑了。好象她一直都是笑盈盈的，这一天从早到晚，不知道为了什么，她总在笑着。“我们总得找个人招呼孩子呀！”她一边想，一边说。

“我来招呼他们吧，”艾尔西说。“我实在累了，不想跟你们一起去了。”

“你呀，还是个孩子哩！”万太太诧异地喊着说。

“她一个人照看家里，已经两三年了，”拉斯·彼得得意扬扬地对他们说。

“听一听我的打算吧，”太太说。“今晚上咱们大人都到特维里去。明天蒂特跟她爸爸、妈妈和孩子们到动物园去瞧瞧，我们的孩子也跟着去。同时也到城里去逛一逛。然后你们一定要回来吃晚饭，晚上就住在这儿，等后天再赶车回家。所以你们要

---

① 特维里是哥本哈根夏天的游乐园。

玩，还有很长的时间呢！”

“真见鬼，为甚么我不能跟他们一起到动物园去呢，”万先生说。“谁出的这个鬼主意！”他好象有点生气了。

“那么我也不能不去啦！”万太太说。“不过这么一来晚饭可就要很迟啦！你们可得等着啊！”

第十二章

蒂特采摘玫瑰

真正是夏天了。天气是这样炎热，简直都看得见热浪在滚滚流动。热浪低垂在地面上，在人们的眼前发着白蒙蒙的光。只有孩子们好象并没有受到炎热的影响。他们成群结伴地躺在草地上，嚼着鹅莓和小葡萄干，一边在喋喋地谈着。真有趣啊，他们一个挨着一个地来了，就好象一级一级的楼梯一样——他们每个人的年龄只差一岁。

费德瑞克骑着自行车到波罗的海海峡洗海水浴去了。万太太和蒂特坐在万先生书房下面的门廊里在缝衣服。她们听见万先生在楼上走动着。他走了出来，在阳台的栏杆上磕一磕烟斗，随后又走进去了。这两个女人，静静地坐着，她们留神地倾听他的动静。他一天到晚都能够这样：摸摸这里，动动那里，甚至于还跟她们谈些什么；可是他却一直都在专心致志地干着他自己的工作！好象他的工作是在他内心里进行着，丝毫不受外界的影响；可是她们从他的眼光里看得出来他是在工作着：他那两只眼睛就象梦游者的眼睛一样。在这种状况之下，外界甚么事也引不起他的注意。万太太笑着说他是“鬼迷了心窍”。

她們在給蒂特縫一件花洋紗布的夏裝，那料子是万太太在大減价时候买的便宜貨。因为天热，她們穿着便鞋，光着腿。“这下子咱們可省袜子啦，”万太太說。因为光腿赤足是她出的主意。

“那些买卖人哪！他們看見我們不穿袜子不会笑話我們嗎？”蒂特对这事并不覺得放心。

“你这位高貴的小姐呀！”万太太瞧着她說。“咱們管他們干什么！再說，他們还以为咱們穿着肉色絲袜哪。現在就講究穿袜子象光腿似的，那才漂亮哪！”

万先生走到阳台上，又在磕着他的烟斗。

“留神，别把烟灰敲到我們的活計上！”他太太往上朝他喊道。

“噢，对不起。”他把身子探出欄杆，弯腰看着她們，随后就到楼下来了。“你們象姊妹倆似的坐在这儿，”他說。“两位又要好、又漂亮的姊妹。可是你們誰也沒有想到我这个大高个儿啦。今天沒有茶喝嗎？天这么热！”

蒂特撇下手里的活計，就站起来了。

“咳！我真是顛三倒四了，”她一边喊，一边跑到厨房去。

“要不然就是因为你在恋爱啦，”万太太探着身子在她身后狡猾地說。

“真是个孩子！——可是她做着怎样美丽的夢啊。无論誰都会深深地爱上她的！”

“如果我是个男人，我的确会爱她！”万太太認真地說。

蒂特在厨房門口那儿喊着：“孩子們，孩子們，喝茶，还是吃鵝莓水果冻？”

“吃鵝莓水果冻！”他們同声回答說。“不过要帶皮的整莓

子。"

"那么你們上凉亭那儿去吧，"她的声音在露天里显得特別响亮。不一会儿她端着茶来了。

"怎么样，你喜欢我們的新袜子么？"万太太伸出一条腿来給他看着。"你自己看出来了吧，瞧啊，是絲的。"

"眞漂亮！"万先生說。"不过一定貴得很吧。"听了这話，两个人就大声笑起来了。

"你这个傻瓜！人們还都称贊詩人哪——"

万先生把她的头往后一扳，瞧着她的臉說。"人們为什么要挖苦詩人，而且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他問道。

"这么一說，你不是詩人啦！"

"我是个活生生的人——就是这样。可是这已經够了！所有眞正活生生的人也都是詩人。"

"我还不也是活生生的么？可是我就不是个詩人！"

"你才是个'話匣子'呢——老說些沒有意思的話。"他亲亲她的两只眼睛，然后就走开了。

"誰一叫他詩人，他就受不了，"万太太怏怏地說，"也許你已經看出来了，他討厌艺术和艺术家。他管他們叫做理发匠。他一心要想表达那未經彫琢的眞理。你相信这是非常困难的嗎？可是他說所有我們这些人都沾上了虛伪：我們必得向农民学习。"

"跟我們学习！"蒂特吃惊地叫着。"可是我們哪懂得甚么詩啊。"

"也許就是因为你們不懂詩吧。我也不太明白。万先生对甚么事都那末安然，誰也想不到他是个鼓动家，是不是？可是我知道，人家正在监視着他哩。只要他們找到机会，他們就会把他

逮去。現在他是尽可能地保持沉默——可是有一天——只要一有机会！他們就会把他从我身边搶走。蒂特！"

"怎么，难道就因为他替穷人說話嗎？"蒂特簡直不明白，她茫然不解地凝望着前面。

万太太点点头。"这就是我們的將来！要么，是穷人自己把破爛的衣裳抛掉，要么，是闊老爷也得穿得跟穷人一样。我敢說，只要一有机会，他一定会参加到他們中間去，和他們一起斗爭。啊！蒂特，世界上我最宝貴的就是他了。我愿为他牺牲一切。"她低下头，用手臂遮住臉。

"她的手臂多好看啊！"蒂特心里想，"她多美，心地又多么善良啊！"她站在她跟前，温柔地抚摸着她滿头濃密的黑发，她不了解万太太的伤感，可是她很想給她一些安慰。这时候一个孩子跑进来拿着一样什么給媽媽看，万太太又露出笑容，恢复常态了。

隔一会儿，总会有一个孩子跑上来。那个小姑娘逮住了几只小飞虫，她把它們摆在指头尖上，对它們唱着歌，一直到后来，它們突然象干豆瓣似的裂开，展开折起的翅膀就飞走了。最小的小家伙攥着一条粉紅色的虫儿，摇摇晃晃地走来了。那条圓滚滚的虫儿在他胖胖的骯髒的小手里不停的蠕动。"嘖！嘖！眞好吃！"他說。其实他并不把它放进嘴里。他不过是裝裝样子，想吓一吓媽媽和蒂特，看她們会不会叫起来。"你这个小坏蛋，快走开吧，别逗我們着急！"万太太吓唬他說。蒂特坐在那儿，甚么也沒有听見。她沉浸在自己的冥想里了。她坐着，默想着自己童年时代的穷困——他們怎样受苦受罪，拚命地掙扎，而且結果，境况却并沒有好轉。那情况就好象"土地爷"夜晚走进了家門，把他們白天好不容易掙得的东西，一下子全部都吃光了。她想，眞該有个人出来为他們說两句公道話呀！——他們

自己还沒有这个能力。监獄——想到了它，她打了个冷战；心里很害怕，然而同时她心中却又充滿了一种不能忘怀的仰慕。

"我們到屋里把衣服穿上試試，好不好？"她听見太太說。

她們走进了她和孩子們睡覺的房間，站在鏡子前面。蒂特脫下了外衣，她雪白的臂膀在午后的阳光里亮晶晶地发光，她的面頰也紅通通的，眼光里显得出来她还在想着剛才听到的話。蒂特站在那儿，按照万太太的話把两只胳膊伸开，同时万太太站在一边給她把布片縫綴起来。

"你眞象一个神話里的公主。"万太太說，一边把她象陀螺似的一轉。"样子很合身。是你的身材好，穿出来就更好看了。快讓我丈夫看看吧。你得看一看蒂特呀。她多好看呀！"她朝楼上喊着。

为了凉快一点，万先生的門正开着。蒂特又快活，又羞澀，臉上紅紅地走了进去。

"啊！你多漂亮，多美啊！"他說，一边贊美地望着她那青春的身材。"我得把你举起来！"他双手抓住她的腰把她高高举起来。"你得請我們吃巧克力糖啊！"他快乐地说。

蒂特低头看着他的臉，沉醉在他那健壯的臂力和他的一切里。他的眼鏡閃閃发光，在眼鏡后边，就象在玻璃窗子后面一样，在他眼眸的深处，蒂特看見了监獄的孤寂。她倒在他怀里，閉着眼把嘴亲在他的嘴上，然后飞快地跑下楼去了。

* * *

蒂特不知道是她亲了万先生呢，还是万先生亲了她，不过她很清楚，她对这件事毫不后悔。她希望世界上甚么东西都不再有任何变化——四周的一切永远都沉醉在这种温暖和甜蜜之中，沉醉在对万物的爱恋里。白天是个奇迹，沉醉和夢想，夜晚

也并不减色。白天，她满怀快乐的信心睁开眼睛，迎接幸福的一天。夜晚，她心里充满了神奇丰富的期望，閉上了眼睛。她拥抱着一切，一切也拥抱着她。

蒂特生过一个孩子，可是她从来沒有把自己給予任何一个男人。她母性的本能和忘我的精神，曾經时时得到充分的发揮，可是她的爱欲却一直在沉睡。現在这个强有力的男人却使她的爱欲覺醒了，他探索着她的心，并不是讓她背起更多的負担，却是喚醒她来共享幸福的欢乐。很久以来，她的心灵早就在温柔地絮語，現在她全身的血脉也开始沸騰地歌唱了。她覺得她心里象有一大群活的生物在唱歌——連綿不断，象节日，又象婚禮的行列，齐声在歌唱。她的心也在狂热地跳跃，就象一只迷惘的鳥儿似的：她得时时用手按住自己的胸口，要不然她簡直就不能安然入睡。

她毫无顧虑，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献給爱神的热情的威力。在她的感情里已經沒有計較的余地——她爱万先生，万先生也爱她——此外她甚么都不多想了。她比平时更爱那些孩子了。对于万太太也更增加了一种爱慕的情感。有时候她也会想到：万太太会不会疑心呢？有时候，蒂特回来很迟，万先生在夜里从最后一班电車把她接回来，万太太的眼睛总是盯着她的臉，好象在說：你以为我甚么都不知道嗎？其实我全都知道。有一天蒂特帶来一大束芳香的鮮花插在万先生的書房里，万太太抱着万先生的脖子跟他說：“有两个人伺候你，你可眞幸福啊！”

万太太在同她喜爱的人談話的时候，她总是用她那溫暖的手拍撫着他們，而且用一种深切的关心的声調和他們說話。看到了这些，疑問在蒂特头腦中一閃又消失了：万太太現在比以前更和藹、更体貼人了。——她們的情誼就好象是姊妹一般。蒂特

对万太太也并不妒嫉。

蒂特只是怕万先生会对他的太太变了心。可是他对他太太还是那样温存体贴，依然是一个好丈夫。他很沉静，簡直比以前更安詳了，他全身都发散着一种使人感到快慰的热力，深深地感染着他們。他这人可实在讓人弄不懂，对于社会他是那样議論不休；而在家里，他却是这样和气，从来沒有过爭执。

对蒂特来說，这段时間是充滿快乐的时光。在开始的时候，她得到的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快乐，但是自从一天早上她看見女主人泪痕满面以后——那就变成了一种凄切的快乐了。也許只是她自己的直覺提醒了她，使她有了这样的感覺，可是她还沒有完全感到良心有愧。不过那一次至少使她停了下来，想了一想。虽然这快乐的心情多少已經有些不同，可是她还是照样地过下去了。她那快乐由于她的自省，已經失去它初次的新鮮：它留下了一些苦味——一种罪过的，又苦又甜的滋味。有时候，她可以說是世界上最輕松愉快的人，可是突然不知道从哪儿飄来一片烏云，使她的生命中注滿了苦痛和罪过的幸福。因而她有时哭泣，又有时欢欣，她覺得羞耻，又感到驕傲——驕傲的是她自己被一个偉大、聪明、又有着那末美丽的妻子的男人所爱着。

当她不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她就生活在一种极其幸福的狀态里，象在夢中似的，半睁着朦朧的眼睛看着人間。可是当她不得不考虑一下她是在往哪条路上走的时候，她就会吓得打战，全身发冷。事情往往是这样，在新的东西沒有露出显著的征兆之前，她常常看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她并不只是在培植爱情，而且是培植一种罪过的爱。这不只是因为她不顧婚姻的約束而任性地献出了自己，同时更因为她給予的对象是一个結了婚的男人。对于一个年青的女孩子来說，再沒有比跟一个有妇之夫发

生暧昧更可耻了。而她偏偏就在干这种事。要是他們家乡的人知道她干了这种事，她就再不能在那个教区中露面了：她养了私生子，人們还会原諒她；可是干了这种事，人們可就对她不会寬容了。拉斯·彼得也会在那儿住不下去。而孩子們，这些可憐的小家伙，也就更讓人看不起，而且还要受尽人們的侮辱了。

蒂特一个人忍受着这些痛苦——只有快乐她才与人分享。这些內心的苦痛并沒有日漸減少：恰恰相反，在她的寂寞里，它們却得到了滋長。要是女主人发覺了，那可怎么办呢？——她是多么善良、和藹的人啊！要是她一向对她冷酷无情，那倒还讓人心里輕松一点！有时候蒂特簡直不敢正面看她，就是她有勇气那么做，她也做不出来。沒有比"欺騙"这个字眼更坏的了。她总覺得万太太在疑心她，她認为她会在她臉上，在她說話的声調里，瞧出底細来。这眞是一个可怕的处境。可是她又很快乐，她在沉醉中，在温暖和夢幻中，等待着深夜。

"要是一个人只能在暗地里偸情，那眞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有一天万太太說。那时候她們正在熨衣服，她正夢幻地凝望着远方。蒂特能在暗地里偸情心里覺得很快乐。她不能离开这儿——她从来沒有想到要离开这儿。

*　　*　　*

有一天，她們正在做飯。蒂特站在窗下的水槽旁边洗魚。窗外又是风又是雨，冷天已經到了。万先生正在書房里走来走去，他工作的时候，就是这样。眞古怪啊，怎么样样事情都能变成他的作品呢。他从来也沒有象今年夏天那样努力工作着。"他在为两个人工作吶！"他太太天眞地解釋說，她微笑着，并且在說到"两个人"的时候，稍稍加重着語气。这使蒂特听了一楞，因而沉思了一会儿。

“現在夏天过去了，”万太太在桌子那儿說，“一个美妙的夏天。”

蒂特想要回答她，可是要說的話都哽在喉嚨里了。她的眼睛好象在燃燒。她不敢轉过身来，只是弯腰在水槽那儿忙着干活。她知道現在事情要爆发了。

万太太走了过来，把一些东西放在桌子上，又拿起别的东西，不过她却并沒有走开。蒂特始終把臉背着她，弯身忙着她的工作，好讓万太太看不見她在流泪。

她覚得一只胳膊温柔地撫在她的肩膀上。“蒂特！”万太太慢慢地說。

“嗯！”蒂特用她的手臂擦干了眼睛，可是并沒有抬起头来看她。

“我們再不能这样下去了。不行啊，蒂特，我們两个人这样，誰都过不下去了。我也不行啊！”

蒂特帶着无可奈何的神情，轉过她那泪水沾湿的臉来。

“不，我并沒有生气，蒂特！”万太太說，而且还笑着，不过那笑只是勉强的笑。“我为什么要生气呢？可是在这儿——在这个房子里——我們不能有两个主妇，我过不下去，你也过不下去呀。”她說着把前額靠在蒂特的肩膀上。

“我早就想通知你另外找人——早就想这么办，”蒂特哭着說，“可是——我覚得真对不起你！”

“那沒甚么——那！”万太太安慰她說，“不管怎样，一个人享有的，别人是拿不走的。只是事情是太奇怪了！你跟我！一个楼上，一个楼下！竟这么——复杂！”她又笑了，不过这次她却恢复了她那习慣的嘹亮的笑声：“可是你怎么会一直都在瞞着，你这可憐的小姑娘！”她抱着她的头吻她。“吃晚飯的时候，

咱們一定还要显出高高兴兴的样子來。”她說，“你跟我，咱們可决不能爭吵。”

蒂特想就这样立刻跑出去。

“可是你的衣裳呐，孩子！”万太太靜靜的站在那儿，也有些躊躇不决。随后她把蒂特的外衣和帽子拿来了，“要是你宁愿这样，那么馬上就走吧，”她說，“可是你应当先跟万先生好好告别。”

“不，不。”蒂特用双手护着自己，她簡直要倒下来了。

“你先到高等学校宿舍那儿去吧，”万太太一边說一边給她的外衣扣上了扣子。“我下午把你的东西整理好，就給你送去。你要記住，咱們两人永远是朋友！”万太太跟在她后面走出来。“停一停！”她摘了一朵很大的紅玫瑰說。“这是給你的——这是花园里最后的一朵玫瑰！”她站在厨房的高台阶那儿，手里揮着她的白圍裙。

可是蒂特头也沒有回，她一边哭，一边就往城里跑去了。她得跑一陣子才好赶上电車，等她剛一登上车门的踏板，电車已經开动了，这时她才发覺她早已經把那朵玫瑰花丢在路上了。

第十三章

狗

蒂特正在打扫飯厅，老爷衣裳还沒有穿整齐，就冲了进来。

“斯考特大小便了么？”他紧張地問着說。

“我不知道，”蒂特直截了当地回答說。

“它沒有要你开門放它到院里去？”

“沒有！”

这个年老的獵狗專家又回到臥室里去了。从他走路的姿态和言談举止上，还可以看得出他当年受过的訓練。"眞奇怪！"蒂特听見他这样說，"我晚上跟它下了两次樓。它一定是有了什么病。"太太一句話也沒有回答。

过一会儿，他又来了，穿着一件墨綠色的便裝，他从餐橱里拿出了一瓶紅葡萄酒。蒂特拿来一枚生鷄蛋。"現在斯考特該吃它早晨的补药了。"他說，一边就把蛋黃打在酒里，然后把狗从餐桌下面拖出来，它每天晚上都睡在桌子底下一块毛氈上。把它拖出来的时候，它仿佛要咬他們两口一般。蒂特只得使勁把它的牙床掰开，然后老爷就把补药灌了进去。可是这畜生立刻就吐出来了。

"我看它准是得了腸胃炎了，"他說，"他呼吸里有一股气味。爱米丽亞，它一定得了腸胃炎了！"他朝着敞开的臥室門那儿喊着。

"那不是它毛的餿味儿嗎？長毛狗都有这样的气味，"蒂特說。

这位老运动家朝她狠狠地瞧了一眼，然后就很生气地回到他的臥房里去了。"得好好喂喂它哟，"她听見他說。"你一定得找一些專講烹調狗食的書来研究研究。爱米丽亞！别再把这件事交給佣人。这些个无产阶級对动物是一点感情也沒有的！"蒂特苦笑着——她确实再沒有甚么感情留給斯考特了。

下午，要是老紳士的痛风病能支持得了，他就自己牽着狗出去蹓蹓。不过因为他不能出門的时候居多，因此蒂特就得牽着它在林蔭大路上散步。这規定好了的半小时蹓狗时間好象无尽的漫長。斯考特很累人：它使勁往前扯着那条狗索子，一边叫，一边东拉西扯地拖着她从这儿走到那儿。"你就只要跟着它，"

獵狗專家第一次帶她出去、教她应該怎样帶狗的时候，就这样告訴过她。“它要怎样就随它怎样。你只要扯住别松手，不叫它从你这儿跑开就行了。”

斯考特东聞聞，西嗅嗅，認清地方翹起腿就撒一泡尿，沒有比这件事更使蒂特討厌的了。她覺得很窘。她很高兴，白天漸漸地短了。天黑得早，她和狗都可以隐藏在暮色中了。

等她牽狗回来，这位老先生一見面就会問她：“它大便了嗎？”要是沒有，他就要大发脾气。“一定是結腸发炎了，”他喊道。“可憐的斯考特，你身体不行了吧？”

女主人冷笑了几声。

“它倒沒有甚么毛病，”她說，“今天早晨，它冲出去咬了一个拿着包裹从門前走过的人。它把人家的腿給咬了。我花了五个克朗賠償損失。它把人家的褲子也咬了一个窟窿。”

“那么，他这个人一定是形迹可疑，你瞧吧！他准是有甚么亏心事！斯考特从来不咬誠实的人，对不对，斯考特？哼，五克朗，你为甚么不叫警察来，那样，說不定他馬上就会招出口供来呢。”

当男主人要給这只狗打針，灌蓖麻油，或者是吃甚么补葯时，女主人是从来不肯帮一下忙的，她干脆就是一句話，“对不起，別找我”，說完这話，她就走开了。因此就得蒂特动手来干，不管她愿意不愿意。这实在不是甚么有趣的工作，可是这人家的活儿倒还輕閒。

“最好是它跑丢了，或者出点甚么事！”当她和太太單独在一起的时候，太太就对蒂特說出眞心話来：“你不能故意讓它出点甚么事嗎？我才不心疼呢。”

“为什么你們不領养个小孩呢，太太？”蒂特問。

"我們老爷才受不了孩子的吵鬧呢。老实說，領个孩子来养也是件冒險的事。就算很小的时候就領来，穷人家出身的一定不免有许多坏习气。可是你不用管这些，你尽管把斯考特放掉好啦——至少我不会跟你发脾气。"

有时候，那条狗倒眞地从蒂特手上挣脱，跑得不知去向。那时候，她就得东張西望地等它回来。时常要等好几个鐘头，它才伸着鼻头跑了回来。沒有狗，她是不敢回家的。

一天傍晚，她沿着大路走着，叫喚那条走失的狗。她又想大声喊，又怕难为情。这时，一个年輕的工匠从一条小巷里跑出来了。"是一条苏格蘭种的獵狗嗎?"他問。

"是啊!"蒂特狼狽地說。

"它正在这条小巷里乱跑哩，我給你把它逮回来，姑娘。"他回答說。

"当心！它要咬生人吶!"她焦急地喊道。可是那人已经拐进那条巷里不見了。她看見他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叫它。不一会他就牽着斯考特回来了。它在他身边跳来跳去的，搖头摆尾。

"你瞧，姑娘！它不咬我！甚么东西都不咬我!"他把帽子拿在手里高兴地笑着。蒂特也笑着——由于感激，同时也因为他那么漂亮。

"是啊，好象它是不咬你的!"她說。

他陪她走到門口，"你哪一天休息?"他一边問她，一边把手伸給她。

"星期四，"蒂特回答說，然后就跑进去了。从楼梯上头，她又提心吊胆地压着嗓子喊了一声："七点鐘!"

* * *

蒂特盼望着星期四快点来。她很寂寞，需要找一点快乐，需

要有个年青人陪她玩一玩——只稍稍解解闷儿也就行了。她一边洗碟碗，一边唱着，結果女主人不得不出来制止她。等她把房間收拾好以后，她就上楼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她一向都舍不得穿衣服，可是这天晚上她把最好的一件衣服穿上了——她要显得好看一些。可是忽然她又想到他也許根本不会来找她。这时候他可能早已經找到别家姑娘陪他一起散步去了——做徒工的人还不都是这副德行么。此外，那回匆匆一面，她也沒有好好看看他。今天晚上她真能再認出他来嗎?

他站在街上一座大門道那儿等着，他先脫下了帽子，随后跑上来跟她拉手。"謝謝你来了!"他說，接着，突然他摟住她亲了她一下。"我的名字叫乔治·韓森，漆匠的徒工，"他說。"你叫甚么名字呀！姑娘。"

蒂特笑着告訴了他。于是他們就成了老朋友了。他們手挽着手一起到了一家舞厅。

蒂特并沒有失望。他比她記忆中的样子还要英俊，身材頎長，举止也很大方。他穿的衣服并不很时髦，可是却很合身。他看上去并不象个工人，他面部白净，輪廓很美，鬢角那儿微微有些陷进去。他那烏黑的头发稍稍有点鬈曲，两眼显得异常聪慧。他跳舞跳得很好；但是蒂特倒愿意坐在那儿，瞧着他跟别的女孩子跳舞。他看起来真象一位高貴的紳士，誰都高兴跟他跳舞，人們一看就知道他在大厅里甚么地方跳着，因为凡是跟他跳舞的舞伴总是笑容滿面的。

比他跳得好的人，也还有不少。他跳得异常狂热的时候，他的硬領便倒在一边，那扣着硬領的原来是件羊毛衫也露出来了。因为沒有麻布襯衫扣着衣袖，所以袖口也常滑下来。尽管如此，他还是最出人头地的一表人才。

他口袋里很有些錢。每隔一会儿他就把蒂特拉到里边屋里請她吃点心。去这么多次实在是沒有必要，可是她还是很感謝他。說来說去，这才是他們相会的第一个晚上；往后她要教他用钱节省些。

世界上的事总是說起来容易做时难，乔治是个能干的工人，他賺錢很多；但是他干活就是全凭一时高兴，一等他口袋里有錢，他就不想干活了。他对自己馬虎得可怕；他全部衣服也就是身上这一套。蒂特买了块料子給他做襯衫，在他有錢的时候，把他的錢拿来替他存起来，而且还要劝說他上服装店去买几件衣服。但他却把話題岔开，吻她，跟她說一大堆俏皮話，百般地找借口，讓她沒有办法对他認真。当他沒有办法回答她的正經道理时，他找个岔儿就溜跑了。有一回，她已經把他弄到鋪子里，当他們站在那儿看衣料的时候，他突然又溜走了。过几天，当他們又見面的时候，他現出后悔的样子。可是錢已經光了，他只給她买了一只小皮包——里面有几个克朗。“咱們講和吧”他說，帶着非常悔恨的表情把礼物交給了她。她呢，除了抱着他的头亲亲他之外，又有甚么办法呢——他多末象一个可爱的沒有办法的孩子啊。

他总是要給她帶来一些礼物，要不然，他就覺得他們两个人不够亲热。要是蒂特不愿意他这样送礼，認为他該省下錢，那末他就会不高兴了。

他人很好——也許是太好了。誰都可以把他玩弄在股掌之中。在他有錢的时候，別人就找他借錢。誰都能拉他去喝一頓老酒。他絕不会說“不”字。这就是他的弱点。他有一种坏脾气，只要他口袋里还剩下一分錢，他也非得花光不可。他并不特別喜欢喝酒，可是喝酒却很自然的成了他們不可缺少的节目了。

他从来沒有喝醉过，酒对他从来也沒有什么影响。可是有时候，要是他接連一两天开怀痛飲，他的臉色就会变得极其蒼白，头发也粘在太阳穴上。这时候，他就不象往常那样了。他的脾气变得暴躁，而且执拗得很。

"不用管他！"一天晚上，蒂特在路上遇見了他姐姐。他姐姐就跟蒂特这样説，"他这人沒法办了，他是个十足的酒鬼。"

可是蒂特却不愿意不去管他。她喜欢他那本性——活潑，有天才，无忧无虑，而又心地善良。他的缺点也只是由于一些无关重要的品性所造成的。而她可以想法改正他的这些毛病呀！当她和他一同出去的时候，一切就都很好。再説，他是个能干的人，沒人比得上他！誰干活也沒有他那末好：他的伙伴們都夸他是这城里最出色的油漆徒工，他們往后的日子一定会很美滿。

在不知不覺中，蒂特又找到一个她可以关心的人了。她正需要这样，她一边作活，一边想着他，她覺得她爱恋他，就象憐爱一个极其惹人疼爱的孩子一样。也許，他有时候会給她添些麻煩，可是在他痛飲一番以后，当他悔恨交加地跑到她这儿来的时候，她除了把他那鬈发敷盖着的蒼白的臉抱在她的胸前，还能做些甚么比这更合情合理的事呢？有时候，他們約会好了，可是他却讓她白跑了一趟。那么他一定另有所欢了！可是有一天他又来了，那末热情，那末高兴，而且那末坦然，就好象他沒有干过甚么錯事一样，他沒有她可不行啊！

* * *

有一个星期天，他們約好了一块出去玩。他們約定了蒂特要到他家里去会他，她做了些黃油夾肉面包，买了一些鷄蛋，預备給他星期一上班时吃。他总是有什么就吃甚么。她把吃食裝在一个木柄的网袋里。她戴上一頂新帽子，她很想在他面前显

給他看看，但是那天却下起雨来了，帽子經不住雨淋，不过蒂特却一定要他看見她戴这頂漂亮的新帽子。

在楼下大門那儿，她摘下了帽子，把它夾在長外衣里。她左手小心翼翼地提着大衣，光着头在街上跑着。雨下得很大，她得赶紧跑。那只袋子在她提着裙子的右手里前后地晃着。她的白襯裙貼着脚踝，她的头发一綹綹地粘在臉上。街角杂貨鋪里的人站在門面那儿，在她后面咧嘴笑着。在对面一家店鋪門口，乔治正站在那儿，他是来和她会面的。可是他突然轉身就走，好象沒有瞧見她似的沿着大街跑开了。他翻起了衣領，遮住了耳朵。蒂特喘吁吁地赶上了他，把胳膊往他臂弯里一伸，可是他一摔，就躲开了。

“你为什么弄成这副鬼样子？”他問。

“雨下得这样大——我的帽子又是新的！唉！今天我是怎样拚命地赶路啊！”她用炯炯的目光望着他，她的微笑里充满了期待、爱憐和寬容。可是他避开了她的目光。在他那发痴的眼光里，她看出来他有些和平常不同。

“你又喝酒了！”她不高兴的說，“我是多盼望今天啊！”

“你管得着嗎？快回家去，別讓人看咱們的笑話。”

蒂特明白这一天算糟透了。“好吧，那么再見，”她說，温柔地搖着他的手臂。“那我就回家去，”她勉强地笑了笑，把网袋交給他。“这給你明天吃午飯。”

可是这却更使他气得发狂。“你在大街上給我吃食，你当我是討飯的叫花子么？”他把紙包扯开，把一片夾肉面包扔在她的臉上。蒂特哭着跑了，他还在后边追着她，把所有吃食都往她身上擲着——香腸，干酪，罐头猪肉——都嗦嗦嗦地从她身边飞过。她冲进門的时候，那煮得很嫩的鷄蛋正一边一个砸在門框上。

她跑着，跑着，一直扑到她主人的怀里。

不久，她的主人就告訴了她，要她在一号辞活。

因此她又得重新去找另一戶人家——也还是爭取三个下午的休息，她得跑到广告牌那儿看看，从那儿再东跑西奔地去找一个位置——讓別人挑过来，揀过去，再三地盤問审查，等到人家最后对她滿意了——她又开始走进了一戶新的人家，新的房間，新的安排，她不得不接受一些新的生活习惯，不得不摸清和忍受这家主人的脾气。要不然——就只有再滾蛋！

对于这种无尽无休的流浪，从这一家到那一家忍受着别人的凌辱，蒂特已經厌倦了。她要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只到人家去做些零活，洗洗熨熨，燒飯，看門。那时候，她就可以考慮把她的小男孩接来一起住了。現在她又在想念他了。

后来她就到外面租了一間屋子。

第十四章

乔治和蒂特

拉斯·彼得和茜妮帶着他們全部家当搬进城来了；他們正式結了婚，并且在伊斯特街开了一家小鉄鋪。男孩子們就在城里上学，艾尔西已經离开了学校，她在跟一个牧师学着，准备她的堅信禮。一等她的堅信禮举行以后，她就要到鋪子里帮忙去了。男孩子們半天上学，半天做事；可是等將来离开学校以后，他們就要到海船上去作工。克里森从南美洲来信了，这是他第一次的航行，他对一切都感到滿意。他現在儼然是个航海老手了。

他們的家里很舒服，可是蒂特还是很少到他們这儿来。凱尔常来看望他們，她看得出拉斯·彼得和茜妮对她的生活方式都不滿意。他們不知从哪儿听到了她和乔治恋爱的消息。可是那时候，他們两人正幸福地相爱着，一想到这些事，蒂特就覺得不知怎样是好。

自从那一天乔治把吃的东西对着她乱擲一番，一怒而去之后，他就沒有再露面。因此她还沒有見到他。他准是覺得不好意思再見她了！蒂特也不想去找他。她并沒有生他的气，也并不希望他来屈膝求饒。可是他該自动来看看她呀，那末她就会知道他在記挂着她了。其实，她心里毫不怀疑乔治对她的感情，她只需要他来賠个小小的不是就够了。她还是很挂念他；可是为他們將来的关系設想，她覺得他应当先向她讓步。他不喝酒的时候，脾气很好，心地和善，等他們真的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她会好好开导他，讓他戒了酒。而且他需要她——天知道，現在她不在他的身边，他会弄成了什么样子啊！

蒂特很寂寞。她曾經到过納德堡，去接她的小男孩，現在他已經五岁了，可是他的养父母不讓他来。她又不能勉强把他帶走，尤其是那孩子无論如何也不肯到她跟前来，她对他一点办法也沒有。她在皇后街一座破落的樓房里租了一間便宜的小擱樓，当她沒有活干的时候，就坐在那儿想想心事。她很少出門，常常給那些同住的妇女帮一把忙。当那些媽媽出去干活，或是出去把那喝醉了酒的丈夫弄回家的时候，她就替她們照顧小家伙們。

她不再那么无忧无慮的輕松愉快了。甚至于在她心情舒暢、非常高兴的时候，她心里也总有一块阳光和快乐都不能透进的地方，那儿永远籠罩着黑暗。这情形，恰好和她从前的情形相

反；那时候，不管她的光景怎样坏，她心里总有着一綫光明。

蒂特能把这轉变的分界綫清楚地划分出来——她在万家的日子是个轉折点。她常常回想从前在那儿过的快乐的日子，可是又覺得她根本不在万家待过，倒也好些。这倒并不是因为她和万先生的关系，关于这件事，就算她活上一百年，她也决不后悔！一个健壯而又英俊的男人已經打开了她的心扉——她已經献身給他，并且將她初恋的爱情給予他了。一切也正如恋爱的常情，它只留下了甜蜜的滋味，就是回忆起来，也仍然是甜蜜的。

但是他已經使她的灵魂覺醒了！这也就是最使她絕望的事。自从她在那儿生活过一个时期以后——她曾經在那儿愉快地工作，生活在心灵的欢愉和人类的友爱之中，因此現在当她处在这阴冷黑暗的环境里，她就很难感到快慰了。她已經瞥見了那"理想的天国"——这实在是她不幸的开始。她不能把这种經历当作她不該得到的东西——当作一种太奢侈的礼物，却把它当作理所应得的权利了。万家的人教会了她有这种看法。現在她覺得自己簡直是一个在世界上被放逐的人，尽管她对于人生有无限热望。她覺得社会——她在那里出生、而且从屬的那一个社会，現在对她来說已經是一个地獄了。这种看法一旦占据了她的头脑，就不再容易消逝。她覺得自己就好象是一个囚徒，在阴暗潮湿的牢獄里踱来踱去，做着苦工，可是突然她听見有人在叫着，說她原是无辜的，可是因为一笔丰厚的遺产，却被人陷害了。这眞是痛心之外，还加上了侮辱！一想到这里，她覺得，如果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倒还好些！

在阿得尔街破落的房子里生活，并不是甚么愉快的事。她的身边尽是貧困凄苦的景象，正对面，就是一座救济院的大門——一堆不象样的，看来可憎的屋宇，寒冷、阴暗，而又低矮。一

到傍晚，街上满是游娼和外国水手，她簡直就不敢出門。就在这座蜜蜂似的房子里，到处都躺着飢餓的孩子；她頂多在楼梯那儿拉拉他們的手，此外她再不能帮助他們了。这比什么都使她覺得难堪！現在她就是生活在万先生所描写的那种穷困之中——以前当他們圍坐在灯下干活的时候，万先生曾經把他所描写的情景大声念給他們听过。那时候她以为这些都是詩人的幻想，可是在这儿，万先生所写的却都是千眞万确的事实！她自己是个穷人，可是她却从来沒有經历过这样的穷困。在这儿，你一穷了，就毫无办法，誰也不能帮你度过难关！

这里街道的名称倒眞够好听——国王街啦，皇后大道啦，太子街啦，貴族街等等！可是現在蒂特不再象从前那样夢想着幸福了；她不再盼望有什么奇迹发生了。她想念着乔治，心里也就很满足了。他住在太子街，离开她只有两三条街，可是他本人并不是神話中皇太子，这情形蒂特現在跟别人一样，都看得很清楚。他花錢簡直象流水，常常揮霍得一文不剩，把他自己的东西也送进了当鋪。人們不得不把他的工錢扣下来，替他把东西贖出来。他送給她的礼物也大都是賒来的。不錯，他說的話可不能当真。他說得活灵活現的事往往并不全是那么一回事。可是同他在一起，生活就好象涂上了絢爛的光彩，日子过得特別愉快。

有一天，她听說他病了，就立刻去看他。

一看見她，他就完全受不住了，他把上半身扑到床外面嗚咽着。蒂特把他的头放在膝上，坐在床边抱着他。他人变得瘦骨嶙峋；头发也粘呼呼地結在一起。他的床鋪十分龌龊，已經好久沒有整理过了。他連睡衣也沒有——就穿了一件破旧的薄羊毛衫——他很不舒服地躺在那儿。他的后背也因为疾病和忧愁瘦弱得不堪了。她哄着他在床上躺好。

“現在你蓋上被好好躺着，我去拿点木柴把火生起来。”她說。他躺在床上，瞧着她生爐子和收拾房間。他褐色的眼睛看着她的一举一动。他就象个孩子似的，两只眼睛天眞而又温柔，而且对她充满了信任。她朝他微笑着，随便跟他說一两句話——接着他也微微地笑了，可是却并沒有答話。不久，她发現他睡着了，大顆的泪珠还挂在他的睫毛上。

她踮着脚走到床边站在那儿，悲喜交集地瞧着他。他那两頰深陷、象死人一般蒼白的脸朝着天，头埋在枕头里安靜地憩息着——他几乎是过于安靜了。虽然满脸是胡子碴儿，还出着虛汗，可是他仍然很漂亮，只不过是瘦得厉害。他脸上还帶着微笑——那微笑曾經是屬于她的，可是在那微笑下面却包含着另一种表情，这种表情并非是某一种外来事物的反映，而它却是一直深藏在那儿的。那一定是从他内心深处来的，也許是从他自己都未曾发現的心灵深处来的。是甚么东西在内部嚙咬着他，折磨他那优美的善良的心——逼着他走向墮落的道路上呢？蒂特沒有問他是什么病，这用不着問了。他身上还看得出酗酒毆斗的痕迹。他右手还帶着很重的伤痕，一只眼睛四周是又青又黃的眼圈。这些伤痕現在已經消散了許多，那末这一定是一个月以前的事了。可是他还在躺着，起不了床！他是受了甚么内伤嗎？他是在跟“死神”掙扎搏斗嗎？看了这些，蒂特全身发冷了。她悄悄地走了出去，嘱咐一位鄰居留心听着他睡得是不是安穩。随后她回家把东西收拾收拾，就搬过来了。

接着，一种充满不安的幸福日子来到了。蒂特重新把她的工作安排了一下，使她可以一天回来几次，照看乔治，給他熱点吃食，逗他高兴一些。她自已也留心一些时事新聞，回家之后好讲給他听，还給他买了半便士一份的小报。他爱看書，屋子里有

許多厚本的書——是他从图書館或是其他甚么地方借来的，他也从来沒想法归还。蒂特不喜欢这种馬馬虎虎的习惯；要是她非借别人东西不可，她借后也一定要物归原主。但是現在来不及送回去了，而且現在这些書又有用啦，他看完一遍又从头看起——还是照样那末津津有味——他眞象个孩子啊。

他就这样过着日子，对于蒂特所給予他的种种照顧，他都很感激。他就喜欢躺在床上，不想起来，也不想出去。蒂特并沒有因此暗自高兴，不过这却足以証明他的病情是多末严重，她知道要是一个人不存甚么幻想，將来也就不致于感到失望。虽然如此，可是对乔治的情况，她心里还是有着一个默默的希望，她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早晨三四点鐘她就起身，出去送几个鐘头的报紙，这样她在一天里才能挤出一些时間陪伴着他，此外她尽可能的再找些零活。褎几个錢来过日子，眞不容易，可是乔治对于这一切都感到心满意足。蒂特很是感动：她发現他的需求实际上是多么簡單啊，——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事情，就会使他欢欣不已。

"眞好啊！"对什么事他都这么說。"只要等我好起来就行了！"他总是高兴地加上这么一句。"那么事情就好办啦。那时候，咱們两个人都挣錢啦！"

在晚上和礼拜日这一天，蒂特陪他的时間要多一些。那时候她就坐在他的床边，他們就相对談心，要更进一步地彼此了解。她把她的小男孩的事告訴了他，現在他們既然象夫妻似的住在一起，她更甚么事也不瞞他了。"我要把他給你接回来，"他很有信心的說。"要是他的养父母不肯，我就去找警察。"

蒂特認为找警察沒有甚么用处。"警察——他們才不会帮咱們的忙哪！"她說。

"是啊，等穷人跟穷人打架，警察就有用啦！"乔治說。

他的体力慢慢地恢复了，他开始能吃一些固体的食物，不过蒂特却还得很当心。飲食稍微对他的胃口不合，他就会吐出来。"从我能記事儿的时候起，我就是这样，"他說，笑臉看着她那惊惶的神色，"你看，我的胃口可太嬌啦。"

有一天，当她回家的时候，他起床了，他正坐在窗前望着外面的初雪。他面色蒼白，身体也很軟弱，不过总算是有进步了，"你猜我坐在这儿想什么？"他問，"我在想着人生，依我冷眼旁观，我覺得人生实在沒有甚么道理可講。我們就拿善与惡来說吧——其实善惡哪里由得了你自己。你伤害了別人，給別人招来了痛苦和不幸，你自己尽管很难过，可是社会环境却非逼你那样做不可，你又有什么办法呢。一个人迫于环境、心不由衷的时候，最痛苦的，可能是他本人了，可是世界上却要把一切罪名加在他的身上。你說这究竟有甚么道理呢？人生从头到尾又有甚么道理呢？"

蒂特笑了。"你已經坐起来好好地想事啦！"她說，发覺了他这末聪明，她心里又高兴，又得意。"可是我这儿有点东西却是你想不到的，一只烤鷄！是那个獵狗專家，我以前的老东家給我的。那家里的人真好，那个老爷說自从我走了以后，誰也不象我那样照看斯考特啦。"

乔治朝那只烤鷄看了一眼。"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反正我从来对吃的东西不发生兴趣，"他沉思地說。"硬实的东西我也不愿意吃！"他一本正經地幽默地說。

"你对于酒，也从来不是特别地喜欢，"蒂特热切地說，"你也許不是喝酒，而却是就着别的东西一起灌下去罢了。你知道我認为甚么事情你才特别有兴趣嗎？刺激！你就喜欢刺激和

冒險！"

可是現在他倒幷沒有想到冒險，或是改变他的生活！他特别喜欢这間屋子。从某一方面来說，蒂特对于他身体慢慢的复原，很覺得快乐。因为这样她就可以知道他到了什么地步。

可是有一天，她回到家来，却发現他不見了——甚么話也沒有留下。她孤零零地站在那儿瞧着这間空曠的房間，一只手紧紧按撫着胸口。她点着灯，坐待了一夜，第二天她沒有去上工——她实在沒有力气了。她蒼白而又憔悴地坐在窗边，眼睁睁地看着街上，希望能够看見他出現。万一他正躺在甚么地方，沒有人管他，那可怎末办呢！无論如何，他身体还沒有完全复元，很容易就累垮了，那么一来，她所有的努力可就前功尽弃了。

傍晚的时候，他突然牵着她的小金斯在門口出現了。"你瞧哇，我給你送甚么来了啊——一个漂亮的小娃娃。穿戴整齐，安然地給你送到了，他的衣服是我在一家大舖子里給他买的。"他一边說，一边开心地笑着。"高兴一点吧！难道你不能高兴一点么？我的姑娘。"蒂特簡直高兴不起来了。虽然紧張和恐惧已經过去了，可是她的心情却仍然沒有恢复平静。

她的孩子看見她幷不見得高兴——他很有些怕她。在另一方面他却紧紧纏着乔治——这也是很自然的事，誰見到他都会喜欢他的。可是这也很好，特别是他倆的关系最需要亲热一些。乔治这回冒了大險，因此他就不得不在床上多躺几天了。因此这孩子大半时間都跟他坐在床上，乔治大声地念一本小說給他听，那是一本法国爱情劇，內容是写一个結了婚的男人跟他的情妇偸偸相恋的故事，他們很害怕他們的亲昵会鬧出乱子来。

"你怎么給孩子念这样的故事呢？"蒂特說，"他一个字也不懂啊。"

“懂——金斯听得懂的！”男孩子十分气恼地说，“怕他们会有孩子哩。”

“怎样！你自己听听吧！”乔治得意地笑着说，“他是个聪明的小家伙，他头脑生得不错。”乔治跟金斯真是半斤八两一模一样，两个十足的孩子。蒂特听他们两个人说话，觉得很有趣。

就这样，两个星期过去了，后来，一个乡警来了，又把孩子领回去了。

“当然我可以再去把他哄回来，”乔治说，“可是他爸爸在背后头出主意，警察又帮他们的忙！那个小家伙是逃不出他们的手心的。你还是自己领养一个孩子吧！”

“那总和自己的孩子不同的，”蒂特难过地说。

“一个人爱孩子，就因为他们是孩子，并不是因为他自己非常不幸，曾经生过一个孩子。你就去领养一个吧，而且你还能得到一些钱呢。”

钱倒是正需要！乔治已经开始到外面去做点临时工，可是每一个星期他所挣的钱却并没有多少。而且也没有好的工作做——漆匠在冬天正是淡季。“可是我们得背着警官们才行，”蒂特说；“他们不会允许我们领养孩子的。”

“警官老爷们！”乔治笑着说。“你听说哪个警官爱操心管这种闲事吗？我们自己连吃喝都搞不到呢，哪里有法子给小家伙呀，”他认真地说，“可是有个小雏儿在窝里总是怪有趣的，他们叽叽喳喳地多好听啊。”

这样，他们就领养了一个孩子，艰难地在这黑暗阴冷的季节里生活下去。日子真是艰难啊！可是他们非常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而且眼看冬天就要过去了。乔治的光景倒也不错，他除了有一次小小的事故以外，再没有出过甚么事。有一天，他出去了，

蒂特发现家里最漂亮的一条台布不见了。可是他很早就回家上床睡了。等他睡着了以后，她搜寻了他的口袋，发现了一张当票，她把它收起来，预备有钱的时候再把台布赎出来。后来她没有对他提起这件事，何必为这点小事引起不快呢。过了一两天，他自动向她谈起了这件事，而且自己认了错。“我出去喝了一顿酒。”他说，“以后我决不再做这样的事了！”

蒂特立刻听信了他的话。那个小家伙占据了他大部分的精神，晚上他也不想出去了。“依我说，你真可以再领养一个。”乔治坐在那里逗弄孩子玩的时候说。

“用不着了，”蒂特平静地说，“到夏天的时候，咱们自己的娃娃就出世了。”

“那时候，我们一定要租一层合适的住房，找一个比较好的地区。”他回答说，“这儿简直是个垃圾堆。等我一找到工作，我就要你好好地待在家里。让老婆出去干活，真太不象话了。”

蒂特并不反对他的主意，家里事已经够她忙的了。乔治现在有了一个就业的机会，有一座大楼正要改建成银行，那儿的工头答应想法介绍他去做油漆工。蒂特面对着这样的美好的未来怀着无限欢乐的心情！她终日东奔西跑地去找活儿干，实在太累，太紧张了。

第十五章

结清旧账

已经是冬天了，严寒降临在街头、工地和人们的住屋里；蒂特简直没有办法让玻璃窗子不结冰。当她要朝下看看街道的时

候，她得哈口气在玻璃窗上融出一个小圆圈儿来。她把孩子放在床上，才能讓他暖和一点！因为柴炭前天就燒完了——天气却是严寒凛冽。虽然太阳已經高高地升在天空，可是人們看不見它，那又有什么用呢？雪花就在屋頂上飞舞，濃密地弥漫在空中，——街头的积雪也很厚了。在这一个居民区里，家家戶戶的窗子都結着霜——别人家里的景况也跟她家里一样的貧困——他們的柴炭也都燒完了。玻璃窗上也都有哈气融出的小圓圈儿：他們也象她一样地向窗外張望。这一天同样也是他們家里人領工錢的日子。謝謝上天，一个星期只有七天。

对他們家来說，这一天不但是发工錢的日子，而且还是还清欠債的日子。一个月以来，他們只靠着折合膳費的津貼过活，今天老板要把他們应得的工資結清，并且还要分給一些花紅，她知道他們会分到一笔不錯的數目，因为乔治一直在努力干活。桌子上放着一張長單子，上面开着他們絕对必需的东西，同时也开着他們希望买的东西。这張單子是昨天晚上他們一起开出来的，它是眞够長啊！乔治一直在盤算着他們生活中一些絕对必需品——給蒂特买一条圍巾和手套呀，給孩子买几样玩具呀，——这样那样地总在盤算給他們买点甚么；可是他从来也沒有想到自己。今天她又把这張長單子看了一遍，而且把后面大部分都划掉了。这笔錢要能买到單子上前面那些东西就很不錯了，要是能再剩下来几个錢来，当然更好。

她站在窗前，圍着一条大披巾縮成一团，眼睛盯着街上。等她一瞧見他回来，她就要跑下楼到街門那儿去接他。她要讓他看看她是多末爱他。她听見隔壁一个孩子快活地喊着："我瞧見爸爸啦！"随后他們就点起了灯，她瞧見一縷微弱的灯光从墙板縫透到她的屋里来。她周圍的住戶，一家一家的灯都亮了。那就

是說，他們的丈夫已經回家来了，他們正围坐在桌边計划着怎样使用这一个星期的工資——买吃的，买燒的，还要买一張彩票。蒂特突然覺得心里很难过，她忘記給乔治續購彩票了！

大街上黑黝黝的；可是她繼續地守在那儿。当她真正神智清醒的时候，她才知道現在到乔治干活地方去找他已經太迟了。可是她不管这些，照样把披巾圍在头上就匆匆朝街的那一头走去了。足有两个鐘头，她在这条短短的馬路上走来走去，留神望着每一个人。她不敢轉弯，她怕他会从馬路另一头走过来。在大雪纷飞的夜色里，有些人影朦朧地出現了，可是接着就消失在风雪里了，他們身体的一边，从头到脚全都蓋滿了雪花。哪一个人都可能是他，現在他也許正在半路上呢！她想。每一次当她想要不再等他，走回去的时候，就有一个滿身雪花的人影，出現在昏黃的街灯的光里，因此她就朝着他跑去。"你是找乔治嗎？"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問她說，这人剛从赫尔辛基街来，她是住在这座大楼里的一个还未成年的娼婦。"你不用等他啦！我在新港那儿碰見他了——他在那儿沒干好事！"于是她就进去上床睡了。

第二天她央求煤鋪賒了一筐子煤炭，生起了火。她想，現在他又旗滿起来了，要是他真地回到家里来，她一定得好好守住他。她把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的，然后換了一件漂亮衣裳：她覺得他回来的时候，讓他覺得她漂亮是很要紧的事；要是她愁眉苦脸，說不定她又会把他气走的。她坐在那儿一直等到下午，然后她把孩子托付給一个鄰居，就跑到堡寨街他姐姐那儿去了，也許他姐夫知道乔治的消息，因为他倆同在一起干活。等她回家的时候，鄰居告訴她說他回来过了——还帶回了一个伙伴，他們两个人把蒂特柜櫥里的东西吃了个精光。

于是，她又冲了出去——毫无目的奔了出去！她一直走到新港——多糊涂！他是昨天在那儿的啊！她找遍了舞厅和工人俱乐部，他也許在这一家，或許在那一家。哪一家他都可能去。天气冷得可怕：只要一站下来，寒气就仿佛要把人們的骨髓冻住。万一現在他喝醉了酒倒在露天地里呢！她想也許他正躺在一个破棚子或是籬笆后面，冻得要死！这种种的情况都有可能，而且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是太多了——因此这样东找西找，簡直是毫无希望！忽然，她又想到也許現在他正坐在家里等着她，不知道她到底出了什么事。想到这里，她馬上就瘋了似的又跑回家去！

接着她从家里又出来了！有許多的公共場所和酒巴間她都得去找——她知道有些地方是他常去的，另外也有一些地方，他可能进去坐坐的。还有他的同事，一起干活的伙伴——以及她所想得到的，在他放蕩生活中可能同他在一起的那些可疑的人。还有他以前的一些情人！連这些人的家里，蒂特也都去找过了；她在那些破落的樓房里，沿門挨户地敲着門，一边哭，一边从这一家走到那一家，她一心挂念着乔治，她一点都沒有想到顧惜自己。他"一定"是在一个什么地方，只要她能够找到他，不管他在哪儿，她都不会介意。失望和希望促使她繼續不停地找着，当她快要累倒了的时候，不管失望，还是希望总鼓舞着她繼續找着。他去过的好多地方，她也都去了——不过她是在他身后跟踪追赶——只是远远地落在他的后面！这一区里的住戶都知道她在找他；她每一次回到家里来，他們就会告訴她一些綫索，結果这些綫索使得她又跑出去了。

第三天早晨，她步态蹣跚地穿过了赫尔辛基街，她已經精疲力尽，快要倒下去了。可是她还在繼續地找着，这时候，她正往

家里走着，想看看他是不是已經回来了。不过她已經完全象机械一般的行动了；她已經失去了感覺，她身体內部的一切都停頓下来了。在一座暗娼的住处，有个女人打开窗子朝她喊着。她穿着一件鮮豔的睡衣，两只肥大的乳房垂在窗台上。

“喂！你听我說！一个鐘头以前，他們在新港那儿捞出一个人来——很可能是在夜里掉在河里了。你应該去看看是不是他！他們已經把他拖到停尸場去了。”說完了这話，她就砰地一声关上了窗子。

蒂特不再往前找了；她默默地回到家里。現在她已經知道他的去向了。她脫了衣服，爬到床上，人好象半死似的昏迷地躺着。她周身麻木，几乎完全失去了感覺与思考的能力。当她茫然地凝望着天花板的时候，她突然覺得身体內部有个甚么东西在蠕动。那是一种輕柔的神祕的蠕动，象一个手指在写字，它緩緩地触动着她腹部的內壁，紧接着又是两記沉悶的，含有警告意味的响声。蒂特从枕头上抬起头来，迷惘地看着四周；接着她就意識到她体內怀着的生命发出这种神祕的信息。是怎么一回事了。那就象在深沉又而深沉的夜里，燃起了一盞明灯，它的光芒强烈地照射到她的身上。

接着她突然激动地哭起来了。

第五卷

走向星辰

献　　诗*

袒露出你火热的心脏
迎着一阵寒风的吹拂
你除了死还有何希望？

• 献诗是尼克索本人在一九〇七年为哀悼丹麦革命家沙夫斯·拉斯穆逊所作。

第一章

上帝的小生物

对所有的小生物来说，冬天是灾难的日子；对于穷人，它就活象地狱一般了，他们必须忍受双重的折磨——先是胆战心惊，然后还非得捱过去不可。当光亮的夜已经过去，人们上床睡觉必需点灯的时候，幢幢的阴影就罩上人们的心头了。该买煤油了，不久又该添柴买炭了；天越暗越冷——人们也就越需要各样东西。黑暗和寒冷——这是冬天的一对拉车的恶魔。而魔王亲自驾着车子，车子上装满了可怕的贫穷、忧愁和苦难。他是直接从地狱里来的——他是唯一的专给穷人送东西的车夫。穷人可根本不欢迎他——要是他在半路上翻了车，譬如说，在阔人住的地方翻了车，那该多好啊！要是看见那些阔人怎么迎接他和他车上装的那些倒楣东西，那才真有趣哩。不过魔王却是个能干的车夫——他才不会到前门去倒垃圾，往后门送结婚蛋糕呢。

上帝的小生物们对待什么事情都有一种满不在乎的劲儿，碰上骤雨他们就在一旁蹲蹲躲躲，只要看见一线微弱的阳光，他们就又喊喊喳喳地叫唤起来。他们什么也不想，一切听凭上天的摆布。可是穷人却有一种不敬的思索的倾向，这是上帝所犯过错的后果，上帝把他造成人，可是却把他同牲畜归为

一类了。他没法儿不思前想后，去年冬天他受的鞭伤还没有复原，可是现在他又听见今年严寒的鞭子在空中呼啸了。这个冬天会是什么样子呢——凛冽的严寒吗？那倒也好，让冬天一下子就过完吧，省得活受罪，暴君的统治总是不会长久的。要不然，莫非说这个冬天会慢吞吞地折磨人么？这倒是最可怕的事！

他从每一个地方都看到了一些不祥之兆——庄稼的收成、田鼠的活动、那紧一阵慢一阵的落叶、面包又涨了多少钱。不错，此外还有燃料的价钱。要是煤炭一贵，那末冬天就一定冷得厉害。这是一种表示——是魔鬼种种暴虐的玩笑中的一种。穷人一瞧见这些，心里就全明白了。

上帝在乡下给鸟儿预备了许多山楂、浆果当做食料，在城市里老鼠大胆得出奇，它们竟贮藏了大量的食物。所有这一切都预示一个严寒的冬天。这倒是真的，麻雀一直到深秋都还成双成对地待在屋檐上，好象它们觉得夏天会永远过不完似的；不过，对它们这些浪荡鬼来说，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兆头。反正它们就只对那些热腾腾的马粪发生兴趣——而那些东西一年到头随处都有。

这的确是一个暴戾的冬天。它随着一场寒霜和几次风雪很早就来了，所有的工作全都停顿下来了。蒂特记得幼年在沙地田庄的时候，也经历过这样的冬天。严寒浸透了一切，它张牙舞爪地离开熊熊的炉子只有两呎远。凡是能打到的和检来的柴禾都填进了这个贪得无厌的铁怪物的嘴里，可是屋子里却还不够暖和。一阵乌黑的煤烟，火炉上咖啡壶嗞嗞地叫了一阵，接着一铲子煤就烧光了，然后就得往里添个不止。煤铺老板的生意可好啦——他一定是与魔鬼攀上了亲戚，他给人称煤，分量越给越少，不用说，他一定是赚了一大笔钱。不过，这一带其余的小贩却都在怨声载道。

小鸟儿都冻坏了，跑到窗子前面来找食吃；甚至于还用嘴啄着玻璃窗子。谁也瞧不见它们，因为玻璃从上到下经常冻着，可是蒂特知道敲打窗子的是它们。她把搁楼天窗外面的水槽当做喂它们的食槽；她把残羹剩饭热一热放在那里面。附近总是有一两只小鸟在观望着；只要她一碰那扇窗子，那只小鸟就会给另外的一些小鸟发出信号，接着呼啦一声，飞来了一大群。孩子们看了觉得非常有趣，蒂特就不得不把这些鸟儿的名字告诉他们；她从前在乡下的时候就认识了它们。

"鸟儿也认识你吗？"彼得问她说。

鸟儿真的好象也认识她；至少它们一点都不怕她。除去普通的麻雀，另外还有金翅啄木鸟、鹭鸟、八哥，还有一只鹪鹩——哪儿来的都有；她以前在这儿从来没有见过。寒冷把它们赶在一起，然后就飞到人家这儿来了。说来很奇怪，这些饥寒交迫的家伙们竟会这样地彼此信赖，而且安然共处。从前在家乡的时候，那里的野兽，平常都那么胆小，在严冬里它们却一直跑到"老鸦巢"来。狐狸竟会和野兔一齐来到，就在厨房门口乞求人们吃剩的东西。蒂特非得把这些事讲给他们听听不可；于是"老鸦巢"——这个人人掩鼻而过的换破烂儿的住处——就成为一个真正仙境中的城堡了。那儿的地窖里有足够一冬的马铃薯，大桶的熏鲱鱼，炉边还挂满了熏肉。这么一说，不但是孩子们，就连蒂特自己也都难以相信了。老瑞斯慕森拍着她那瘦骨嶙峋的手说："天哪！孩子，那真成了个领主的大花园啦，里面还有一匹马——一匹马哩！连那面包房的老板都还没有马啊。"

就连老鼠也都聚集在一起了。有一天早晨他们在后院的雪地上，发现了一条很宽的小路，原来它们全都离开这座房子另寻住处去了。

不错，要是谁能够找到另一个住处，那该多好啊！可是除了缩身拱背之外，他们毫无办法。老瑞斯慕森缩成一团，更显得干瘪瘦小了，就连蒂特也冻得蜷缩着身子。

最近几个月，她实在很难捱。乔治的意外给了她很大的刺激，直到现在，她的心境也还没复元。她的腹部和两腿受到了病痛的侵袭，尽管怀着孕，她却得了血崩的病症。严寒并没有使她的情况好转，寒冷把所有的生路都封闭起来了——简直找不到工作。她实在也没有什么力气了，从这方面来说，找不到工作，不干活倒也不错，可是人总得维持活命啊。她同住的邻居都很不错。他们虽然都同她一样穷苦，可是只要他们能带回一星半点吃食回来，他们总要分一点给她和那几个孩子。

凯尔的为人真好，——尽管她不愿意，可是却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不知道他从哪儿听到了她不幸的遭遇；在出事不久以后，有一天，他突然在她的房间里出现了——那时他也正遭受着失业的折磨。蒂特一见了他竟吃惊得叫了起来。自从她来到京城以后，他们两人还没谈过话哩。他每次赚到一点钱，总要带回来和他们一起使用；他从来也不把钱花在自己身上。她跟他渐渐地处熟了，可是她还不清楚他究竟靠什么来糊口。他对于生活从来也没有抱怨过。

有一天，他空着手又冷又饿地来了。他对那些围在他身边的孩子们说："真对不起，我什么东西都没有给你们带来。"那些孩子面色苍白，而且脸上还长满了瘰疬一般的冻疮。

"你的大衣呢？"蒂特问道，"穿得这末单薄，你太冷了。"

凯尔却微笑着。"现在我不管什么丢脸不丢脸了，我想回家去，"他说，"我实在熬不下去。"在最近的一个星期里，他连住处

都没有。只要救济院①一开门，他就到那儿去吃饭——救济院两天开一回。晚上他多半是睡在牛棚或是谷仓里。"可是这样长久下去可不行啊：警察一定会钉着我的。"他平静地说。

蒂特睁大了眼睛听着，眼睛里逐渐地蕴满了泪水，"你看，我帮不了你的忙，"她说，"我这儿没有什么吃的东西，不过我可以把床铺让给你，让你暖和和地睡一会儿。"她犹疑地看看他，又看一看那张床铺。

"嗯，是吗，"他恳求一般地说，"我可以睡一睡吗？就睡一个钟头？我很久没有睡过暖和的床铺了。"

他是那末筋疲力尽，倒在床上马上就睡着了。这时那些小家伙走路都轻轻地踮着脚尖，其实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他睡得那末熟，简直象一根木头一样。他把上衣和背心搭在床栏杆上，蒂特瞧了瞧那衣裳里子和钮扣。她看得出那些缝补的地方——都是他自己动手做的——针线活很粗，虽然如此，可是却也补得很妥帖。凯尔做事情一向是一丝不苟的。

可是这些衣裳却只剩下薄薄的一层了——简直薄得可怕。当她想到他就穿着这样的衣裳白天晚上地在露天地里过着日子，她的背脊上不禁打起寒战来。她把一条旧围巾双层迭起来，缝在凯尔背心的背部。因为咳嗽和耳朵疼，彼得一直把这条围巾围在脖子上，因此她另外给他找了一条旧袜子，用它来代替这条围巾。

傍晚的时候，凯尔醒了，他已经休息过来了，而且很快活，那种神情，她从来也没有看见过。"现在我就走回山地田庄去，"他说，"我沿路讨着吃，晚上在谷仓里过夜——那就很好了。等我

① 救济院：免费发放菜汤和面包的慈善机关。

一到家，我就给你们寄点吃的来，小东西们——真正的吃食，肉！”

蒂特下楼讨了个面包，给了他。“留着路上吃吧！”她说；她怕凯尔又把面包分给孩子们。“多谢！”他说着，随手就把面包往他的大衣里一掖。

可是等他走后，他们发现他把面包留在厨房里了。

大约过了十天，他们真地收到一包食物，还有一封信。他在信里说：和他所预期的相反，家里很欢迎他。蒂特从信上看得出来他很高兴回到了睽违了七年的老家。信里还说，由于遭受犹翰斯的虐待，他母亲身体已经衰弱极了，因此凯尔的哥哥们一回来，就把犹翰斯赶了出去。这时农庄上恰好需要一个人照料，因此凯尔也就可以留在家里照管家务了——至少目前是这样。信上还说他们还需要一个年青而又能干的主妇——那地方比以前更加破落了。他妈妈既和气而又很讲道理，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蒂特把这封信拿出来好多次，看了又看——她不能够十分明白这封信的意义。这确实是在这悲惨的生活中的一个出奇的喜讯。莫非说她多年以前就幻灭了的好梦竟会实现了么？难道说最后她终于得到补偿了么？她知道柯伦·巴克嘉德和犹翰斯叔叔简直就象猫狗一般地不相容——他们在结婚以前就非常放荡，还没有等到结婚，两个人就已经象度过最甜蜜时光的夫妇了；他们三天新婚的喜酒竟会以彼此相打来收场。从此以后，就是不断地吵闹相打，吵闹完了再又和好。拉斯·彼得常常有事下乡，他深知他们的情况，他说，他们的夫妻生活就象是一个月度一回蜜月一样。

虽然这个山地田庄的女东家真心地爱上了这个肤色黝黑的浪荡子，可是对他却还留着戒心，她不让他管理她的家产。这样他才没有把什么东西都输个精光；可是他们彼此间却因此总是

争吵不休。现在他被赶了出去，儿子们又都回到家里来了；凯尔要是愿意的话，他是可以把这座田庄拿过来的，而她自己呢——

蒂特看见新的可能的希望在她的面前展开了，可是她并不怎样快乐，或许是她对于这些希望已经不再相信，要不然就是它们已经引不起她的兴趣了。仿佛和这件事情有关系的是别人，是个陌生人，而不是她本人一样。信上说：那时我们就可以把金斯接到家里来住了。金斯——有多少个夜晚，她曾经因为想念她的孩子而哭湿了枕头啊。可是就是她的眼泪现在也已经干了；她的哀愁和想望早从别的地方发泄出去了。至于谈到希望——唠，她居然还有什么希望吗？不管怎样，她的希望没有把她带到她那片小天地的外面去；她的渴望总是萦绕在那倾斜的屋顶下，在那又黑暗又暖和的墙角里。在那里，她希望能有个铺着垫子的藤椅，那末她就可以常在那儿歇歇她那浮肿的双腿，闭上眼睛，无忧无虑地休息一会儿了。

蒂特病了，累了，她虽然还能够勉强支撑下去，但是她已经没有精力去开辟一个新的生活了。她一天又一天地挣扎着，盼望冬天早点过去，希望着快些度过她的分娩期——那时候新的勇气和精力一定会重新出现在她的身上。

到三月里，天气终于转暖了，寒霜变成了温和的细雨，不消几天，雪就全部融化了。在阳光下面，一切都显得清新。"要是能永远这样下去就好了。"蒂特叹息着说。

"当然要这样下去啦，"老瑞斯慕森回答说，"麻雀又都回到乡下去了，昨天晚上老鼠也都搬回了老地方。谁都听得见老鼠一整夜在顶棚里叽叽吱吱地吵个不停。"

"那儿就有一个！"正在窗口那儿晒太阳的彼得喊着说。的确，在屋檐那儿果真有一只大老鼠，到处乱窜，而且东张西望

的，很是机警。看到它那副样子就使人联想到一个闷了一冬天的老先生，终于打开了通向阳台的那扇门了——看样子显得怪可怜的。

春天终于来了，它本身并没什么过错；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人们就是没有活做。以前总是由天时来决定一切，“现在冰消雪化，咱们又可以碰到泥土了。”人们彼此这样地说；在他们看来，显然地现在该有活儿干了——首先是庄稼活儿，然后它也就会带动了一切。可是这一次寒霜好象在另外的地方逗留着，而且用它那结实的不可穿透的硬壳把一切东西都封闭起来了。这就好象魔鬼和招收工人的老板已经订好了阴谋诡计，而且他自己又把穷人的面包口袋牢牢地握在手里一样——生活好不容易啊。难道魔鬼对人们的糕饼想要染指么？难道工人要遭受到更多的屈辱和更多的损害吗？大家都在议论纷纷，人们谣传着说他们是要对付工会。

不管是怎么一回事，反正就是找不到工作。整个一冬天工人们不得不蛰居在家里，现在他们都从家里钻出来了，从早到晚成群结伙地在可能找到工作的地方打转；他们带着听天由命的神气，沿着码头，或是在工厂的大门外面徘徊着。可是谁也见不到老板，也听不见他们的声音。船只也不象往常春天那样，装备齐全地准备远航，它们多半还滞留在港里。就连市政当局也好象感到了市面萧条，可是他们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这使人想起了一句老话：一头牛受了惊，全部的牛就会乱闯；事情总是相互牵连着的。

虽然许多人都想盖房子，泥水匠却在闲着。据说银行拒绝发放建筑贷款，这样也就可能造成房荒——而银行老板的目的则是提高房租。他们拥有大量的房地产，想在这上面发一笔大财。

修路工人和混凝土工人，他們的遭遇也同样地悲惨。人們說从九月到第二年四月正是鲱魚長肉的月份。可是修路工人和下水道工人恰恰相反，这几个月恰好是他們的淡季。因此他們从秋天起就都在閑着。他們半飢半飽度着日子，手边的东西全都送进了当鋪，那些能够远走高飞的人全都离开京城到别处去了——譬如說，其他的省城，或是乡下。那儿的生活总不致于象这儿这末艰难透頂。

难道这一切是因为使用了机器吗？当然机器是愈完善愈灵巧了。說不定很快穷人就会毫无用处了。那时候他們就只有躺下来等着餓死！是啊，要不然，就象那些激烈分子所倡議的那样，挺身而起，投入战斗。

第　二　章

蒂　特　媽　媽

外婆早就預言过，只要一两句好話就能讓蒂特怀上孩子，外婆这句話真說中了。“孩子，你的心簡直是在衣裳外面——还有你小肚子上的那条棕色的紋路！”她从前就这么說过。“你那糊涂心腸啊——可千万要当心，可别讓它把你毁啦！”

是啊，那样的糊涂心腸！她剛剛过了童年，它就把她引到罪过和忧愁里去了；直到如今，她并沒有变得精明一些。只要她看見一个小娃娃，就禁不住要伸手去抱一抱；孩子一哭，就能够使她的心里充滿了最仁慈的母爱。虽然她那么年青，可是房子里大伙儿都叫她蒂特媽媽：起初只有孩子們这么叫她，后来大人也都跟着喊起来了。左鄰右舍的女人家要是想走开一会儿，他們

会很自然的把孩子往蒂特这儿一送；当孩子們自己出了什么岔子，他們也理所当然的朝她这儿跑来。她那粗糙的手和那渾厚的声音曾經止住了多少孩子的眼泪，撫慰了多少孩子的悲伤啊！她并不見得怎么温柔，可是她对人却很有帮助，孩子們不知不覺地看重了这一点——蒂特媽媽永远是个不可缺少的人。

她的精力是旺盛的，誰也不能不承認这一点。不管她做些什么，到后来，她总是又收养一張新的小嘴，或是又去照顧一个新的生命。她已經收养了彼得，好讓乔治生病在床的时候，可以解一解悶气。彼得的媽媽被他爸爸遺弃了，她每一个月給蒂特十个克朗作为寄养彼得的費用。可是还不到圣誕节，他的媽媽就不知去向了，从那时候开始，就再沒有錢津貼她了。可是人家繼續把孩子放在她这儿，她却还是很高兴。

快到圣誕节的时候，有一个年輕的妇人死了，留下一个三岁的小姑娘。他們住在頂楼甬道的那一头，距离蒂特的屋子只有几个門。小姑娘爸爸上工的时候，蒂特很自然地就照看起那个孩子来了。他是个工人。后来，失业的浪潮来了，他只好到外地去謀生；因此，这个小姑娘就完全由蒂特来撫养了。他今天流浪到这儿，明天又流浪到那儿，一路干点活儿或者是討点东西，手里只要有余錢就寄回来几个。他为人倒还誠实。可是他寄来的錢是蒂特一笔非常不固定的收入，而且收錢的时候也很不方便——总是一个半个克朗的裝在信封里，这是一种冒險的行为。万一邮局檢查出来，錢就要被沒收，而且这笔錢从来也不够她付房租。

彼得和小安娜——已經是两个了，等她自己孩子一出世，可就是滿滿的一窩了！此外，那年老的寡妇瑞斯慕森也跟他們住在一起，分享着她那可憐的面包和爐火。还有一个占着最好房間的房客，每天早晨，还要給他預备咖啡。他穿着皮靴，戴着軟

橡皮領，还戴着眼鏡——他一定是个在上流社会混过的人！可是她哪里看見过他交来的房租呢？然而，蒂特对付得了！她不久就象在动物园里一样照管一群小动物了！住在太子街这一大伙就足够热鬧了；到了星期天下午，她帶着这一群到伊斯特街家里的时候，那可眞够瞧的啦！

当然，蒂特幷沒有給家里人添什么麻煩。茜妮怀着孩子的时候，她曾經到家里去帮过忙。茜妮曾經对她表示过，他們对她的做法很不以为然——无論如何她应当想办法跟乔治正式結婚！自从那时候起，蒂特只在茜妮特別要她来的时候，她才回到家里。可是拉斯·彼得却常常来看望她，每次还給她留下几个克朗，她想他一定不讓茜妮知道他来看望过她。他也从来不停留得太久，蒂特发現了他好象有什么心事似的，講話很有些回避，他再也不象从前那样了。

这一切都因为茜妮——蒂特心里很清楚。她野心勃勃，总想往上爬去，出人头地，因此，有这么一个可能讓人背后议论的継女，自然就不大好了。艾尔西已經做事了：当上了打字員；她总是打扮得很时髦地去上班；下班以后还同一个邮局小職員常常来往，那个人还到她家里去过——这一切反正都逃不掉社会上的那些俗套！她从来沒有时間到蒂特家里来看望一下，可是巴夫尔在給他老板送信跑腿的时候，却常常抽空溜过来看看她。他在一个自行車厂里作打杂的工作。等他举行过堅信礼，他就要作正式的徒工了。他总是騎着他那輛長銹的破自行車，象瘋子似的横冲直撞。要是誰在街上轉角的地方碰着他，可眞是危險。他不断地响着鈴向前冲着，那样子簡直象救火車一样，任何东西都得給他讓路。如今他已經能够把自行車上的零件拆散，然后又随心所欲地裝配起来。他常常帶些有趣的玩意儿或是什么小

零碎儿給孩子們玩——这些都是他利用自行車上的旧零件裝配起来的。每当天气晴朗的日子，彼得就跑下樓，往他車子的大梁上一坐，他飞也似地把他帶走了，蒂特提心吊胆的还沒有来得及去找他，他却按着鈴从街的那一头回来了，而且已經在这一区里兜了一圈了。

"可是警察呢，孩子。"蒂特說。

"管他呢，我剛剛就是从他們那儿跑来的——他們还沒有瞧見我，我早就一溜烟不見了。"他就是胆子大，让你覺得他好象从小就是在馬路旁边的人行道上長起来的野孩子。

拉斯穆斯——那一个留下来的双生子——也时常来；他跟巴夫尔还是把蒂特当作自己的亲生母亲看待。他們衣服有了破的地方，她就給他們縫补縫补，省得再去麻煩家里人。他們常常把自己身边的一点零錢給她。拉斯穆斯現在沒有跟拉斯·彼得住在一起。他住在坦尼堡街一家菜舖里，那儿的人把他当做一个送东西的小杂差来使喚，他自己倒也滿高兴的。

可是蒂特覺得很不对勁；他怎么竟会跟一些陌生人住在一起。她不明白拉斯·彼得从前旣然是亲手从杜丽安遺体旁边把这孩子抱回来的，那末他为什么又会放他走。她还記得拉斯·彼得抱他回来的样子——一个孤苦零仃的小雛儿躺在他健壯的手臂里——这多半又是茜妮的安排。她无論做什么事都是一意孤行的。可是他們两个人相处得倒也很好。

拉斯·彼得大概不至于象茜妮那样地心胸窄小——如果他現在也是那样的話，那无疑地是他变了。不过他确实是热爱着他那两頰紅潤、体态丰滿的妻子——而且对她有一种无上的尊敬。他从来也沒有过象这样的妻子，她总是那么温存，同时又是那么稳健，并且非常实事求是。只要是她出的主意，那一定就不

会错，即便是你觉得她那主意与你自己的生活方式完全相反。她在生活上使他們有了一个新的起点。此外，她給他养了一个多么可爱的娃娃啊！他曾經跟生活战斗过多少个回合，一再地从头开始——每次都象約伯①一样片瓦无存地垮了下来。他也很希望能够时来运轉，而茜妮在这方面却帮助了他——她帶来了好运气，因此他順从她，就好象順从好运气一样。譬如說，他們建造的这三間平房吧；客厅里全套紅絲絨的家具，在飯厅里还有橡木的餐橱和全套銅制餐具。这当然都是从他們自己鋪子里买来的便宜貨。可是要單靠他自己，他从来也想不到这些，而她就專会在这上面动脑筋！

偶尔他在家里也会感到煩悶；也許就是在这些时候，他就来看望蒂特了，他常常要和她談到“老鴉巢”和那个小漁村里的往事；他怀念着乡間，特别也許是怀念着那乡野的大道。

可是大多数人都难以捱过的冬天，倒帮了他大忙。到快过新年的时候，旧家具、旧靴子、旧衣裳这些行业的生意活跃起来了，各棧房里的存貨堆积如山。年关逼人，他們可以大量地买进旧貨。可是卖出的生意却并不多；需要买拉斯·彼得旧貨的人根本什么也买不起。他的几个棧房里漸漸地都堆滿了旧貨，連院子里的小棚也塞得滿滿的，就連他自己的居住室都摆滿了家具杂物，以至于人們很难在其中走动，存貨一个叠一个地直堆到屋頂，散出难聞的霉味。它们就象是一些沉重的东西压在胸口上一样；茜妮的全部积蓄逐漸都变成存貨了。这样下去，有一天說不定他們就会破产——因为东西卖不出去，可是貨棧的租金却照旧要付出。

---

① 約伯：見圣經，希伯来族長，忍害耐劳的典型人物。

后来，拉斯·彼得想出了个好主意——他趁茜妮好說話的时候取得了她的同意。他租了一輛馬車，然后就走上公路叫卖去了。至于鋪子里的买卖，他們沒有他也无妨；談到做生意，茜妮实在比他精明得多。老实說，他对于那些前来求售旧貨的人时常是心腸太好，可是，在公路上叫卖他却很内行！乡下人喜欢买旧东西——也許是因为他們認为那样一定会少花一些錢，这样，拉斯·彼得对他們的錢包也就毫不客气了。要是他做成一笔占便宜的买卖，他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于心不安。

这样，他們的买卖又有些开展。堆积的存貨減少了一些，錢鈔源源地进了保險櫃。这当然不是什么体面事情，旧家具商拉斯·彼得·韓森在大路上叫卖的事最好不要在这一帶傳开去，媽媽告訴巴夫尔不要把这件事情講給任何人听。可是蒂特倒喜欢他現在这样。如今他再来看望她的时候，他身上又象从前一样散发着馬的气味，同时，乡野大道的气息也深入他的头发和說話的声音里了。

* * *

哥本哈根有句俗話：“穷人的活路多得很。”其实，穷人一旦失业，他也只有投奔到救济院去；要是那儿也不收容他——好吧，那末他也就学会挨餓的本領了。要是一个人能够懂得許多行业，也包括挨餓的行业，这倒是一件好事。

蒂特生来就明白穷人的活路也就只有这几条；說真話，这些年来，她的生活从来也沒有片刻的安宁，她不会責备别人，因此，总是自己埋怨自己。要是孩子們和老瑞斯慕森挨餓受冻，那是她的过錯；而不是把重担加在她身上的那些人的过錯，也不是社会的过錯，虽然說这个社会对一个怀孕已久的女人置之不顧，任她一人掙扎。等到冰消冻解的时候，她就无可推托了。活路是

有的，那就看她怎样去找寻了。

她的确算是找到活路了。无論如何，她总算还沒有讓他們一家子淪为餓殍，可是这却是靠了超人的努力和耐心才取得的。最初，有个卖报女人想找人替她到那最难跑的几层高楼去送报；蒂特和她談妥了这件工作，于是足有整整一个星期，她天天清早五点鐘就起身赶到街头，給那一地段所有的三层和四层楼的訂戶送报。后来她实在支持不住了，可是就在这时她又有了别的机会——自然，工作的性質也总是差不了多少。正規的工作是根本找不到的，那些幸而获得了正規工作的人也不会在这种年月輕易放手。不过有人碰运气也总能找一两天的零碎活来做，而且誰都可以到碼头那儿撿煤渣去。要是拚命地干，除了够自己家里燒用之外，也許还能卖上个把克朗。

最难解决的事情倒是房租，一冬天，蒂特最怕的就是每月一号，到那天她非要找到十五个克朗不可。她眞不知道到哪儿才可以弄到这笔錢。可是現在这个問題解决了——一天早晨，人們发現那个擦楼梯的老太婆死在床上了。經租人就讓蒂特担負了这份工作，每月她不用出房租就算是工錢。那是一个又繁重又不討好的活儿，很难找到愿意担当的人，而且誰都非常看不起这个差事，可是蒂特却如获至宝地接受下来了。

这么一来，她的身份就显得更加低賤了——一个擦楼梯的女佣人！現在她相信人們是不会請她去参加巴夫尔的坚信礼了。她觉得很难过，她一輩子也沒有参加过几次宴会，而且他們这一回又是要大热鬧一場的。不过无論如何，房租总算解决了，她不用再去花光老瑞斯慕森那儿文可憐的养老金了。这样，老婆婆也就能够买件夏天穿的衣裳——她实在需要一件單衣了。

其实蒂特的境况并不难解决，誰都能够替她安排一下。她

本来还来得及同乔治正式結婚，可是她却輕易的放弃了机会——現在这当然是无法挽救了。在他死后，她还可以打起精神，摆脫这个寄养在她这儿的孩子，不是象現在这样，反而更多添了一个。她也可以想法子搬出这个可怕的大杂院。根据她現在的情形来看，她还不能出去帮工，不过她很可以答应凱尔啊——特別是因为他已經表示愿意做她肚子里小孩的父亲了。簡直沒有哪个姑娘能象她这样地足以自夸；在她这种大腹便便的情况之下，居然有这样一个男人愿意替她遮丑。他愿意作她的好丈夫，而且他們两个人就象猫儿繞着一鍋热粥一样，已經兜了不少圈子！他們也无需再多加考虑了——两个都是过来人，胡子早都烤焦了。

她对于自己的問題处理得不好，就連拉斯·彼得也看得出来。她精神上既缺少动力，也缺少雄心；不过她却很和善。她自己負担得未免太重了！她的心簡直善良得过分；有些时候，一个人稍稍替自己的利益着想，也并沒有什么坏处。可是要跟她說这些，就象鮭鴨子背上澆水一样，一点也滲不进，她还是依然如旧。

可憐的蒂特媽媽，她怎末能不这样呢——她不計較这一点正如同她不計較其余的一切一样。那善良的心愿蘊藏在她手上，腿上，在她的心中，她"必須"照顧那些啼哭着的小娃娃，她"必須"跑来跑去地去瞧瞧那个住在后楼里生病的老婆婆現在怎样了——說不定她正需要人帮个忙哩！她"必須"想到他們，特別是"必須"給他們想出办法。尤其是她的两只手，除非她不走近一个孩子或是一个病人，只要她走近他們，她总要亲自动手給他們垫垫枕头——垫完枕头以后，其他的事情也就很自然地接着做下去了。永远負起責任来，給人們一些帮助，做一个慷慨的給

予者，这一切是她的神圣的高貴的品質。当她小时候在家里照看小弟弟小妹妹的时候，那个“姜饼小房”的老人就把她叫做“小菩薩”。随着时光的流逝，蒂特并沒有变得吝嗇。她已經逐漸学会了好好地卫护自己，免得遭受到那些剝削她的人給她的損害。可是在那些无依无靠需要帮助的人面前，她就成为一个毫无防卫力量的俘虜了。“瞧着吧，要是你进了天堂，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大概就是要看看小天使們換好了尿布沒有？”那个房客有一天这样挖苦她說。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要想不讓蒂特帮助别人，就象禁止太阳发光，或是不讓母鷄用脚爪刨地一样。

她就要临盆了，行动非常不便；她觉得周身都不舒服。她时常在早晨醒来的时候就觉得全身痠軟，很想在床上躺着。“你实在該在床上歇歇了，”老瑞斯嘉森說——“你太需要休息了。我們自己总能找碗飯吃的，我快八十岁了，到現在也还沒有餓死啊。”

可是到后来，蒂特总是支撑着起了床，出去賺一点錢——不知道她从哪儿来的力气，也許它是从某一个潛藏着的地方来的，因为誰都看得出，她身上实在一点力气都沒有了。蒂特只要一息尚存，她是从来没有想到要向生活屈服的。

是的，她从来也不求饶——她不是那样的人，投降的念头在她是不存在的。不过，作为一个給予者，她的态度有时可能有点粗暴，为了要維持她那小小的世界，她要付出很大的精力——她心力俱疲，自然也就沒有余暇来考虑怎样細致了。蒂特照顧着一切，可是当她照顧别人的时候，她并不面带笑容。她尽心歇力地照顧着别人，簡直无可非议，不过她伸出去的手，却不一定是溫柔和暖的，她自己发覚了这种情形，心里也很难过；可是要她改变这种情况，却并不是她力所能及的。

不过，孩子們却知道怎样去体会她的好心腸——不論别人的孩子或是她自己的孩子都很懂得她。远在甬道那一头，小家伙們一出了岔子，总是踢蹋踢蹋地跑来找她。蒂特媽媽是“一定”会帮忙的。

第 三 章

小 乔 治

在五月初的一个夜里，蒂特突然尖叫一声就醒过来了。她夢見人們把她平放在一块木板上一块一块地切着——就因为她要生孩子，所以这样来懲罰懲罰她。

她的腰和肚子都象針扎似地疼，她站起来想去找老瑞斯慕森，讓她把孩子帶到她的屋子里去。可是她不得不又躺了下来，她两条腿腫得厉害，簡直站不住了。

孩子們睡得很熟。小安娜靠着牆就在她身旁，彼得睡在床的那一头，两脚朝着安娜。她躺在那儿，听着他們均匀的呼吸，心里不知道怎么才好；他們可不能呆在这儿。这两条要命的腿啊！那是她給人当佣人的时候留下来的禍害，只要她身体一有不舒服，它們立刻就腫起来。她仔細地听着黑夜里的响动，想猜一猜这时究竟是什么时候，鬧鐘老早就进了当鋪，連当票也都卖掉了。她心里在想：产前的陣痛究竟要折磨她好久呢？她会不会在这次分娩的时候抽筋呢？——那真比什么都更加难受啊。也許她会在分娩的时候死去，不过那也沒什么要紧，她只希望能有个人坐在她身旁握着她的手就好，不过她不知道那人究竟应該是誰。凱尔，不錯——不过他大概不再关心她了——照她对他

那种冷淡的态度来看，要是凯尔不再关心她，这也并不出奇。但是她沒有答应他那想入非非的打算——结了婚，然后一起到乡下去住——她还眞是做对了。因为他的母亲沒有犹翰斯是活不下去的，結果她还是把他找了回来，接着凯尔也就离开了家。她知道他現在就在城里，不过还沒有看見过他。也許他觉得不好意思見她吧。可曾眞有人关心她么？很多人离开了她，就会想她，可是当她仔細地想一想是誰眞正爱过她，她就只会感到一片空虛了。她希望只要在她死去的时候，能有阳光照耀着就好；那么一切的苦痛她也会从容地度过了。

她在陣痛中，勉强鎮靜着，一面凝望百叶窗，渴望着黎明的来临。四点鐘的时候，那个馬車夫下楼到隔壁院里去喂馬——她要喊他帮个忙。

楼梯上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是那个房客回来了。她听見他踢踢踢踢地上了楼，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語着——他喝醉了！这样，她也就不必怕喊他了；可是当他清醒的时候，却誰都不敢同他亲近。"凯瑞門先生！"等他走到房門的时候，她喊着他，声音很輕，生怕吵醒了住在甬道两旁的其他住戶——"凯瑞門先生！"

他敲了敲門，就在門口出現了，手里举着一盞油灯晃来晃去，有几次那火苗几乎把他的胡子燒着。"請恕我冒昧，"他慢吞吞地說，一边睡眼惺忪地往里探头。"你有什么事嗎？""噢，凯瑞門先生，我身子很不好过，"蒂特訴苦地說，"麻煩你，請你給我的几个孩子帮个忙好嗎？"

这个"唱喜歌的"① 东倒西歪地往屋里張望着。"嘿，行，嘿嘿，行！我是說——。你最好去接我的老爹来，他是專門給人接

① "唱喜歌的"，是一种專門向人致賀道喜获取賞錢借以为生的人。

生的，不过你二十来年前就該去找他啦。請問你，你是盼着养儿个嗎？”

“噢，凱瑞門先生——我身子实在不舒服，”蒂特翻了个身，前額靠着牆哭了起来。

一看了这副光景，那房客就有些莫名其妙，不知如何是好了。

“喂，喂——这是怎么回事啊？”他嘟囔着說。随后他拚命地振作了一番，又蹙着眉头，仔細看个清楚，接着就好象瞅准了目标似地走了过来。“請恕我冒昧，不过你的确說过‘几个孩子’啊！韓森太太。”他一边說，一边弯腰看着她。

“是的，不过我說的是这几个孩子呀——是想麻煩您把他們送到老瑞斯慕森那儿去。”她不敢轉过臉来，因为他滿嘴都是酒气。

“当然我——我是說，当然我不愿意那么办！你想我会在这深更半夜去打扰那个可憐的老太婆嗎？”

“我希望她来陪陪我。”

“那可不行，你看，我現在不是很清醒嗎？沒有喝醉。”他揮着胳臂做了个手势。“讓凱瑞門来安排一下吧，太太，讓他来把这些可憐的小家伙搬到他的床上去。把一切安頓好——全都安頓好！你呀，只管閉上嘴！不要那样唧唧地叫喚——明白了嗎！不要胡思乱想，一切事情也自然都会好的——女人家不用腦筋才能把事情办好哪——噢，对啦，我从前認識一位太太，她生的孩子就是两条腿先出来，她还是什么数学博士哪——你知道，就是因为左思右想，考慮得太多呀。”他一边胡言乱語，一边东倒西歪地在他自己和蒂特的住屋之間走来走去。他把椅子拿到房間里去，一会儿又拿了回来，这么搞了两回。“你瞧，”他說，心里觉

得非常高兴，“总要先拿那摔不坏的东西試試！”随后他就抱起小妹，搖搖晃晃地走了出去。这期間蒂特張开大嘴，几乎要喊出来，她信不过他——尽管他象抱孩子那样，試着抱过椅子。可是情形总算还好，孩子們橫在他胳膊上就象死了一样，全然不知道他們給搬走了。“好啦，小乖乖，——小乖乖，”他一边給他們盖被，一边柔声的說，声調十分亲热。要是在他平常清醒的时候，他才不会照顧这些孩子呢。要是他們招惹了他，他总是嘵嘵不休地大罵一顿。

“到底沒有讓你大喊大叫吧？沒有出什么事情吧。”他在門口打趣地笑起来了。“噢，对啦，我看見你老是瞧我这两条腿——看看它們是不是在搖晃。女人家总是注意人家的腿——可是要緊的还是腦袋。好比孩子們要穿过木栅欄，譬如說去摘苹果吧，他們总是先把头伸进去——要是腦袋能过去，整个身子也一定能穿得过。記住，先是腦袋！”他竪起食指做出警告的手势說。接着他突然又咯咯地笑起来了：“可是大多数人就好象根本沒有腦袋——所以他們东鑽西鑽真是方便极啦。”

他倚着門柱，縮成一团，身子愈来愈往下溜。突然，他又拚命地振作了一下。

“好吧，我就在这儿陪着你，为你禱告！好，完啦！”他一边說一边靠着牆在蒂特的床脚下坐下来了。“蒂特媽媽一定得舒舒服服地躺着，好好打个盹，养养神，准备这場大仗。你睡你的吧——沒有什么可以担心的，每一分鐘都有孩子生下来，說不定每一秒鐘就有呢——所以，你怕什么，你剛才說：‘我病啦，我难受。’可是你能把这事也說成是生病嗎？这么說，要是我喝上点酒，有点醉，也能算是病啦。我說，你曾經从我这个‘唱喜歌的’酒鬼这儿拿到过房錢嗎？”他从大衣口袋里翻出几个銀币，随手就把它們

往床头桌上一放，"咳，我眞該死——难道就剩下这么一点啦？今天运气还不錯；可是我是个下流坏——你知道嗎？凱瑞門是个下流坏，别看他还戴着眼鏡；你問問这儿的娘儿们——对不住——我是說咱們这窩里的这些太太們，他們都知道。不过我今天运气还眞不錯；有那么一位自命不凡的大人物——二十几年来，威风凛凛地踩在别人头上——油头粉面，梳着光溜的背头——在接受什么勛章之类的无聊玩意儿。你知道，我当然拿着花去了，'請恕我冒昧，我来拜望您，大人——可是今天是这样一个好日子呀！''亲爱的先生——蒙您光临眞是荣幸得很！'那家伙說，随手就塞給我十个克朗，你听这个家伙多会說話，是不是？可是你也总听得出来，他完全是在譏諷我哩！"

蒂特痛苦地呻吟着。

"喂！喂！不錯，是难过。可是得难过一点，然后才会舒服啊。我說，有人喜欢孩子，眞是件好事——而且还要养孩子哩！如果一个男人——我想，如果是一个男人的腦袋，因为那是男人唯一可以生产的地方。如果人的头盖骨可以嘎喳一声裂开，里边有个小家伙爬出来！咳，我也只是做个比方——你不必咧着嘴笑。噢，不，沒有什么危險，我記得我的老婆有一回喊个不停：'我要死嘍，我要死嘍！''胡說'，我告訴她，'沒有什么了不得的，你是在养孩子嘛。'可是可惜你沒有听見她那样地叫啊！不管怎样，女人家的腦筋就是不能講道理。啊，不过，你这会儿該合眼歇一会儿啦！"

他說是讓蒂特休息一会儿；可是他嘮嘮叨叨却一直不停。

最后他終于喋喋不休地睡着了；他两只胳膊抱着头靠着蒂特的床背，他呼出的气味把这間小屋子弄得惡臭难聞。蒂特觉得昏沉沉地非常难过。那个馬車夫早就上工去了。晨曦也透进

了百叶窗。这时，她听見老瑞斯慕森穿着拖鞋踢踢蹋蹋地在走动：她在厨房里給自己热咖啡，那么該是五点鐘了！她想。

老瑞斯慕森把孩子抱到擱楼上，安置在她自己的床上；費了好大麻煩她才把这个“唱喜歌的”劝回去。他吵吵嚷嚷說了好些恶毒的話，睡了一覚，他又原形毕露，坏毛病全出来了。

等他們把他弄走以后，“呸！”老瑞斯慕森把嘴一撇說，“他眞是个畜生，一个地地道道的坏蛋。”

“他还好，”蒂特說，“他自己要待在这儿，好不去麻煩你，媽媽。”

“天呀！謝謝他的好心吧——他居然还有这样的好意，眞是不敢当，謝謝！天曉得，你冒了多大的險啊！”

蒂特笑着。“噢，我难过极了，”她突然斂住笑容，痛苦地呻喚着。“我看我要死了！我覚得身体有点不对——周身各部分都好象要爆裂似的，而且各不相关了。这我眞不明白——还差六个星期呢。”

不过，临盆的时候終于到了；老瑞斯慕森曾經亲身經历过几回生育的痛苦，她十分清楚地了解这一切征兆。她把屋子收拾一下，生起了火，好不致于讓孩子生下来冻着。随后她就想找些东西垫在蒂特的身子底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严冬把所有的东西全都吞掉了，家中所有早都当卖一空了。孩子的小衣服也只好东拼西凑向鄰居們去討来。然后她还要去請好接生婆——再买些新鮮咖啡和上等面包——接生婆那种人对咖啡挑剔得可厉害啦。老瑞斯慕森要做的事情很多，这簡直不是她的两条老腿所受得了的。幸而她这次沒有发病。这时候，她一兴奋，血脉流通得也就快了，因而她这时显得能干而又得意。再說他們总算运气好，凱瑞門那个畜生，昨天晚上弄到的錢居然沒

有喝光！

下午，蒂特生了个男孩子，因为是早产，所以只有五磅重。可是不管怎样，到底还是个男孩子——尽管那老婆婆在事前指出种种征狀，断定是个閨女："讓我們再仔細看看，"老婆婆說"——別看錯了吧？"这个孩子居然会騙了她，对于这，她很覚得不痛快。"一定是因为他身量小，才使我弄錯。"她失望地說。

那位接生婆，照例是在什么事情都弄好了以后才来到。她在屋里站了一会儿，炫耀一番她那件新外衣，再看看孩子的臍帶是否已經完全扎好，随后就匆匆忙忙地走了。她連咖啡都沒有喝——也許她是嫌味儿还不够濃。"咱們自己喝吧，"老瑞斯慕森說，"她倒神气活現的——去她的吧！我当年不知道接过多少次生呢。"

接着她們就喝起咖啡来了，蒂特喝了一杯特别濃的——"这能活你的血脉！"老瑞斯慕森說。她也讓孩子們进来看看他們新生的小弟弟。他們本来一直在擱楼上玩。他們对他并不感兴趣。因此每个人拿了一片面包又踢踢蹋蹋地走出去了，讓这些小家伙老老实实坐在那儿，他們是受不住的。

老瑞斯慕森坐在爐边，把那个光溜溜的青里透紅的小家伙抱在膝头上。她用油在他那起皺的皮肤上擦着，还找点棉花塞进他的襁褓里，为的是讓他暖和一些。孩子的血脉不怎么旺盛；在那一只当做床的衣櫃的抽屜里，他是应該有一只热水袋来暖和身体的。可是，不管怎么說，他到底是个男孩子。"他將来也要去干那个坏勾当——你瞧吧——别看这么个小玩艺儿。"她用手指头戳着他說。"天知道，上帝为什么不把这多余的一点小零碎儿塞到里面去，却偏偏讓它在那儿搭拉着，所有的煩惱和不幸都是从它那儿来的呀。"

蒂特自己倒希望这次生个女儿。

可是老婆婆却不了解这一点。"这一回,你可心满意足啦!"她下了个結論,还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其实这种事情本身倒也无所謂,因为男人身上的东西,女人非需要不可,女人身上的东西,男人又非它不行。可是上帝却偏偏来这么个糊涂安排,总讓咱們可憐女人吃亏;要是一旦出了事,准是咱們倒楣受罪,想躲都躲不了——咱們所能做的事,也只能哭哭啼啼,怎么来就怎么受。当然啦,要是事先能自己选擇的話,誰也不愿意当女人。可是有些可憐的姑娘还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朝男人們卖弄风情哪——她还不是也得听天由命,弄到后来,抱个娃娃回去。可是在大多数的情形里,男人又怎么样呢?女人就象窄狭的小胡同一样,里面是成堆的雪,可是那雪是从哪儿来的呢?不过上帝把咱們弄得这样痴情,他也許有他自己的打算。要是咱們能稍微多考虑事情的后果,他要想讓这世界上人口兴旺,那怕不大容易哩。"

"可是,媽媽,您可曾正式結过婚嗎?"蒂特詫异地問說。

"当然,我結过婚呀——可是,弄到后来,我連个丈夫都沒有,正式結婚那又有什么用呢?我們本来好好在一起过日子,忽然他拿了鑰匙說是到廁所去;他一去就是几个月不回家。过些时候,他就象出去时候一样,沒戴帽子,手里还拿着鑰匙,又那么回来了。那时候我还想自己安慰自己,裝着象沒有发生过什么事,就当他出去还不到五分鐘;不过这究竟是办不到的啊。"

听了这話,蒂特笑起来了。

"你爱笑就笑吧,不过我看不出有什么好笑的地方,我既不象个寡妇,又不象个老婆!一大群孩子出世了,可是做爸爸的倒不常露面;就这样,我的好日子也就过完啦。他們現在怎么样?

要是他們沒有死，我想总还都活着吧！”寡妇老瑞斯慕森从来不跟别人談到这个問題。“好，咱們还是弄点晚飯吃，然后就睡覚吧。”

“哪儿还有晚飯呢？”蒂特說。

“有，还有半个面包。我出去的时候在索維兵营那儿跟一个当兵的討来的，他拿了整整一口袋，正要到一家卖旧船具的鋪子里去。我想还是向他討块面包吧，也省得他全都喂了馬。它們早都吃够啦。要是我們能投生做老爷家里的馬，而不是老爷家里的女佣人，等我們上了年紀的时候，倒还能有养老的草料呢。”

小彼得也非常惋惜，他自己竟不是一匹馬。他常喜欢裝馬玩，他把头鑽进一把旧木椅子背里，然后就象馬那样地嘶叫着。凳子就权当馬槽儿，他們把一堆陈面包切碎，放在他面前說：“馬料来啦。”他的胃口大，吃得很多。可是那个小姑娘就很难下咽了，这个可憐的小东西，她的牙齿还沒有長齐哩。不过等他們把面包放在开水里泡一泡，这样，她也就能吃下去了。“明天，再給你加点糖吧。”老婆婆这样說，好讓她吃得香一点。

夜晚，蒂特摟着剛出世的孩子睡着，他总是挂在蒂特的乳房上，当他覚得奶水在流的时候，他就会自己咂着吃。他已經会找奶头了。那个小姑娘靠着牆睡，彼得躺在床的那一头，脚朝着她。这样，蒂特就使孩子們全睡在她的身边了，她也就知道了他們的冷暖。他們的被褥很薄，最好的一床被却鋪在那位房客的床上。

她躺在那儿，听着他們靜靜地睡，老鼠在她床头那扇歪斜的板牆后面跑来跑去地窜着，她凝望着黑暗，一直到黑暗里充滿顏色和光环为止，这情形就象她小时候常常見到的一样。接着她想到了上帝和外婆、凱尔和乔治——想着所有那些在她生活中出現过的人。她对上帝早已經断了念头了，她想，要是他确实存

在的話，她实在沒有什么可以感謝他的地方。她想起了所有外婆从前說过的話和預言过的事，她心里怀疑着在这些事情里是否有哪些已經实現。她想她在將来也沒有什么希望，正如同过去她沒有得到什么希望一样。蒂特对于未来已經不再存在任何幻想了。她知道她并沒有变得有錢有势。虽然如此，不过在另一方面，那所謂幸福呢，那总該实現了吧？难道她幸福嗎？她自己不知道。她得去問問別人究竟什么叫做幸福？——問問那些念过書的人。在書本里，人們才会知道它的意义呢，她想。

第 四 章

我 們 的 主

孩子們喋喋不休的一陣談話把蒂特吵醒了。她还沒有来得及想一想，就感觉到这一天是星期天；这也許是因为她感到了一片安詳宁靜的气氛。甚至孩子們的声音都很特别，几乎是庄严的。她那疲倦的四肢象鉛一般沉重，她睡眼惺忪，靜靜地躺在那儿，听着那几个小家伙在說話。

小安娜已經爬到床脚到彼得那儿去了；他們两人摟在一起坐着，眼睛看着天上的白云，当那些白云飄过的时候，它們从什么地方托来了朝阳，而且給屋子里投下了閃閃的白光。它先在屋角里一亮，又照着牆壁，再照到天花板上，最后便在另一个角落里消失了。

“那是个安琪儿，那一定是，”小安娜很有把握地点着头說。

“那不是！根本就沒有安琪儿。”彼得厌煩地回答說。

“有的，安娜亲眼看見过。”那个女孩子說，朝他手上拍了一

下。

"可是，我亲眼看見过，根本就沒有什么安琪儿。"彼得一边回答，一边也拍打她一下說。

蒂特听見他們动起手来，就不得不干涉了。"媽媽醒啦！"小安娜拍着手叫道，"媽媽不睡覚了。"

"你相信有安琪儿么，你相信么？"彼得皺着眉头阴沉地問道。

蒂特不愿意回答他，却反而問他說："你为什么不相信安琪儿呢？"

"誰都看得出他們的翅膀才帶不动他們哩，"他一边說，一边指着一張画着飞翔着的安琪儿的画片，那張画片正貼在一面破鏡子上，蓋住了鏡面上的一条裂縫。不消說，蒂特倒不是从这个角度去考慮問題，她有許多的原因怀疑安琪儿的存在。

"嘮，我不信的东西可多啦，好多事情我現在都不信啦。"彼得突然叹了口長气說，蒂特听了禁不住笑起来了。

"那末你不相信的，还有什么别的嗎？"她快活地問說。可是她显出全神貫注的样子，因为彼得要人家把他当一回事儿。他差不多有七岁了。

"我不相信水鶴！"彼得說。

"小妹妹相信有水鶴。"安娜說——專为了跟他頂嘴。

"老瑞斯慕森也相信！"彼得帶着瞧不起人的口气尖声說——"她說小孩子都是从一片窪地里来的。可是这話不对，要是那样的話，他們可不都要在冷水里冻坏了么？媽媽，小弟多舒服，从前他在您肚子里躺着。"

蒂特茫然地向四边張望說："我想你不相信的事，再沒什么别的了吧？"她想把問題岔开。

“什么别的呀？”彼得的声音很深沉；他总想跟别人做一种好象是知書明理的談話。

“我是說，你还有什么不相信的东西么？”

“有，我一点儿也不相信什么上帝。他怎么会坐在云彩上不掉下来呢？云彩不是一直在跑嗎？”

蒂特突然想到该去洗衣服了。她把孩子从胸口那儿扯开——那孩子象水蛭似地挂在她的乳房上，咂得她一直痛到背脊——随后她就跳下床。“乖乖的，”她說，“媽媽給你們弄杯咖啡喝。”她穿上襯裙，把煤油爐子点起来，然后她就跑去看看老瑞斯慕森今天的情况怎么样，这个老婆婆平时总是头一个起床的。这时过道两旁的門都敞开着，人們都在整理被褥，打扫清洁，尘土和被褥的气味滚滚地涌出来。

蒂特悄悄地穿过板牆走到一排鴿子籠似的小房間那儿，她敲一敲老瑞斯慕森的房門。那老婆婆还躺在床上，一整夜她都不好过，可是她又不肯說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你一定是又吃了些对你不合适的东西。”蒂特說着，一面在屋子里四下寻找。她看見在衣櫃上有个药盒，“这是哪儿来的？”她惊奇地問說。

“噢，这是那个当教員的人家扔掉的，昨天我給他們倒髒水的时候拾来的。我睡覺的时候吃了三粒，我以为也許能治一治我的腰痠背痛，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鬧得我身上一直不舒服。”

蒂特大笑起来說：“嗳呀，老媽媽，这是医生給蘭罕姆太太的药，因为她不生孩子；那还是我亲自到药房給她取来的啊！”

老婆婆也禁不住笑了。“我現在才明白它們眞是找錯了地方啦。我一辈子从来也沒有这样肚子疼过——蘭罕姆夫妇現在是

心满意足啦——你看他們連葯全扔了。他們眞是盼孩子盼得要命！我希望他長大了是个好人。有很多孩子还是别投生到这世上来好。”

蒂特不能体会她这句話的含意，在她看来，凡是孩子都是可爱的小宝貝。

“你就想想那个傳教师的孩子吧——你听他又在哭了。他哭了一整夜，吵得誰都不得安宁。”

“那一定是因为他們不会弄孩子。”蒂特断定说。

老婆婆弯下身子，凑到她耳边小声說：“他們說他中了邪，所以那个傳教师晚上才亲自帶他睡覚——好避避邪啊。他們一天到晚，为了这件事不知要祈禱多少回，要是再不好，他們就把他往楼梯下边那个黑洞洞的小橱里一关，什么东西也不給他吃，說是要把那个邪魔給餓跑。”

“您别說了，媽媽，”蒂特說。她臉上一哆嗦，渾身打了个冷战。她站在那儿听着，怔怔地出神，她听到一陣哭声一直傳了过来。她急忙地打起精神，“我就把咖啡給您送来。”她一边說，一边就急急忙忙地跑回自己屋里去了。

*　　　*　　　*

她給孩子們找了几样玩具，把他們安置在床上，然后她就給他們洗衣服去了；他們沒有換洗衣服，因此就赤条条地坐在那儿，好在这时节，正是一年中房子里也还不算冷的时候。小弟躺在那儿，象嚼橡皮糖似的嚼着一段鳶尾根，这对他出牙时期发痒的牙龈很有好处。她站在厨房里洗衣服，在厨房和住室中間隔着一条甬道，她把厨房的門开着，那末厨房的地方就显得寬敞些。大楼里的房客都在甬道里进进出出地走着。她不得不把她居室的門关上，好讓过往的人不至于看見她的屋子里多么凌乱；不

过她还是可以隐隐約約地听得出孩子們在里边的动静。她常常要把活儿擱下来，跑进去看看；她看見他們又都下了床，光着身子在地板上乱滚。有許多次，她把他們放回床上去，給他們盖好被子，并且打了每个孩子一巴掌。不过每一次也只有几分鐘的效果，在他們挨了罵，挨了巴掌，哇哇地哭了一会儿之后，先是有一个孩子带着眼泪笑起来，接着其他的孩子也都象被傳染似地咧开大嘴哈哈地笑着，跟着那套老把戏又重新上演了。最后，蒂特索性不去管他們，她把房門关得紧紧的，只要沒人看見他們，就听任他們随便怎样淘气了。

鄰居們都帶着啤酒瓶、奶油罐沿着甬道跑着，他們要在商店休息以前赶着买些东西。他們都跟她打招呼。男人們大都跟她开两句玩笑，妇女們却都别有用心地朝她的孩子們住的那間屋子張望。蒂特心里明白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人們对别人的事情总是那末注意，其实他們自己还不是同样地乱七八糟。

一个体面的女人总在星期六晚上就把孩子們的衣服洗净补好，那末在禮拜天早上，他們一睁开眼睛，立刻就会穿得整整齐齐的——这些事她全明白。用不着别人告訴她，可是星期六晚上她下工回来，已經是那样的疲倦，只想睡覚，那末她又有什么办法呢！

实际情形也并不完全如此；在星期六晚上，蒂特并沒有立刻就去睡覚，她一面稍稍休息，一面跟鄰居們闲聊几句。等到夜里，当她想干点活的时候，可就又乏又困，两条腿再也站不住了。要干活就得一口气就做完，要在中間停頓一下是不行的；她的情形就象一头老馬一样——只要一倒下，就再也爬不起来了。現在她可就吃了苦头；家里的情形是一塌糊涂，几个孩子頑皮极了；不管是被褥，尿罐，天知道还有什么别的东西他們都能弄得

乱七八糟——这一切足能把一个安琪儿也气得掉下泪来；而她自己呢，蓬头垢面，邋邋遢遢的簡直比鬼都难看。她想不出有什么解决的办法；这一切都讓人心煩意躁，她埋怨别人，又責怪自己。她覺得样样事情都不順心。她想，下一次，她可要仔細把家里收拾停当，再不要弄成这副模样了。

她忽然停下了手里的活，站在那儿听着屋里的动静；孩子們靜得簡直叫人疑心。她三脚两步地跑了进去。她看見孩子們在窗子下面挤成一团，小弟恰好在他們当中。窗戶下面有个壁橱——是蒂特存放吃食的地方——这时橱門已經打开。他們把里边的东西弄了滿地都是。那个尿盆已經給打翻了——显然地他們是想把它拖到窗戶底下，好踩在上头向外張望。最糟糕的是他們把一袋面粉也倒出来了，好象是企图掩盖他們干的坏事。这幅光景眞是一塌糊涂啊！那些面粉正是她要做煎餅当午飯吃的。鷄蛋也都打碎了，而且涂抹在他們的头发上，全身上下都結了痂。看了这种情形蒂特啼笑皆非，她連喝帶罵的把他們推搡了一頓。后来她就往椅子上一坐，也跟他們一起，放声哭起来了。“我告訴你們，你們可有得哭了；”她哭得話都說不出来了——“你們自己还不知道闖了什么禍哪，你們讓我到哪儿去給你們弄午飯呀！”她又站了起来——厨房里煮的衣裳已經沸了。“你們好好在这儿待着，要是再跳到地板上胡鬧，那末就讓上帝管你們去吧！”她使勁地把他們往床上一放，就急忙地赶到厨房。孩子們一边抽噎地哭着，一边还偸偸地向門口那儿張望。

她赶忙加紧地洗了一陣，好弥补剛才浪費的时間。可是，漸漸地她又慢下来了。她覺得由膝盖到腹部都瘘軟无力，她覺得下部也許又在出血了。生了孩子以后，虽然她給孩子喂奶，可是还常常出血；她生产后，一直就沒有时間使她的体質复元。

她双手扶着膝头，坐在那儿沉思着。也许她脑子里根本什么也没有想，只是在周身筋疲力尽的时候，在那儿休息着。大楼那边传来孩子的哭声。它离得那么远，听也听不清，也许是谁在唱着一种单调的歌。很可能这又是传教师的那个坏孩子。人们都说，他一天到晚不是胡闹，就是哭。虽然只才三四岁，可是人们说他干出来的坏事却叫人难以置信，爸爸妈妈倒都是正经人，他们早晚都要作祷告。人们简直不懂他们怎么会生出这样的一个孩子。幸好爸爸妈妈算是有耐心！蒂特从自已的亲身经历中知道，一个人要保持耐心是多末不容易呵。

这时她听见楼梯上一阵熟悉的脚步声；她全身一惊，急忙套上一件罩衫，用手拢拢头发。随即面红耳赤地弯下腰来在洗衣板上搓着衣服。

“你是在忙星期天的活哪，我明白了，”拉斯·彼得还没走进来的时候说：“你好哇，我的姑娘，”他的声调没有从前那么宏亮，一定是茜妮使他不粗声粗气，不过在他的声调里却仍然还流露着往日的温暖。

蒂特用围裙揩了揩厨房里的椅子，然后就继续忙着干她的活去了。

拉斯·彼得到马拉姆去了一趟，他坐下来就谈起沿途的景色以及一些零星琐事。蒂特对这一切并不感到兴趣，她甚至于没有提出任何问题，他一看这情形，也就不再说下去了。他坐在那儿，看了她一会儿。“你好象并不怎么欢迎我，”最后他这样说，还把手抚在她的背上。“你是怎么一回事呀，星期天还这么忙？”

“嗯，我也不明白，”蒂特立即回答说，“我看一定是我平常偷了懒！”

“我敢说你从来就不偷懒。”拉斯·彼得笑着说——“你不

是那样的人，可是我看是你的肩膀上负担太重了。”

不，蒂特所负担的也只不过是她的能力所及而已。

“我不敢断定我说的对不对。我看你就象花园里到处长的番茄一样——你负担得太重了。要不是有人经常给它们掐去一些枝茎，它们就没完没了地结果子，到后来，自己就招架不住了。”

“我想这是茜妮的看法，”蒂特说，“要讲到管理家务，我是比不上她的。”

“就因为你为人太忠厚了，你才不会为自己留有余地，我的姑娘，”拉斯·彼得爱怜地说，“要是你能稍微替自己着想一下就好了——你的心太宽大啦。”

蒂特笑着说：“所以我生病的时候，大夫也这么说，他说我的‘心扩大’了。”

“好哇，好哇，你倒还来说笑话——孩子们都好么？”他站了起来。

“他们在睡觉，”蒂特说，“他们早晨醒得太早。”她不自觉地往门口那儿走了一步，可是拉斯·彼得已经走到门口了。

“他们睡觉的样子可真古怪呀，”他一开门就笑了。小家伙们已经听见了他的声音，因为急着要抢先出来，因此他们从床上翻下来，被子还蒙在头顶就趴在地上了。一看见他，他们立刻就跑过来紧紧地缠着他，并且动手去掏他那鼓鼓囊囊的口袋，“你给我们带点什么来啦？”他们一边嚷，一边拉扯着他。

拉斯·彼得每一次下乡回来，总有点什么东西藏在他那几个大得出奇的口袋里。这一次在他的毛手套和手帕底下又有苹果，又有梨，因为放在那里已经有不少时候，因此有些压伤了，而且很脏，不过气味却仍然很好闻。另外他从衣服里边的口袋里掏出了一包东西给蒂特——那是足有半码长的腊肠。“这是从沙地

田庄来的，”他說——“从地主管家那里拿来的，你还記得吗——那一家人常常讓你們进去玩，还赶着車子把你們送回来。那时候你們还都是小娃娃，常常自己随随便便的四处乱跑。”

蒂特記得很清楚，不过那已經象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仿佛是一百年前的旧事，她沒有时間讓她自己浸沉在过去的回忆里。現在午飯已經有了着落，等她爸爸一走，她就要把孩子們的衣服收拾停当。

“好啦，我看我还是回家吧，”拉斯·彼得說，就好象他猜中了她的心思似的。

她一个人沒有呆好久，又听見楼梯上一陣熟悉的脚步声。蒂特从心眼里覚得很懊惱，在这个世界上，現在她最怕的就是讓凱尔瞧見她这副邋遢模样。他上楼来默默地朝她摆摆手，然后就叉开脚象騎馬似的坐在厨房里的一把椅子上，尽管她根本就沒有請他坐下来。“我知道你在忙，”片刻以后他說。

“我是在忙，我希望你先出去走走，过一个鐘头再来——那时候我会把什么都收拾好的。”她着急地說。

“很好，我还以为你已經收拾好了呢。已經差不多十一点了。”他从容地站了起来說。

“是呀，十一点又怎样呢，我忙不过来呀！”

“我知道你忙不过来。”他要推开門走进她住室里去。

“我不愿意你这会儿进去，”蒂特抓住他的胳臂說，“我还沒有收拾干凈呢。”

“难道我一进去就会更糟嗎？”

她听見他跟孩子們在說話，可是她本人却沒有勇气也走进去。她站在那儿咬着下嘴唇，不讓自己哭出来。“你們是怎么一回事啊？”她听見他說，“这样晚还在睡懶覚么？快穿上衣服，咱

們上公园去，看看有沒有糕餅攤子。”

“要等媽媽把衣裳洗好，我們才有衣裳穿。”彼得說。

凱尔在門口說：“可憐的小东西，那么說今天他們不能起床啦。”

“我就会把衣服熨干，”蒂特說，看也沒有看他，“我馬上就会燙好。”

“那还来得及么，多可惜——他們难得出去一趟。”

蒂特忍不住地哭了：“这能說是我的不是嗎？你說我不这样又怎么办？一清早就得上工，一直做到晚上，为了給他們掙碗飯吃，簡直就沒有工夫好好照管他們。也許你还以为我是在楼梯上閑聊天，要不然就是在床上睡懶覺吧？”

不，凱尔知道她不会这样。“不过也許你可以換个方式来安排你的生活，”他一边說，一边撫慰地摟着她的肩头，可是她掙开了他，弯下身，背向着他，又干活去了。他站在那儿，躊躇了片刻，随后就走了。

蒂特心里又慌乱，又难过；她覺得样样事儿都不顺心，尤其是对她自己。她很明白他所說的可以換个方式安排生活究竟是什么意思，可是正当她“不得不”拒絕那一只帮助她的手的时候，他的好心又有什么用呢？

“一个人往往非得找个人，讓他发发威风，把人家踩在脚底下才舒服，”有一天老瑞斯慕森看見蒂特对凱尔这样的态度，就有意地这样对她說：“所以呀，那对人最关心而且心腸特别好的人也就被挑中了！”这老婆婆的話很有道理，虽然蒂特本人不愿意承認这是事实，可是今天她却看見这个事实了。

每当她对他粗暴或是冷漠之后，她又常常懊悔；然而她又常常再犯。她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在她内心深处，她总有一种

执拗的情绪，它一遇到凯尔，就总要故意和他为难，可是她这样做，却又完全违背着她的心愿和希望。从各方面看来，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什么隔阂，可是尽管如此，又总象有点什么把她阻拦了。她就象一只不能越过一条粉笔线的母鸡一样。

要是他能坚持己见，不让她来作主，那末他一下子也就能够成为她的丈夫了！蒂特常常在想：为什么他不坚持那样做呢？他是在耐心地等着她提出什么要求来，不过她不明白他究竟在等着什么，有时，她怀疑到底他算不算是个真正的男子汉。要是非等她来向他表白不可，那末他可有得等啦！

尽管如此，她却还是不能忘掉他。她对他很粗卤，甚至于有些疏忽，可是只要他一走出门，她立刻就会悔恨交加，担心他受够了冷淡，也许永远不再来了。他对她的敬爱引起了她再三地考虑了自己；她究竟有什么出色的地方值得他那样无微不至的爱呢？为什么他把她看做好象是出自名门的千金小姐——而且还把她当做一个处女呢？他在她身上所发现的一些优美的品质，是她自己还不曾觉察到的——她怀疑它们是不是确实存在着。大概这是他自己的性格的关系，他本来就是一个善于夸张的人啊。

他不再去寻找那些虔诚的教徒了，可是他并没有放弃对上帝的探求。他跟一些青年工人组织了一个小团体，他们常常在这个团体里讨论问题。他们很有些古怪的想法——他还是那副疯疯癫癫的神气！他们说：不管外在的环境多么卑微，人类却是神圣的生物——而上帝就存在于他们自己的心中。蒂特一点也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有时候她看凯尔那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她禁不住觉得好笑。“这是因为你的灵魂还没有觉醒，”他常常这样说。他除去自己的良心之外，不承认还有其他什么准则。他

相信一旦穷人觉悟到他们自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那末生活就会完全改观。那时候他们就不会任人践踏，而要奋起革命了。他说，人类是神圣的生物，因此蒂特就断定他仍然自认为是一个神圣的人，虽然他已经不再和那些信神的教徒在一起了。

蒂特非常明白，无论什么事总都有个结局，她一边急忙把家里的事情弄好，一边在想也许他下午不会再来了，因此她心里很难过。她又断然地这样想着，好吧，不来就不来吧。不过同时她又拚命地忙着干活儿，因此工作做得特别迅速。没有多久最后一件衣服已经晾在厨房窗前的绳子上，飒飒地在秋风里飘荡了。这时她就把那些半干的衣服，拿来熨好。等他再回来带他们出去散步的时候，她要让他看看她已经把一切安排妥帖，把孩子收拾得又干净，又利落。那末他就再也找不到机会来怜惜他们了。

• • •

当卢森堡街的钟敲了十二下的时候，蒂特已经给孩子们穿戴整齐，她的住室也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这时她就觉得自己也是另外一个人了。她也不再觉得心神烦躁了；现在她欢迎任何一个人来看看她治家的本领，因此也就用不着象刚才那样见到谁都想要打场架的神气了。她的面颊绯红，当她给小妹扎发结的时候，她真是美极了。"唠，彼得跟小安娜手牵手去走走，让老瑞斯慕森看看你们多漂亮，妈妈就把午饭弄好。"她一边说，一边把他们往过道里推，"告诉她，妈妈马上把午饭送来。"

"噢，我们午饭有煎饼吃。"他们说。

"你们还想吃煎饼！你们把妈妈要用的面粉弄翻一地，连鸡蛋也都糟蹋了，你们还想瞧见煎饼哪，没有啦，早让猫儿叼走啦，快出去吧。"

"淘气的猫，讨厌的猫。"他们的笃的笃地在甬道上走着的时

候，小妹嚷着說。蒂特禁不住哭了——他們还不懂事！大人总以为用棍子打他們一頓就会解决問題。她將来一定要当心，絕不許自己再耐不住性子，动手打他們。孩子們很容易就把事情忘掉，这眞是件好事情，他們是从来不記仇的。

小家伙一看見桌上摆着蒂特給他們煎好的腊腸，就高兴得嘰嘰喳喳地圍着坐了下来。盤子里一条腊腸接成了一圈，仿佛沒头沒尾似的。"喏，你們尽量吃吧，"她說。彼得首先說他一个人能把整个腊腸吃光。"可憐的媽媽的香腸啊！"蒂特笑着說，"那么我們可都沒得吃啦！"可是和往常一样——他們总是眼饞肚飽的。突然，彼得和安娜都說吃不下去了。小弟也有他的一份，虽然他身体还很軟弱，可是遇到好吃的东西，他还是能吃許多。

第五章

在草坪上

蒂特把老瑞斯慕森打扮得整整齐齐的；她給她梳头洗臉，还把她的床鋪收拾得很干凈。可憐的老婆婆！她簡直就不能克制自己，尽管肚子疼，她却又吃了一顆葯丸，这会儿她觉得特别不舒服。她永远也不会身强力壯了，可是她却不承認这个事实。她还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年老体衰。只要她一觉得不舒服，她就認为一定是外边什么东西乘机侵入了她的身体。因此她就試图用一些可能或不可能的办法把它赶出去。蒂特把葯丸拿走了，免得再惹出更大的乱子来。

蒂特和孩子們这时正在愉快地度着他們星期天的下午。她坐在窗边，把两个孩子抱在膝头，他們从窗口張望着院子里中楼

的房客們进进出出；小乔治早睡熟了。院子里的孩子們正在玩耍：他們在垃圾箱上开鋪子玩，就連厠所也是他們游戏的地方。有个淘气的小家伙沿着厠所的屋脊，象踩鋼絲似的，用双手保持着身体平衡，一直走到馬房。他就在那儿跳个不停。馬房是隔壁人家的产业。吉斯瑪大娘——那家打杂的女佣人——用根竿子把他赶回来了。也許她儼然以那座大楼的經管人自居。她用竿子一赶他，他就象个野蛮人似的跳来跳去。

犹太娘，犹太娘，
我吃乳酪你喝湯！

他唱着，她一面用竿子戳他，一面罵他。彼得笑得几乎喘不过气。"啊唷，我不应該笑話人家，"他突然正經地說。接着他禁不住又笑了。

是的，当然不該这样笑人家；可是，尽管如此，蒂特还是覚得这个擦楼梯女佣人是自討沒趣，活該受这孩子的笑罵——她太可惡了。她为什么老是一心向着她的主子，巴結那个經租人啊？这时候，蒂特也說不清自己在做什么——她只是坐在那儿默默地冥想。首先她想到現在事情做完了，这是多末痛快的事——随后她对于自己睡得太多，覚得十分懊惱；不过这些都只在她头腦中一閃；大部分时間她是在琢磨着孩子們那句沒头沒腦的話——上帝！彼得可不相信上帝，他小小年紀就这样聪明伶俐。——誰知道他將来会出息到什么样呢。老瑞斯慕森却按照她自己的看法来信奉上帝。"噢，上帝是有的，"孩子們問她的时候，她就回答說——"不过我們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不在家。所有的大老爷都是这个派头！"至于她呢——她相信上帝嗎？蒂

特可不敢說——她看不出他存在的迹象！如果真有上帝的話，他至少并沒有什么作为，这个世界还是依然如旧，世上的人也还是那副老样子。在他們中間，永远也不会有什么出色的事情，因为他們所作所为全是为自己打算。凱尔是唯一的例外。他的行为并不很明显地为着自己，他常常会坐在那里注視着你，那两道目光就好象从奥秘的地方投射出来，要洞察到你的灵魂深处；誰做了什么錯事的时候，总禁不住要想到他。难道这也和上帝有关么？据她所知，他早已經不是个教徒了——將来有机会的时候，她要同他談談这些。

其他的人都是些直截了当的人，他們和魔鬼来往，远比同上帝来往要多。人們虽然竭力地拚命挣扎，却仍然不能免于挨餓受冻；房东总有些办法推托房客住屋必要的修理，可是房客要是晚一个鐘头交房租，上帝也帮不了他的忙。杂貨店也总是尽可能地少給人分量，应該給二十根木柴的，要是可能就給你十八根。住在前楼的面包师跟他的老婆两个人每天兢兢业业，苦苦挣扎，可是还是入不敷出。这种局面难道还需要上帝来維持么？穷人就象一只羔羊一样，誰都可以剪它的羊毛。有些人一面和和气气地跟他們說："上帝保佑你，"一面就把它身上的毛剪个精光。

难道这就是上帝的所作所为嗎？难道就因为那些恶棍总把他的名字挂在嘴边，他就来保佑他們嗎？外婆說过上帝老是跟那些大人物打交道，專帮大人物的忙，这情形好象近来也并沒有什么改变。不过，要是誰常常把上帝挂在嘴边，这的确是一件很合算的事！吉斯瑪大娘跟帝特一样，也是个擦楼梯的女佣人，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可是教堂牧师常来看望她，教会里的妇女們送給她衣服、吃食——甚至于每年还給她津貼！就因为凡是教

堂的聚会她全都参加。"跟我来吧，"她跟蒂特說——"这种年月，这样的机会可不該錯过呀！"可是，蒂特不愿意去：那有什么好处呢？她不是犹太人，他們又不能在她身上发揮他們那套家庭教会派的本領。吉斯瑪大娘可就愿意輪流地接受各种教义，院子里的人給她起了个綽号，叫她"优胜杯"。当某一个教会对她失去了兴趣，而且她也得不到什么好处的时候，她自己就轉換到另一个教会去。对于新的信徒，教会总要表示欢迎，而且也特别慷慨；因为就是靠着他們，教会才能不断地募到捐款。就靠这些捐款，再加上她打杂的差事，她的日子过得倒也相当舒服。

面包房的那个人已經把有篷的手車推进車房里了——今天他比平常晚了一些。他象往常一样，总要朝她的窗口望一眼，蒂特赶紧縮回头来。可是已經来不及了——只好向他点点头！看吧，那些女人家可又有了說东道西的話題了。那人是日德蘭地方的人，他一直沒有学会純粹的丹麦話，不过他長得很英俊，又是个很体面的男人，街坊鄰舍都很喜欢他。他跟面包师干活儿已經十五年了——从店鋪一开張他就和他在一起。"你眞該答应他，"面包房的老板娘一瞧見蒂特走进店門就这样說："他眞是迷上你啦。他人又那么忠厚可靠，我丈夫常常說：'要是沒有李保，天曉得我們这买卖怎么开下去。'他实在是个正派人——誰都这么說，可是——"

蒂特每隔一会儿就朝前楼看着，前房里的臥室和厨房都朝着这一面。蘭罕姆一家人早已經把窗子打开，而且都收拾干凈了。要是那些葯丸眞能有效，那实在太令人高兴了；不仅是蘭罕姆一家人高兴——因为大家也仿佛都分享着她的快乐。她丈夫比她小十五岁！若干年来最激动人的問題就是：他們夫妻做得長嗎？大楼里的妇女一致認为她一定要給他养个娃娃，不然他

迟早会丢弃她的。有好几次人們謠傳說她有了喜，她自己走来走去，脸上也象是隐藏着一种最幸福的表情。有些人真地以为看出了她身上已經有了变化。可是每一次到后来又总是沒有下文，誰也說不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她是在自己的肚子墊了些东西，好来稳住他的心。"女人們說——"要不然就是歇斯底里病把她吹脹啦。"可是不管是想象或是她自己搞的鬼，这样長远下去，將来一定很不保险，要是她眞的怀了孕，那可眞是上帝的慈悲。她長得并不美，而且刚才也提到过，她比她的男人还要大十五岁。可是她为人很好，一点也沒有看不起住在后房的人家，而且她同大家都在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守住她的男人简直成了全体住戶最重要的事情了。他們对她都很有好感。

在中楼和后楼里也有不少体面的人家，自从蒂特肯定了这一点之后，她就特别感到满意。这时許多人家，全家的丈夫妻子、孩子从各家的門口走出来，穿过了大門；他們是到外边散步——也許到广場的草坪去。那些孩子們走路的时候，两臂伸得長長的，好象两只脚简直不敢着地，媽媽拉着他們，搖着他們的手臂——她就好象軍队里的班長在率領队伍一样。爸爸走在后面，监督他們的起脚落步；要是他們的靴子踏进石板路的裂縫里，或是鞋后跟歪向一边，他就朝他們大声地吆喝。穷人家的孩子要想穿戴整齐，看来体面一些，这并不是好玩的事。蒂特想到她自己的童年，想到了她赤着腿度过的那些岁月。就是她把两条腿扎烂了，也从来沒有人罵过她一句。

啊！魔鬼島上的那个漁夫同他两个朋友搖搖晃晃地来了——看得出来他們三个全是酒鬼，而且已經都喝醉了。这对于可怜的瑪瑞安来說，可不是件好玩的事，尤其是在她沒有东西能拿出来給他們吃的时候。她也沒有拿到她这个星期的工

錢——昨天晚上，她还不得不去賒購一些咖啡和啤酒。他們住在对面的擱楼里，晚上常常鬧得鷄犬不宁，她曾經不止一次地只穿着睡衣在楼梯上过夜。

蒂特打开窗子喊着說：“瑪瑞安，你有客人来啦！”

“謝謝，我看見他們啦！”瑪瑞安在窗口那儿回答她說，她两手顫抖地戴上了帽子。要是她在他們到来以前能够脫身也就好了——她可以抄小道經过擱楼。

过了一会儿，蒂特就听見了一陣敲門声，瑪瑞安踮着脚来了。“我走啦，”她說——“讓他們自己呆在那儿吧。你别以为我会那样傻；因为沒有啤酒和白蘭地，就白白等着挨打。”

这时人們可以听見他們吵鬧的声音。“現在他們打开那个食橱了，”她咯咯地笑着說，“噢，上帝，幸好我瑪瑞安沒有在那儿！”她把大拇指往嘴里一含，弯着腰，蹲着腿，咯咯地笑个不停。“好啦，得——得——，我要到阿里堡①去啦。”

瞧，那个牧师也出来了——也許他只能算是个傳教士之类的人物。他穿着一件長長的黑上衣，就象个殯仪館里的伙計；他的臉总是拉得很長，就好象是在抬死尸一样，要不然就是假裝着在內心里做着禱告。他們是到祈禱会之类的地方去——象往常一样，他們又把孩子丢在家里了。他們把他鎖在屋子里，可憐的小东西，他的哭声一直在蒂特的耳边回蕩着。

說来那哭声很奇怪，人們要是想到、或是談到了那个孩子，那哭声就象求救似的，立刻就傳了过来——它沿着擱楼，穿过了牆壁，一直向前傳着。平时，这哭声人們却不大理会，因为人們已經听慣了。看来就好象那孩子知道有人会想到他似的。蒂特

① 阿里堡：下层社会的夏季游乐場。

一想到他，就会周身发抖；这一个中了邪的孩子，光景可真可憐。

这时彼得和安娜已經等得不耐煩了，因此她答应他們跑下楼梯去接凯尔叔叔，“可是只許你們跑到楼梯最下一层的梯頂上，”蒂特坚决地警告他們絕对不許到院子里去。她給孩子喂了奶，然后就把嬰儿車推了出来，这样一来，一切就都准备停当了。她自己也等得有些不耐煩了。这輛嬰儿車是拉斯·彼得送来的礼物，今天她还是第一次把它拿出来。

那边，那个“唱喜歌的”也起床了；她听見他打着哈欠，到厨房去打水。她走过去看看他要不要什么东西。

“凯瑞門先生，你今天可真睡了个大觉！”她說。

“是啊，星期天总要弥补一下，”他啞着嗓子說。“平常日子我就非得早起不可——去办公事啊。”他臉上滿是一片片的青鷄皮疙瘩，他刚睡醒的样子实在怕人，臉上浮腫得就象一只口袋似的。

“呸！你还正正經經地談早起呢，”蒂特笑着說，“你应当按时睡觉呀，”他一听这話，就嘟囔起来，可是蒂特也不去理他。她告訴他的是一些实話，他一定得耐心听着才对。

听他說什么去办公一类的話，可真太可笑了！他在九点鐘以前就先得赶到阿瑪吉市場去討些殘花，扎成花球，好用它来向每个人强行討索——这就是他办的公。有許多人靠剝削別人来享受生活的快乐，却毫不在意。可是她决心要馬上把他赶出去！他已經欠了两个月房租，他們任他这样下去是生活不了的！

最后凯尔一手牽着一个孩子，終于来了。他是匆匆忙忙赶来的，因此周身汗淋淋的。“对不起，我不得不去开了一个会，会議时間又很長。”他說。

“开会？”蒂特詫异地瞧着他說。难道他又四处奔波去开会

了嗎！

“是的，討論了工会的事情——我們想把一些不滿意工会的同志組成一个反对派。現在的执行委員会簡直是坐在那儿什么事情也不干。”

虽然凱尔是那么文靜，而且也不常跟孩子們一块玩，可是他們却非常喜欢他。他們和他一起默默地走着，每一个人牽着他一只手，心里非常高兴。他們隔一会儿就亲熱地偸偸地看着他，“你是我們的爹爹。”安娜說。

“还不是眞的哪，”彼得懂事地說，“可是我們就先这么裝着玩吧！反正你一定会跟媽媽結婚的——老瑞斯慕森也这么說。”凱尔朝他点点头，偸偸的回头看了一眼。这时蒂特正推着車子在后面走着，她离开他們还有一段路，因此什么話也沒有听見。他們先到索洛維街，随后就来到了一片有草坪的广場。他們坐在草地上看青年人大显身手地在那儿玩球。凱尔帶来了一包吃的东西，可是这时离吃飯时間还太早。

“你为什么那么地沉默呢？”蒂特問說，“家里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嗎？”

凱尔微笑着搖搖头——为家里的事煩心有什么用呢。“不是，另外有一件事——有人想搞垮我們的工会；要是他們眞地把工会搞垮了，工錢就更要降低了。他們說，我們的工錢太高！在他們看来工人賺的錢只要能够維持着皮包骨头，也就够了，絕不能再多。”

“可是，难道你們不能想办法对付他們，——別讓工会垮下来么？”

“不消說，它是不会垮下来的，我想——我們的領导人会想些办法的。不过这样一来他們就会失业，还得另外去找工作；我

知道这样做，对他們很不利。我怕他们会把我們和工会一起出卖給老板——好保住他們自己的职位。”

“我告訴你怎么办——你們应該去找貝萊，”蒂特确信地說，“他会給你們指出一条明路。”听着这話，凱尔笑了。

“噢，是啊，他的嘴巴能說会道，”他有些諷刺地說，“可是他的身上已經沒有多少彈藥了——虽然說从前他也許曾經很了不起。你知道，他已經落在后头啦！而且他又不愿意接受新事物。他在比斯培节格居留地上种白菜，他相信合作社和小农經济能够拯救世界。‘人人都有他自己的白菜，’这就是他的口号！”

“噢，你就是喜欢开玩笑。我敢說，他为工人們做了不少事情。大家也都这么說。”

“是啊，他在救济穷人方面出了不少力——那就是他的活动范圍。他要讓每个工人都能享受到失业救济金，只要不按照‘貧民救济条例’发放救济金也就行了。如果按照‘貧民救济条例’，那些接受救济的人就要失去了选举权，你要明白！”

“可是能保住你們的选举权总是件好事情——要不然你們簡直就不能算是眞正的人啦！”

“你說的只是有选举权的眞正的羊。”

“据我看，他做的都是好事情，”蒂特固执地說。“就拿瑞斯慕森来說吧，她辛辛苦苦干了一輩子，現在她每月总算还能得到十个可憐的克朗——算是失业救济金！凡是那些遭到工伤事故的——还有失业的，都能够得到救济。难道說应該讓他們告貸无門嗎？我看你这个人眞太冷酷了。”

“除去你以外，还有不少人也都这样想，”凱尔严肃地說，“你們要的是救济！他們要的却是公理，可是公理的获得不能靠乞討。”

"要是穷人必須等待公理,他可有得等啦!"蒂特在这方面倒有些經驗。

"不过还是等着好。你只想到了什么对于人們的肉体最实惠,你沒有想到人們的灵魂。要是穷人失去了灵魂,就算是获得了全世界,那又有什么用?"

蒂特覺得很气悶。她感到他那一时一样的怪念头又出現了——就象从前在乡下的时候,有一个时期他整天害怕他的灵魂不能得救一样。"别提你的灵魂吧,"蒂特說,"你能把它当飯吃,靠它生活么?"

"不,当然不能当飯吃,"凱尔微笑說——"可是,不管怎样,人要是沒灵魂也就非变成畜生不可。我是說,我們現在的处境正好象农夫的耕牛。刻薄的农夫讓他的牲口餓着,懂事的人卻使在它們不干活的时候,也还是好好地喂它們——反正它們永远也还是牲口。有些人正在'为工人服务',不过他們的'服务'正象人們保护牲畜和喂养新孵出来的小魚一样。从开头我們就走錯了路;我們一定要成为眞正的人,而且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孩子們一直在拉扯着他——他們要他陪着玩,"你們不要再跟叔叔鬧啦,"蒂特三番五次地对他們說;可是他們还是不放他。"你們别的时候也好談天啊!"彼得不高兴地說。

凱尔听見这話,就象触了电似的;猛然地跳起来,脫去了上衣。"那末你們要怎么玩?"他兴冲冲地问道。他們要他趴在地上給他們当做大象騎,小家伙們就騎在他背上,彼得两条腿向后一蜷,两脚悬空,讓凱尔馱着他走。小弟伸手抓着,也想参加进来和他們一起玩。"你看他多懂事啦!"蒂特得意地說,她就把他放在两个孩子前面,放在"大象"的脖子上,她一边跟着他們走,

一边用手扶着他。他兴高采烈地叫着。四个月的小娃娃真够伶俐了！

在这样好的天气里，许多工人家眷都到草坪上来了。有些人带来了食物，大家彼此分着吃；他们一边吃着的时候，一边三五成群地讨论当前时事。小伙子们在玩球，或是在模仿他们从马戏班学来的杂技。不一会儿，年纪比较大的人也被青年人引起了兴致，他们脱了上衣就来摔跤。工人们对于摔跤比赛都有狂热的兴趣。“你看，他们大家多末疯狂啊！”蒂特说，她快活地瞧着他们拱着背，搂着对方的脖子，摔来摔去的。

“工人知道自己的力量，可是他们不知道把它用在什么地方，因此他们才作大力士的比赛。”凯尔说。

他在这里遇见了很多熟人，他好象交游很广，常常有人过来跟他握手：“近来好吗？今天也带着全家出来了！”

“我看你还是走开好，让我们自己在这儿吧。”蒂特说，“你的伙伴还以为你已经结了婚，并且已经被三个孩子缠住了呢。”

凯尔笑道：“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不好么？”蒂特对于别人的想法和别人的批评未免过于留心了。

“噢，你倒是对谁都不在乎，”蒂特有些得意地说。她想现在的凯尔可真不是从前的凯尔了——他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因为害怕处罚时常哭起来的孩子了。至于她自己，别人看见她跟一个男人在一起，她倒并不在意。

住在阿得尔街的散工金生走过来看望他们。他们坐下来一起吃着东西。金生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找到工作了，他的心情很沮丧。“冬天来了可怎么办呢？”他绝望地说，“从前只有在冬季、冰天雪地的时候，我们才找不到工作。真叫人难以相信，咱们还是活在一个有组织的文明社会里。”

凯尔在夏天也曾经有几天没有找到工作，那时候到处也都有这样的怨言。“社会越进化，我们的生活越艰难，”他说，“除去生活绝对必需品以外，能够买得起其他东西的人是愈来愈少了；我看有了机器，再有两三个人就足够供应人们的需要了。”

金生太太担心地看着他说：“那我们其余的人可怎么办呢？”

“嘐！那好办，咱们总可以躺下来等死呀。”

“在这个自由的国家里！那倒也是个好办法——噢，不要那样，事情还不至于糟到那种地步——”金生喊道。

“我不知道——也许这正是需要自由的地方吧。你想想，做奴隶的人除了有权力嗅一嗅自由之外，还有什么呢？我们什么也没得到，得到自由的不是我们——我们甚至于连用鼻子嗅一嗅它的自由都没有。自由是握在别人手里——他们不需要我们的时候，就会让我们死掉。我就是这样的看法。我想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民主’。从前，在他们还没有发明‘民主’以前，即便是奴隶没有什么用处，也还得照顾他们。后来，美国人——据说他们对现在的劳工问题很有研究——发觉这很不合算。因此他们又发明了‘自由’，你难道还看不出来么，他们跟南方各州狠命地打仗，一直到南方人同意了在没有活给奴隶们干的时候，就把他们赶到沙漠里去。”

“真的吗！我倒还看不出来。”金生惊讶地说，“对我来说，这种事实在太费脑筋啦。”

凯尔坐在那儿想了一会儿，他因为不能把他要说的话清楚地表达出来，心里很着急。后来，他又换了一个说法：“现在你注意，金生——要是一个农民想要一对耕马，或者一头奶牛，他一定得费些气力才能达到目的。他得养一匹母马——它在怀孕的时候，是不能干活的，可是他也得花钱养着它。以后，小马驹生

下来也还得再养两三年才能給他使用。你想要是在他想用牲口的时候，只要随便到草地上就能拉一头，他还会花上那一大笔錢嗎——嗯？”

“不，他不会那么傻。”金生迟疑地承認了說。

“可是这就是他們对待我們的办法——完全依照他們的方便，用得着我們就叫我們来，用不着我們，就打发我們走，在这中間，咱們到哪儿去弄飯吃，那可就是咱們自己的事，他們才不管呢。这就是‘自由’，老兄！”

“你对自由的解释可眞新鮮，”金生說，“我以前还沒有听見誰这么說过。”

“不，我并不想讓你們信服我。可是你們应該去听听莫尔頓的講演，他星期三晚上要在丁伯曼旅館講‘奴隶們的自由’——那地方就在你們家附近。他会把‘自由’的意义給你講清楚。”

“莫尔頓！他么？他并不是一个有学問的人呀，他跟咱們大家一样也是工人。不，我常常参加那些自由分子关于工人問題的演講会，你知道那儿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在那儿講演的全是些大学教授一流的人物，不过他們并不害怕抨击当前的时政。看样子这些自由分子倒是站在咱們这一边的！”

“是啊，就同狐狸站在鵝群这一边一样！”凱尔笑了。有一大伙工人在他們的四周漸漸圍攏来；他們默默地听着。凱尔感觉到他們都同意金生的看法。

“自由分子嘛——他們呀，全是些銀行老板、大商人一流的人物！你認为他們跟咱們挎上了胳膊是为了咱們的好处，是不是？他們就是想踩在我們脊梁上。大人物想騎馬，咱們小人物就得把脊梁給人家献上去。”

“他不久就会跟他的老师莫尔頓一样的激烈了，”在人群里

有人高声这样說。

“听着，听着！”又有人喊着說。“可是莫尔頓是个出色的作家呀！”那人溫和地补充一句說。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他跟貝萊不都是同样出身嗎？”金生說，“我听說，他們进的还是同一个学校哩。可是他們搞不到一块儿。有一天在大会上，莫尔頓把貝萊叫做救世軍总司令！”人們都笑了；这句话正中要害。金生很会說尖刻的話。

“不錯，这話很好——整个的这場戏沒有比用救世軍来形容更恰当的了，”凱尔严厉地喊道。他平时总是溫和而又文靜，現在他却不象往常了。飢餓已經把他折磨够了。不过，他立刻又鎮靜下来，并且微笑着。“当然，我們决不能讓这些东西在我們中間造成了分裂。”他說。

“那些分化我們的家伙，滚他們的蛋吧！”一个老年人喊着說，然后就象示威似地走开了。

蒂特默默地听着。她的心里常常也出現一些問題，不过她却总是悶在心里。她分不清誰是誰非，也許判断这些是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男人們爭执的問題总是很多的。可是她覚得遺憾的是金生居然得到多数人的拥护，这太不应該了。无論在工作上或是其他方面，凱尔都比金生强，而且大伙都拿救世軍开玩笑，她也很生气。去年冬天她曾經有几次参加过救世軍的集会，他們那儿有暖和的屋子和音乐，也沒有人品評她所穿着的衣裳。可是，男人都有酒館可去，所以就駡起救世軍来了。

“农夫真地讓怀了駒儿的馬少做活嗎？”她在回去的路上問道。

“懂事的农夫都那么办。”凱尔回答說。

“那么，畜牲可比咱們人强得多啦！”蒂特想起了她劳累地干着苦活，一直到分娩的时候才算停止。

“是的，当然啦，畜生比我們强。不过它們一死，人們就要吃它們的肉，这就是和我們大不相同的地方。”

蒂特注視着他。她看不出他是当真呢，还是在开玩笑。这时候，她又想起了从前她想問他的一个問題；她想最好現在就把这个問題也弄弄清楚——凱尔是这末聪明的一个人，他会給她解釋明白的。“你从前常常想到上帝，”她說，“你現在仍然相信他的存在嗎？”

凱尔沒有馬上回答她，“当然他是存在的！”他异常真摯，几乎是帶着痛苦的神情說。“可是他对我們沒有好处。上帝是别人創造的，那末他們就可以利用他来折磨我們了，而他的确也是这样做的。有一个时期我以为我能够說服他，讓他也能成为我們的父亲。可是，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誰也不能同时为压迫者又为被压迫者服务。”

“可是你說过，信奉他的是我們——不是别人呀。”蒂特不同意地說。

“是的，那正是人們发明他的原因——为了要我們安分守己。上帝帮助那些人来統治我們，不然的話，他們就只能靠警察来維持秩序了。我們这些被压迫的人，一定也要創造我們自己的上帝。不过，他必須是个正义之神，是孤儿寡妇的保护者，是一切受苦受难者的父亲。”

“你打算怎么来創造他呢？”蒂特不以为然地說，“你所需要的仁爱在这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

“不，它有。因为我們將从貧苦大众的心里和手上来創造他。那末他就会非常善良了。”

第 六 章

老 鼠

小乔治真是个貪吃的小家伙。他整夜都挂在蒂特的乳房上，因此一到早晨，她就覺得周身都被他咂空了。是她在蒙矓中給他換了一个乳房呢，还是他自己換了一个呢，——反正他把两个乳房都吸干了。他的确很伶俐，很会自己照顧自己，因为一到白天，他就什么也吃不到了。蒂特把早晨的活儿一做完，就把他放在一个手提籃里，提着他匆匆穿过黑暗寒冷的街道，送他到托儿所去。她在上工的时候順便做了这件事。这样帶着孩子可不是好玩的事，可是，还有个地方讓她寄放孩子，她也就应該謝天謝地了。她希望小乔治千万不要被别的孩子傳染上疾病。托儿所里大約有二十几个孩子，傳染病好象是不断在他們中間蔓延着。

另外两个孩子就得在家里自己照顧自己了。她在离家以前先生上火，煮好咖啡，把吃食預备好；彼得会把咖啡壶放在爐子上热。可是火爐子是絕对不許他搞的；住在同一条过道里的車夫奧森的老婆有空就溜进来照看一下。也还有許多的事情孩子們是不可以做的——这些事情能列出長長的一大串来。这些違禁的事情，媽媽每天早晨都要囑咐一遍。她提心吊胆地吻別他們，晚上又心惊肉跳地帶着小弟奔回家来。多少意外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啊！

眞得感谢上天，她运气总算不錯——至今还沒有出过什么乱子。彼得是个稳重的小家伙，他不去搞那些調皮搗蛋的事情。媽媽曾經囑咐过他跟安娜要等天光大亮再起来；这句話媽媽用

不着三番五次地叮嚀。因为老鼠就在黑暗里窜来窜去，同时还有个“妖怪”在做怪。妖怪就藏在床底下和黑暗的角落里——哪儿特別黑，哪儿就有它；它和黑暗簡直是二而一的东西。只有被窩里黑黝黝的地方才沒有它的份儿；那是睡覚和做夢的地方。妖怪根本不能上床；因此只有在被窩里孩子們才覚得平安。

可是有时候非起来不可；特别是小妹常常要遭遇到这种“不幸”。“你起来呀，”彼得說，“不用害怕，到你非得起来不可的时候，无論什么东西也害不了你呀。凱尔叔叔不是常常这样說嗎？你只管往前走。”

“你来，你也来，”安娜說，一边拉他的手。可是在那时候他也总是不大敢去。

“不——我用不着起来，”他解釋說，“那就是我不敢起床的原因。要是非要我起来不可呀，你瞧吧！”

于是小妹只好一个人起床了。她从被窩里探出小腦袋，輕声念了一声圣母啊；接着她把两只小脚踩在地板上又喊一声圣母！这一次声音大一些，好讓他們听見她的声音，一边还抽抽噎噎地哭着。可是等她把事情办完，鑽进被窩以后，她又覚得勇气百倍了。接着，她們就会躺在那儿，一边听着老鼠在板牆里乱窜，一边喊喊喳喳地說話。老鼠不敢跑进屋里来，媽媽可不允許它們那样放肆。老鼠曾經把牆壁咬穿，那时她气极了，就拿了些碎玻璃把老鼠洞堵住，还做了些毒餅药死它們——从前他們在“老鴉巢”的时候，也这么做过。“你不用白費事啦，”老瑞斯慕森說——“什么都治不了这儿的老鼠。他們就跟这儿的人一样——他們吃起这些毒药来，还不够劲儿哩。普通的小动物吃起来是毒药，对于它們，可就成了美味啦。”她說的話很对；那些毒餅不知去向了，可是老鼠还都活着。他們天天晚上出来，拚命

地啃着房子里的木头东西，而且吃得下更多的毒餅。

等天光大亮的时候，孩子們就起来了。彼得給安娜洗臉，还給她扣好上衣。随后她就跑到老瑞斯慕森那儿去，讓她梳头。他呢，就把大咖啡壺小心翼翼地放在爐子上。一个盤子底下扣着面包黃油，媽媽早在他們的杯子里放好了糖和奶油，只要倒上咖啡就行。那些杯子底上的糖啊，奶油啊——眞好吃极了。他們禁不住要舔一点，再舔一点，然后再稍微舔一点点。等他們曉得自己干了些什么的时候，那杯子里早已經空了，这样他們就只好喝那沒有糖的清咖啡。他們想，最了不起的妙訣就是怎样能舔它几口，可是糖和奶油却仍然毫不減少，他們每天試了又試，可是誰也不曾得到成功。

吃过早飯之后，他們就得动手收拾房間。其实誰也沒有要他們这样，可是彼得眞是一个乖孩子，是他自己想出了这个好主意。这样，媽媽晚上回来，就不必再收拾房間了！他是个孤儿，老瑞斯慕森常常这么說，就因为他是个孤儿，他才不会照猫画虎地模仿他那愚蠢的爸爸媽媽。所以他才那么善良，那么体貼别人。小妹却正相反，她出生的时候，一定正碰上她的父母失业在家，整天在身边伺候她。小妹是絕不多費力气的——无論如何，也絕不費力做些有用的事。要是老婆婆說，小妹可以替老瑞斯慕森把眼鏡拿来嗎？这孩子就会使勁地搖着头；而且这样說：小妹可眞累啦。可是她自己倒很会照顧自己。看样子將来她一定会作个十足的貴妇人！

他們把屋子收拾好以后，就手牽手到老瑞斯慕森那儿去瞧瞧她有什么事沒有。彼得常常給她跑腿，做些杂事；她很相信他，常常把錢和瓶子一并交給他。有时候他們走过老瑞斯慕森的門口，却并不停下来，他們一直往前走，經过許多小房間，到面

包房那儿去看那些跳跳蹦蹦的小老鼠。他们踢踢踢踢地走了好久——經过了很多象鴿子籠似的小房間，从那紧鎖着的木栅門縫里，他們瞥見了各式各样奇妙的东西——接着繞过一座烟囱，再往前走一步，就踏进一片漆黑的地方，就在这时，他們突然发觉已經来到一座圍着木栅欄的山形牆的面前了。面包房的烟囱就圈在这座山形牆里。那烟囱又好玩，又暖和；就在那里面黑黝黝的地方，老鼠在一袋袋的面粉堆里上上下下地鑽竄着。这些面包房里的老鼠总是很快活，大概是因为它們經常吃足的緣故。大小老鼠应有尽有。小老鼠們就在那儿跳舞，大的就在面粉袋和木板上跑上跑下。它們能够貼着牆往上跑，跟彼得在平地上跑得一样快。它們咬破了叠在木板上的面粉袋，面粉就象雨点似的紛紛洒下来，小老鼠就跑过来舔个够。它們塞滿了一嘴，就往后腿上一坐，在那儿慢慢地嚼着——接着一下子它們又会玩起来。这一切眞是有趣极了，可是在旁边观看的人也得靜悄悄地象老鼠一样。忽然——有个小老鼠象个小絨綫球似的滚进了一条阳光里——这时小妹再也忍不住了，她大声喊着說：“我要那个漂亮的小宝貝儿！”这一下子它們就全都跑开了。

“你眞是个傻瓜！”彼得說，然后他們又穿过那些擱楼回家了。

就在那黑黝黝的地方，也住着一些人。可是实际上他們是不在住戶以內的。在老瑞斯慕森屋子后面的房檐下，一張棉墊子搭起了一个窩棚。“大胡子”就住在这儿；他走进窩棚的时候，要爬着才能进去。他的神經不健全，不过这也就是他謀生的办法；要是誰給他一枚十奥瑞和一枚两奥瑞的錢币①，他总是撿那

① 十奥瑞是銀币，較小；两奥瑞是銅币，較大。

两奥瑞的拿。有一回，彼得給老瑞斯慕森去买面包，她給他一个銅板买糖吃，他就用这錢亲自去试过一回。可是老婆婆却笑他怎么会那样傻。“他才不象你們想的那么糊涂呢，”她想，“他心里明白他該怎样做。他就利用别人的糊涂弄了不少錢。”他从前有过很長很長的胡子，就因为这原故，所以才得到了現在的綽号。据說他那胡子又長又好看，因此他在世界上要哪位姑娘做他的情人都可以。那时候，他也就靠着女人来过活。可是后来，一个情人趁他熟睡的时候，把他的胡子剪掉了，因而他的魔力也就离开了他。因此現在他就在大酒店里和夜总会里靠他那瘋瘋癲癲的样子討几个錢，反正他是个瘋子，警察也就不来干涉他。他弄来的錢可不少，他那小窩里裝得滿滿的。“你自己去看看吧，”老婆婆說，“那棉垫子里全是銅板，”可是彼得却不敢去看，他很怕他。

不过，彼得却有胆量到撿破爛儿的那个小窩里去——那小窩就在烟囱后边黑暗的角落里。那人睡在一堆破爛东西上，靠着烟囱放着一个大木箱，箱子上放着一截蜡烛头，一盒火柴，还有一副旧扑克牌。孩子們常常进去看看那老头儿在不在家。有时候，他在垃圾箱里撿到一些破爛玩具就送給他們。他有个記号，要是有个神秘的7字鈎挂在烟囱那儿，就表示他在家。靠着擱楼他挂起一排旧口袋，做成了一扇布牆，就在这布牆的后边，他借着燭光分門别类地整理早晨撿来的东西。“噢，你們是来拜訪‘7’字勇士来啦，”他高兴地说。然后他就把口袋里边的东西都倒在地上，讓他們任意挑些什么，这样他們就專心一意地去发掘着那垃圾箱里撿出来的宝貝。他趴在地上把破布迭成一堆，再把銹洋鉄罐放在另一堆，就是破报紙也还是要拿去卖的。如果他們找到了喜欢的东西，如同从图画書上撕下来的画片呀，破

爛玩具呀，他就会送給他們玩。"可别讓媽媽瞧見呀，"撿破爛的老头儿說——"她多爱干净啊。"噢，当然啦——最多也不过是告訴老瑞斯慕森而已。他們漸漸地积下了一大堆破破爛爛的东西，可是媽媽却一点也不知道。另外他也把从垃圾里撿来的人們吃剩的东西放在一边，仔細地拿刀子刮干净，然后就吃起来。

"嘤呀，多髒！"小妹說。

"嗯，不要紧，喝点白蘭地就不要紧了。可是現在我看你們还是赶快走吧，回家去找你們那好心的蒂特媽媽去吧。"突然他会这么說，然后便把他們推出隔牆外面来了。

"他是該那样称呼她，"老瑞斯慕森說，"要是去年冬天蒂特媽媽不招呼他，不常常讓他吃点热的，天曉得他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們这些可怜的老鬼眞該謝謝上帝，他給我們这么一个好心腸的蒂特媽媽。"

在这座大楼里，不只面包房那儿有老鼠，其他地方的老鼠都更要猖狂些。瑪瑞安天天晚上要把吃食放在籃子里，吊在天花板下面——这就是說，如果她有吃食的話。有一回，那个傳教士的小男孩被鎖在屋子里，别人把他忘了一夜，結果他就給老鼠咬坏了。

两个孩子每天都有两三个鐘头坐在窗口，望着别人家的孩子在院子里玩耍；他們彼此紧紧地摟在一起，这样院子里一些有趣的事情也就不致于害得他們把身子探到屋檐水溝外面去。当他們坐在窗边的时候，窗子开着还不要紧，不然他們就得把窗子关紧——免得老鼠跑进来。老鼠就在房檐上蹓来蹓去，突然又从水管子里鑽出来，它們跑到水管子的上端就好象孩子們爬上了楼梯頂。它們就在人們的鼻尖前头竄着——大搖大摆，吱吱地叫着，还伸出鼻子嗅着，样子看来眞是有趣。下雨的时候，孩

子們一进了屋子，那些老鼠就跑到側屋的屋頂上，上下翻騰着。在晚上它們就更不象話了。有时院子里洒滿了月光，人們就可以看見它們趴在地下室的門口等着，面包师剛把几排热面包晾在側房屋頂上，还沒有等他轉过身，它們就都跑了上来了。当老瑞斯慕森陪伴着大楼里那些待产的妇人熬夜的时候，她淸淸楚楚地看見过这一切。热面包一碰上老鼠的鼻子，就燙得它們团团打轉，吱吱乱叫，两只爪子拚命地擦着它們的小鼻子。

在孩子們看来，白天好象很長，尤其在下半天，当他們各种游戏都玩厌了，而且老瑞斯慕森又要睡午觉的时候。这时也許小妹想出来了主意，接着他們就手拉手出去找媽媽去了。彼得倒很懂事，他不愿意走出他所熟悉的小天地外面去冒險。不过大街上的形形色色却是很迷人，店鋪的橱窗里摆滿了各式各样华丽的东西，他們逗引了孩子一步一步向前走，等他們曉得已經走远了的时候，他們却已經迷路了。这时小妹就哇哇地哭着，弄得彼得也着了慌，結果他心里一着急，連他們自己住的那条街也都認不出来了。后来，他們总算平平安安地到了家，老瑞斯慕森一边責备他們，一边給他們揩眼泪。"咱們最好別告訴蒂特媽媽，"她嘱咐他們說。可是蒂特晚上回来的时候，鄰居的妇女却告訴了她了。这件事很使她不愉快。不过后来，幸而这种情形总算沒有发生；老瑞斯慕森有一天終于下了床，吃了丸药以后的反应已經完全恢复了。这眞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因为几顆葯丸的力量就会那么大！只要瞧瞧那个教員的老婆就行了——她正借着怀孕邀寵呢。她丈夫对她眞体貼。就是她到厠所去，他也得拿条圍巾追上前来，从木栅欄那儿給她披在身上。

一天早晨，孩子們朝屋里看了一下，老瑞斯慕森正在穿襯裙。

"你好了吗？瑞斯慕森！"他们兴奋地问道，"完全好了吗？"

"当然是完全好啦，"她回答说，象喜鹊似地从地板的这一边跳到那一边。

他们哈哈地笑起来，把嗓子都笑哑了。"再来呀！再来呀！"他们喊道。

"不能再来啦，我得把我冬天的漂亮衣服穿上！"老瑞斯慕森又从头上套上了一件衬裙——可是这一次衬裙一下子卡在那儿，拉不上去，也放不下来。这种事情时常发生，孩子们觉得非常有趣。这是因为老婆婆长年害着风湿病，两肩又酸又痛，有时候她两只胳膊一举，就还不了原。这时衬裙就套在头上，因此，她什么也瞧不见了。

"你们在哪儿呐？亲爱的。"她装着焦急地问说。

"我们在这儿，我叫做安娜·斯维德逊。可是彼得就叫彼得，因为他没有爹娘。你看得见我们吗？"小妹妹一本正经地问道。

"看不见，可是我看得见天呀，"老婆婆回答说，一面使劲把衣服往下套，"天上有个叫花子裘，他骑在魔鬼身上呢——不，哎呀，他要不是骑在救济院的官老爷身上才怪哪！哈——要是他狠狠抽他一顿多好呀。可是他心太软，可怜的傻家伙！"

"你还瞧见什么啦？他们是骑着马往上帝那儿去吗？"

可是就在这时候，那件衬裙已经套下去了，于是老婆婆也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可是在她看来，仿佛叫花子裘骑着马到上帝那儿去控诉救济院的官老爷才合理。要是她也在旁边做证，那些官老爷就非受到惩罚不可。因为这些家伙平时作威作福、营私舞弊的勾当，她全很清楚，在她面前，他们是站不住脚的。

"叫花子裘是谁呀？"孩子们问道，"他是个大力士吗？"

"是啊,他身体可强壮极啦!他浑身是劲,走在路上,都非得把拳头塞在口袋里不成。"

"他谁都打得过吗?"彼得把肚子一挺,老气横秋地问说。

"他谁都打得过,可是他的心肠太软啊。人人都把他推在一旁,把他当作一条狗,可是他就受得住。他的确是个可怜的善心的傻瓜。"

"小妹替他好难过。"那个小女孩说。

可是彼得却挺起胸来,显出气势汹汹的样子。"我要宰了他们!"他说。那时候他确实有点杀气腾腾的神气。

老瑞斯慕森还要多谈一谈关于叫花子裘的事,她说他真是力大如牛,木拖鞋都撑得裂开;可是他为人又是那样憨厚,连身上的肉都盖不住脊梁骨。上帝一创造他,就把他放在地上。"你呀,太阳地方和阴凉地方都有你一份,"上帝说,可是魔鬼却把太阳地方霸占了。"我住在这儿,"魔鬼说。于是叫花子裘不得不住在阴凉地方,那儿白天还好,晚上实在冷得受不住。

"冷得受不了吧,"魔鬼在夜里说,"我听见你的牙齿在打战。"

白天一到来,阳光照耀的时候,叫花子裘就向魔鬼报复地喊道:"你一定热得冒汗啦!你这个大肚皮当心熔化掉!"于是魔鬼就造出个冬天来,叫花子裘黑夜白天都得受冻。

上帝看了这情形,就送他一件大衣,还有一条暖和的棉被。这一来,就把魔鬼气得脸上青一阵,白一阵。他想,我把这些东西弄到手就行,虽然他并不需要它们。他想了一会儿就想出一个好主意,于是当铺这行生意也就开始了。他就是这么样的一种人!

叫化子裘天生地見了当鋪就要去当当；所以他总是在冬天里把大衣棉被都送进当鋪里。夏天天热了，他却又把大衣棉被贖出来——他生来就是这么顚顚倒倒的。只要你看見有誰在需用的时候把东西当掉，用不着的时候可又贖回来，你就会知道他一定就是老裘。

“媽媽就是这样做。”彼得說。

“唠，要是往下追究一下，我敢說你們还都是一家人哪——所以上帝和魔鬼就一边一个各自往两边拉着他。他們两个人，上帝的腦筋比較簡單，所以他对付不了魔鬼的花招儿。这样，叫化子裘也就愈来愈倒霉。”

“这可是瞎說，”彼得說，“因为根本就沒有上帝。”

“噢，有的——他就住在大理石教堂里。要是你想发財，你只要扯住他的胡子，朝他臉上吐三口唾沫就行了。可是沒有多少人敢这样做，所以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穷人。”

第七章

坚信礼的庆祝宴

蒂特把她最好的一件衣服按照最时新的式样打上了縐褶，又換了一个抵肩。这样她才放了心。改制这件衣服虽然花了不少錢，但是万一家里請她去参加巴夫尔的坚信礼，她一定得穿得体面些。在伊斯特街她的家里，一定要大大热鬧一番了；她知道他們一定会把客厅和臥房都一起用来招待客人。他們还买了酒，贊美詩也都印好了；茜妮对于安排这种事情是很在行的！蒂特从来沒有参加过一次眞正的宴会，虽說她見过不少，不过那时

她的身份是佣人。她盼望着自己也能作客人，参加宴会。她自己的坚信礼举行的时候，家里的境況很艰难，要是她能亲身分享家里的兴旺和幸福，那多令人高兴啊。她那么热切地希望参加这次坚信礼，因此在星期六的晚上，她竟会把自己一向好强的自尊心抛开，想去看一看家里人，好提醒他們，别忘了她这末一个人。

星期天早晨，她哭了一会儿。蒂特是一个不大容易示弱的人，在这一点上老瑞斯慕森大声地罵了她一頓。"这有什么难过的，不就是为了吃那一頓飯嗎——身体健康才最要紧呀。你眞得感谢上帝，你的身子結实，孩子們和你自己都还有足够的吃食。我看他們是忙得乱七八糟，所以才把你忘了。待一会儿他們准会来請你的，沒有問題。"可是他們并沒有来請她，蒂特眼睛哭紅了，来回踱着。

等她把孩子們安頓好以后，她請老瑞斯慕森照呼着他們，她就出去散散心。她穿上她那件最漂亮的衣服，穿过了市中心来到了伊斯特街。等她走到了她家門口，就好象心領神会似地突然站住了。她退縮到街对面的暗影里，站在那儿，凝望着她家里灯火輝煌的窗口。她的家里各处都照耀得通明，气窗也打开了，烟气、人声和笑語从窗口流进夜空里。她父亲的声音比誰都高；她看見他走近窗口，站在那儿，朝屋子里的人說了些什么。他一住口，大家哄然大笑起来。蒂特也笑了——她想他一定是在跟巴夫尔說些什么亲热逗趣的話。想起了巴夫尔——她多么希望能够捧着他的头，亲亲他，为他祝福，并且乞求上帝保佑他呀——他毕竟是她最亲爱的弟弟啊！小时候一直是她帶着他，后来她的背都累得有点駝了。为了看顧他，她曾牺牲了多少个夜晚呀——想到这些，她又情不自禁泪如泉涌。不久，宴会結束了，

街門大开，艾尔西和她的年輕情人也走了出来。他們誰也沒有戴帽子，一边走，一边爭吵，活象两个淘气的孩子那样賭着气。

蒂特从她躲藏的地方蹓了出来，急忙轉过了街角。她漫无目的地蕩来蕩去，一个人孤零零的，心里非常难过。她知道爸爸会想她，而且因为沒有堅持請她来，会覚得对不住她。近来，他漸漸地变得懦弱了；从前，只要一提到孩子，他从来也不怕冒犯索丽尼的怪脾气。可是茜妮呢，她什么也不說，只象被人搔到痒处似地笑笑，他立刻就会把自己的意見收回来。她这个人是那么甜蜜，丰满，又惹人喜欢，她笑眯眯地就把蒂特跟她生活中仅有的天堂——她的家——隔绝了。

她沿着一条通向弗若德格斯堡街的小路走去。救世軍会堂的門口明亮地照耀着，她念着入口处那透明的帆布招貼广告：“欢乐周：演唱贊美歌及哈利路亞。”蒂特不知不觉就走了进去；她觉得又冷，又孤單。她的身心既需要溫暖，又需要光明。

这里边可眞是又暖和又明亮！在講台上有几个男女救世軍在講道，他們边唱边說，又帶表演。在歌唱进行中，他們常常会停下来，其中有个人張开嘴巴喋喋不休地講起道来——忽然砰地一声，原来是乐队开始演奏，一陣刺耳的嘈杂声滚滚而来，把他講道的声音都湮没了。这声音每次都使人惊心动魄，毛发悚然；讓人非保持警醒不可！接着乐队砰砰地演奏着，它眞可以說是把人們的愁苦都赶出去了。蒂特并沒有認眞去听那个說教的人在講些什么，他們只是随机应变，信口开河，反正设法讓人們听了心平气和，心里愉快也就是了。能有这么个地方多好啊，她不但觉得人們好象是欢迎她，而且整个的表演也好象是为了她而进行似的。

她在这里認出了几个去年冬天見过的熟人。在最前面的一

排長凳上，她瞧見了住在同院擱楼上那个换破爛的老头儿，他把帽子拿在面前，好象虔誠地出了神。在窗口那儿靠着柱子的正是凱瑞門先生，那个"唱喜歌的"！蒂特乍一瞧見他，差点要喊出来。他臉上青里透紫，比她从前看見他的时候显得更要黑一些——那末他大概是一整天沒有喝过酒了。他合抱着两手放在松弛的肚皮上；胡子、面頰、乃至全身都邋邋遢遢的。他看来很潦倒，蒂特很后悔，她怎么会想到要把他赶出去，他能投奔到哪儿去呢！她坐在那儿想着怎样才可以設法讓他回家。

她一站起身来，他也从窗台上拿起了帽子。他在門口那儿赶上了她。"請原諒我冒昧，"他說，"也許咱們是同路嗯？并不是每天晚上都有个女士陪我一道走！"

"好啊，咱們一块儿回家吧，凱瑞門先生。"蒂特兴致很好地說，"我去买点面包，咱們还可以喝杯咖啡哩。"

"家！"他慢吞吞地吐出了这个字——"家庭生活，爐边的餐巾和咖啡，还有上等面包，是嗎？謝謝您，那都沒我的份啦，韓森太太。我敢这么說，天倫之乐跟我是絕緣了！可是就在维思特波市場这儿，有一家漂亮的咖啡館，你跟我来——太太們常常去那儿！"

"不，謝謝，"蒂特是不上咖啡館的。

"噢，也好——那儿实在太不合你的身份——要不然，咳——你借給我一两个克朗好不好？"

"我沒有錢，凱瑞門先生，"蒂特盯住他的眼睛說，"一个銅板都沒有。"

"可是你說过你要买面包呀。你能不能不买面包，把錢借給我呢？"他扯着她的衣袖恳求地望着她。那情形就好象他見到了天降的救星一样，他两眼閃着希望的光。

“我説的是去賒呀，”蒂特説——“我可以在面包房那儿賒賬，要是你愿意，如果不吃面包，我还可以給你賒点白蘭地，和着咖啡一道吃。”

他聳聳肩膀説：“你知道我是从来不在家里喝酒的——我不是个天天喝酒的酒鬼。可是怎么偏偏——嗯，原諒我冒昧——不过要是你能賒賬，你难道不能做个好姑娘，給我找两个克朗么？明天我一定还給你，我一向就是一个正派人啊。”这时他們正站在市場那儿，凱瑞門的眼睛和耳朵早已經盯在酒館上，酒館門口傳来的喧鬧声早把他吸引进去了。“做个好姑娘吧！”他苦苦哀求着——“就只区区的两个克朗呀。”

蒂特倒很愿意借給他，看見他站在那儿，眼巴巴地盯着他心爱的酒館，她非常可憐他。“可是我实在不知道到哪儿搞錢去。”她絕望地說。

她那和气的語調使他更变本加厉了。“到哪儿搞錢——到哪儿搞錢？”他説，“要是你的孩子病了，等着錢請大夫、买葯，难道説你不知道到哪儿去弄錢么？弄錢的法子多得很，我做了你，用不了一刻鐘，很容易就会弄一二十个克朗来。”

“我怎么去搞呀？”蒂特奇怪地問説。

他亲热地把手按在她的肩上，弯着腰凑近她説，“象你这么漂亮，”他説，一边指着在街灯底下象飞蛾似的晃来晃去的男人。

蒂特目瞪口呆地看着他。随后她轉身就走，一面輕声地哭着。

她到家的时候，凱尔剛走。孩子們还沒有睡着，他們都很兴奋。凱尔因为一个人无聊，就把晚飯帶来跟他們一起吃，因此他們都吃了一頓舒服的晚飯，有咖啡，还有甜面包。“我們还吃了奶酪跟夾肉面包哩，”孩子們同时説。“他这人多好，”老瑞斯慕森

說——“那末稳重，又那末正派。他从来不把賺来的錢喝酒花掉，这样的男人我倒眞愿意嫁給他。”

蒂特沒有回答她。她累了——对什么事都感到厌煩。

蒂特到底还是得到了巴夫尔坚信礼宴会上的她的那一份，因为第二天一早，拉斯·彼得就来了，給她送来了一籃子零零星星的烤肉，蛋糕，还有很多的好东西。“你要原諒我們沒有請你去，”他說，“就只有我們自己，还有几位鄰居，照媽媽現在的情况来看，她不能过分地操劳。”

他說話的时候，沒有看着蒂特，她也覺得沒有必要来回答他。她沒有把那个籃子接过来，因此他只得自己把它放在爐子旁边。她也并沒有向他道謝，而且連籃子也沒有看一眼。“好啦，我还是走吧，我是赶馬車出来的。”他拿起她的手說。他的眼神显得很难过。这时孩子們正跟老瑞斯慕森在一起，他也沒有問起他們。

蒂特穿上了外衣，她今天一点鐘要去上工。在她沒有上工以前，她把籃子提到老瑞斯慕森面前。“請你找个孩子把这个送回伊斯特街去好么？”她說，“这是爸爸送来的东西——坚信礼的宴会上剩下来的，可是他們吃剩的东西，我連碰都不碰！”

“当然不碰，我也这么說，”老婆婆說，“对，我找顙尔森的凱里詹給他們送回去——全都送回去，下下他們的面子，他們才自做自受哩。”

蒂特走了以后，老婆婆就把籃子打开了。“嗅，多好吃的东西——看呐，小宝貝們，”她嚷着，把两手一拍。“要是把这些东西都給那些摆架子的猪玀送回去，可眞是罪过。咱們把它吃了吧——可是你們一个字也别跟媽媽說呀！”

嗅，不，不。孩子們知道怎样保守秘密。他們跟老瑞斯慕

森一起瞞人的事，已經做慣了。接着他們大吃了一頓，味道眞不錯，伊斯特街那个神气活現的婆娘，她烹調的本領倒很不錯哩！这些东西足够吃上好几天；只是蒂特不能尝一尝，这眞是太可惜了！

第 八 章

老瑞斯慕森弄到了新靴子

能够有活儿干既是好事，同时也是坏事。蒂特眞該謝謝上帝，有那么多的人需要她打杂和洗衣裳。这样，她才有碗飯吃。虽然少得可憐，每星期还有几个錢用。有几家人家，还給她一点吃食，她就帶回来給老瑞斯慕森和孩子們吃。有的是女主人給她的讓她拿給家里人，有的却是佣人們偸着給她的。

她是为了孩子出去做活的，可是孩子們却反而吃了苦头。一方面他們有了吃喝——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們可就沒人照管了。老瑞斯慕森为人的确很和善，可是她不知道怎样管教孩子，他們不听她的話，因此就为所欲为了。蒂特不愿意他們到院子里去玩，那儿不仅地方髒，而且还有很多齷齪的勾当——不但弄髒了衣服，而且也还要玷染了他們的心灵。她一直不許他們到那儿去，可是她从他們的衣服上和他們自己嘴里知道了他們照样出去玩；老瑞斯慕森偸偸地放他們跑出去，还囑咐他們不要說出来。这样一来，事情就更糟了，因为他們学会了說謊，很多事情都瞞着她。

蒂特宁可馬上取消这个禁令，也不愿意讓他們在她背后不听她的話。可是这样一来，她在星期天就增加了額外的工作。家

里的活儿已經有一个星期没做，到星期天，她还得从里到外把几个孩子們积了一周的污垢洗洗干净。这是一件吃力的活儿，因为她对他們的日常生活不熟悉，这个活儿也就越加吃力了。这就好象照管一座野草叢生的花园，在两次鋤草之間，野草就長得更繁茂，要是野草刚一露头，她就能把它們鏟掉，那可多好啊！这样下去，她多末容易失去耐心啊。

当她給他們收拾干净，坐下来听着他們說說笑笑的时候，她心头的創伤就裂开来，而且开始隐隐作痛了。她覺得她并沒有按自已应尽的責任来照管他們，她已經筋疲力尽——再沒有力气顧到別的事情了。她的所作所为全是为了孩子們。她活着，辛苦地操作，希望孩子們生活得好一些——吃得飽，日子过得快活，長大成为一个正派的人。可是每当他們搞得乱七八糟，把吃的东西弄得滿地，全身弄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她就会煩躁起来，而且有些不近情理了。她自己也明白，对小孩子要求不能过高——可是到那时候，她就会把这些抛在腦后。等她把孩子駡了一通，发完了脾气，把孩子們弄得哇哇大哭以后，她才又清醒过来，而且又能克制自己了——不过那时已經太迟了！下一次，这样的事又会发生。她想到外婆对她的耐心——她真沒有那样的本領！可是，外婆用不着去給一家子奔走衣食啊。她可以全力照看蒂特——那情形跟她的处境可就大大地不同了。

蒂特想再試一試在家里給人們做活。她第一次打算这末做的时候，沒有得到回音；可是她想这不要紧——这次她想先学一样專門本領，学会做一样特別的东西。那样她就能得到更多的工錢，而且那也是一种比較靠得住的工作。在吉斯瑪大娘那座大楼里，住着一个做硬領的杰森姑娘，她經常有两三个学徒。从早到晚，蒂特时常听見那儿的机器嗡嗡地响。杰森已經跟一个

警察訂了婚，現在正忙着安一个家——所以她才这么拚命地干活儿。他們准备婚后讓男人脫离警局，找个給人經管房产的位置——一旦有这样职位空出，退职的警察总是有优先的机会，到那时候她也就会正式开业了。

蒂特已經向她接洽过学手艺的事情——两个星期的学費要十五个克朗。在那以后，她就可以給她作活挣工錢了。蒂特只要能弄到这笔学費，她就算有了办法，而且也正有人欠她一笔錢呢。

她熬夜等着那个"唱喜歌的"回来，她希望在晚上見到他，在那时候，他往往比較通人情，也还能体諒别人。过了大半夜，她才听見楼梯上响起了一陣趺趺絆絆的脚步声，她打开了通向甬道的房門說："凱瑞門先生，我想跟您說两句話。"

他走了进来，朝着灯光直眨眼，同时也粗声喘着气。呸，这倒楣的楼梯！

蒂特說明了她目前的处境。"只要您能弄到一个月的房租，"她說，"那末我就能交上学費。至于这两星期里的伙食，我們总能想办法解决的。"

"伙食，对呀，无論如何人总能找碗飯吃——"他一边揮揮手，一边回答说，"你不必为这件事发愁，可是，你告訴我，韓森太太，你把我当成个什么人，难道你以为我这'唱喜歌的'是个百万富翁么？"

"噢，沒有，我可沒有什么妄想，"蒂特无可奈何地笑着說，"可是，无論如何，誰都該付他住房子的房租呀！难道因为你把孩子們应得的錢都喝了酒，你就愿意看見他們挨餓受罪么？"

"住嘴，你可不能这么說，"他全身一抖，大声地嚷起来，揮动两只胳臂好象在招架似的。"我很难过，你居然說出这种話，我

們可不能把这些无辜的小家伙牽扯在里头。”他站立不稳，赶忙找身边什么东西靠一靠，这一回，他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嗯，請原諒我的冒昧，”他含糊不清地說，“不过我实在很难过，你竟会把这一切說得这么罪过。这些小家伙們——咳！我簡直是恬不知耻啊！”他跌跌絆絆地回到他自己屋子里。“簡直恬不知耻！”她听見他說了又說。

不久他又回来了，两眼含泪站在那儿望着她。“我是个下流坯，”他說，“你却是个好心腸的小妇人。你的确是——你也不必客气了！可是你从这里又得到了什么呢？我这个‘唱喜歌的’欺侮你，孩子們的父母也欺侮你，可是你都狠不起心腸把我們赶出去。她不会赶你走的！我常常跟我自己这样說——你去把錢舒舒服服地用了吧！你自己也还是承認好，蒂特媽媽，你永远不会把我赶走的。而且就是我明天病倒了，即使連水和麦片都是賒来的，你还会給我燒麦片粥吃。你就是我們所說的好人——天生的純厚善良。上帝在上，要不是我已經不同女人来往了，你是多末好的一位妻子呀——不过，当然我是不配的了，謝謝你——这可不是‘唱喜歌的’分內的事啊！你沒有这样想过嗎？我跟你說；你要是也那么想，那你可是白費心思啦。这种不幸的爱情——什么結果也不会有。”

蒂特笑着說：“你打算跟我說些什么呀？凱瑞門先生。”

“啊，我打算說些什么嗎？首先我說我是个下流坯。对啦——还有就是那笔錢的事。我这个‘唱喜歌的’那天晚上眞卑鄙——竟讓你用那么骯髒的办法去弄錢，嗯？——我們别再提那件事情好不好？不过凱瑞門可要做一件骯髒事来报答你，就在明天，为了蒂特，我要去玩出一件地地道道的下賤把戏来。——上帝在上，为了蒂特，做这种事，是很值得的。我要到奧斯爾街

去庆賀她新婚周年——我就决定这么办。”

蒂特惊惶地說：“凱瑞門先生——你是不是要去求你那离了婚的太太？我可不能讓你这么办，你听見了沒有？你千万不能这样做。”“唱喜歌的”斜眼看了她一下，她一着慌，倒讓他开心了。

“我就打算这么办。当然不是向她去乞討——只是到她那儿去賀喜，你明白嗎？——还要拿一束可爱的鮮花——献給她丈夫。我祝賀您貞淑的太太，有天使般的好性情——在您沒有遇見她以前，我們早就是老相識嘍！这样一搞，要不弄他一二十个克朗那才見鬼。好啦，晚安，亲爱的，現在咱們都回去睡个安穩觉，明天咱們就四条腿爬着去。咳！眞是恬不知耻喲！”

第二天吃中飯的时候，凱瑞門来了，丢下了十五个克朗。“給你！”他一边說，一边狠狠地瞧着她，他眼睛里闪着憎恨的光，然后他就走了。蒂特明白这件事是多末难为他，他从心里不愿意再看見他从前那些亲朋故旧。这一次为了帮助她从困难的处境里爬出来，他却又讓自己在泥坑里打了一个滚；就是他最心爱的白蘭地也不能使他这样做。他是多末善良啊！

蒂特每天都到裁縫那里去；她心中計算着日子，再过多少天她就能够在家里跟孩子們在一起了。現在只是还缺少最主要的东西——那就是一架縫級机。

“你应当到面包房那个小伙子那儿去試試，”老瑞斯慕森說。“他把錢借給人吃利——他人倒是靠得住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蒂特不愿意去找李保，她宁可去找一个陌生人。

飯后她出去了。过了一个鐘头，她就喜气洋洋地回到家里。她去过一家分期付款出售縫級机的鋪子，在这里买縫級机不用交押金，只要每星期付錢就行。“我看到一架那末漂亮的縫級机，媽媽，”她高兴地说，“是那家鋪子里最好的一架。他們說，他們

可以給我一架差一点的，那样他們就能够更賺些錢；可是他們覚得不应該这样做。你看这多好？我只要出二百克朗，一个星期交四个，过一年那架縫級机就是我自己的了。二百克朗連利錢在內——現錢买是一百五十克朗，你看划算嗎？”

“划算，要是它值得更多，那就划算。”老婆婆冷淡地說，她幷不怎样高兴。

就在那天下午，縫級机送到了。它已經不十分新了，事实上幷不是蒂特在鋪子里見到的那一架。可是它的样子还不錯，也挺好用——因此蒂特也就把它留下了。那个女裁縫过来把机器試了一試，她們还喝了咖啡，好象表示庆祝似的。現在最要紧的，就是要看每一个星期的四个克朗能不能到手了；只要有活可做，那倒幷不困难。蒂特很有信心地面对着將来。

如今她在家里做活了，而且有成打的硬領要做。除了管理家务以外，她已經能一天賺一个克朗了。当然她不能長远地靠一个克朗过下去，不过不久她就能够直接从鋪子里接活来做了。杰森姑娘答应她，只要等她的技术熟練了，她就把她推荐給經理。

老瑞斯慕森无精打采地走来走去，心緒很不好，也不爱說話。有一天蒂特乘她不备的时候，看見她坐在小桌旁边落泪。这是因为那架縫級机！“現在我这可憐的老鬼在这世界上是完全沒有用啦，”她抽抽噎噎地說，“可是，我是多么喜欢这几个孩子啊。”

“咳，老媽媽——你怎么会这样想！”蒂特說着，几乎要哭出来了。“你一定还得繼續帮我的忙呀——要不然，我这日子可怎么过啊？我自己出去接活儿的时候，你也得帮我弄这些領子，它們都要釘好——此外还有好多事情哩。”老太婆听了这話，这才高兴起来，等孩子們喊她吃飯的时候，她又跟他們来了。近几天

以来，她有了这样的心事：她年紀老了，她不愿意成为别人的累赘。

"要是我能够从救济院里弄到一双靴子，我就可以給你取活送活啦，那可就会节省不少时間。"現在她穿的这双靴子，鞋底都通了。

"去試一試吧，"蒂特說，"他們也只能說不給。可不能吞了你！"

"什么，他們不能吞了我？你听我說吧，他們不但能吞了我，而且还能連骨头帶肉把我吃个精光。你得感謝上帝，你沒有跟救济院打过交道。"

"不要紧，"蒂特說，"你就鼓起勇气来，堅持你应有的权利吧。他們本来应当把靴子供給老年人。"

"啊，你坐在这儿說說倒容易，要是你亲身見到他們，你就不这么說了。首先，你要站上几个鐘头干巴巴地等着，这两条老腿簡直撑不住。随后他突然从后面办公室里蹬蹬地冲出来，就是那个穷凶极惡的主任。接着他把前爪子往櫃台上一放，就朝你臉上象狗一样地叫起来。"

这个老太婆一想起到区办事处去，她就害怕。蒂特第二天早上不得不陪她一块去，好讓她不致于象小孩子那样中途逃回来，反而說她去过了。老瑞斯慕森一直到下午才回来，在这几个鐘头里她一直同另外几个老头子老太婆站在櫃台外边等着。她已經累极了。蒂特帮她脫掉大衣和旧靴子，还給她倒了一杯热咖啡，她两脚都湿透了。蒂特先跟她說东道西，讓她恢复好心情。"好啦，結果怎么样啊？"蒂特最后問說。

"哼！他們簡直是欺侮我——事情就是这样。調查員本人不在；不过那些年輕的小狗崽子也会叫啊。他們說，去年我領过

一双新靴子——他們不能讓我一天到晚老是要新靴子。他們說也許是我跳舞把靴子跳坏啦。后来我就把我的鞋底給他們一看，他們就給我一双木鞋。要是我再不滿意，他們就把我送回我死去的丈夫的家乡去。我說，这实在太难了，——我在这里待了四十年，辛辛苦苦一輩子伺候人。現在我做不动活了，他們却来恐吓我，說要把我送到一个我連一个鬼都不認識的地方去。”說到这里，老太婆哭起来了。“还有，我的脚腫得不象样子，我怎么能穿木鞋呢？”

“咱們总要想出个办法的，”蒂特說，一边亲着她那沾滿泪水的面頰——“有啦，媽媽，有啦！星期六我要从安娜爸爸那儿拿到一笔錢，我有把握一定能拿到！那时候我們就去买双靴子吧——还买双跳舞鞋呢，媽媽！”她笑嘻嘻地望着这个老婆婆。

“我知道你是个好心人——可是你到哪儿弄錢呀？每一个銅板都有十几样用項等着。”她突然又笑起来了。“跳舞鞋，哼——那群小崽子！竟来跟我这七十九岁的老太婆开玩笑。”

当天下午吉斯瑪大娘来看了看蒂特的縫級机，順便还喝杯咖啡。蒂特还把瑞斯慕森去区办事处的事儿也講給她听了。“他們就是那一种人，”她說，“可是市政府那儿的人倒都是一群胆小鬼。他們比我們还要害怕那个区主任，他們还是他的上司哪。我看你就穿着你这双木鞋上教堂吧，瑞斯慕森太太。他們不喜欢人們这样，不管怎么說，教堂終究是教堂啊。那时候，你瞧吧，他們就一定会給你一双皮靴了。不过你記住，你要重重地踩在地板上。”

瑞斯慕森太太这样做了：她虽然也怕教堂里的上帝和牧师，不过总比怕区主任要好一点。做完礼拜以后，牧师总要亲自来看她。他站在那里，手扶着她的肩膀，很和气地在大家面前跟她

說話。第二天瑞斯慕森就得到了一双漂亮暖和的皮靴。那双木鞋就送給了吉斯瑪大娘，算是报答她的帮忙，她总还可以换几个錢用。

*　　　　*　　　　*

城里的生活并不比在漁村里容易，即便是想勉强餬口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在漁村里的时候，还看得見一个人辛劳的果实究竟到哪儿去了；在蜂窝里掏蜜的那一只手总还留下点东西，好讓蜜蜂不至于餓死。可是在这儿，那只把桌上东西席卷一空的手却看也看不見。你可以說那是上帝的手，也可以說那是魔鬼的手。說来說去，人們只好說那是命运的手，因为誰也无法逃过它。蒂特現在又重新干起来了，可是她的信心不大。大楼里有很多人家都可以由她来和他們比較。这几所大楼里住着几百戶人家，还有些單身男女——就象个小城市一样。要是把前楼的住戶除开——人們总是不把他們算在一起——大家的情况就都相差不多。实际上，那些喝酒浪蕩的人們和那些循規蹈矩过日子的人們，这两者的景况在根本上并沒有多大差別，他們剩下来都是那么多——或者說都是那么一点点。反正到他們自己手里，也就所得无几了。

就是前楼里的住戶，景况也不見得是紅运高照的。面包房的一家人一天苦干到晚，可是进項也并不好。这一家里的主妇还亲自在鋪子里照料，她的丈夫聶尔森用了个学徒，还有一个可靠的日德蘭人李保，和他一起掙扎，他們大家都很勤儉、謹愼，鋪子的主顧也很不少。他們卖給人們的面包分量不足——这是千眞万确的事实。他們出售的法国面包和香面包里边有許多的空洞——老瑞斯慕森就常拿这件事来开玩笑，她說面包里的那些窟窿正是面包房老板聶尔森灵魂的寓所。可是尽管如此，人們

还是不断謠傳說他們維持不住，就要歇业了。

蒂特不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她跟凱尔談論这些的时候，她曾經企图找出个道理来，她拚命地动着腦筋企图从表面的一些情况弄清事情的眞相，可是过了不久，她就决心不再去想这些事情了。一天天地为生活而掙扎已經这样地沉重，从早到晚不幸的事情已經很多，她再沒有时間去思索將来的一切了。在这个世界里，一个人能使他自己和他自己的小小的天地不致于在生活的海洋上沉下去，已經是一种极度紧張的工作，至于生活的船究竟要漂流到哪儿去——那只得讓命运来决定了。多少人都沉淪到底下，能够浮在上面已经极为不易了！

蒂特和大楼里的其他一些妇女并不怎样亲密，她自己單独地生活着。这眞是个最聪明的办法——这大楼里常常有些是非，人們很容易給卷进一些不愉快的糾紛里。因此，人們就說她鼻孔朝天，性情高傲，可是这也沒有关系——只要别人不来干預她的事情就好。人們早就把她看作一个低賤的人，她自己也并不否認她是伊斯特街家具商的女儿；不过，关于撿破爛的人呀，老鴉巢呀，还有索丽尼犯罪的事呀，这一切还是永远不提好。

她对于警察，一直有一种戒心。要是他們找到个机会追究一下她的过去，那末他們就一定会把这些孩子帶走。因此当警察走进这所房子的时候，她就会心神不安。

而这样的事，发生的次数也并不太少。夜間，在大楼的院子里，或是在哪一戶人家里，常常会发生一些糾紛，那时候人們就不得不把警察喊来了。有些时候人們沒有找他們，他們也会自己跑进来。他們摆出那副神气，和他們到其他的、蒂特当女工的华丽住宅去的时候完全两样。在这里，他們帶着白手套的手从来也不沾一沾帽沿敬个礼。他們总是把手放在身后的褲袋

里——那儿就是一根警棒；如果街上沒有什么事，他們也要找点事出来。他們大概是閑得难受了！

有一天晚上，院子里一陣叫喊和打門的声音把她惊醒了。她急忙跑到窗口。在外院工人安德森那层房子那儿，有几个黑影，他們正站在那儿敲着門，从那些高大的身影，蒂特一看就認得出是警察。“开門！”他們嚷着，“我們是警察，你們欠学校八十个奥瑞的罰款，賽拉瑪得去坐牢。”

“你們帶我去行不行？”有个迷糊糊的男人声音說。

“不行——你們沒有正式結婚，我們要他母亲去。快一点，快一点，車在外头等着！”

“我病啦，”賽拉瑪說，她的声音的确显得不舒服，“我明天就給你們錢。”

“是的，不錯，我們知道你就是这么一套！是什么毛病；長了什么瘡么？我們要亲自进来看看。”

他們想打开門，人們听得見他們把一大串鑰匙搖得嘩啦啦地响，“我們决定在这儿等你开門，”他們中間的一个說。

住戶們都从窗口探出头来，一边駡着这些警察，一边还拿他們打趣。“滾蛋吧，你們这群骯髒狗！”蒂特附近有人哇啦哇啦喊着說：——“不然，我就往你們的腦袋上扔磚头！”这人是“唱喜歌的”，他把头伸出窗口威吓地揮动着手臂。最后他們走了。

第二天早晨，賽拉瑪挨戶向大家借錢，去交学校罰款，她从蒂特那儿借到五个奥瑞。原来，孩子的爸爸病了。他在船上卸煤的时候出了事——二三百斤的煤砸在脊梁上，他一直躺了六个星期，一文錢的进項都沒有，所以孩子們只好暂时不上学，到外面去找点零星的收入。可是后来賽拉瑪終于安然地度过了这个难关，院里住戶全都很得意，警察到底是一无所获，悄悄地走了。

第九章

形形色色

凯尔每天都来看望他們；旣然現在找不到工作，他天天来看他們，也就理所当然了。修路的活早已經停頓了。"市議会里的大人物大概是都得了痛风症，"他嘲笑地說——"他們动彈不得，所以才認为地上还沒有解冻啊！"

"好啊，你們过得怎样啊？"他每次来总是首先要問这句話；他跟蒂特一样，对于縫級机也很感兴趣。

"我的日子过得好，謝謝你！"她每次都这样回答說。

可是这并不是眞話。她自己認为她有些进步，她已經跟其他老裁縫一样的熟練了，虽然她的动作还稍微慢一点。可是她的学徒期——最后的那一段——却总是完不了，她还在帮杰森姑娘做活一天一个克朗。每次当她提醒这个女裁縫曾經答应給她介紹那鋪子的經理时，杰森姑娘总是說："你現在还不成——我們过两天再看吧。"

再等几天虽然也沒有什么不好，可是蒂特現在却急需賺点錢了；远水救不了近火！她不能老是一个星期靠六个克朗这样过下去，尤其現在縫級机的每周付款就得四个克朗。幸而那个收錢的家伙还算好說話。要是他星期六沒有拿到錢，只要她不讓他等得太久，他还不致于把她腦袋啃下来。"那末你下星期得給我八个克朗了，"他說——"要不然，我就把机器搬回去。"可是情形还沒有弄得那么糟，蒂特从来沒有拖欠过一星期以上。

可是光景的确很艰难——她需要有个人給她作主，帮帮她的忙。不过她仍然总是重复那句老話，多谢你！我的日子过的挺好！是由于她羞于承認她生活安排得不好呢，还是她的自尊心使她不情愿对凱尔的同情和帮助表示屈服呢，——反正在他們之間仍然还隔着一条看不見的粉笔綫，她迈不过去，她眞是个傻东西啊！

她对誰都不肯吐露实情——即使对拉斯·彼得也是如此。已經有很久了——从她很小的时候起——她就习惯于自己面对自己的困难，自己把責任担当起来；現在要她接受别人的意見和帮助就是件不容易的事了。她不愿意向别人求助，当光景最坏的时候，她就把自己和外界隔絕开来。

不过凱尔却发覺了有些事情很不对头。有一天晚上，他直接問了她，費了很大力气才把实情追問出来。"她簡直是个十足的剝削者！她待在那儿，从你身上刮錢——就是这末一回事，也許她搜刮的还不只你一个人！"

蒂特不相信会是那么一回事，"她自己也是穷人出身呀！"她說。

"不錯，不过那又怎么样呢？难道那就能使她不去欺詐别人嗎？要是談到这一点，我們每个人生来就都是一个穷人。"

蒂特不十分明白他这句話是什么意思，世界上当然是有穷有富啊。

"可是誰还不是光着身子生下来的！"

"是的，当然啦——也可以那么說！"蒂特迟疑地說；她怕他又会象从前那样象宗教仪式似的沉思起来。"她是个美人哩！"他突然喊道，"她看不起咱們这些人，她想当闊太太！她要跟一个警察結婚，还要自己开鋪子。可是别人就得給她湊出資本！这

样的事我倒也喜欢！”

“明天你就直接到鋪子里去接活来做吧，”凱尔說，“要不然你就另外去接洽一家——我看她也許会从中作梗呢。往上爬的人是从来不顧別人死活的。”

孩子們早就上了床，而且睡得很香了。彼得突然抬起头来，“我夢見的就是你，”他說——他的眼睛閃耀着光芒。随后他又躺下睡着了。小乔治也醒了，“达——达，达，达！”他喊。

“我相信他一定是在学着叫媽媽——七个月的孩子可眞够机伶。”凱尔說。

“不，他是在学着叫爸爸，”蒂特認眞地解釋道。“他太小，还不知道他沒有爸爸呢。”

凱尔默默地瞧着她。他目光中的表情使她严肃而又沉默。突然，当他坐下来逗着小弟玩的时候，他发覺她哭了。

“怎么啦？”他問。

“嗯，我也不知道——什么事都这么古怪，我簡直弄不明白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只要你再稍稍等待一些时候，”他回答說。他語調里深情的关怀，使她哭得更加厉害了。

“为什么你不堅持你的权利呢？”她突然激动地喊道，“那样不是早就有了个結局嗎！你为什么非要等我湊近你呢？你到底是个男子汉哪！”

凱尔搖搖头：“从前我曾經强迫你順从过我，相信我，我一定要好好报答你。每个人都应当按照他自己的心愿来行动！”

“你倒会这么說。可是如果一个人想得到一样东西，他又难以出口，那又怎么办呢？就象我，若是有人时时卡着我的头頸对我說：‘你非这样不可！’那該多好呀！”

“你永远不会讓我那样做的！”凯尔一边說一边站了起来。“我希望我永远也不会再看見我强迫别人的那一天。好啦，我該走了，我們还得在接头地点开个会。是关于失业的事！”他伸出了手。

“你一到那个地方，你就不怕談些强迫和暴力的話啦！是不是？”蒂特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就好象她要粘住他似的。

“那是另一个問題！人人都有吃飽飯的权利——甚至于他自己动手去搶。”凯尔坚决地說。

蒂特坐在那里出神，把該做的事都忘了。她很懊悔她所說的話，也很懊悔她有些話还沒有說出口——而这些話也许她永远没法让自己说出口。如果仅仅是凯尔需要她的話，那么她还容易順从自己的心愿，接受了他的爱。可是，情形却正相反，是她需要有个人来分担她的重負——这就是困难的所在。那末，他为什么不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走到她身边来呢？为什么一定是貧困的人要向别人开口乞憐呢？蒂特从来不等别人开口，就設法猜出他們的苦衷，因为她知道乞求别人是多么难以启齿的事！为什么他不对她施用强力，讓她听从他呢？难道这是替她設想么——难道他認为另外的那个人还在她的心上么？

最初的时候，蒂特完全在怀念乔治中过着日子。那情形就好象他不过是出去喝酒，而且随时都会回来；因为直到現在也还不能够証实他是眞的死了呢，或是到哪儿去了，也許她所想的正是这样的事实。蒂特并沒有眞正地为他而忧愁，她一边干活，一边溫柔地想念着他。她对于他給予她的煩惱早就忘記了，只認为他是一个有着无限柔情的男人——而且是个需要她的人。他簡直是个大孩子啊！

漸漸地她覺得他不会再回来了；后来，她覺得这样倒也好！

生活的挣扎已經这样艰难，要是她再去照顧他，那就更加不堪設想了。当她不再一心一意只想着孩子的时候，她和凱尔的关系就大大地轉变了。他越来越占有了她的心灵。要是他該来的时候沒有来，她就会焦虑地等待他。他很坚强，她爱慕着他，要能卸下她的責任委身于他，那該多好啊！既然她喜欢他，那末为什么她不能向他表示一点热情呢？是因为他們彼此太相熟了嗎？蒂特不知道，可是他們之間存在着隔閡，总有点什么东西在阻碍着她，使她不能溫柔地献身于他——这些她却很清楚。可是为什么他不帮她一下忙呢——为什么他不向她伸出他那强有力的手——拉她一把呢？蒂特有时自己問自己他到底算不算是个眞正的男子汉！

* * *

凱尔說得不錯。杰森姑娘完全是个剝削者；現在蒂特直接給一个批发店做活，只要有生意，她每天就能拿到一笔不錯的工資。可是艰难的岁月使很多人都不再用硬領，在平常的日子里穿件普通襯衫也就算了。如果她不出去給人家做零活，他們的生活还是难以維持的。幸好，有几家好主顧她一直还沒有放弃。可是除去星期天，平常有好几天她总是陪孩子們在家，照看着他們。他們很需要人照顧，她現在才发覺过去他們簡直沒有人管。

有一天，她下工比平常稍微早一些，她发現小安娜已經跑出家門不知去向了。以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不过他們沒有讓蒂特知道，彼得和老瑞斯慕森及时把她找回来了。蒂特很着急，她扯下圍裙立刻就跑了出去，在整个的这一个地区里四处寻找，遇見孩子就打听。也許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意外了，她簡直不敢想。卽便是在最好的情况里，如果这小姑娘平安无事，至少她也要被傳到警察局里去問話！一想到这些，蒂特就痛苦地呻

唤起来；她不得不停下来平复一下急喘的呼吸，她紧紧撫着心口，她那儿簡直疼得要命。要是警察知道了她那小窩的情况，他們一定会把它掀翻的。他們不能讓她那样过下去，她沒有帶养这些孩子的許可証！她哭着奔回了大楼，心里盼望这孩子可能已經跑回来了，这时彼得和那个老婆婆正坐在窗边朝下面張望。她看得出安娜沒有回来。

因此她不得不到警察局去；此外就沒有别的办法——她必需自投罗網了！她上楼换了衣服。“小妹那天也走失过，”彼得說，“不过后来我找着她啦。”

老婆婆直朝他使眼色，“怎么——她以前也走失过么？”蒂特喊了起来。

“是啊——我从爱迪街把她找了回来。她說她要去找她外婆。”

蒂特三脚两步就下了楼，直奔尼保德去了，那儿住着工人斯文德森的一个年老的亲戚，是个舵手的寡妇，靠养老金过活的。她已經八十多岁了，她大半的时間都躺在床上，这孩子曾經有几次跟她爸爸一块去看过她。

这小女孩居然还記得她，这眞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事，她要是能够找到路到她那儿去，这簡直是彻头彻尾的怪事了。可是她的确是在那儿，那个老太太正打算找个男孩子把她送回来呢。

“你可眞把我吓了一跳，孩子，”蒂特在路上对她說，“我心疼得好难过。”她一边走一边用手按着胸口，为的是讓心里舒暢一些。她心里想：到了家一定要把这小姑娘打一頓，并且还要跟老瑞斯慕森好好地談一談——这样瞞着人，还讓孩子們对他們的母亲不說实話！想到这里，蒂特非常生气。

可是回家的路很長，經过了一陣惊慌、又一陣奔跑之后，蒂

特觉得身体很不舒服；等她到了家，她的怒气已經消了。这倒也很使她高兴；要不然她就会管不住自己——事后又該后悔不及了。这次她总算躲过去了！老瑞斯慕森倒是个正直的人，而且她已經尽了心，这次出了事，那只是因为她管不住他們。再說，小安娜不过是个孩子呀——是啊，她自己小的时候，不是曾經有过多少回跑到外婆那儿去么！为了这，要不是拉斯·彼得在那儿維护她，給她攔住了媽媽的手，她不知道要挨多少回打呢。

拉斯·彼得——他是多么慈爱，又多么耐心啊！——他曾經給她緩冲了多少次鞭打啊。可是她怎样来报答他呢？她对他却是以怨报德，这就是她对他的报答！蒂特突然感到一陣悔恨，惊吓，忿怒，和一种輕快，突然一起形成了一种內疚和一种迫切的和别人言归于好的心境。她眞該感激不尽啊！小妹安然无恙地回来了，沒有遭到任何意外，就因为这样她愿意將一切过錯都归諸自己——这时候，她渴望着能向誰表示一下她的感激。因为茜妮是蒂特在这世界上唯一的最看不起的人，因此她对她特别感到歉意。茜妮想往上爬又有什么过錯呢？她是个能干的女人，把家里照管得很好，而且从各方面来說，都是拉斯·彼得的好妻子。蒂特很嫉妒她，这就是唯一的原因。

等孩子們都上了床以后，她就到伊斯特街家里去了。她到那儿的时候，他們正圍坐在晚餐桌旁，屋子里好象有一种很不愉快的空气。艾尔西跟她的爱人又象往常一样在吵嘴，他們簡直是一对傻孩子，旣不能相安，又不能分离。艾尔西在前一天晚上跟誰跳舞跳得太久了一些，因此日瑪就生了气。“后来他还拉着你的手——我看得很清楚！”他帶着怒意的說。

“住嘴，你才不配責备我呢，”艾尔西回答說，“你給瑪丽圍圍巾的时候，还亲她的脖子哩——你别以为我沒有看見吧！”他們

就这样吵闹不休，一直到艾尔西跑到厨房里去哭的时候为止。

“你們才真是一对宝貝呢！”拉斯·彼得看了看这个，又看了看那个說。他沒有法子讓他們好好地在一起。茜妮是一句話也不說。可是过了一会，这两个人又和好如初，双双到戏院看戏去了。

“唉，只要有两分鐘太平日子过，也就算是件快活事了。”等他們一走，拉斯·彼得說，“現在可以舒服一下啦。”他把安乐椅拉到灯光下面，然后坐下就看报，他那位未来的女婿在家里的时候，总是占着那把椅子。

“您为什么总是讓他纏在这儿呢？”蒂特說。

“这还用說么，他沒有别的地方去；两个人又分不开。他賺的錢不多，他們不得不允許他在家里吃飯，不然的話他可能就要挨餓。”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就叫他在这儿住下来呢？”蒂特有点諷刺意味地问道。

“媽媽和我，我們一起商量过这个問題，”拉斯·彼得正經地說。“不过要是他們两人待不長远，当然还是不要太亲密的好。”

蒂特对这些問題有她自己的看法。可是她又算什么人，难道用得着她在这儿发表意見嗎？因此她沒有再說下去。

她从各方面都感觉到他們的生活并不愉快，“是生意不好嗎？”她问道。

“买卖不好，賺不到錢，”拉斯·彼得回答說，“我們主要依靠的那些主顧，都买不起什么东西噢。”

“你爸爸是高价买进——低价卖出，”茜妮插嘴說。

“一个人总不能幸灾乐禍，靠别人倒楣来发財呀——就是这么回事。”拉斯·彼得說，“有些事情实在讓人于心不忍呀，眼瞧

着他們帶着他們那点可憐的家当跑来——一条毯子或是一点什么，我知道在这寒冷的日子里，那是他們非常需要的东西。向他們买进来已經很不忍，要是再乘人之危杀低价錢，那簡直更难叫人作到了。”

“当他知道他們一卖了那些东西就生活不了的时候，你爸爸就常常讓他們把东西帶回去，另外还借点錢給他們。”

“对啦，可是他們就跑到对面卖給我的对手啦——你看我怎么办。做人实在不容易啊。”

茜妮笑着說：“是不容易，那样做，当然不容易了。”

“可是，你的意思不是說我們应当在穷人身上刮些油水吧？”

不，茜妮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我的意思是說一个人不能又吃羊肉又嫌羶，那些心毒手辣的都发迹起来了，我們倒变得猪狗不如了。你認为对穷人那样，他就能好嗎？”

“不，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們自己也得活下去呀。不过，乘人之危总是件卑鄙的勾当——可是旧貨商人又非这么做不可。”拉斯·彼得显出了怏怏不乐的样子說。

后来，茜妮走进了臥室，把那个剛醒来的小娃娃抱了出来，这又使拉斯·彼得快活起来了。茜妮又怀了孕。蒂特看到他們这样接二連三地生育，心里觉得很不舒服，可是她也說不出所以然来。尽管如此，可是看見拉斯·彼得一旦有个小娃娃在怀里，他立刻就变得又年青又有生气，这总是件令人愉快的事。他把孩子朝上一擲，吵吵鬧鬧地高兴得很。那个小家伙也扯着他的一卷头发，用嘴把他的秃头顶都亲湿了，一边还快活地尖声喊叫。这情景蒂特从小就記得很清楚——既喧鬧而又快乐，小家伙們都喜欢跟他玩。她模糊地听說在她沒有出生的时候，很久以前，他曾經跟另外一群孩子逗着玩耍，可是后来，那群孩子竟不可

思議地死去了——可是她从来也不知道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

拉斯·彼得的精力总是这样旺盛！

第十章

"唱喜歌的"甘拜下风

凱瑞門先生近来很有些古怪。他現在不再出去喝酒了，相反地很早就回来往床上一躺——也不知是什么緣故。在有些日子里他根本就不起床，把棉被一直盖到鼻子上，无精打采地躺在那儿。他的屋子很冷，冻得他全身发青。"你就看看我的血色吧，眞是太高貴啦，"① 他說，"我是大戶人家出身的人！你只要瞧瞧我的鼻子就看得出来。"蒂特給他拿来了报紙，可是他連看都不愿看。

他的确是大戶人家出身的人；可是当人們听凭他墮落为猪狗的时候，就算是有好出身也是沒有用的。老瑞斯慕森說得好，一个人还是亲戚越少越好。

有一天，"大胡子"把他給送回来了；他在克金斯努特街发了病，簡直倒地不起了。幸而那个傻子恰好在附近，帮了他的忙，要不然警察一定会把他送到慈善医院去了——他病得很严重。他們把他抬到床上的时候，他就象一头癩皮狗似的全身抖个不停。"他沒有喝够白蘭地，""大胡子"悄悄地說。虽然說这話的是个傻子，不过蒂特还是覺得这句話很有道理。

就这样他在那儿躺着，就象他喝醉的时候曾經預言的那样；

① 藍色的血液，意思是說有貴族血統。

蒂特現在得給他燒麦片粥了。“把他赶出去！”大楼里的妇女們都說，“你养不活一个男子汉呀——他又是那么个酒鬼！他这种病能拖上二十年哪！讓警察把他送到病院里去吧。”

可是蒂特却硬不起心腸来这样做。他是她的房客，这个关系也就决定了一切。他弄到这份光景，也許自己应該負責——他过得完全是一种鬼混的日子，在酒館里轉来轉去，从来就不能够按时吃飯。可是蒂特并不是那种追究誰是誰非的人——要想弄清究竟、去挖掘一下不幸的根源，实在是件艰巨的工作。現在，他急需別人帮忙；对于蒂特来說这也就够了。

誰也不知道他到底害的是什么病。凱尔認識一个医生，他很同情这些工人，要是去請他看病，他可以不收診費。可是这个“唱喜歌的”对这些却完全不加理睬。他毫不在意地躺在那儿，并且还在自己取笑自己，“你們明明知道我是什么毛病。那个傻子不是在你們耳朵那儿嘰咕了好半天嗎？連傻子都这么說，难道那还不够么？”

有一天，他敲了敲牆壁，蒂特进来的时候，他的样子显得很严肃。“說老实話——你真想知道我是什么毛病么？”他一本正經地說，“那么我就告訴你吧——我害的是一种敗血症，惡性的敗血症。是跟我那位貴夫人住在一起的时候中的毒——我是說，我的前妻。要是現在再跟她在一起，那可真要我的命啦。”

蒂特看出来他非得吃点东西不可了，要不然他一定会餓死。“你好，凱瑞門先生，你今天要起床嗎？”她早上送咖啡时候問他說。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問一問你，为什么我非得要起来不可？”

“去賺点錢哪——吸一吸新鮮空气啊。要不然你身体会越

来越坏了。"

"好啡，那又怎么样？我又碍不着誰。"

下午她給他弄来一点热的东西吃——她尽可能地搞到了一点点。

"你到这儿来干嗎？你留着自己吃吧，不要管我！"他总是这末說，"我不愿意接受你这份施舍。"

"可是早上咖啡你喝了呀！"蒂特不留情地說。

"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那包括在房租里了，"他气惱地回答說。事实上早晨的咖啡当然包括在房租里，可是他沒有付过房錢，那还不是一样么。接着蒂特把吃食放下，就走了出去，傍晚当她再进来的时候，她发現他已經把它吃得精光。他躺在床上好象在同誰生悶气一样，滿臉不高兴。

"这回你可得意了，嗯？"他說，"我从你的眼神里就看出来你那种心滿意足的样子。女人們要是有什么事情如愿以償那可高兴极了。甚至于將来为这事吃了苦头都心甘情愿。你知道你該怎么办嗎，韓森太太？你应当把我赶出去，你从我这儿一輩子也拿不到房錢——就算我发了大財，你也还是一文錢也拿不到的，明白嗎？"

"你也只是这么說說——你还不是那么坏的人，你只是裝着好象多末狠毒似的。其实——"

"啊——其实怎样——"他抬起了头。"啊，其实又怎么样？"他厉声地說。

"噢，沒有什么，"蒂特紧閉着嘴，一句話也不說。現在她很想故意逗弄他。

"沒有什么？我告訴你，你是怎么个想法吧。你是說，其实我倒是个忠厚的老实人。可是这一回你弄錯了，要不然，現在我

也不会賴在这儿不起来。他們才不会讓这些善良的老实人白白死掉呢——还要留着使喚他們哪。可是你就是那种心慈面善的傻瓜，我最見不得的就是你这种人。'濫好人'是应該讓人家剝皮的。"

"是啊，用不着你帮忙，他們已經讓人家剝了皮啦。"蒂特說，一面就砰的一声随手把門关上了。

"我是說要他們活着——讓他們活受罪！"他在她身后高喊着。蒂特裝着沒有听見。

于是他躺在那里嘟噥着。很难說他是真的病了呢，还是在鬧別扭。

"我說——你相信世界上的公道，对不对，韓森太太？"有一天早晨蒂特走进他的屋子的时候，他問說。

"我不知道——也許是吧。"蒂特回答說。

"是的，你相信公道，——咱們用不着兜圈子——不管怎么說，你相信世界上有公理存在——你相信人們会彼此相爱。你不相信这些，那才怪哩！人对于另一个不幸的人要有同情心，是不是？特別是对于象我这个'唱喜歌的'这种墮落的可憐虫！这种曾經見过世面的好人——多可憐啊！可是你明白那是怎么回事？我昨天晚上想通了，那全是胡說八道。我們常說一个人墮落了，其实什么叫墮落？要是我向魔鬼出卖了我的良心，并且捞到了一笔不錯的价錢，現在就不会有人說我墮落啦。可是象現在这样，如果我拒絕了誘惑，而且保持了这个猪圈的清洁，并且接受了后果——那末我就倒了楣，成了个失敗者了。遇到了这样的事，要是一个人喝上了酒，那又有什么奇怪呢？就拿你自己来說吧，无論从哪一方面来說，你都活活是个傻瓜，可是你的心生得正；你是这座大楼里最正派的女人——不錯，你真是一个

好人！可是你給大伙擦楼梯，这簡直不是个体面的差事，就在咱們这个窩里都算不上一个体面事儿。結果怎么样？——他們都不称呼你太太，却把你叫做擦楼梯的婆娘，住戶里边最龌龊的女人家都認为她有資格瞧不起你——你是个擦楼梯的女佣人，就是这么回事！这还能怪一个人喝上酒嗎？人們就是卑鄙的坏蛋啊，他們就是这样。”

“也許有些人是坏蛋。”蒂特同意說。

“人們全是坏蛋，这正是令人悲哀的事情。要是我早几年就发現了这个道理，我也不至于一敗涂地的躺在这儿了。不知道是上帝呢，还是魔鬼創造了凱瑞門，把他造成了一个乐天派。你难道看不出来——我就象一头蠢驢一样，走来走去还自以为相信眞理哩。作为一个高等动物，作为一个依照上帝的意旨而創造的人，我有責任，也有高尙的理想。鬼知道我是从哪儿得来了这些理想——照我的环境来說，的确不会产生它們。相反地，我的确有些与众不同——人家都說我是个富有理想的好青年。对于高尙的思想，人們总該給予相当的敬意——只要它沒有使人干出什么蠢事来。其实可以說，他們随时都在等着我干点蠢事出来。

“可是尽管我滿腦子高尙的理想，一切倒也很順当：我考試及了格，弄到了一个优越的职位，跟一位承繼家产的女人結了婚，有了一个美滿的家庭——象我所說的，尽管我有許多理想，我的日子过得却很幸福。你明白嗎，它們还沒有遇到任何困难的考驗。我的亲友們都得到了很深的印象——看样子，崇高理想和美滿生活二者，竟会是并存不悖的了。那么說一个人保持他的理想并不难啊。从正面来看，甚至于还可以說这些理想給生活上添加了不少光彩呢——因此一个人是不妨具有若干理想

啊。你可曾見过鑲金牙的猪沒有？我見过。那么，一个人喝上了酒还有什么奇怪？

“好啦，有一天，考驗来了，那是一張电报引起的风波。大投机商开办了一家規模宏大的电报公司，他以为有权先偷看别人的电报——特别是跟他竞爭的他的对手的电报。这也正是他創办这家公司的眞正原因——他的目的并不是象一个爱国者那样为祖国服务。他不过打着那副漂亮的招牌罢了。可是他的上边人說不行，电报的秘密絕不能受到侵犯，他坚持这样说。”

“那很对呀！”蒂特喊道。“这并不是什么蠢事啊？”

“对啊，——傻子才認为对呢！这种狗咬猪，猪咬狗的事情我竟然当起真来。我的上帝，我那时候怎么会那么傻呀！那时候我当然很清楚，如果我坚持，我要付出怎样一笔代价。当我被赶出去的时候，我还覺得眞象个英雄，是一个为正义而牺牲的勇士呢。我問心无愧地請求了另一个新的职位；我以为他們对我这样的英雄当然会表示热烈欢迎。可是一点儿也不对，我的生路完全断了！这些金融巨子手眼通天——沒有人敢接受我这位英雄。甚至于他的对手——那一个因为别人偷看了他的股票行情电报而被打垮的家伙也只有聳聳肩膀。不消說，他知道这件事情的經过，他說，要是我想办法讓他看到我老板的电报，他愿意設法讓我回到原来的位置去。哼！他們才是一丘之貉呢；作为一个誠实的好人，在他們看来，我是毫无用处的——只能去充当别人的走狗！你說，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喝上了酒还有什么奇怪？”

“那末你为什么不到报館去呢？”蒂特說，“他们总要给受迫害的人伸张正义呀！”

“报紙——咳！眞是天眞透頂啦！”凱瑞門抬头望着天說。

"不过我真去过报館啊——因为那时候我也是腦筋簡單的人。可是我到处碰釘子，他們說报紙的責任絕不是用来攻击一位全国最忠实的子民。他們也許跟这位大人通过电話——我想或許还敲过了一笔竹槓哩。因为有一天所有的爛报紙都登出了一段新聞，說交易所里有个瘋子因为犯规被开除，老板对他非常寬宏大量，允許他自己辞职不加追究。——可是他竟以怨报德，甚至于威胁了老板的生命。誰都知道那人就是我。从那时起，我就完了——甚至于我至近的亲戚也覺得我精神有点不正常。不过本来他們就一直疑心我精神上有毛病。这一下子，我就垮了，想掙一口面包吃或是在社会上混混都不行了。我的老婆也开始对我冷嘲热諷，还挑唆几个女儿跟我不和。有一天，她們一起搬回她娘家去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事情搞到这种地步，我真是瘋了——你曉得我怎么办么？我买了一大束鮮花，捧着它就到我老板那儿去了。那儿道喜的人真不少，大概那天恰好是他家的一个吉日；我尽力地用尽一切最刻薄的話向他道了賀。謝謝你，他微笑着說，真謝謝你！而且还給我一張一百克朗的票子。你看，这有什么办法，那一次他又胜利了。所以說，一个人要是喝上了酒还有什么奇怪？我立刻就到外面喝酒去了。我喝得象口猪——好讓我自己覺得跟其他那群混帳东西一样。我跟我自己說，你是斗不过他們的，一直到你自己完全躺在臭泥里打滚的时候为止。这就是我怎样才有了四处給人道喜的这个主意。这倒是一个不錯的生意，尤其在开头的时候；那可以說，我是当他們的面挖瘡疤，所以他們才不愿意看見我，宁愿給点錢赶紧讓我走。我一个一个地轮流找他們——他們全都讓我找遍了；你知道反正那些花又不值錢。这是沒有本錢的买卖。不过他們漸漸地把这件事的起源就都忘了——只

当我是一个破費一两个克朗就能打发走的穷酒鬼。”

“我想你拜訪最多的还是那些艺人和作家和諸如此类的人物。”蒂特說。

“那是后来的事情了，那时候我的景况很坏，任何人我都不能放过了。是的，我什么都經历过了——因为我对这个世界还有信心。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眞正的人和卑鄙无耻的人：卑鄙无耻的人总是在上面，而另外那些好人都沉在底下，因为他們的品質太重了。你那位情人，我从牆那边听見他說他要改造社会，我覺得很有意思。”

“凱尔·巴克嘉德并不是我的情人。”蒂特紅着臉說。

凱瑞門揮揮手說：“請不必向我解釋。依我看，他是个社会的改造者——这是唯一使我感到兴趣的一点。你知道是什么东西使得无产阶級不能翻身么？那就是‘誠实’，亲爱的。在世界上要是根本沒有‘誠实’，問題也就好解决了。”

他滔滔不绝地说着。他的話很有道理；好象他每天都越来越变得温和，但同时也变得越来越衰弱了。过了几天，他对于这样无所不談地向她吐露心事，又有些后悔。“前几天我跟你瞎扯了不少閑話，”他說：“你不必信以为眞吧。”可是蒂特知道那些話应該相信，吉斯瑪大娘一旦得到了綫索立刻就找出了他家的底細。他曾經跟一个大木材商的女儿結过婚。那人在近海的乡間有一座很大的别墅。他的女儿都嫁給了軍人！而且他們都曾經从她們外公那里得到一笔很厚的粧奩。

这倒是件怪事，他竟会突然安靜下来，并沒有显出想喝酒的样子。可是他就是喜欢說話，蒂特得把她的活計帶到他的屋里陪他坐着。他就躺在那儿，哼哼唧唧地用酒館里的那些黑話告訴她，他曾經使用的种种妙計，怎样来維持他的生計。当他献花

給演員和歌唱家的时候，他就說：这花是“一位崇拜他的女人”献給他的，“她不希望把眞名实姓說出来”——当然，那是由于她社会地位的关系；他对那刚刚出版第一部著作的作家，就說全国对他的新作表示敬意；在宮廷的社交界里他就大胆地說：“这花是出于老百姓的心声。”

“多可怕呀，”蒂特笑着說，“不过你是怎样想出这些怪主意来的呢？我可沒有这样的好脑筋。”

“可怕——不，它们是极乐的慈善的行为！我看，沒有人能比得上‘唱喜歌的人’更能把快乐帶給别人了。可是我在这里面得到了什么呢？不錯，那的确需要动动脑筋！为了要讓我这行买卖不致于完全失敗，我就得不断地动脑筋想些新的办法。我自己不能总在一个地方經常出現。这的确是我开創的一种新兴的事业。眞可惜！我死了以后，就沒有人来繼承这个事业了。你下午把这些衣服送到当鋪去好不好？”

不，蒂特不会这样。“你就这么一套衣服，再当掉怎么成啊？”她說。

“我永远也起不来了，”他回答說，“四十多岁人就完啦。这样的来想一想，倒也快活。我在这儿一躺，用不着再在这世界上为衣食奔走了。接着我就可以惬惬意意地坐在湿潤的白云边上高唱着‘哈利路亞’，那多快活——看看这世上熙熙攘攘，讓我好好笑个痛快。”

那天下午趁蒂特出門的时候，他讓老瑞斯慕森到当鋪去把他衣服当掉了。“把我的靴子，帽子和手杖也都拿去，”他說，“那就不用怕我的鬼魂再来作怪了！”这样他就只剩下一件襯衫了。

可是过了一两天他到底又起床了，他就穿着那件襯衣跑进了甬道。他又发了一次病，因此大楼里的一些妇女只好找面包

房的伙計来帮忙把他送回床上去。“他是从日德蘭来的，他人很能干！”他們同声說；李保把他膀子一架，就輕而易举地把他架回床上，好象“唱喜歌的”是个孩子似的。蒂特不再反对把他送医院了；她害怕晚上独自陪着他。可是說来容易做来难，她得先弄一張証明書，随后还得等着空床位。那就能等上一輩子，老瑞斯慕森就是在她的丈夫死了一年以后才接到通知說有一張空床位，讓他住院。

“只要你認識个警察，这事就好办，”吉斯瑪大娘說。“警察样样事儿都办得到。”馬車夫奧森的老婆有个弟弟当警察，他們就把他找了来。他叫来一輛救护車把“唱喜歌的”送到医院去了。那时候，一大帮人都站在街上和院子里，圍着看救护車开走。“这回他們非收他不可了。”吉斯瑪大娘也站在人群中說：“你把他弄走了眞是运气，韓森太太。”

蒂特沒有答話，她轉过身去，她的嘴唇发着抖，眼看着汽車开走了。接着她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里，她走进了“唱喜歌的”那个房間，她坐在他的床边上，就哭起来了。

第十一章

日常生活

挾着霜雪和严寒，冬天又来临了。夏天奔馳得那么快，人們剛剛从当舖里把衣服贖出来，却又得把它們当掉了。老瑞斯慕森的房間里沒有火爐，即便有一只火爐，她又到哪儿去弄煤炭呢？晚上她簡直冷得受不了，她的血脉太亏了，虽然她把所有的衣服都堆在被窩上，可是也还是无济于事。缸子和罐子里的水

全部結了冰。蒂特把她搬到"唱喜歌的"住过的那个房間里，那儿比較严实些，夜里也可以敞开門讓热气流进去。"暫时就这样吧，"蒂特說，"要是他回来，我們再給你找别的地方，媽媽。"凱瑞門的病如果好了，他一定得有个安身的地方。不过，看样子好象他不会再回来了。蒂特去医院看过他几次，他的身体好象越来越衰弱了。

能讓这个老婆婆睡在近旁，蒂特在夜里好来照看她，这倒是一种安慰；蒂特現在睡得比往常安稳多了。这样做也还有个好处，凱尔也能退掉他現在的住处，他可以睡在老瑞斯慕森住过的那个小屋里。那就是說既省錢而且又能讓他留在身旁。这样他們也就可以同心协力地抵御他們共同的敌人——寒冷和失业了。这两个禍害眞把人折磨苦了。

在凱尔那一行业里还是找不到工作，不过他就做了些零活来餬口；菜市，碼头，牲口市場——凡是僱用人手的地方他都去过。他的鞋底都磨穿了，夏天的时候，他稍稍長胖了一些，現在这样东奔西走，人又瘦了下来，可是他的精神还是很健旺。不管景况如何，他总是把大部分他賺到的錢交給蒂特。因此他对目前这个新的局面倒也感到滿意，現在她也能够照看他来报答他了。晚上他总是坐在她的房間里讀書看报，或是給失业工人出版的一个小型周刊写文章。有时候他出去开会。

"你們开那些会可有什么用啊？"蒂特有一天問道。"去年你們也开了不少会，可是今年失业的人反而更多。你們吵嚷了半天，他們是完全不理的。"

"是啊，我并不認为我們已經打动了他們的心，"凱尔承認說。"不过无論如何，我們这样总可以保持自己的清醒——并且还会影响一些别人。只要能保持我們的意气昂扬，我們就不致

于完全走向毁灭。今年，救济院的粥厂到底比去年开得早些，报上也在鼓吹什么慈善捐款，所以說他們是有点怕。”

“是不是因为他們看到了这么多的穷人，心腸有点軟啦？”蒂特說。

“也許吧。不管怎样，一定得讓他們亲眼看看。要不然，他們就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穷人了。要是一条狗爬到牆犄角躺在那儿舔它的伤，誰也不会注意它，所以我們准备把全城受尽失业痛苦的人都組織起来，举行一次大游行。游行的人要領着孩子老婆，最好把他的全部家当也都帶上。反正大多数所謂家当，也不过用一輛小手車就全能裝下了。你来参加嗎？大致在圣誕前夜，那时候，人們的心腸总比平常要慈善一些。”

不，蒂特不想把她的破破爛爛展覽給別人看；她宁可自己一个人孤軍奋斗。“你們为甚要这末办呢？”她說，“这眞是一个怪主意！”

“我們要大家尊重穷人，我們要把慈善施舍赶到老鼠洞里去；讓他們瞧瞧我們有这么多人，那总沒有什么害处！不过很可能我們应該等到深冬。現在还太早！”

“听起来，好象你在拿人們的穷困和痛苦来投机似的？”蒂特用責备的口气說。

“我正是这个意思。家乡里信教的人常常說困苦和折磨要把人赶回上帝那儿去。現在我才明白了这句話的意思——飢餓的人們一定要化作飢餓的灵魂！”

蒂特坐在那儿听着。她朦朧地覚得他的話里別有深意。她这次沒有再用“敬神”这个字眼把他的話擋回去，“可是你們对那些不能化为飢餓的灵魂的人又怎么办呢？他們餓的时候，只要有点吃食也就行了，譬如說，就象我吧？”她認眞的问道。

凱尔用快乐的惊异眼光瞧着她；因为这是她第一次抛开了她那不屑一談的态度，而且考虑了他的意見。“我們对你談不到有什么帮助，正相反——倒是你启发了我們。”

“我启发了你們？象我这样一个連你們談論的事情一个字都不懂的人？”她惊慌地瞧着他說。

“是的，因为你永远保持着你善良的心地。在任何情况之下，不管是天晴或是天阴，不管你高坐在帝王的宝座上，或是躺在泥濘里，我敢說你絲毫也不会改变。你的心地沒有什么可以改变的地方，并且也无需有所改变。也可以說，我們是以你为目标，我們正是朝着你的方向前进。既然你的心跳着，世界的心也在跳着。那么这个世界就会成为幸福的地方。”

“我看那也不一定就会好，”蒂特紅着臉說——“因为我的心越来越瘋狂了。有些时候它拚命地跳，接着又完全停止了。不过我看我还是去想法弄点面包好，那末我們也好喝一杯咖啡。”他們現在主要就靠面包和咖啡过日子。說着，她站起身来，在肩上披了一条圍巾。

“趁这时候，我去看看那个撿破爛的老头儿。”凱尔說。“我好久沒有看見他了。”

“告訴老瑞斯慕森和孩子們来喝咖啡，”蒂特說，“他們还在阳台上晾衣服。要是撿破爛的老头儿在家里，也把他請来。叫老瑞斯慕森把水壺放在火上！”她在楼梯上喊着說。

在面包房里，蘭罕姆太太正站在那儿挑选她下午吃点心的面包——她选了些月牙形的和圓的甜面包。她已經怀了孕，肚子很大，她也并不想掩飾。她看来簡直是滿不在乎的神气，觉得什么事情再沒有比她的境况更有意思了。

“你好啊，蘭罕姆太太？”后来老板娘问道。

“好极啦，”她高兴地回答說，“要是一輩子能这样，我就心滿意足了。”

“上帝保佑我們吧。”車夫奥森的老婆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說。她并沒有跟她們在談話，她順口就說出了这句話。

“奥森太太有八个孩子，”面包房的老板娘說。“对不对呀？”

奥森太太点点头。“不过我从来沒有象这位太太那样的大肚子，”她說，“我怀孩子时候总是往里——而且还往下一些。”

蘭罕姆太太得意洋洋地說：“我怀孩子是往前挺——我丈夫也喜欢这样。而且这也是最合乎健康的姿式，肚子里地位可以寬大些，对小孩对母亲都好。你覺得怎么样，韓森太太？”

蒂特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

“我說，既然我們談到了这件事——在我生产的时候，我眞希望你来帮帮忙，你做什么事都那么有条理。你有过好几个孩子嗎？”

“我从小就帶孩子。”蒂特回答說，她对这种称贊总是覺得很不好意思。

“我們幸好沒有孩子，”面包房的老板娘說。“那末就用不着为他們操心了。沒有孩子已經够人受了。”

“是啊，我听說你們准备要歇业。难道景况眞是这么坏嗎？我們眞不愿意你們搬走。”

“我們辛辛苦苦干了十五年，可是日子并沒有比我們来的那一年好多少。我丈夫准备当面包师傅去；那样我們每星期还能有固定的收入！”

蒂特一直站在人們的后边——在别人面前賒賬实在太难堪了。后来等她們絡續走了，蒂特才说出了口。

“你是說要賒賬么？”面包房的老板娘說。“我一瞧你的样子

就看出来了。我現在可会察言观色了。可是你知道，你的旧賬还沒有清哪。”

“就欠到星期六吧，”蒂特恳求說。“等我拿到工錢就全部还清。”

“是嗎，我們本来不賒賬了，实在賠不起啊。不过不賒給你，倒是难以出口——你这个人很能帮助人。还有，你在沒有錢的时候总是买普通面包。好多人却这样想：旣然是賒賬，那干脆就揀最好的拿！你跟他們可就完全不同啦。”

蒂特拿着面包就急忙往楼上跑，她很高兴，心里也很輕快。在大門口那儿她一下就跟那个收縫級机款子的人撞了个满怀，她吓了一跳。

“我剛从你那里来。”他說。

“噢，可是我今天沒有錢，”蒂特喘了一口气說，“你能等到星期六嗎——到那时候，我一起給你。”

“我想可以，”他說。“可是你注意，可不能再拖下去了！”他看她吓得那副样子禁不住笑了。“我們又不吃人，”他一边說，一边就把收据往他那皮夾里一放。

她可眞吓得够受啊！当她摸上了那黑黝黝的楼梯时，两腿还不住地发抖。

老瑞斯慕森已經把咖啡預备好了。咖啡壺在爐子上发散着香气。她把小弟放在膝头，一边給另外两个小家伙講故事，他們一边站一个，全神貫注地瞧着她。他們紧盯着她的嘴，那嘴里一顆牙都沒有了，可是，那些最奇妙的故事就从那沒牙的嘴里滔滔而来。

蒂特一直就朝縫級机走去，她爱撫地摸着它。她得亲手摸一摸它，覚得它确实在那里。

"那个收賬的剛才来过，"老瑞斯慕森說。"可是他們还沒有張开老虎嘴哪。"

"我在門道里碰見了他，我吓了一跳，两腿发軟都走不动了。他延期啦，跟上一次一样，可是星期六他非要錢不可，我眞不知道咱們到哪儿去弄錢。"

老瑞斯慕森帶着她早就料到了的那副神气点点头。"你在这架机器上已經付了多少錢？"她問道。

"五十克朗，媽媽！"蒂特驕傲地說，又用手亲热地撫摸着它。

"好，你不用发愁——那还早哩！除非到錢已經付了一大半的时候，他們不会伸出爪子来。現在就拿走，他們还不十分合算。可是你得当心——我了解这些分期付款的店鋪。他們裝得很慈悲，讓你放了心。不过那就象猫儿玩老鼠一样，迟早有一天他要張嘴咬它一口。"

这老婆婆对所有分期付款的买卖都怀着戒心。

蒂特倒沒有把她的話当一回事，"媽媽，你老是往坏的那一面想。"她托着老婆婆的下巴，跟她說。

"好，好，咱們往后瞧吧！"老婆婆說。

凱尔叔叔怎么啦，咖啡都凉了。"去找他来，孩子們，"蒂特說。就在这时他进来了。

"那个撿破爛的老头儿不在那儿，"他严肃地說。"那地方沒有人住了。"

"也許經管房子的人把他赶走了，"蒂特說。"大概是因为他出不起錢，可憐的老头儿。"

"我还以为他不用出錢就可以住在那儿呢。"

"是啊！不过，他当然得在管房子人的身上送点酒錢。"

"我們可以下楼到院子去玩玩嗎？"孩子們吃完了东西，問

道。

“不，下边空气不好。等我做完了事，我带你們出去走走——到皇家公园去。噢，我也許沒有空，你們可以跟老瑞斯慕森去，順便把我做的活給送去。”蒂特想起在接新的活計之前有几件活要先赶出来。

“皇家公园里的空气就不坏了嗎？”一个小家伙問。

“不，那儿空气又好又新鮮。”

“为什么，咱們这儿就这么坏啊？”

蒂特也不大明白——“我想，也許是因为咱們穷吧！”她說。

孩子們不明白这話的意思，他們就問那个老婆婆：“这又是那个魔鬼做的坏事吧？”

“是啊，就是魔鬼干的事。”老瑞斯慕森肯定地說：“到了再沒有什么东西可以搜刮的时候，他們就要上帝用个玻璃罩把世界罩起来。那末一来，就是呼吸空气也得出錢来买，就象人們买别的东西都得花錢一样——他說，白用空气不出錢实在不合理。而且他还有个儿子至今还沒有事情做。其余几个都有了肥缺。可是上帝不答应。他說，世界上就剩下了这一样东西穷人不用出錢买。于是魔鬼往那儿一坐，尽把坏空气往穷人这边吹，他的意思是說：什么人用什么东西，穷人就該呼吸穷气。上帝对这件事儿也沒有話可說了。”

“为什么要跟孩子瞎扯这些呢。”蒂特一边說，縫級机一边嗡嗡地响。

“我生来就笨，”老瑞斯慕森气呼呼地說。“可是我看你是嫌我老太婆爱唠叨。”她說完就往自己的屋子里走去。孩子們在后面跟着她，接着他們就把門一关：这样一来，就沒有人来干涉他們，說他們什么“瞎扯”了。到了紧要問題的时候，他們已經能够

辨别誰是誰非，知道相信誰了。

第十二章

可靠的日德蘭人

"唱喜歌的"終于死了。医院里派人送信給蒂特，問他是否有什么东西留下来，好拿去偿付他的医疗費和丧葬費。他留下来的只有一迭当票！医院里自然不能使用它們。蒂特想去参加葬礼，可是她不知道葬礼在什么时候举行。因为沒有人肯出錢，他大概讓人抬出去一埋也就算了。他曾經是蒂特的一个累贅，尽管如此，一旦他死了，再也見不到他，她心中反而觉得很难过。虽然他总爱做出一副厌世嫉俗，对誰都看不起的神气，实在說来，他不过是一个大孩子罢了。

不过，哀悼他倒是不必要的，——也一点用不着可憐他。說来說去，他們倒是很幸运——人一死，就再也不用为衣食发愁了。特别是在这一个冬天，不知道是由于严寒呢，还是因为貧穷，或許另有其他原因，死神在穷人中間眞是猖狂极了——今年人死的特别多。老瑞斯慕森坚决認为这是由于飢寒交迫的緣故，她的話确实有些道理。

有一天早晨，他們发现"大胡子"在老瑞斯慕森屋子后面的那个窩棚里死了——他是活活冻死的。当天警察就把他抬走了，同时，他們还把那个神秘的褥墊也拿走了。那条墊子后来在派出所里拆开了，可是里面并沒有一个銅板。因此，說那里面有錢，竟是一个謠言了——老瑞斯慕森也是这么想。不过墊子里却塞滿了長長的头发，可能都是他的情人的。据說有些男人喜

欢把他們接触过的女人的头发都剪下来。或許他的一个情人便剪掉了他的胡子——算是报复呢。好啦，反正他已經不在人世間了。当人們发現他死去的时候，老鼠已經开始光顧他了。

有一天，警察跑到前楼，查询了那个傳教士的孩子。大概有人向警察局告发了他們；当时，他們发現那个孩子挨餓、受虐待的情况非常严重，因此就把那孩子送进了医院。他們同时还发現那个傳教士并不是那孩子的亲生父亲，他們是花了一笔錢，把那孩子买来的。不过蒂特心上一个包袱总算去掉了；她的呼吸也好象暢快了許多。在过去的那些日子，她受不了从那儿傳来的接連不断的啼哭，这哭声一直刺进人們的心里；同时又因为哭声总是不停，它竟会把人弄得神經麻木，到后来，簡直什么声音都听不見了。

老瑞斯慕森說得很对："一旦命运之神打开了他的灾难的袋子，他的慷慨就沒有限制了。"他們剛剛打发走了一件灾难，另一件禍事却又接踵而来了。

就在傳教士的孩子被帶走的那天下午，面包房那个伙計正站在院里刷洗着那輛帶篷的小推車。那輛車是他們給店鋪和主顧們送面包用的。看着李保擦洗車子总是件愉快的事——他把車子总是擦得亮堂堂的。这个人又能干，穿得又整齐，而且总是那么老成持重！大楼里每一家住戶都从窗口那儿留神地望着他，前楼里的姑娘故意在窗口洗碗池那儿忙来忙去。在各种各样的不愉快的事情之后，瞧見他那副干凈俐落的样子，实在讓人高兴；他說話帶着他家乡的土音，碰到"R"这个字母老是卷着舌头。他是从日德蘭一片貧瘠的土地上来的，那地方的人都練出一手精打細算的好本領。他是一个庄稼人的儿子，虽然他現在工錢很低，可是他在箱子里却頗有些积蓄。当然，他有許多小

賬呀！"那錢跟他挣的工錢差不多，"聶尔森太太說——"可是他实在也該得到这笔錢，他为人是多末可靠呀！"

真想不到，下一个竟輪到了他！

因为他的确很可靠——同时也是个好人，孩子們都喜欢他！他們成群地圍着他。每当他提起水桶朝那小車上潑去，他們就尖声叫着。水珠濺到他們的腿上。这时候伏在窗戶里观望的老太婆就都笑起来，李保也朝他們点点头，跟着笑起来，一点也不摆架子。哪个姑娘能得到象他这样一个好丈夫，那可眞是有福气。但是他居然連情人都沒有。人們謠傳說他曾經向擦楼梯的女佣人蒂特求过婚，可是却被拒絕了。这話听起来很荒唐，不过，这也可能是眞的；很显然，蒂特生来就不愿做正式的新嫁娘。至于偷情的事，她并不是沒有过呀！这时她也正坐在窗边縫衣領，象平常一样地忙着，孩子們都圍着她。李保朝她打了个招呼——他甚至还朝她脫下帽子哩！她也微笑着朝他点点头，好象他們之間从来沒有发生过什么严重的事情一样。

可是就在这时候，事情发生了。情形是这样：門口突然傳来了一陣沉重的脚步声，这种脚步声，住在大楼里的人一听，就知道是誰来了。許多人都把臉貼在窗子上看着外面。警察一直就朝李保走去，他沒有回答他的招呼，一把就抓住了他的肩膀。有片刻的时候，李保好象要还手招架；随后，他定了定神，就想用他的辯才跟那个警察講一講道理。可是他并沒有替自己解圍。一个人想要說服警察，想脫离他們的魔爪，那眞好比要想使一座宝塔活动一样。这样李保就非到警察局不可了。

大楼里頓时发出了一陣騷乱。妇女們都跑了出来，有人提着籃子，有人拿着瓶子——她們忽然一下子都想到面包房去买面包和黄油。蒂特自己沒有工夫去，不过她派了老瑞斯慕森去

打听一下，不一会儿，老婆婆就目瞪口呆的回来了。"眞是世界末日到了！"她說——"你听听，你相信不相信，他把他們騙了，这个可靠的日德蘭人，把他們騙了整整十五年。"

她激动得連气都喘不过来了。

"李保騙了他們？"蒂特把她手上的活計放下喊道。"那么一个好人！"

"可不是么，而且还狠狠地騙了他們一場呢。据說他把欺詐的事情都記了賬——他这人眞有心机。他做了两本賬，好象一本是他自己的，一本給那面包房的老板；今天早上他把两本賬給錯了。你看奇怪不奇怪，他竟会这样把自己断送了，大概他腦子里正想什么别的事情。不过从各方面来看，他又是那么一个有条有理的人啊。起初，他們还不相信，因此就把那个賬本看了又看，那上面写着：送面包賺了老板两个克朗，偷售甜面包和蛋糕四个克朗——等等，一頁一頁写得清清楚楚。看样子，他对他們眞是毫不留情，这倒是事实。怪不得他們的买卖发达不了呢——聶尔森太太自己也这么說，她还在哭呢，可憐的人啊。現在他們不得不关門去給别人当伙計了，都是因为出了这个賊啊。那老板娘还說：要是他们把这些钱花在了自己身上那可眞够他們舒服一陣子。可是我早就看出来这里边是有些蹊蹺——虽然他是那么一个好人。人全是下流胚，生得越漂亮就越不是东西。"

蒂特禁不住笑了："你一直就这么想嗎？你从前也这么想嗎？媽媽，我看你很喜欢他呢。"

"是啊，——他总是那么亲热地跟我打招呼，跟我这么一个孤苦的穷老太婆說：您好，瑞斯慕森太太。他总是这么称呼我。当时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称呼我太太呢？可是，这一切原来都是騙人的。"

是的，这一点蒂特很同意。她不再对任何事情感到惊奇了。在这里，每个人都要好好照看自己，至少一出这座大楼，就得特别当心。要是她讓彼得去买点零碎东西，他常常要上人家的当。甚至于老瑞斯嘉森也得多加小心，她眼力不济，人們就利用这一点来占她便宜。大楼附近的一些小贩生活很艰难，他們相隔又很近，所以有許多人就專靠这一大楼里的住戶来維持。这样他們就不得不在分量上打主意，借以餬口。顧客們反过来也欺騙这些小贩，他們从他們那儿借来瓶子，不退还給他們，却拿到旁的地方去卖錢；住戶們經常賒欠——然后突然有一天搬了家，欠了的賬也就算完了。这些情形也不必多說了——反正是双方都在维护自己的利益。就是在蒂特的行业里，当她接活儿做衣服的时候，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要是她一不当心，人們就会給她不够尺寸的衣料，結果她还得从她那可憐血汗錢里，挖出錢去买料子补足。生活簡直是连续不断的战斗，而且到处都是如此。

她只有在大楼里觉得安全。也許其中还有几家住戶从前干过坏事——犯过法，坐过牢——可是大家都能团結在一起。在可能情况之下，他們尽可能地彼此帮助，結成一个共同陣綫对付那个万恶的社会。要是他們有了什么好吃的东西，他們就拿来給别人尝一尝。他們簡直留不下任何东西，非得一下子用光不可。从某一方面来看，他們是对的；他們既不往上爬，也并不吝啬，大多数的人只求勉强餬口。蒂特倒喜欢他們这样。当然，其中也有少数是另一种人——一些野心勃勃的家伙，他們的目标是要找一个較为舒适的寓所，就象鄰居的那个女裁縫。他們就不怎么可爱了。

蒂特自己已經不再有什么野心了，一天一天地为生活掙扎，已經足够她焦虑的了。每天晚上，上床去睡的时候，她总要叹息

一声，出一口長气——这一天总算捱过去了。早上一睜开眼，她几乎是怀着一种恐惧的心情，面对着卽將来临的一天。她在精神上不再年青了，

她看上去也不年青了——虽然她才二十五岁。她瘦了，血崩的毛病旣使她失去了丰满，也使她失去了血色。她靜脉腫脹的毛病很严重，一到晚上，她的两条腿就发腫，脚踝也疼痛难当。她的臉上刻划着生活的烙印；她仿佛已經經历了長長的重担纍纍的一生了。她自己也很知道她現在这副模样。每当她想起从前她也曾經很好看——那末好看，街上走的人，常常会回过头来看她——想到这一切，她常常会感到一种奇异的快慰。不过，这种想法也只是一閃就过去了。她想起从前的日子，她曾經帶着矛盾和渴望的心情希望自己完美地成長起来。她的幸福，成熟和美丽就象一朵短命的花朵一样，只开了一晝夜，献出了它的芳香，然后就凋零了。她幷沒有为了自己的欢乐而濫用了靑春，血崩的毛病是由于太早就生了孩子。靜脉和双腿发腫是由于做女佣人長期的劳苦。而她臉上的皺紋——不消說，它們是沿着許多生活的道路积聚起来的。

不論是由于什么原因——蒂特从来不去評判自己，也不去評判别人；她只是覚得疲倦不堪，心力交瘁。現在沒有人会轉身来看她了，对于这一点，她倒覚得很輕快。她更沒有理由去炫耀她的衣飾了，她总是靠着牆根默默地走，越不讓人看見她越好，而且总是匆匆忙忙朝家里走去。她沒有凱尔那种傲視一切的态度，当他要她一同出去的时候，她总是推托，說衣裳太不象样。其实他穿的也不好，可是他幷不往角落里躱，恰恰相反，他就穿着那一双不象样的靴子，磨出洞的褲子，在最华丽的馬路上逛来逛去。"为什么讓他們揚揚得意地、看着我偸偸摸摸在小路上蹓

呢?"他說,"只要我想瞧瞧他們,他们就非得瞧瞧我不可!"

这样她只好就跟着他走——讓凱尔拖着她出去;可是她却一点勇气也沒有。这样的散步,对她来說,簡直是一种折磨。

唯一能使她精神煥发的就是对孩子的关切,他們仍然是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凱尔偶尔有这样的印象:她自己覺得已經不久于人世了——她也实在情愿早些死去。有些时候,她常常現出精神恍惚心不在焉的样子,那时凱尔也无法使她振奋起来。可是孩子們却能够喚起她的生命,只要一遇到和孩子們有密切关系的事,她的生命就会再度变得象鋼鉄一样,又結实,又坚韌。孩子們爱她,她对于这也非常喜欢,虽然她总覺得自己不配享有他們那么深摯的敬爱。她覺得,她所能給予他們的,和她想要給予他們的比較起来,是多末不相称啊。

第十三章

縫級机、棉被和施粥厂

面包房老板簡直是中了头彩啦!不管怎么說,那的确是跟中头彩一样使人十分惊奇的事——他們失去的全部錢財,现在全部都要收回来了!

他們发覺在李保跟他們相处的十五年里,他恰好騙走他們一万五千克朗。他这个人可真有办法!他并沒有随便把那笔錢用掉,而是把它們分存在几家銀行里,有的放了有抵押品的高利貸,还用其余的錢买了一座小房子,一座舒舒服服的單身汉的住宅——其中还有一架鋼琴哩!

面包房老板已經把他大部分的錢都收回来了,等那座房子

卖掉，其余的錢就都可以拿回来了。他們的損失不会太大。聶尔森太太喜气洋洋的，就象剛打开一个滿滿的大保險櫃一样。

有个人替他們这样苦心經营，眞是他們的好运气！要是他們自己来搞，誰敢說会不会有什么东西剩下来呢？多一点儿也好，少一点儿也好——他們平常总是通通把它們花光。李保实在是个好經理——十五年搞了一万五千克朗！他眞沒有白白地从日德蘭来！可惜他得去坐牢。聶尔森已經說过，等他两年刑滿出獄，他还要再用他，因为他实在能干呀！

别的人家可沒有这么好运气，能有这样一个保險櫃。在中楼和后楼的小套房的住戶中間，有些人家經常不够开銷，其中有一些甚至連最起碼的生活都难以維持，貧穷就站在他們面前发出了獰笑。貧困要是一旦跨进了家門，那末它就会是一个极坏的伙伴，它要分享桌上的吃食，並且还要睡在人家床上。一天的大部份时間，男人們就在門道那儿无所事事地逛来逛去，不知道怎么消磨时光；下半天他們一般都要跑出去，有些人去开会，在会上他們对于目前的情况往往会通过提出抗議的决議，要求政府拿出办法来；另外一些人对于政治不感兴趣，就到酒館里去。这两种情形差不多具有同样大的、或是同样小的效果。那些开会回来的人，气势汹汹地握着拳头把桌子拍得砰砰地响，揚言要把政权抓在他們自己的手上；那些从酒館回来的汉子劲头也同样大。这两件作法都不能給家里帶回来一个銅板。女人們彼此借来借去，就象瘸子帮跛子——誰也顧不了誰。他們东奔西跑地找人帮忙，可是結果总是一无所得；需用的数字是那么大，因而也就一样都不能滿足。有人說現在工会有一笔錢就要分发了，后来又有人說什么地方正在发放救济品；可是結果只不过是謠言而已，由于人們想象的太多，这样也就形成許多空中楼閣。

新年过后的第一天，那一家公司突然派人来把縫級机抬走了。这就好象是一个預先布置的阴謀；蒂特只有两个星期没有交款，过去她也常常这样——他們甚至于还縱容她这样做呢！当天她告訴他們說，她愿意立刻就把錢搞来。可是他們不要錢，他們要的是那架縫級机。

那时候，縫級机对她暫时沒有什么用处，她可以不使用它。可是尽管如此，蒂特却哭得非常伤心，这并不是因为她差不多付了一百个克朗的現款，而是因为她已經对它有了感情。它仿佛已經成了她的一个伙伴——它曾經尽其所能地給她賺来了面包！当她坐下来做活、手一摸到机器的时候，就好象碰到了一个极其忠实可靠的人一样。它的嗡嗡声常常伴着她起伏的思潮和她那数不尽的哀怨，它也象催眠曲一样，常常哄着孩子們入睡。他們晚上睡觉的时候，它却还在工作，当他們早上醒来的时候，它的声音又在招呼着他們了。因而他們就以为它日夜不歇地工作着。“媽媽从来不睡觉！”彼得說——好象談着媽媽某种难以了解的特点似的。

老瑞斯慕森也哭了。初起的时候，她虽然对这架机器并沒有好感，可是由于它給她帶来了每天的食粮，她也常常要感謝它。

她们两个人誰都不惯于现在的这种寂靜和空虛，連孩子們也这样。蒂特觉得两只手上已經缺少了一些什么东西，它們再也摸不到那光滑的橡木台面，也不能上个綫軸，或换个齿輪了——她的脚也再不能有节奏地踏着，感到生命的存在了。当她需要縫制衣物的时候，她就跑到一家有縫級机的熟人那里去，主要的原因是想重温一番她对那架机器的爱恋，并且想再去听一听那熟悉的嗡嗡声。

总之，这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因为沒有机器，她就不能再从店家接活来作了。市面虽然蕭条，可是要是她能够苦苦懇求，她总还能弄到一两打硬領来做。她跟老瑞斯慕森商量了一陣，她們覺得不用那条厚棉被也可以过得去。那是她們仅有的值得当掉的东西了。蒂特把她的褥子給了老婆婆，讓她拿它当被子蓋在身上，她們也就可以勉强过夜了。蒂特和孩子們沒有褥子不要紧，小东西們夜里还在出汗呢。蒂特把那条厚棉被用被單包好准备到当鋪去，她还答应了讓彼得帮忙背着它跟她一道去。他同他媽媽一样，对这架縫級机也很关心——他眞是一个可爱的懂事的小东西！"等您把机器拿回来，我們要好好当心，别讓他們再拿走。我整天守住大門，要是他們来了，我就跟他們說您不在家。"

蒂特笑了："可要記住啊，别讓他們有机会再拿走！"她坚决地說。

他們把棉被当了十个克朗，随后就急急忙忙向灰托鉢僧院街那儿赶去，出售縫級机的鋪子就在那条街上。天气冷得刺骨，可是他們誰也不在意，他們的心里过份地激动着。"你知道嗎？媽媽，你臉上通紅。"彼得高兴地瞧着她說。

"可不，你也一样，孩子——臉蛋儿象苹果一样！"蒂特回答他說，一边更用勁地握着他的手。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快活啊？我很高兴，因为我們能够在凱尔叔叔回来以前就把机器弄回来，我們不讓他知道他們曾經把机器拿走过。"

凱尔到乡下找寻活路去了。等他一找到工作，他就会寄信和錢来。

在灰托鉢僧院街那儿有人堆了一个大雪人——給穷人募

揹。它的两只眼睛是两块黑煤核，两膝之間摆着一个开了縫的大洋鉄罐。"我可以把我的錢給他嗎？媽媽——是救济穷人的呀。"彼得說。

"好啊，孩子，給吧！"蒂特說。彼得連忙在外衣的里子中間掏来掏去，最后在最里边的衣服里掏出了一块皺巴巴的报紙包儿，那里面有三个一奥瑞的銅板。这錢是很久以前他給馬車夫奥森跑腿的时候得来的——他对这笔錢本来有种种数不清的打算，現在这些夢想全化为烏有了。

說来奇怪，那家縫級机店的老板竟然不認識蒂特了；他恨不得他們立刻走开。"我們沒有办法，"他冷淡地說。"你沒有履行合同，而且我們也寬限你很多次了。你看，要是我們听凭大家高兴，随便这样把机器拉来拉去，我們的买卖还怎样开下去啊？那还不立刻就得关門！不过你可以另外再拿一架縫級机——那就是說再签訂一个新的合同。"

蒂特茫然不解地盯着他——她的眼睛里噙滿了泪水。"我有三个孩子，"她說，"沒有机器我就不能——我簡直不知道怎么是好。"她拿着十克朗的鈔票站在那儿，就好象她相信这鈔票会打动他的心似的。他目不轉睛地盯着那張票子，眼珠子看来都鼓出来了。

"对不起，可是我們实在不能再給你——"他站在那儿翻着帳本，又看一看她手里的鈔票，然后走过来說，"我来看一看，你正好欠我們——在这儿，八克朗，对不起——我們找給你两克朗吧！"說着他伸手就来抓錢了。

可是蒂特急忙把手縮回来；她吓得拉着彼得就一直往街上跑。一直到他們跑到了这地区的对面才停下来，回头向后面看着。"你这个該死的吸血鬼！"她朝着鋪子揮动拳头說，"我希

望有一天他也尝尝穷的滋味！"然后他們就朝圣灵教堂走过去。

"我要攒錢給您买架新机器，媽媽，"彼得說，"我能賺錢了——只要你答应我去。"

"你是个好孩子，可是你現在还太小啊。"蒂特說，"等你再大一点——"

"賽拉瑪的艾日納也不比我大呀，可是他每天都出去了。他答应帶我到一些好地方去。"

蒂特沒有回答他——她不愿意彼得出去挣錢。这样一个大城市，里面黑幕重重，到处是可怕的陷井——她自己就对这黑暗的社会怀着极端的畏惧，她不敢把一个小孩子送进去。可是彼得却以为她不出声就是默許了他——要不然的話，她会干脆回絕他的。

他們在路上經过了一个大飯店，为了暖和一下，然后繼續往前走，他們在地下室厨房的窗口那儿站了一会儿。除了他們两人以外，还有好多人早已經站在那里了，窗口那儿挤满了小孩和妇女。后来从地下室那儿上来了一个大汉把他們全都赶开了——因为他們擋住了亮光。因此他們又再往前走去，彼得一只手插在媽媽破大衣的口袋里。等她也把手伸进去的时候，那里边已經很暖和了——他們的手彼此接触着！彼得把另一只手插在褲子里，摸着他那溜光的肚皮。他們因为事情不順利，越加覺得寒冷难捱了。

"咱們去施粥厂好不好——我眞餓极了。"彼得突然抽抽嘻嘻地說。

蒂特知道他会說出这句話来，她自己也餓得难捱，覺得心里发慌；一定是因为飯店厨房那儿溢出来的飯香，才使他們更加感到飢腸轆轆。可是她不喜欢到施粥厂去，她住的地方有許多人

常常都到那儿去。

"我們不必到皇后街那一个去,"彼得說,——"在維斯特保,阿貝·卡特林街也有一个。"

"你怎么知道?"蒂特惊訝地問他說。

"艾日納告訴我的。"彼得支支吾吾地回答說。

为了避开那一段繁华的街衢,他們沿着加姆磯街走去,經过了风雨桥。彼得倒喜欢看一看那些漂亮的店鋪,可是蒂特不愿意走那一条街。他們又走了一会儿,彼得突然說:"您别生气,我自己到那儿去过——跟艾日納一块去的。我不敢告訴您。您不会打我吧,是不是?"

不,蒂特当然不会打他。"你是說我常常爱打人嗎?"她悄悄地問。

"您不象以前那么爱打人了,"彼得回答說,很坦然的望着她。

这个回答很使她寬心。有多少回啊,当他們做錯了什么事——当他們打破了什么东西,或是把身上弄髒了——她就責打他們,可是过后她又懊悔,自己說决不再打他們了。最使她心里受不了的是,事情过后,他們还是坐在那儿快活地跟她談笑,对她更加亲热,甚至于他們受了責打,也还想在这里边找点乐趣。她觉得在他們的心和她自己的心之間隔着一道深淵——他們是那么寬大,善于忘怀,而又善于原諒别人,而她自己却是那样不通人情的严峻。貧穷讓她失去了耐心,而且使她的心胸变得狹窄了,而这是不应該的;她应該仁慈,应該同情别人!不过她总觉得很懊惱——她看不出自己有什么改进。現在彼得却这样肯定地說她比以前好啦!她眞高兴得想拥抱他。

"我决不再打你們了,因为你們不应該挨打,"她說,"不过,

咱們倆有什么事情可别再瞞着誰了，你看好么？那可眞討厭啊。”

“可是，我可以把一些好的秘密瞞着你呀——譬如說我要給您买一架縫級机这样的事儿。”彼得說。

施粥厂是在一家大釀酒厂的頂层，那儿眞暖和，他們从人群中挤到一張桌子那儿。

人們都圍着長条桌在吃东西，每个人一杯牛奶，一迭面包，面前还有一块猪油或是人造牛油之类的东西。誰都看得出来，他們是餓极了，差不多每一个人都用胳膊圍住他的那一份，生怕别人搶去似地弯腰俯在盤子上。这些人大多是老头子，妇女和小孩。那些老头子个个都显得孤苦零仃，襤褸不堪，每个人都和撿破爛的人差不多。他們那剪过的灰白头发显然很久沒有洗了。这些可憐的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們无亲无故，沒有一个人帮助他們，讓他們好好地活下去。蒂特坐在那儿想打听一下那个拾破爛的老头儿的下落。

“你可認識一个名叫仁頓的拾破爛的老头儿嗎？”她問一个鄰座的人說。

鄰座的老头从盆子那儿抬起了头，用他那昏花的老眼注視着她。“我認得他，他是我的同行，”他回答說，一边拿一把寬大的刀子把面包切成許多小方块。“他有一陣子在这儿維斯特街撿破爛儿，我想現在他大概是回到保吉街他的老窩去了。他是不是获得了救生奬章的那个人呀？”

蒂特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噢，不錯，他在莫特城那儿救起过两个要淹死的孩子，因此他們就給他一枚奬章，那时候他在当警察。可是有一天晚上他錯抓了一个不該抓的人，这一下子，他就被开除了。”

人們来来去去。只要一个人一吃完了，他立刻就挤出去把位子讓給別人。总也沒有位子空下来，在門口那儿一大堆人正在等着。大家彼此都不交談，全都弯着腰，狼吞虎咽地吃完就悄悄地走了。就只有蒂特跟那老头儿在說話，有几个人都在瞧他們，因此他們也就住口不再談下去了。

一个黑头发的年青女人給蒂特和彼得拿来了吃食。蒂特点点头，她認識这人就是从前她做女佣人的一戶人家的女儿。“你好嗎？”那年青的女子問道，“你变了！結婚了嗎？他爱喝酒嗎？”还不等蒂特回答，她就走开了。蒂特覚得这样倒也好，因为她用不着多費唇舌向她解釋什么。

彼得突然抓住她的胳膊說，“媽媽，凱尔叔叔在那儿！”他高兴极了，一下子就要离开座位跑过去，蒂特不得不把他攔住。凱尔正站在門口那儿朝四下里張望着；他滿面风尘，帶着疲倦不堪的神色。当他的眼光一碰見他們，他的臉上立郎就显出了快乐的笑容。他急忙朝他們走来。“你們这儿还能挤出地方来嗎？”他說，一边挤在彼得旁边。

可是蒂特和彼得离开餐桌了——好多人都在等着。“我們在外边等你吧。”她說。

他們并沒有等待多久。“你吃得眞快，”蒂特說。“你吃飽了嗎？”“飽了，謝謝！这地方不是那种吃完了飯还可以多待一会的地方。施舍到底总是一件討厌的事情！”

蒂特完全同意这句話。“可是我們到底还是接受了別人的施舍——能有些东西吃总还算好。”她說。

“是啊，当然啦。我們就好象小說里描写的那些从沉船上逃命的人一样——餓得实在受不住了，到最后，就連粪便也能往肚里吞。”他这次下乡，仍然是一无所获。“你們近来过得怎样啊？”

他問道。

蒂特把縫級机的事情告訴了他。他握着拳头說:"要是我在这儿,事情可不能就这样了的!"他說。

"那他們一定会去叫警察,"她回答說,"你对他們这群惡棍有什么办法,法律是保护他們的。"

"昨天在薩可索街,房东把我一个好朋友跟他的全家都赶到街上,"凱尔說,"可是我們几个人又把家具搬回到房里去,还逼着他把門窗仍旧給裝好——他們把門窗都給拆下去了,他們赶我們就象赶臭虫似的。"

"昨天?"蒂特吃惊地問道,"我还以为你今天回来的哪,你怎么沒有回到家里来?"

看样子凱尔已經回来几天了,一直就住在薩可索街。因为他空着手回家,觉得很不好意思。

这时已經是黄昏,街灯也亮了。凱尔不能跟他們一起回家。他同一个伙伴出来,要到果吉灣那儿去找一个魚網。"我明天一早回来,"他說,"那时候我会給你們帶点魚回来。也許还有錢呢——看我們的运气吧。"他陪着他們一起往回走,这一回彼得的愿望实現了。他們是沿着那条繁华的街道走的。当凱尔和蒂特慢慢走着商量事情的当儿,这个孩子就在馬路上穿来穿去,看了店鋪里所有的橱窗。

凱尔走了以后,只剩下蒂特和彼得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們商量了一下,是不是趁他們还有錢的时候,該到当鋪去把被子贖回来。但是,这已經不可能了,他們沒有錢付当鋪的利息。

"好吧,那么老瑞斯慕森和小家伙們就好好开一頓葷吧,"蒂特說。他們就一直走到他們熟識的那家杂貨店里,买了几条醃青魚,一点猪油,豆子,还有一节腊腸。蒂特把鈔票放在桌子上;

可是她立刻就有些后悔，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您今天手里可真富裕啊，”老板点头哈腰地說，“我可以把欠款扣掉嗎？”

她拿了找回来的一克朗。这样这張鈔票就沒有了——棉被也沒有了，那架縫級机她再也看不見了！

不过后来她却又看見了它。有一天早晨，她去看望一个住在爱迪街的朋友，一个跟蒂特同样景况的穷苦女人——沒有人养活她，而且她还有两个小孩。她也是用分期付款的办法賒購了一架縫級机，她想給鋪子里接些活做——做些工人穿的工裝；她听說这种工作收入不錯。“我希望他們沒有讓我上当，”她說。“你来試試吧，你懂得怎样使用縫級机。”

蒂特坐下，把它踏起来。突然她停下来，吸了一口長气。她的双手感覚到一种奇异的溫暖，一股暖流从双手傳到身上，一直暖到心里。她直盯着縫級机的号碼和所有的小零件儿。随后她把头伏在手臂上，象往常那样，伏在桌子上。一滴眼泪滚了出来——也象往常那样滴在桌面上，引出了一股她所熟悉的松节油香。她的朋友把手放在她的肩头上。

“你不舒服嗎？”她問，“怎么啦？”

蒂特抬起头来苦笑說：“噢，沒有什么，我覚得有点头暈，你买的这部縫級机是新的嗎？”

“是啊，我在鋪子挑选的时候，我想它是架新的。可是我看是用过的了。它好用嗎？”

“好用，这架机器真不錯，”蒂特极力做出高兴的样子說，“可是你要当心，不要等你付了一百克朗以后，又讓人收回，弄到旁人那儿去。这是个安排好的圈套啊。他們大概有二十几架机器安排好了，去搜刮穷苦的女裁縫。听他們說，生意倒很不錯哩。”

"哼！我竟落在这群騙子手里啦！可是我有办法，明年春天我就要到瑞典和我情人結婚去了。那时候讓他們翻遍地址簿子，把这架机器找回去吧！"

*　　　　*　　　　*

第二天早晨凱尔回来了，他冻得象个冰人一样，可是却帶回了一大盆子魚，口袋里还有五个克朗。他兴致勃勃，精神很好。"今天晚上我們还要出去，"他說，"在海口冻冰以前，这倒是个好时机。要是我有一套油布雨衣就好了，一整夜站在霜里全身都湿透了，实在有点冷。"

"我到伊斯特街去看看，好不好？也許他們那儿有一套呢，"蒂特問道，"爸爸什么生意都做，他們一定会賒給我們一套的。"凱尔却宁可等几天看看天气有什么变化。要是南方的水道一冻，那就用不着了。魔鬼島海灣里的船只已經冻在冰上了。"不过，那时候咱們会找到另外的办法，"他兴冲冲地說，他一定是想讓蒂特高兴。

她給他燒了魚，又給他一杯濃咖啡喝，讓他驅驅寒气。随后他想到后面小屋里去睡一觉，可是她不許他到那里去。"你到老瑞斯慕森床上去睡吧！"她坚决地说，"除了那儿以外，其他的地方都冻上了。我們会象老鼠似地不吵你。"

"你就是在我腦袋上开大炮都不要紧，"凱尔打着哈欠道，他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等他睡着了以后，蒂特把他衣服拿去在火爐边烤烤。他双手交叉摆在胸前睡得很香甜，他臉上很宁静，几乎有一种快乐的表情。那是因为他掙到了一点錢的緣故，从他的睡覺的样子都看得出他是有了工作的人了。她站在那儿瞧了一会儿，随后就惦起脚，悄悄地亲了亲他的嘴。他惊动了一下，可是并沒有醒来。

蒂特走近去看了看他的衣服，她把衣服刷好挂在那儿晾干。当她摸到这些衣服的时候，她的心里感到說不出的欣慰——因为这使她又記起了拉斯·彼得做渔夫的那一段时光。

第十四章

小彼得

去年秋天，彼得就該进学校了；可是不知为了什么，他并沒有上学。市政当局一直还沒有因为蒂特的养子——彼得的入学問題来麻煩过她；逐漸地，她也自認为社会上已經把她的小窩儿完全忘掉了。这正合她的心意，因为她从来就不愿意讓别人注意到她。可是有一天，彼得跟艾日納一块玩的时候，艾日納的媽媽賽拉瑪突然发現了彼得还沒有上学。她跟另外一个妇女說，他都八岁了，怎么还沒有上学，这可真是件怪事。这样許多妇女可就注意了这件事情，在大楼里嘰嘰喳喳地談論开了。难道她自己以为法律管不了她么？难道她認为她的孩子就象皇家子弟一样——用不着上学学点什么么？車夫奥森的老婆对蒂特瞎扯起来，她說这可是件严重的事情，因为按照法律規定，全国每个学龄儿童都必須給予宗教教育。不管这孩子是不是在餓肚皮，他却必須信教。因为据說上帝的意旨是穷人也該同富人一样有机会承受天恩。她自己已經有八个孩子，所以这些事她全明白。

蒂特听了这話，觉得两只耳朵在发燒。“我实在沒想到这件事。”她說。

这并不完全是真話，因为彼得时常提醒她这个問題，并且要求她送他上学去。艾日納曾經把学校里許多有趣的事情講給他

听。同他談起学校里那些老师，有的和藹可亲，又有的暴跳如雷就象瘋汉。还有的学生挨了耳光，却一声不吭；巴掌下来連躲都不躲。彼得有一天竟說出这种話来：“要是你不送我上学，我就自己去，我要上学！”他覺得落在別人后面是件丟臉的事。可是对蒂特来說，凡是跟政府打交道的事情，她都怀着戒心。她完全不信任他們。同时，沒有他在身边，她也很不方便。有时候，老瑞斯慕森出去給大家賺点錢，就需要他照顧家里了。

可是，現在这个問題就很紧張了。蒂特白費了一整天的时間东奔西走去搞証明书以及天知道是什么样的东西——她历經了各种手續，跑遍了各个部門，就为了讓她的小彼得能在路德教派初等教义班有个讀書的机会。幸好奧森的老婆从她八个孩子那儿有了足够的經驗，她知道那些必要的手續。她告訴他們：老瑞斯慕森一定得陪着彼得一道去替他申請入学；蒂特自己是不敢去的。她推說：“我沒有空！”

“要是他們認为他上学太迟，跟你找麻煩，你就对他們說他因为害瘰病一直待在乡下。”奧森老婆这样囑咐了她說。

可是他們幷沒有找什么麻煩就收了他。証明書也弄好了——現在彼得是个小学生了。从头一天上学起，他的神色显然就和往常不同。他說話的声調变得更加老成，也更喜欢皺起眉头来。要是家里事情沒按部就班地收拾停当，他就非常生气；如果他們安排得不好，不能讓他按时上学，那末就更糟糕了。到那时候，不管他在吃东西，或在做什么事情，他常常立刻就往外走。他把时間掌握得眞准确，簡直可以做一个火車司机。老瑞斯慕森讓他弄得紧張极了。“現在才七点半，”她說，“你不用着急！”

“差五分八点了，”他簡捷的回答她一句，說着就跑出去了。

可是他說得是对，因为剛过一会儿鐘就打八点了。多末糟糕啊！那一只会做鳥叫、又会报时的鬧鐘現在已經沒有了。那个酒鬼为了痛痛快快喝一頓酒，居然把它也当掉了。这事已經是三十年以前的旧事了，可是瑞斯慕森还挺不痛快，就象昨天才发生的事儿似的。

* * *

蒂特起得很早，她要去皇家大道一戶人家里去洗衣裳；五点鐘她就得赶到那儿，在銅鍋下边生起火来，好有足够的时間把該洗的衣服煮透。她已經把咖啡壺里加好了水；把灯留到厨房里，这样就不至于把孩子照醒了。到这时候彼得也睡不安宁了——都是为了上学的緣故！她站在窗口借着月光梳着她那稀稀落落的头发，她把攏掉的头发都擰起来放在抽屜里，她想梳起一条辮子来——当她有鏤梳得起的时候。

月光照耀在晶瑩的雪地上；一股异常鮮明、微帶藍色的光亮正显現在那里，四周景物已經隐約可見，但是看上去却很朦朧。突然那光被什么东西惊动了一下，它好象在顫动；馬車夫堆存馬糞的那間小屋的門忽然自己开了——看来眞是古怪得很。有个人影从小屋里鑽了出来，身上还冒着热气。那人身后还拖着一条口袋，随后就小心翼翼地把門关好。——原来是撿破爛的老头儿。蒂特赶紧打开窗子，故意弄出声来，好讓他听見，然后她就向他招手。他举起了他的“7”字鈎——这表明他已經瞧見她了。不一会，她就听見他上楼的声音。

“进来喝杯热咖啡吧，”她小声跟他說，把他領进屋子里来。彼得大概会被这灯光照醒的，不过也沒法再顧到他了。

这时，車夫奥森正下楼去喂馬，幸而这老头儿已經从馬房里溜出来了。

"还好，他沒有瞧見我，要不然他就得去告发我。如果他不告发我，他就会打破飯碗。"这老头儿說。

"你沒有地方住嗎？——連白天也沒有地方待吗？"蒂特問道，当她看他的时候，她不禁打了个寒战。

"沒有。买卖不行啦。从前我自己把撿到的东西整理整理——还能撈点值錢的东西。可是現在我得把我撿到的全部东西都卖給比我有錢的同行。他們經手卖給鋪子以前得先有点賺头，从鋪子再到偭客那儿，偭客再把它們卖給批发商，这么多人都靠垃圾箱过活，剩給我这撿破爛的，就沒有什么油水啦。天啊，这眞是个倒楣的营生。白天——要是我能混上几个錢的話，我就在小酒鋪的牆角里一坐。因为那也得花錢——什么都得花錢呀。"

"你完了事，就到我这儿来吧，"蒂特說，"不管怎么样，我这儿还暖和，你还可以跟老瑞斯慕森聊聊天。"

"謝謝你的好意，可是——不行，那样不好——我撿来的破爛全都得随身帶着！有时候他們連酒館都不讓我进去——說是我身上难聞。他們还时常抱怨我，那时候我就只好在馬路上蕩来蕩去了。"

是啊，天曉得他身上眞是难聞，可憐的人啊，彼得躺在那儿，捏着他那小小的鼻子，就好象有些蒼蝇飞进去了似的。可是尽管如此，蒂特还是不能讓他住在大街上，"你尽管来吧，"她快活地說，"孩子們也都喜欢你。"

"有臭味不要紧，我們可以捏着鼻子，"彼得抬起头說。

"怎么，你醒着哪！"这老头儿說，一边拿手里的"7"字鈎輕輕地戳戳他，"捏着鼻子，啊——好多人瞧見我就那样，可是又怎么办呢——总得有人去干哪。各行各业都有它骯髒的一面。"

"要是我能找个地方晚上讓你过夜就好了。"蒂特沉思地說，"我看凱尔那間屋子也許太冷了些？——他每天晚上倒是都不回家。"可是这老头儿根本不同意她要他住在这儿的話。"我不配跟体面人在一块打交道了。"他說。

是的，事情正是这样；蒂特的心里也正因为她所感到的清洁問題而进行着斗爭。他不可能保持清洁——他一天到晚在垃圾里鑽来鑽去，怎么可能要他干凈呢？可憐的老头儿——他簡直不能在椅子上坐下来。"难道养老院不会收留你嗎？"她問道。

老头儿站了起来。"要是把我弄到那儿去，我眞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他說，周身吓得发抖。"不过，我眞該走了！"說着他把口袋往肩膀上一扛。

"这时候还太早，什么东西都看不清，你等天光大亮再走不好嗎？"蒂特劝他說，可是他总是坐立不安。

"我要到圣维比苏斯买面包去。要是你在六点鐘以前赶到那儿，只要一半价錢就能买到。"

"嗬，这一趟路可眞不近啊！"蒂特突然觉得自己倒富裕得有些荒唐。

"順着林格比街走下去，还不是和在别处蹓躂一样，"老头儿回答說，"反正一个人总得想法子把时間消磨过去。好啦，再見吧——上帝保佑你，和你的一家人，你的心腸多末好啊。"

当蒂特照着亮讓老头儿下楼走了以后，彼得就得到了一杯咖啡喝。他并沒有开口討，不过他躺在床上，总是用貪饞的眼光盯着咖啡壺，笑眯眯地咂着嘴唇。这个淘气的小东西——蒂特怎末忍心回絕他呢。"好吧，那末你可要躺下去再睡一会儿，"蒂特說，"現在还不到五点鐘，老瑞斯慕森会来叫你的。上学的时候，在路上要規規矩矩，可不要淘气，省得讓别人說蒂特会有这

些坏孩子，她自己准是个坏婆娘。告訴老瑞斯慕森說有一段猪腸是給凱尔叔叔的，請她招呼他一下。要是他回来，身上湿了，就別讓他再到自己屋里去睡覚，要是煤不够——”

“我会注意到这一切的。媽媽，你別为这些事情操心啦。”彼得用老成的声調打断了她的話头。

“謝謝你，孩子，提醒老瑞斯慕森到区办事处去一趟，”她站在那儿想了一会說。“我想就是这些事情啦。”她說完了話，亲了亲彼得，然后吹熄了灯就走了。

媽媽一走，彼得就从床上跳起来，急忙穿上了衣服。躺在那儿打盹眞是无聊的事，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想，老仁頓現在正沿着圣维比苏斯踢躢踢躢地走着，夜里在外面蹓躂蹓躂一定会很有意思——他想找艾日納一起到列素碼头撿煤核去。他想，他們在上学以前就能赶回来，那么整个下午就可以痛痛快快地玩了。他从厨房里一張桌子底下拉出了一条口袋，躡手躡脚地下了楼。天很黑，他有点儿害怕，可是他一到院子里，胆子馬上就大了。他快步跑到安德森家里的窗戶那儿敲着。安德森到医院去了。不然，他是不敢这样放肆的。

“誰呀？”是賽拉瑪的声音怯生生地問說。

“叫艾日納出来行嗎——撿煤核去？”彼得問。

“天啊，是你么，孩子——你怎么深更半夜就起来了？”賽拉瑪說着就把他拉进門来。屋里很温暖，可是空气却很污濁，他們只有这一間屋子，一家人全都睡在一起。四面的床鋪都挨着牆搭在椅子上。地板上还有地鋪。艾日納急忙穿起了衣裳；他帶着要去探險的神情，两眼炯炯发光。

两个小家伙出門就朝列素一帶的大碼头走去，等他們到了广場那里，忽然想起了还是到費瑞海文路途比較近。事实上，从

家里直接去那儿要更近些。为了弥补已經浪費掉的时間，他們轉过身来就跑。在三角場那儿有个警察从一个黑門里出現了，他留心地打量着这两个一人揹个口袋順着北費瑞海文街跑着的孩子。这时路上除了两个到报館去取晨报的女人之外，一个人影都沒有。

在費瑞海文那儿，要想在夜間溜进貨棧根本就不行。要想再帶点东西出来，就更加不可能了。艾日納对这些都很清楚！可是他想逗弄逗弄那两条关在鉄栅欄后边狂跳乱叫的警犬，瞧着它們使勁地咬那鉄栅欄，凶惡地吐着白沫，而且以为自己在他們瘦骨嶙峋的腿上磨着牙，这才是件有趣的事哩！随后那个看門人也从栅欄后面走了过来，他也是滿嘴噴着白沫——象栅欄后边的警犬一样，也沒法施展他的本領。

在費瑞海文街的北面有一条小河灣，現在已經塡平了一部分，不过还看得出旧时的隄道和一截一截的碼头。汽船，小帆船和小駁船都停舶在那儿；在廢弃的破船、生銹的鍋爐和其他巨大的奇形怪狀的各种东西之間，車軌到处交錯着。沿着車軌有許多七零八碎的煤块。这是因为有时候卡車的木栅經不起煤块的压力，因而木栅就漲开来，煤块也就一路落在地上了。在这儿坐着撿半口袋煤块完全不費事——誰也不能說那就是偸。不过最好还是不要讓别人看見！其实人們也不容易看見他們；他們就象老鼠一样，在那些旧貨車、倉庫和翻倒的船只中間乱竄着。

艾日納倒常常到这儿来，可是在彼得看来，这一切眞是又新鮮，又緊張，他也并不掩飾这样的想法。而最新奇的还是夜景。他从来也沒有在夜里出来过，夜色中的一切都奇妙地印在他的心上，以致于他的心激动得快跳到喉头了。整个宇宙好象都屏住了呼吸。月光也象和黃昏的时候不同，那时候，因为有街灯，

月光好象不敢露面。如今她把她的一派清光都照耀在大地上。星星也象困了似地不停地眨眼。积雪在月光下沙沙作响。在宁静的海水里，灯塔在熟睡。远处有船只正返航归来，它們象一串明灯似的从水面上游来。这是从外地駛来的定期航輪。

"要是我們現在在加維薩斯桥，也許能給人提行李賺几个錢。"艾日納說。

彼得根本不知道加維薩斯桥在什么地方。不过他明白一个人不可能任何一个地方都去，因为老瑞斯慕森就常常这么說。同时他对于目前所做的事，已經心滿意足了。

等他們把拾到的煤块裝得滿滿的，而且还拿得动的时候，他們就把口袋藏在一只船下面，然后跑到冰上，試試是否經得起他們。几只在海面上憩息的野鴨，被他們惊醒了；它們向前飞着，就象一条輕柔的曲綫在起伏着一样；离开水面不高，它們又扑通扑通地跳下来，濺起一条長長的白色的水花。工厂的汽笛响了一声，接着又响了一声，那么已經是五点三刻了！这汽笛告訴工人們該离开家里上工了。

从水路上傳来一声信号。不久他們就听見一陣踉踉蹌蹌的脚步声，象一陣連綿不断的鼓声。"这是从汉斯桥那边傳来的，"艾日納說，"工人們过桥到瑞沙島去，木板就架在水面上，他們就从那上面过去，不到吃午飯的时候不能回来，我爸爸就在那儿作过工。"艾日納对这些事全都知道。

現在他們得回家了，口袋里裝得滿滿的，显得很沉重，他們只好在地上拖着走，幸好雪地又坚实，又滑溜。在北弗萊文街有个警察攔住了他們，他查問他們。袋里裝的是什么，要拿到哪儿去。"我們到那边拐角上給媽媽买煤去了，"艾日納壯着胆子說："現在要到格連納大街去。"听了这話，警察就放他們走了。

七点鐘左右，他們回到了家里。这时老瑞斯慕森正給两个孩子穿衣裳。“你就这么一个人走啦，我看——你眞地以为你是个大小子啦！”她說着，嗤了一嗤鼻子。

彼得听了这話連耳朵都臊紅了。“我出去撿煤去了，”他說，“那沒有什么不是吧？”

“是嗎？你將来一定有出息。我敢打賭——可是，剛才我还在这儿为你着急哪。我以为是魔鬼把你帶跑啦。”

他三两口就吃完了早飯，为了不要再挨罵，然后急忙就走了。艾日納在院子里等着他。

彼得对于学校已經感到厌煩了；它并不象孩子們渴望的那样兴奋有趣。教师里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的老师很可憐那些送牛奶的孩子，因为他們起身太早，所以允許他們在第一堂課的时候打一会儿瞌睡；可是还有些老师連孩子們笑一声都不答应。学校里实在并不象孩子心目中所想象那样奇妙有趣。

可是这一回到底有点新鮮事儿来了。有几位牙医师訪問了所有的学校，檢查了孩子們的牙齿。

“是因为我們都这么瘦啊，”彼得在家里解釋說。这倒是眞的，他們看見报上也这末登載着：“学校当局业已注意：各公立学校学生营养不良情况日益严重”。由于他們推論到貧苦儿童的营养不良与坏牙齿有关，因此政府才指派了几个牙科医生进行檢查，同时也进行給孩子們修补坏牙齿的工作。結果他們发現这些孩子們的牙齿的确很不好。后来他們不仅把全部的过錯都归罪于这些咀嚼工具——同时認为食物的烹調也有了不是。据說当許多孩子的牙齿都坏了的时候，食物的烹調就更其重要了。所以他們現在正考虑着要把食物烹調列为女学生的必修課程之一；大多数穷人家的孩子在烹調食物方面，簡直都很蹩脚。

彼得和艾日納从他們亲身的体会里就能够証实这种情况；他們家里常常根本就不开伙。不消說，烹調的問題还并不异常迫切；对彼得来說，要等安娜上了学，这个問題才会有些实际意义。到那时候他就必須尽他所能地把飯做好了。不过这两个孩子都急着想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得到一把牙刷。艾日納平常本来并不是天天上学的，現在也变得每天都来了。

今天彼得从学校回家的时候，先到了皇家大街，就在这条街上媽媽在給一戶人家漿洗衣服。要是他的运气好，赶上媽媽吃午飯，他就能得到一些吃食——譬如說，炸肉卷儿！老爷們好象除了炸肉卷以外，别的什么也不吃，每一回他去看媽媽給人家洗衣裳的时候，他吃的都是炸肉卷和白醬油馬鈴薯。这正合彼得的胃口——要是他发了財，他什么都不吃，就專吃这东西。不过車夫奥森的老婆也去給人家洗衣裳的时候，她总是有言在先：您不必費事給我預备炸肉卷、白醬油馬鈴薯——我在洗过衣裳的两百戶人家里都吃的是这个！她吃东西非常挑剔；所以老爷們只有在僱不着人的时候，才肯找她。

他到达的时候，媽媽正在吃午飯——炸肉卷和馬鈴薯，好极啦！她弯着腰，坐在洗衣裳用的小板凳上；她的样子眞是可憐！彼得跑过去就摟着她的脖子，当沒有人看見他們的时候，他常常这样。大銅盆底下木柴熊熊地燒着，这地方又舒服又暖和。他看見透明的汗珠挂在媽媽的腦門上。

"你来看我，我眞高兴，孩子，"她說，一边把盤子遞給他，他馬上就貪饞地吃了起来。

"媽媽，我們学校里发牙刷啦。"他塞了一嘴肉卷，突然跟她說。

"是嗎？孩子，那可好啦，那末牙齿就有事儿做啦。"她靜靜

地說。

“因为我們的骨头上不長肉，他們說是牙齿不好的原故。”蒂特听了他这些天眞的胡話，輕輕地笑了笑，也沒有回答他。“是眞的！”他又說了一遍。

“請你告訴老瑞斯慕森，今天晚上我要迟一些回家，”当他走的时候，她疲倦地說，“今天要洗的衣裳多得很。她会弄点什么給你們当晚飯的。”說完了这話，她又低头搓起衣服来，彼得就回家了。

“女学生要在学校里学燒飯，我們每个人都要发一把牙刷！”他高高兴兴地嚷着冲进了屋子里。

“你又在胡說了。”老瑞斯慕森告誡他說。自从他一上学，她不那末喜欢他了。在某些方面来說，他是个好孩子；不过在她看来，他多少有些自以为是的神气了。

“是眞的！”彼得說。他把这事又从头到尾講了一遍。

“好啦，我相信你的話，虽然別人不相信。”老婆婆說。

“你从来就是什么都不相信，”彼得有些惱怒地說，“以后，你跟我說什么我也不信。”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那些話么？我又不是个傻瓜。你拿这段新鮮事儿到乡下說去吧——跟那些把耳朵割下来当调羹来舀粥吃的家伙去說吧。”

“不过那是督学亲自說的呀，你想他会說謊嗎？”

老婆婆一听这話，心想还是乘机下台好。“好哇，要是他們眞发牙刷，还教学生做飯，那我就不奇怪啦——反正魔鬼的花样多得很。”

彼得又餓了。他跟大家一起坐下来吃着，他总是想吃一餐飯。吃完了飯，老婆婆穿好了衣服，要到区办事处去。她把安娜

帶着一块去，那么就只剩下小弟由彼得来照看了。这也足够他受的了。

平常他照看小弟倒也不覺得怎末麻煩，他常常要同时照看两个小娃娃。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小弟总要讓他抱着。他正在長牙，因此总是把手指头塞在嘴里，小牙床也腫得很厉害。彼得抱着他走来走去，先到窗戶那儿讓他朝外面望望，然后又抱他到他的玩具桌子上，可是这小家伙簡直就不讓他停下来。彼得一放他坐下来，他就哇哇地哭着。这就是說，他得抱着他来回走个不停。凱尔叔叔夜里曾經出过海，他需要安靜地睡一覺。

彼得不久就精疲力尽；小弟愈来愈往下墜，他簡直抱不住他了。他使勁把他弄到厨房里把門关上，为了不讓凱尔叔叔听見他的哭声。可是厨房里太冷，小弟冻得周身发青。后来他簡直走投无路，不知如何是好，他自己也哭起来了。

凱尔跑过来了。"你們两个人的音乐会可眞好听啊，"他笑盈盈地跟他們說，一边把他們拖到那間暖和的屋子里。他輕而易举地就把这个小娃娃安頓好了。"你怎么不来找我呀，小彼得？"他問道。

"不，我自己管得了，"彼得簡單地回答說。他对自己的失敗覺得很难为情，凱尔也看出来了。

"你可眞成了'小大精'啦，"他說，"我眞不明白你怎么能抱得住这么沉重的孩子走来走去。"这話倒使彼得面子上好得多了。

艾日納进来了。"彼得跟我到院里去玩好嗎？"他問道，他把門往里一推。这孩子長得挺結实，有一張討人喜欢的天眞的小臉蛋儿——可就是滿臉鼻涕！

彼得搖搖头，还跟他作了个手勢，"老瑞斯嘉森不在家。"他

帶着非常負責的神气說。

“你去吧，”凱尔笑着說，“你还怕我照管不了小弟嗎？”

这两个小鬼就象一陣风似地冲下了楼梯。艾日納竄出大門，一直往愛德街跑，站在轉角那儿等彼得。他生怕有誰瞧見他会把他叫回去，因为誰瞧見了他都要支使他跑几趟杂差。“現在咱們去玩吧，”他說，心里高兴这回可逃脫了。“到海边儿去！”彼得糊里糊涂跟着他。一直走到和平桥那儿，他才想起他曾經答应过媽媽的一些什么話——究竟是什么，他已經記不淸了。而且他眼前就是一片冰凌，說什么也都太迟了！

“冰上危險！”海边上的公告牌都这么写着。可是他們才不管这些哩——公告牌呀，警告板吶，全都是專門杀风景的事。他們往冰上一跳，就离开海岸，朝中間滑过去了。

走了不远，他們就听見岸上有人大声叫喊——一个警察站在那儿威吓着他們，招手叫他們回来。彼得想往回跑。“你是个傻瓜么？”艾日納說，一边就朝路易皇后桥跑去。警察沿着海岸跟着他們，接着也到冰上来了。彼得一边跑一边嚷：“媽媽呀，媽媽呀；”“咳，住嘴！”艾日納拉着他的手說，接着他們就朝对面岸上跑去了。从那边又有个警察踢蹋踢蹋地朝他們追来，可是他穿的大皮靴太笨重，赶不上他們。他們順着黑塘的斜坡直往上跑，然后穿过了一条胡同到了萊斯街。在海亭附近他們又出現了。还是两个人手拉着手拚命地跑着，接着他們突然站了下来，就象两匹脫韁的馬突然停止一样。“吁，得！得”彼得喊道，“你看看我？”他直冒汗，两頰緋紅。

在这儿，沒有所謂冰上危險区。所有这一地区的海面都用木栅欄闱着，并且还用圣誕树裝飾着，有几百个穿戴得非常时髦的人們随着乐队演奏的乐曲在滑冰，或是在雪橇上讓人推着跑。

他們全戴着皮帽，穿着皮領大衣，太太們一只手插在手籠里，面頰就象紅苹果一样。彼得以前从来沒有看見过滑冰。“噢，瞧啊，他在飞哪！”他指着一个滑冰的人喊着。“他只有一个脚趾头着地！”現在的問題是他們怎么想法子到冰上去。

有一个穿灰鼠皮外衣的年青女子，正在岸边上很費力地穿冰鞋。艾日納見了就問道：“要我給您穿上冰鞋嗎？”

“謝謝你！”她說——他馬上就走到她那里。彼得看了一会儿，接着也跑进栅欄里边去了。一个管理員朝他們走了过来。

“他們在帮助我——他們是我的小保鏢。”这位年青女子这么一說，那人就彬彬有礼地把手举到帽檐边敬个礼，然后就走开了。

那年青女子在冰上滑了一轉，随后她就回来帶他們到一个小攤子那儿，給他們每人叫了一杯热可可，两个面包卷。他們吃完了就手拉手在冰上走来走去，看那些溜冰的人。和他們認識的那位年青女子正跟一位年青的紳士手拉着手，那样子就好象在玩什么“鋸鋸木”的游戏。他們在两个孩子身边站住了，彼得把手伸給了那个女子。“他們是我的騎士！”她向她的伙伴介紹說，同时拍拍他們的小臉蛋儿。他笑了起来，然后就給彼得二十五个奥瑞。

他們最好在这会儿走开，看門的那家伙两眼一直在盯着他們。他們走到来德哈斯区。“我說，咱們好不好拿这二十五个奥瑞买点东西？”艾日納說，一下子就站在糖果店門口了。“我餓极了。”

不，彼得一定要把錢存起来，好給媽媽买架新的縫級机。“我們可以到粥厂去呀？”彼得也很餓了。

他們去过了粥厂以后，就到車站上去看看是不是有再賺二

十五个奥瑞的机会；过去的确有些旅客要人們把行李搬上車。“可別找老太太，”艾日納說，“她們一个子儿也不給，就光会說：‘謝謝您，多多地謝謝！’”

有一个身材魁梧的老爷拖着一只笨重的袋子正准备穿过維斯特街。“这才是个好家伙！”艾日納小声儿說。两个孩子就朝他跑去，分別地站在他的身旁。他朝他們打量了一会儿，才把那个笨重的袋子交給他們；他們也只能把它在地上拖着走。他在旁边走着，一面在擦脖子和臉上的汗。“咳！我眞不中用了！你們才是好小伙子哩！”他夸奖地說。

他給他們一个克朗，艾日納就把它放到自己的口袋里。到了白瑞斯德街，他們給进出的人們推着那扇轉門，大約推了六七回，可是一个銅板也沒有弄到；人們覺得这是他們应做的事情，甚至看都不看他們。后来他們覺得餓了。

“我說，咱們拿这个克朗买点什么东西好不好？”彼得說。

艾日納把舌头往腮帮上一頂說：“嘀，你想得倒好！”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就跑进了一家面包房里买了一大包甜餅干。这时他們突然发現天色已經很晚——他們該回家了。

他們沿着斯特蓋街往家走——心想看看馬路两边的店鋪。就在这儿，他們在一家玩具店門前徘徊着，現在是什么时候，他們究竟在什么地方，再也不管了。他們把臉紧貼在玻璃上，貪恋地瞧着那橱窗里华丽的陈列品，灯光从里面照着他們那貪婪的眼睛熠熠地发光。他們热切地朝里面看着，全身都在出汗，呼出的热气凝結在玻璃橱窗上，遮住了他們的視綫。因此他們就不得不接連地換地方。

“看，”彼得說，“那是个眞正的火車头！我要那个！”艾日納坚持說那是他的——因为他首先瞧見了它。說着他們两个人为

了橱窗里陈列的东西，几乎要拚个你死我活了。

“如果那个火車头归我，你可以把那座养着牛馬的大房子拿去。”彼得恳求地說。

艾日納倒有些无所謂似的，“那么我还要那两匹木馬！”他說，“我非要这两样不可。”

于是他們又手拉着手，分享这些玩具了——这一次他們是在給家里的弟弟妹妹們分配玩具。虽然他們并沒有在这儿，可是他們也該分得一份呀！突然鋪子里的灯熄了。“怎么回事？”他們笑着說，两个人惊奇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难道剛才是在做夢嗎？可是这条街上所有鋪子里的灯火也都熄了，家家戶戶的窗口都沒有灯光了。原来已經是店鋪打烊的时候了。就在这时橱窗的鉄百叶窗也关了起来，入口的鉄門也拉上了。彼得哭了起来。

“你这头笨驢啊，今天他們关門关得早。”艾日納說。可是彼得还是哭着，急忙往家里跑。

“你回家会挨打嗎？”艾日納另外想出方法安慰他說。“你就說你給一个人送信，一直送到弗瑞德斯堡那么远——你不是还得到了二十五个奥瑞嗎？”

不，彼得不会挨打，同时他也不愿意撒謊，因此他才觉得难过。

可是到家的时候，他看見那条厚棉被正搭在椅子背上，在爐边烘着：凱尔叔叔已經把它贖回来了。媽媽还沒有回来，只有老瑞斯嘉森一个人抱着小弟——小妹安娜已經不見了。

“是呀，她出去了，这个討厌的小家伙，”老婆婆很为难地承認了說，“你可以出去找找她嗎？”

就在这个时候，蒂特回来了，她已經疲倦不堪，身体也很不

舒服。"今天晚上不用管她了，"她一边說，一边坐在床上，"她又跟平常一样到尼保德她外婆那儿去了，就讓她在那儿过夜吧——她就是喜欢这样。"其实蒂特不过是想要大家早些睡觉，那样她好歇一会儿，真正歇一会儿。明天一早，他們再去把那小女孩接回来。

不一会儿，他們就都睡着了。彼得梦見他不停地推那扇轉門，每推一下就有一个克朗从上头掉下来。他用那些錢給媽媽买了許多架縫級机。可是他剛买到手，那些縫級机就給人拿走了。

第十五章

蒂特媽媽上了报

蒂特一觉睡得好長，昨天把她累坏了。老瑞斯慕森、彼得和小弟也都睡过了头，他們大概是过于舒服了。那条厚棉被使一切都恢复了常态，褥子又鋪在老婆婆身子底下，蒂特和孩子們也不再睡在那个光光的草垫子上了。这样挺舒服，但是，却也容易讓人睡懶觉。

"要是把当掉的东西都贖回来，那可多好啊！"蒂特說，每当凱尔赚到一点錢，生活就好象又稍稍露出一綫光明；要是她能够保持她的健康，那就好了！

今天她亲自給彼得收拾衣物，准备他上学；有时候她需要彻底給他檢查一下——平时他太馬虎了。她在同老婆婆談論着安娜：这时候，大概她外婆正在給她穿衣服呢，等彼得上学走了，蒂特就去接她。現在时間还很早——那老婆婆早上总是很迟才起

床。

马车夫奥森的老婆拿着一份报进来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那个小女孩儿，”她说，然后她就念起来；报上说昨天在克里克街有人拾到了一个三四岁的小姑娘，已经送到皇家大街的警察局去了。警察局在报上查询她的父母，或者是任何一个了解情况的人，希望他们前来警察局接洽。车夫奥森的老婆气愤地说：“他们一定认为这孩子根本没有爹娘，所以他们才说‘任何一个了解情况的人’呢。有一阵子，我本想亲自跑去看看。”

蒂特一句话没有说，她茫然地望着天空发怔，痴痴地傻笑，脸色也越来越苍白。随后她一声没出就晕倒在地上了。奥森的老婆尖声喊了起来——这时候她也顾不得象平常那样端庄稳重了。“别站在那儿装模做样吧，”老瑞斯慕森厉声地说，“赶紧去弄点醋来！”他们揉着她的太阳穴把她救醒，她坐了起来。“这个糟糕的心脏啊，”她说，一边迷惘地朝四周看着。一下子她想起了安娜发生了什么事，她就一直朝皇家大街跑去了。

那孩子没有留在警察局里，从尼保德来的一个老太太已经把她领走了。“一个很可爱的小东西，”警官说，“她就在这间警卫室里睡了一夜。你这个人怎么竟会——？”他大概已经知道了事情的全部真相了——不管怎样，他并没有继续追问下去。不过这却是一个严重的事件。

蒂特不得不把自己的情况向警察局详细报告；她得把一切事情都说出来，说她自己是个私生子，她有两个孩子，又是非婚生子，所有她曾经隐瞒的一切，诸如她的家世，她的丑事，都得原原本本地讲出来，而且还要登记存案哩。她一生从来没有这样狼狈，当她在被审讯的时候，她羞愧得无地自容，简直要哭出来了。他们竟把她跟其他犯人都放在一起——一切也记录在罪犯

登记簿上；她活到现在还从来没有跟警察局打过交道哩！

最后，他们终于放她走了，接着她到尼保德把孩子接了回来。她抱着她，把她紧紧搂在胸前，一边走一边哭着。"安娜到外婆那儿去了。安娜睡在警察局里。"这个小姑娘翻来复去地讲着这两句话。

"是啊，是啊，你算是个大姑娘了！"蒂特抽噎着说。

在她住的那条街上，人们都出来朝她看着，在她住的大楼里，人们都跑到楼梯口那儿看着她——她的确惹起一场不小的风波。她急忙跑进自己的屋子，随手就把房门锁起来了。老瑞斯慕森这时在嘟嘟囔囔地骂着——骂她自己没有把这小姑娘好好看住，骂大家对这件事竟这样地大惊小怪。"你不必为这件事情难过，"她说，"要是一个人因为大家说他，他就哭，那岂不是要哭出几桶眼泪来。咱们不是又找到小安娜了吗，下次咱们留神看着她就是了。可是她总爱这样跑出去，真也是个怪毛病——简直成了个坏习惯啦。"

蒂特很了解这个坏习惯。她记得她自己小时候，要是人们答应她跟外婆睡一夜，那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世界上什么东西都不能代替外婆。至于为什么要逃跑，她也很能体会得到，虽然她现在对生活早就失去了好奇心。当她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常常毫无目的地跑开。还有男孩子——尤其是克里森——他有多少次曾经跑得无影无踪啊？穷孩子经常在想望着很多的东西——这也许就是他们喜欢往外跑的缘故。

整个上午，她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让安娜坐在她的膝头，同她温柔地谈话。一种奇异的宁静笼罩在蒂特的心上。她觉得彼得和安娜现在都要从她身边被人带走了。她时时刻刻都在想政府当局会到她这儿来调查情况，然后就把孩子们带走，她一听

見楼梯响，就心惊肉跳。

“你不用着急，”老瑞斯慕森說，“誰也不会来搶孩子的，世界上就只有孩子們不怕賊偸。”

蒂特慢慢地又振作起来了，这样她才想起了午飯的事；彼得一回家，他总是餓得不成样子。他眞的回来了，通通地冲上了楼梯，她沒有想到他回来得这么快。时光大概又偸偸地从她身边溜走了！他手里拿着一把牙刷，一把眞正的牙刷；瞧吧！就連老瑞斯慕森都不得不承認那的确是一把牙刷。

“那眞好极啦，”她說。“我吃的好东西常常都掉在我那沒牙的地方！有了这个玩意儿，你就可以把东西全都吃下去啦。”彼得吃飯的时候，手里也还是握着那把牙刷不放。

大約在两点鐘的时候午报来了，随着也引来一陣新的騷动。一个报館的記者去过警察局，还查到了蒂特的地址，因此他就在报上对这件事情大肆渲染起来了。他們在那段报导上加上了这样的标题：“一个不近人情的母亲”。那上面甚至于还登出来她的一張照片——意在讓讀者知道这个“不近人情”的母亲究竟是什么样子！看了这些，蒂特就完全受不住了。“不近人情的母亲”，这样的称呼对她眞是个致命的打击。她經不起这种責难和它所包含的羞辱。她蜷曲着身子，躺在床上哭着。老瑞斯慕森和孩子們都劝不住她。她一个勁儿地說个不停，——一边說，一边又哭；一边辯白着，一边又責怪自己，責怪了自己，然后又再为自己辯白。彼得輕輕地走到她身边，把牙刷放在她的手里，“您拿去用吧，”他說。牙刷从她手里滑落在地上；他又輕輕地踮着脚，帶着怪舍不得的神气，把它撿了回来。

蘭罕姆太太帶着一袋糕餅来了。她朝蒂特走去，吻她的前額。“我要对你說，我們很同情你，我丈夫跟我都同情你，”她說。

“他們这样对待你，眞是可耻极了。我丈夫明天早晨要向那些报紙提出抗議，或者是到警察局跟他們說理去。”这些話使蒂特得到了一些鼓舞，因此她起来，把家里收拾了一番。

下午凱尔回家来了；他嗓子啞得象只烏鴉，話都說不出来了。“你可眞是大出风头啦，”他小声說。可是他一看出她那心情沉重的样子，就不再同她开玩笑了。他要她把全部經过講給他听。

“这简直讓人相信整个的国家机关都无事可做，只是找个机会来欺侮一个穷苦的女人，”她哭着說。“怎么就沒有人想一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至于說到怎样帮助她，就更不要提了。”

“你看，照他們的看法，只有我們穷人才是生来就爱犯罪的人，因此上帝才把管教我們的責任放在他們身上。”凱尔痛苦地說：“一旦出了这样的事情，对他們来說，简直是天賜的良机，他們可以借題发揮，对穷人大肆攻击一番了。可是你又何必为这种事情难过呢？就讓报上胡說八道吧，什么缺少人类同情心啦，什么毫无責任感啦，讓他們去瞎扯吧。如果我是你，有这么一大群人注意我，我倒更覺得得意哪。我就——”他講到这里，声音完全听不清了。

“你这可憐的家伙，看你伤风多厉害！”蒂特担心地喊道，“快到老瑞斯慕森的床上睡一睡吧，我給你弄点发汗的药来。”

可是凱尔坚持要到他自己屋里去。“我看我今天晚上不能出去了。”他小声地說。

于是他就躺在那儿，脚底下放了一块燒热的石头，用蒂特的旧圍巾圍着脖子，全身都在出汗。孩子們在他們的居室和凱尔的住室中間跑来跑去。“千万讓凱尔叔叔安安静静地歇一会儿

吧。"蒂特說。

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們又跑到他那儿去了，"他不嫌我們吵！"他們說。

"他这样說过嗎？"

"是啊——反正他沒有赶我們走，他正躺在那儿，自己朝天花板說話哩——眞好玩。"

蒂特急忙跑到他身边来。凱尔躺在那儿，面頰通紅，眼睛也在发亮。"要是你好好地裹着油布，你就不会这样了。"他小声朝着天上說。他并沒瞧見她。

*　　　*　　　*

凱尔得了这場感冒，蒂特也就沒有心思再去注意那儿張无聊小报的文章，第二天她就能够比較平靜地看报了。报上也不再刊登她个人的私事，現在是大談起社会問題了。有一份报紙主張：不論这个收养孩子的人是穷是富，她如此粗心大意，就应該严加懲办。另一張报紙官冕堂皇地大发議論說下等社会的人迫切地需要启蒙教育。

蒂特不懂得他們在說些什么。不过她現在比从前更明白了許多事情：由于这件事情的发生，她对于那些丰衣足食却一味对穷人横加欺凌的家伙，产生了极大的憤恨。

警察局沒有来訪問她。教师蘭罕姆到警察局里給她担了保。可是福利委員会的人們到底光临了——几天之內来了好几趟。在他們中間有全身洒着香水、穿戴入时的貴妇人，一身衙門气派的老爷，道貌岸然的教区牧师。好一个庄严隆重的場面！蒂特心想：这回他們是要把孩子們帶走了。她战战兢兢地等着就要临头的灾禍。

"呸！"老瑞斯慕森說，"他們什么也不会帶走，他們才不帶

哪！要是他們能够躲开这些挨餓的小鬼，你想他們眞地会給自己身上添些累贅么？这全都是裝模作样——在这一方面，这些家伙就会裝模作样啊！”

第十六章

羊毛衫

老瑞斯慕森的預言果眞說中了；蒂特被准許繼續收养这几个孩子。可是她的确給吓得不輕，在出事以后，前后足有两三个星期，福利会的人接二連三地訪問她住居的这座大楼，向其他妇女探询了她对待这几个孩子的情况，那可眞不是鬧着玩的事儿！

凱尔这次的感冒，拖得很久，誰也沒有想到他竟会这样。他白天晚上都在发燒，有一个时期好象肺部也受了感染。可是，后来病况突然好轉，現在他已經脫离危險期了。蒂特不必再整夜照看他了。不过他还需要很好的护理，发了几天燒，他的体力已經消耗殆尽。現在他的病一天天好起来，这眞是一件幸事。

那条厚棉被又进了当鋪；它在家里总是呆不長的。不过当它跟他們在一起的时候，他們确实享用了它。它这样时常地跑开，眞是一件怪事；幸而另外的那几条被子倒还能够留在家里。这条棉被象小妹一样，就喜欢逃走；不过蒂特却不能够理解它。

小妹現在不再跑开了，因为彼得手里紧紧攥着那把牙刷，經常陪伴着她。它經常在他的左手上，就好象粘在那儿一样。晚上睡覺的时候，那把牙刷也不离身。以前他从来沒有对任何一样玩具这样地爱得发狂。他甚至于还把它帶到学校去。上課的时候，就把它藏在罩衫里，他那么疼爱它，就象一个孩子愛撫他

的玩具小囡一样。

从其他方面来说，他已经很懂事了；凯尔生了一场病，真把他变成了一个大人。家里烧的煤，都是他想办法弄来的。“可是你千万记着我出门啦，”他在离家以前，总是要这样地叮咛老瑞斯慕森，“要不然，你还会以为我在看着小妹哪。”

“我不会忘记的，”老婆婆极其谦和地回答他说，就好象在跟她的上司说话一样，这孩子高贵的品性使她深深地感动。

有一天，他不仅给家里带回来一袋煤，而且还给家里带回来一个克朗；原来他事先已经拣了一袋煤，而且把煤卖掉了。这一克朗来得正好，现在家里是多么急需它啊！

“咱们就是需要这个东西，家里有的是地方放它们！”老婆婆说。尽管她又穷，又病，可是她的心情倒还不错，现在她的救济金已经从每月十克朗提高到十二克朗了。这笔钱当然不能使人发财，不过到底它还是一笔钱啊。另外尽管她已经八十岁了，她却找到了一个新的行业，她给阿得尔街一家工厂做火引子。其实那不过是一家小小的油铺，不过她却把它叫做工厂，因为听起来要好一些。要是她勤快一些，一星期她可以赚到一个克朗。此外，她还擦洗楼梯，好让蒂特去做其他更要紧的事。“感谢上帝，一个人可不能光吃不做，糟蹋粮食啊。”她非常自傲地说。

蒂特要做的事情很多。景况越坏——她就越需要四处奔波；可是市面却越来越不景气了。和往年这时候比起来，今年失业的人要特别多，而且每天都在增加着。同时又没有制止这一情况的办法；去年冬天已经把家家户户掳掠一空，夏天里的工作也不足以让人们缓过气来。募捐的工作正在穷人和富人中间进行着；在业工人拿出四分之一的工资捐给失业工人，可是在失业人员与在业人员形成二比一的情形下，那点钱也就无济于事了。

在一些中等人家本来可以募到一笔可观的数目。可是，他們也都在极力紧縮开支。好多本来僱人来打杂洗衣服的人家，現在虽然还沒有受到不景气的影响，可是他們也突然決定不再僱人了。卽便是在那些本来无需节約的人家里，仿佛寒冷和悲慘也改变了他們的想法。到处都在裁人。要是哪儿有一个銅板可挣，那些失业的人就会来二三十个——你爭我搶地彼此競爭，結果是誰也挣不到几个錢。

在乡下，募捐的工作也正在进行。因为粮食是从土里長出来的，农民們倒都肯慷慨捐助，虽然，他們平常对首都并沒什么好感。大批的面包和猪肉运进城里，由慈善机关和工会分发。可是这儿也象其他地方一样——那些胳臂肘子硬的人总是先拾到手里。要是誰心眼儿坏走些邪路，或許还有办法。老瑞斯慕森是显不出威风来了。蒂特也同样是沒有办法。要叫她們去，还不如叫彼得去，他还能从大人褲襠底下鑽进去，有时候，碰运气还能搞到点东西。不过这也仅仅是"有时候"而已！不管募捐的数目有多大，不管人們怎么搞——結果对他們却并沒有多少帮助。貧穷就象个篩子，象个无底洞一样。

幸而，医生看病不收診費。他每天都来給凱尔看病；虽然他明明知道一文錢也得不到。他是在几次集会上認識凱尔的。照这样看，开会到底还眞有点好处！蒂特很害怕他。他瘦得象根竹竿，看上去，就好象多年来他就靠着鳥食長大的，帮穷人一把，本来也沒有什么賺錢的机会。他瘦得两只眼睛显得很大，但却奕奕有神；它們銳利地在眼鏡后面象針尖似地发光，看来很使人不安。他說出話来也很古怪，蒂特摸不淸他到底是在說眞話呢，还是在說反話。

可是老瑞斯慕森并不怎么畏怯。她毫不客气地同他纏着；

問他能不能給她开个葯方，治治她身上的病痛——最好能有一些特效的葯方。

“我开个葯方倒不費事，”他苦笑着說，“可是那对你沒有什么用处——除非你象那些信天主教的国家里的人們一样，把葯方也吞下去。”

“不，不，我可不是天主教徒，上帝，”老婆婆馬上回答說——“我的腦子里沒有毛病，是我的腰、我这两条老腿，还有我的肩膀疼啊。我想也許有人丢掉的葯瓶里还剩下一滴半滴葯水哩。”

“你想这年头还有誰会把东西丢掉么？”

“我想，說不定有人还沒有吃完葯就死了，那我倒不在乎，只要那葯能有效驗就行。”

他笑了笑；可是第二天他到底拿了点葯来，有葯丸也有葯水。“給她吃吧，”他跟蒂特說——“老人家需要点兴奋剂。后天，我們可以讓凱尔起来一会儿，可是他得有件貼身的羊毛衫，那才不至于冒險。你能弄到嗎？要有两件——好替换着穿；无論如何他都不能把它脫下来。”

是啊，蒂特会去想办法的。她不动声色地答应下来，可是实际上，她根本不知道到哪儿才能弄得到。棉被又因为买葯当掉了，家里再沒有可当的东西了，凡是她能挪借賒欠的地方也都去过了——这場病已經把她的财力都耗尽了，她尽了最大的努力，每天給他搞到一点他能吃下去的东西。

她給凱尔煎了点猪肝，給他当午飯，大家吃的是馬鈴薯蘸醬油。当她把飲食拿給他的时候，他正在看書。“你給我多好吃的东西啊，”他非常高兴地說，可是他只吃了一点点，而且还是一口一口地勉强往下咽的。疾病磨擦了他几个星期，他已經瘦得象根竹竿了——看見他那消瘦的样子眞使人难过。

"你一定要吃一些，"她說，"你簡直一点东西都不沾嘴。"

"一起床我就会好起来；躺在床上，簡直把我这在外头跑惯的人悶坏了，明天我就起来！"

"不，最早也得后天，"蒂特微微一笑說，"你是想騙我啊——你簡直象个小孩子一样。"

"要是医生說后天，那意思就是說明天就成了。他們总是小心得过份。"

"我們一定先得給你弄件羊毛衫。沒有它，你千万别起床。"

"那么一来，我在床上可要躺很久了——你究竟到哪儿才能弄到它呀？而且我要它又有什么用？这一輩子我貼身就沒有穿过羊毛的东西。"

关于这件事蒂特不愿意再多說什么了。羊毛衫是非要不可的，不管她到哪儿去弄到它。"你在看什么？"她惊奇地問道，"是圣經？"

"是的，我在看以賽亞对他当时社会的批判。我从前不大了解他，可是現在看来，他也确实在为孤儿寡妇寻求上帝哩。他是这样說的：

> 禍哉那些設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記录奸詐之判語的；为要屈枉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理，以寡妇当作擄物，以孤儿当作掠物。①

"这不正象他在大声疾呼地譴責咱們当前的社会嗎？"

"他虽然大声疾呼，可是并沒有用啊，"蒂特說，"你看我們現在不是仍旧在向这些惡人惡事斗爭嗎？"

"他沒有成功，他把希望寄托在羔羊身上，可是羔羊永远也

① 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一、二节。

赶不走恶狼。我看基督是太宽大了，所以我们现在也就吃了苦。应该用最厉害的药来医治那样的坏血病的脑袋，那也就是我们的世道。噢，我多末希望我能活着看见最后审判的实现啊！”他激动极了，两只眼睛闪着红光。

“躺下吧，别再看书了，”蒂特说，一边把圣经拿开，“一会儿你又要发烧了。”

等他们吃完了饭，老瑞斯慕森就收拾停当，预备出去了。她要到救济院想法去领一块猪肉；那儿今天要发放一些吃的东西。“凯尔很需要喝点汤呢，”她说——“很需要吃几匙豌豆汤哩。”

“带着小妹去吧，”蒂特说——“那末彼得就可以照看小弟弟了，我还得出去弄到那件羊毛衫。”

“你该到伊斯特街去试一试，”老婆婆建议说，“他们如果知道是为了凯尔——”

蒂特也正想这样去试一试。“赶紧去吧，妈妈，要不然你就来不及了。”她把她们推出了门说。

她自己急忙收拾好了。“你要好好地在家里，把小弟看好，”她这样说，用手托着彼得的下巴跟他说声再见。“不过别再到凯尔叔叔那儿去；他太累了，不能和你们玩。”象一匹深情的小马似的，彼得用他的小嘴和鼻子轻轻地碰着她那托着他下巴的手儿。“我们会乖乖的，”他郑重地喃喃地说，“妈妈不用耽心！”

在戈特街蒂特遇见一个卖报的人，他卖的是失业工人出版的报纸。她买了一张想带回家去给凯尔看。后来她想也许他马上就想看它，因此她就急忙赶回家去了。她气喘吁吁地跑进了他的屋——她看见彼得正在那儿。“怎么，你在这儿？”她看着他惊叫着说。

“我不过是想——”他说，可是随后又不做声了，他跟在妈妈

身后走了出去。这时小弟正坐在地板上一条棉垫子上玩耍；两把椅子搭成了一个三角形，挡在火炉前边，这样小弟就不至于挨近它了。这一切安排得都很妥当。“可是我要你别离开他呀，”蒂特说，“你还亲自答应过我呢！”

“是我的两条腿把我给带跑了——我实在没有办法！”彼得难为情地说。

“下回可不要再让你的两条腿把你带跑啦！”蒂特说，还亲了亲他。

在拉斯·彼得那里，景况也很不好，他们一个现钱都没有。

“日玛把爹爹最后的一点钱都拿走了，”茜妮说——“他借了钱回尼斯特老家去了。他要回家到他父亲那里去要点钱——他家里的日子过得还不错。我们现在是跟你一样穷了。”

这话蒂特是不信的，他们的存货堆得到处都是。但是，当然啦——如果存货不能变成现钱，那也就等于一文不值了。

“他们还把你登了报，”茜妮话中有刺地说，“我们有你这么个亲戚，可真光彩啊！”

“不过有几张报把咱这姑娘说得很不错哩，”拉斯·彼得说。“并不是人人都能把相片登在报上啊。我这儿就有一份报——他们怎么把你搞成这副怪样子；简直都认不出来是你了。”他说着就往胸前的袋里掏着。

蒂特对于这件事，实在不想再多谈了——这些报纸她已经看够了。她更不觉得这里有什么可以值得自豪的地方。

“不过，支持你的人也有很多哪。”拉斯·彼得说。

听到这种情形，她也就无需再开口了！她是那么热切的希望能带回一件又厚实又暖和的羊毛衫给凯尔穿在身上。她想他那瘦弱的身体已经被这场病折磨得不象样子，他怎样才能够保

持温暖呢？他本人倒还快乐，可是肺部充血却不是一件好玩的事。

当她回到自己屋里的时候，小乔治正老老实实地坐在地板上，手里拿着那把牙刷在玩。彼得把牙刷給了他，为的是哄他不要吵鬧，他自己却把两条腿捆在一起，坐在小弟的身边。他用蒂特晾衣服的繩子把两条腿紧紧捆在一起——而且繞了好儿圈，那样两条腿就一动都不能动了。

"这么一来，这两条腿就不会再把我从小弟这儿帶跑了，"他一本正經地說。蒂特不由自主地坐下来，她覺得她的心上好象針扎似的疼着——不过这一次却是快乐的疼痛。

老瑞斯慕森和小妹回家来了，她們已經很疲倦，不过却都很高兴。她們領到了一块五花猪肉，还有几磅馬鈴薯。"你看这猪肉多好，"老婆婆說，"只要有一把豌豆，就能給凱尔做一頓猪肉豌豆湯了，他就能吃一頓象样的飯了。"可憐的老婆婆——她自己想吃点象样的东西！她年紀越大——嘴也越饞了。

蒂特茫然地凝望着空中；她在想那些豌豆——好象是在整个的宇宙里搜寻它們似的。接着她又回到了現实——还是两手空空的。"把你那二十五个奥瑞借給媽媽好嗎？"她問彼得說。他沒有回答，但却在他外衣的夾里里掏着——那錢沒有在那儿。后来，他忽然想起他藏在什么地方了，他在身后牆上一張松开的糊牆紙后面把錢掏了出来。他默默地把它递給了媽媽。这样彼得那購置一架新縫級机的夢想就完全破灭了；蒂特自然早就放弃这个希望了。

她走到凱尔的房門口，不过这时他睡着了——屋子里漆黑漆黑的。那倒也好，那样，她就用不着空着手进去了。他穿着現有的衣服，总显得舒舒服服的样子，其实这只不过是为了寬慰她

罢了。他一点也不曾憐惜过自己，他曾經把她当掉的东西从当舖里贖出来，能賺到的一点錢也都給了她——但却不肯为自己买一件必需的油布雨衣。如今他病倒在床上，这就是好人得到的好报啊！他一定得有一件暖和的内衣——即便是她去把它偷来都可以。

蒂特帮老婆婆做好了豌豆湯。老瑞斯慕森自己端不动那只大鉄鍋，可是今天为了燒那块猪肉，却得把它放在火爐上。随后她又出去了——想法去找羊毛衫。

第十七章

邂逅

在干草堆里找根針可不容易；而要在一个五十万居民的城市里找五个克朗就更难了。蒂特能够証明这句話的确是眞理；她四处奔走了几个鐘头，可是毫无結果。她所認識的人都跟她一样穷——而且，向人乞討实在太不象样；但是她居然連乞討也都尝試过了。也許是叫花子太多，过路的人誰也不愿意听她罗里罗索地談着那件羊毛衫的事儿，因而就匆匆忙忙地走开了。

在努特街她遇見了瑪瑞安。"你能告訴我到哪儿去弄五个克朗嗎？我要給凱尔买件羊毛衫！"她凄惨地說，"他得了肺充血的毛病，非得有件羊毛衫不可。"瑪瑞安听了搖搖头。

"你自己去掙啊，"她說，"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就在碼头那边——"

蒂特一直朝前走着——她穿过哈里姆街再朝伊斯特街走去；她想再到拉斯·彼得那儿去試試。可是最后，等她站在他們

的门外时，她再也没有勇气去接受那些从茜妮嘴里说出来的回绝她的话了。

在通到维斯特街的几条黑黝黝的小巷里，有不少女人走来走去。她们不敢走到维斯特街来冒险，因为那儿有警察，因此她们就偷偷地站在黑暗的地方，想法子把她们的俘获品拉走。她们都穿得很暖和，有厚皮大衣，还有手笼。蒂特的皮衣早就卖掉了。

“喂，亲爱的——跟我来呀！”蒂特听见了这一句话，可是不知道是从哪儿发出来的。难道是从她心里想出来的吗？

一个男人迅速地转过头来，他刚要说什么话，可是突然沉默了。那人正是万先生。

“我在这儿遇见了你？”他一边说，一边带着一种奇异的神情盯着她。血涌上了蒂特的头部。

“我也在这儿遇见了你？”她说，眼睛里闪出了忿怒的光来。

“我并不是把你错当成了什么人，”他一边说，一边伸出了手，“我是说，我简直都认不出来是你了。”

“当然是我呀——不然还有谁？”蒂特满不在乎地说，“也许你还以为是你的太太吧？”她轻蔑地笑起来。

万先生没有答话——她觉得她说的这句话已经刺中了他。要是他觉得难过，那也是他自作自受，谁让他把她当成那种人——当她是干着卖笑生涯的神女呢。“从前你曾经错把我当成你的妻子，”她又说了一句。“可是现在，又看见你在这儿闲荡了，是不是你对家庭生活已经感到厌倦了呢？”她明明知道他不会在这儿做什么坏勾当，这一点，从他走路的神色可以看得出来。可是她故意装着认为他是在这儿做什么坏事的样子。这使她感到一种报复和满足。她忿怒，憎恨和绝望的情绪沸腾在她的心里，

她故意要他、就是要他把她往最坏处想。她对自己故意做出来的那种下贱、淫荡、粗鄙的声音感到一种奇特的快意。“喂，宝贝儿，跟我回家吧！”她用一种极其粗鄙的腔调，在他面前喊着，又咯咯地笑起来。万先生勉强做出笑容，默默地听着。随后他就伸出手来。“千万别这样了，”他恳求着。“你这简直是在糟蹋我——蒂特！”他温和地恳求地注视着她的眼睛说。

“当然，我就是要糟蹋你，难道还有别的意思么？你马上就觉得于心有愧啦——你以为把我拖进了这个泥坑是你的过错。你放心忏悔吧！不，只有在小说里才有这样的情节。真实的生活并不象你想象出来的那末动人。你看我象干那种勾当的女人吗？我看我还得好好打扮打扮，男人不喜欢这副邋遢模样——就是你们作家们也不喜欢啊！反正不能象我现在这样。”

“千万别再说了，”他说，伸手搀着她的手臂。“咱们一块儿走走好不好？我在八点钟要讲演，现在我还有些时间。”

“噢，是的，在大会堂里演讲。我记得在报上看见过。你是要向我们这群在烂泥里打滚的人说教，教训我们应当如何如何，才能保持我们穷人的操守。他们说，你真是诲人不倦哪。难道你真想为我们这群人出点力吗？”她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特别加重了语气。

“蒂特，难道你真把我当作一个伪君子么？”他问，一边难过地瞧着她。

“我不知道，”蒂特回绝了他，“你是不是伪君子，我才一点不管呢。你要是觉得可以发财，你就继续去教训别人吧。我反正知道，你们给我们灌上了一脑子仁义道德，然后又把我们挤个干净，你们这群人都是一样。我才不听你们这一套呢！”

“你跟我到会场里去听听，你就能亲自判断一下究竟我是不

是个伪君子。”

“不——我要回家看孩子去了。”

“你結婚了？”

她嘲弄地咯咯笑了起来。“沒有結婚，也可能有孩子呀。我有四个孩子——还有个情人正躺在家里等我給他带点东西回去呢。”

“我沒有錢，蒂特，”万先生低声地說，“不过我講演以后可以得到十五个克朗。你可以拿去用，要是你沒有工夫，我可以給你送去。”

“謝謝，我沒有固定地址，”蒂特回答說——“晚上八点到十二点在馬路上就能找到我。”

他朝她伸出手去——現在他想躲开她了。由于忿怒，由于她所遭受的委屈，由于她故意想嘲弄他和她自己，以及整个的世界，更由于他把她想得那么低賤因而感到的耻辱，她喉嚨里就象火一样地燃燒着。“你們全部欺侮我——各有各的办法。你們这群人，就沒有一个不占我的便宜。”她簡直是尖叫起来了。

“你相信我会欺侮你嗎？蒂特——你真这样想嗎？”万先生問她。

“当然不是，”她粗魯地回答他——“你不必装腔作势。我不是那么天眞无知，容易受騙了。但是你为什么把我举到光亮里，随后又把我丢下来呢？你不知道曾經一度見到美好生活的人，再回到这种地步是怎样的难受嗎？可是現在我再不要見你了，你听見沒有？讓我走！”她声音哽咽住了。

她連再見也沒有說一声，就朝城里走去。过了一会儿，她回头一看，他还站在那儿探着身子朝她望着。她就跑起来了。

蒂特跑了一陣，直到她的心臟簡直支持不住的时候，才停下

来慢慢地走，她自己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跑。她对其他的一些事情也完全弄不清了——她更不懂得为什么她曾經会对万先生献出她一片痴心和她純真的爱情——那时候她是多么天真无邪啊！上帝啊——他簡直不是个人！他站在那儿发抖，受着良心的譴責——高貴地肩負起他那罪惡的担子，就象她从前在保健所里看見过的神学士一样。她想从前她一定是象他妻子那样用爱慕他的眼光去衡量他了——想到他的妻子，她倒希望能有机会再見到她。

是的，她一点也不了解自己——她怎么竟会有这样的态度——就象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就算他把她当成干那种营生的女人又有什么奇怪的呢？这些女人难道比其他女人更坏嗎？无論如何，她們也是自食其力呀！

蒂特今天晚上对一切都怀疑起来了——她四处都只見到了黑暗，她覺得就是她豁出性命来換取，也不会有人給她五个克朗去买件羊毛衫了。可是社会上有些人，还在鼓励大家要忍耐，要勇敢哩。她想着，想着，当她到家的时候，眞是疲倦极了。

凱尔兴致很好，"豌豆湯还有猪肉，"他說——"我足足地喝了一頓！"看他那样子倒也眞象喝足了似的，他已經把床拖到房子当中来了。

"你起来过了？"蒂特惊訝的問道。

"是啊，都是这群混賬老鼠——它們就在我床头那儿咬个不停——就在那儿。不管我怎么敲牆，它們都毫不理会，听吧，它們又来了。你可曾見过这么大胆的老鼠么？"

老鼠就在那斜牆里边咬个不停，糊牆紙都掀动起来了，接着牆上露出了一个小洞，有什么东西掉了下来顺着地板直滚。蒂特拿起灯一看——是两奥瑞的銅板！接着就一个又一个地，象

雨点似地落下来。"是'大胡子'的两奥瑞!"她喊着說,吃惊地盯着那些錢。

凱尔从床上跳起来了。他忘記了寒冷和自己还在生病,就穿着件襯衫站在那儿把洞挖得大些。"瞧!"他喊道,一边从墙上的洞里掏出一个装雪茄烟的盒子——"你瞧!"那里面全都是長了銅綠的两奥瑞銅币。

蒂特眼睛瞪着这些錢,臉上在抽搐着。"这回你可有件羊毛衫穿了。"她想笑,可是却不由自主地又抽泣起来。終于她全身瘫软;一切可怕的使她担心的事情,現在都解决了。

"这沒什么可哭的啊。"凱尔摟着她說,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她为了羊毛衫所受的委屈。

她靠在他的身上,头依在他的胸前,輕輕地啜泣。她全身象瘫痪一般,她所有的剛强都在眼泪中溶化了。凱尔默默地撫慰着她,他觉得应該讓她痛痛快快地哭一場。

等她平静下来的时候,他托起她的头来,用双手撫摸着她那沾滿泪水的臉。它是那样忧郁,好象露珠浸潤的秋天的原野。他看着她的眼睛說:"这回,你在我怀里哭了——現在,你是我的了!"他說这話的时候很严肃,可是在他眼睛的深处却好象有一种笑意,也許那是他的心灵在笑吧。蒂特禁不住地閉上了眼睛。

她偎依在他的怀里。

第十八章

蒂特歇了一天

幸好凱尔的身体逐渐好了起来，因为沒有过几天蒂特竟病倒了。

一天早晨，当老瑞斯慕森走进蒂特的房間时，她仍然躺在床上。“天哪，你病啦?”她惊慌地問道。她竟会比蒂特先起来，这眞是从来沒有的事。

蒂特勉强笑着說：“今天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看是起不来了。我簡直一点力气也沒有。”

“你在床上躺躺吧，我的女儿，能够歇一歇，对你是有好处的。”老婆婆說。

蒂特躺在床上，心里不安得很。“我躺在这儿閑着，眞过意不去，可是我这两条腿軟极了，”她为自己辯解說。“明天我就起来。”可是第二天，她的情况更坏了。凱尔不許她起床。“要是你起床，我就把杜柏大夫找来。”他拿这句話吓唬她。这話却很有效力！

虽然她幷沒有抱怨說哪儿不好过，可是她身上一定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她平静地接受着命运的支配。在平常的时候，蒂特是不会这样安然躺着，眼瞧着别人干活的。“我看是不是她身体里边什么东西坏了！”老婆婆跟凱尔这样說。

凱尔的这一場病以及为生存而掙扎已經使蒂特失去了元气。显然現在她的身体已經完全垮了。她的精力一定是完全枯竭了，因为她在床上躺了几天，眼看着别人做活，甚至于連間都

不問——在平时，不管是别人的事，和她自己的事，她总是要自己做的。

凱尔費尽心机想使她安适一些。他的身体还不太强健，目前还不能到海上去干活。正巧前几天，冰封冻了海面，打魚的工作是不可能了，可是那个漁夫在他生病期間，一直还是給他保留着位置。“他是个非常能干的人，而且愿意讓我跟他合伙，”凱尔說。“他讓我做活，当作股份。那末到了春天，我們就可以結婚了。”

蒂特微笑着。

春天，啊，春天就要来了。天漸漸地長了，可是冬寒也越来越加酷烈。从波罗的海上一直到內河都冰封了；高澤灣已經冻了一半。不过只要能讓凱尔留在家里，这倒也好，反正他們象往常一样也一定会找到吃食——他們至今也并沒有餓死呀！

由于凱尔跟漁人熟識，他找到了一件輕便的工作，在克瑪斯梅德帮他們一把忙。不过这工作也只是在早晨，他們靠着那点收入是过不了日子的。他实在沒有精力到处去找临时工做了。有一天他站在那儿拿着他的工会証在打主意。“你在想什么？”蒂特問道。

“噢，我想今天下午到工会去一趟——那儿今天在发放救济品。”

“你还是别去吧，”蒂特說——“那样对你不好。”

“不，一个人要是做不动活的时候，就不能再覚得乞討是件可耻的事啦。”他說，帶着那股子穷开心的神气。

結果他空着手回来了。因为他沒有結婚——救济品要优先发放給有家小的人。“这是因为我屬于反对派的原故，”他忿恨地說，“就是有了工作也是最后才輪到我們——他們想讓我們老老

实实地向他們低头。"

"那末就讓他們留着他們的吃食吧，" 蒂特不在乎地说，"咱們就会有办法。明天我就起来了。"

她每天都这么說，可是在一个星期以后，她幷沒有好轉。凱尔請他的朋友——那个大夫給她看了病。杜柏很仔細地檢查了她的身体。"你休息几天，对你实在大有好处。" 檢查完了以后，他說，"我給你开点葯提提神吧——給你一些强心的葯。"

凱尔跟着他走到門口，"她是什么病？" 他問道。

"哦，全身是病，也可以說一点病也沒有——这正是我們常說的身心交瘁，心血耗尽了。"

凱尔詫异地瞧着他。

"我跟你說，我从来沒見过象她这样完全垮下来的病人——至少象她这样的年紀，还沒有过。就連她的心臟都累坏了——虽然，据我猜想，她以前幷沒眞地病倒过。一般說来心臟那一部分的肌肉是我們身体中最强健的呀。她一定經历了极其艰苦的生活。"

"她的生活的确很艰苦，" 凱尔低沉地說，"你看她什么时候能好起来？"

"我不敢說她能不能好起来——按照最乐观的估計也需要很長的一段时間，現在还不敢断定医葯对她是不是有效。你千万要讓她休息着，也許休息会产生奇迹吧。"

凱尔立刻就行动起来了，他把她搬到另外一个房間。那儿比較安靜，床鋪也好一些。"大夫說她就会好起来的，" 他跟老婆婆說，"可是她需要多多的休息；讓孩子們别来吵她——夜里更不要吵她。"

"謝謝上帝，只要沒有危險就好。" 老瑞斯慕森高兴地說，

"我还真以为她内臟什么地方坏了呢——也許是魂灵出了毛病——她躺在那儿怎么那末安静啊，平常她却是那么勤快。我从前听說过有这种情形！"

彼得搬到凱尔那間鴿子籠似的小屋里去了，小乔治睡在两張椅子上。老瑞斯慕森帶着小妹，"这样挺好，"她說——"正好暖暖我的腰。"这种安排她很滿意。

休息的确在蒂特身上产生了奇迹，至少她的心情变得愉快多了，她舒舒服服地躺在一張寬大柔軟的床上——再也用不着給哪个孩子盖被子了。"我伺候那些老爷的时候，就常常这样睡着，"她說——"那时候我自己睡一張彈簧墊子，不过我那时还太年輕，不懂得这样的軟墊子有什么好处。"

大部分时間她都在回忆着过去——現在她可有时間了。当凱尔說她不久就能起床的时候，她微笑着。他說他預备在瓶店附近买一間小房，大海就在近旁，从那里到加曼礁去打魚也沒有多少路。"那末你就可以从魚網里揀青魚呀，补补魚網呀——就象你在漁村的时候一样！"他說。她躺在那儿听着，旣不贊同，也不反对。

她是那么宁静，那么柔弱；自从臥病以来，她的臉色一天比一天蒼白。她的嘴唇又厚又发青；她常常說她的心臟左近很难受。

可是她却不愿意吃葯，凱尔得逼着她吃。后来葯片到底还是不見了。那是因为老瑞斯慕森有时候也往自己嘴里塞几片！这倒使大家覺得十分有趣。

蒂特現在証实了她的人緣有多末好。住在大楼里的人差不多都来探望她。虽然他們都很穷，可是还都帶来了各式各样的东西。"你躺在那儿，活象皇后召見臣民，"老瑞斯慕森說。蘭罕

姆送来一只燒鶏和一瓶酒，而包房老板娘送来一只蛋糕。这样生病倒眞是一件舒服的事情了。淘气的小家伙們等房門一开，就从过道那儿偸偸溜进来，手里拿着一块糖，一块在手里快溶化了的糖，送到她的床跟前。有这些孩子来看她，她覚得比什么都快活。礼物都堆在她床边一个小桌子上。蒂特沒有胃口，因此这些吃食差不多就都进了孩子和老瑞斯慕森的肚子里。这四个人把这些好吃的东西很快地吃个精光。

那个撿破爛的老头儿每天都来。"今天蒂特媽媽怎么样啊？"他只站在过道那儿問一声，并不走进去。他近来全身常常发抖，背也驼得更厉害了，两条腿越来越站不穩，而且也越来越髒，处境更加困难了。他的記性也越来越坏，他剛問完了一遍，一会儿却又来問一遍。"他是个老糊涂啦，"老瑞斯慕森說，"可憐的老家伙！"她这話听来眞有趣，她比他还要大十几岁哩。

她的确不是个"老糊涂"，她在用尽心計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虽然她已經八十岁了，她每天还在和生活搏斗。过去的事她不愿意多想。从各方面都看得出来，她过去的日子一定相当艰苦。可是她从来也不提起这些。蒂特甚至于都不知道她的几个孩子現在在哪儿，"要是他們沒有死，他們就会都还活着！"她总是这样的回答——不光是这个問題，凡是其他有关她过去的事，她差不多都这样地回答着。当前好多要紧的事就够她忙了，总去想那些陈年往事也无济于事呀。

在这段时間里，蒂特从头到尾回想她自己的过去和她种种不幸的遭遇——在她的一辈子里現在她可有的是时間了。"我想我要死了，"她說——"我想起那么多古怪的事情，要死的人才会这样哪。"她想到外婆对她說过：她出世以前人們就在迫害她，这眞是件怪事！他們对她一直就沒有好感，而且早在那个时候

就打算要害死她。說来眞是古怪，因为他們还不知道她長得什么模样哩！那都是因为穷吧！还有外婆的死，以及索丽尼怎样在监牢里消磨了她的生命——这一切也都是因为穷的緣故。“我不明白是不是所有的罪恶都是因为穷？”她跟凱尔說。

“不管怎样，絕大部分都是因为穷。”他肯定地回答說。“如果我們摆脫了貧穷，那末这世界就会是另一副样子了。”

“不論怎么說，孩子們总是无辜的，”蒂特深思地说。“有一陣子，我对这些小家伙很凶，要是他們打破了什么东西，我就狠狠地打他們——因为东西打碎，就再也买不起了。可是就算他們打碎了一个值一克朗的漂亮茶杯吧——如果手里有一个克朗——那只要再买一个也就是了；那又有什么罪呢？貧穷才眞是悲哀的事呢。”

“既然孩子們都很好，怎么人長大了会变坏呢？”她接着問道。

“据我看，人長大了，也不見得就会变坏，”凱尔說，“还不是环境逼人做坏事！”

“不錯，我自己就是一个坏心眼的人。有时候，我眞恨你們，并且觉得什么事情都沒有意思。你生病的时候，我曾經做了一个夢，夢見了只要我肯用自己的生命来交换，你的病就能好起来；他們要把我变成一件羊毛衫——你听見过这种荒唐事嗎！可是那时候，我竟然不肯为你牺牲。”

“可是我比誰都更加害了你呀。”凱尔說。

“你？”蒂特惊讶地望着他。他现在的行为总是那末无可非議的好，这很使她过意不去；現在她对于这种情形很觉得满意——她为了这个老婆婆和孩子們高兴。將来会有人好好地照顧他們的。至于她自已呢——她想，她能在他手边安然死去，她

也就会心安理得了。

"我离开你們并不觉得有什么难过，你觉得我不应該这样硬心腸嗎？"有一天她問道。

凱尔搖了搖头，"难道你离开的时候对誰也不难过么？"他帶着几分淡淡的希望問道。

蒂特想了一想。"不，我很惦記小彼得，"她終于說道，"他能够把一个人感化好。"

"你想看看金斯長得多大了嗎？"凱尔問，"我帶他来好不好？"

不，为什么要帶他来呢——蒂特現在都不認識他了。这儿有好多孩子已經够她疼爱了。"那些眼泪早就干了，"她解釋說。"我認为一个人是不是孩子的亲生母亲都一样。主要的是：既然你帶养了他，你就要負起責任来。好好照顧他，对他負責，这也就是爱他。"

"是的，既然你对于一切事情都負起了責任，那就是說，你爱护着我們全体。"凱尔說，一边吻着她。

"可是，現在我什么事情都不管啦，"蒂特說，"我不再操心了。"

"因为你累了。現在你一定得好好休息，恢复你的体力——别忘了你还年青，你才二十五岁。"

"是这样么？——不錯，是这样！"蒂特高兴地笑了。"你知道，按我的經历来說，我觉得我眞象个老太婆了。我知道我的精力已經耗完——我一定会象只橡皮套鞋一样地溶化掉。我一想到我小时候牵着外婆的手在外边乱跑，或是坐着听她念書給我听——这一切都好象是許多許多年代以前的事了。时光是多末長，又多末慢啊，凱尔！沙地田庄和老鴉巢——这些都是多末久远以前的事了！"

"不过那时候你曾經过着一种积极进取的生活——你从来沒有白白地把时間混掉！你曾經遇到不少艰难困苦——你从来沒有过一段安逸的时光。不过你就要过好日子啦，我敢这样答应你。"

"是的，我現在就要有好日子过了。其实我已經在享福了——我仿佛已經走进了另外的一个世界，在那儿我不用負什么責任了。你懂嗎？那儿也还有許多孩子，他們也需要人們照顧——这些可爱的小东西，对我总是那么好。如今好象什么事都交給別人去做了。不，你知道我覺得怎样么？我覺得世上已經不再有貧穷这回事了。啊，要是人人能擺脫貧困那該多好呢！你說貧穷可以消灭嗎？人們眞是朝着消除貧穷的路上走嗎？貝萊可曾出过力么？"

"不錯，他已經提出了一个公共托儿所的建議，"凱尔說，"孩子們都由医生来照管，有蒸气洗衣机、消毒牛奶等等，一切都是最現代化的設备。孩子們由工作人員接送，我想是用一种特别的严实的汽車接送吧。这样，做母亲的再不用操心帶管他們了。"

蒂特的眼睛閃耀出快乐的光輝，"那多好啊，"她喊道："多方便啊！"可是接着她看見了他那种异样的表情，"現在連这也成問題了么？"她困惑地問道。

"我不愿意讓你失望，"凱尔回答說——"可是我怀疑那是不是我們該走的路。我想他們还是应当想办法讓做媽媽的能安心留在家里好。他們那套办法只不过是更便于剝削而已。"

"是的，这是眞的，"蒂特失望地說。"你知道最可怕的事是什么——就是一个人不敢为任何事情高兴啊。因为每件事情都有他另外的一面。你見到一些我看不到的問題，也許另外有人能看出一些你見不到的問題，而且对这又有了新的見解。"

"是啊,到达真理的路途好象还很遥远,"凯尔沉思片刻,——"也許要比实际的距离还要远。"他一边說話,一边在撫摸着她的手。他时常这样。

"你亲亲它们吧,"蒂特說,"如今它們挺可爱了,"他把她的双手举到嘴边,把臉埋在她的手里。她快活地微笑着。

"你記得么,从前我曾經抱怨过;說我做的事情太多,就不可能讓一双手保持洁淨?后来你亲了它們,并且要我不要觉得难为情,因为它們是我上天和下地的护照哩。那时候,我还不大懂得你的話。我只觉得怪难为情的,可是現在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了。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夢,夢見上帝也吻了我的手——那不是件怪事嗎?他站在天堂花園的門口,所有飽尝人世艰苦的人都在那里得到了休息,可是那些人不讓我进去。他們說,她太年青——不用說她还可以再工作一些时候。可是上帝拉着我的双手瞧了又瞧,后来他說,她操劳够了,我創造世界以后,我的两只手也沒象她这样粗糙!后来他就吻它們,我真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它們并不好看呀。可是他真的那样吻了它們,而且別人都还向我鞠躬呢。"

她說話說得累了,就閉着眼睛躺在那儿。凯尔坐在她身旁一动也不动,不去打扰她。突然她抬起头来,"听,他們又在唱贊美詩了。"她說,好象在傾听天上的歌声。

"在甬道那头——是一个新来的房客在唱,"凯尔說,"他是从前我在抽水站时候的一个同事,挺好的一个人。可是就喜欢在他一个人呆着的时候,唱贊美詩。他是保尔亨的人,那儿的人都象有些精神病。"

蒂特的思潮此起彼伏地翻騰着。現在她又問道:"外婆常說我們曼族人就跟羊子一样——我們的毛讓人剪得越短,我們出

的毛也越多。那对嗎？你自已也是曼族人啊。”

“是的，这句話可能有些道理，曼族素来負有这样的好名声；他們心胸比头腦要寬大得多——他們絕不能只顧自己。就因为具有这样的品格，所以总是被人踩在脚底下。因此我們才一直都在受人欺凌。尽管曼族人数众多，他們却全都被踩在脚底下。我們都是很好的土壤，我并不因为被踩在脚下面难过；我相信，世界上总有一天会为我們降福。可是那些剪我們毛的人却是多种多样的。照現在这副凶狠的样子看来，我怕正是魔鬼在剪我們的毛哩！你不这样想嗎？”

可是蒂特这时候已經睡着了，她好久都沒有这样安宁的熟睡过。凱尔踮着脚走了出去，他趁蒂特睡覺的当儿去看了看他那些失业的同志，問問他們工作可有什么进展。他知道在同志中間出了一些問題，生計日益艰难，人們对現狀也越来越不滿了。大家对工会当前的安排大加指責，对他們自己的領袖也极为不滿。他們建議举行一次煤气、自来水、电灯的大罢工，并且揚言要由他們自己来掌握領导权。他需要去了解一些眞实的情况；近来他和一些反对派的同志們已經失去联系了。

第十九章

揀煤核的孩子

蒂特終于又起床了；象往常一样，老瑞斯慕森又說中了。——她心地实在太好，簡直不忍一走了事。有一天她坐在床上跟大家說，她要帮老婆婆做火引子。等她的两手一有了活做，她的两脚又发起痒来——她非起床不可了。她的体力还沒怎么恢复，

傍晚时候，她又爬到床上起不来了。不过也总算进了一步；当他們这样拚命干活的时候，他們每天就能够掙到一个克朗。而且这是一个長期的营生，象这样的冷天，火引子的銷路很不錯。

凯尔无事可做的时候也来帮忙；他們一边做活一边談天，这时眞是最美好的时光——尤其是在夜里，当孩子們都已入睡的时候，蒂特也躺在床上，那样她可以舒服一些；他們做活的那張小桌子就横在床跟前。

这时候小彼得便成为全家最重要的一員了。他賺到的錢几乎和他們大家共同掙得的錢相等。他剛剛从学校里回来，吃完了飯，他就同艾日納帶着他們的口袋和一輛只有空架子的破嬰儿車走了出去，那破車他們用来裝煤。晚上回来的时候，他就会掙到差不多一个克朗。虽然他年紀很小，而且从来是不声不响的，他却很懂得怎样在艰难困苦中掙扎下去。

他跟艾日納是两个很能打算的小家伙。城里城外的情形他們都了若指掌，他們很清楚在哪儿能賺到五个或十个奥瑞，这样点点滴滴地凑起来，一天的进項也就有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常常是在奥瑞比若街你能掙到一个十奥瑞的銅板，可是另外一个銅板就要跑到赫若斯登街或是維雷街去賺了。为了这几个錢，眞要跑断两条腿啊！而且更是一个怎样动腦筋的問題；要是不会想办法，就是踏破鉄鞋，一文錢也弄不到手的。

这个孩子現在已經变得沉默寡言了。每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总是不言不語地把賺来的錢往桌上一放，这时候，老婆婆就把两手一拍。"天哪，他多末能干啊，"她喊道，"他將来一定会成个大財主，你在哪儿掙来这么多的錢，絕不会是偸来的吧？"

蒂特知道他已經疲倦了，因此也就不再問他什么問題。不过她总是特別关切地帮他脫下外衣和手套。另外她也在灶上給他

留着一些热气騰騰的吃食，常常是一些特殊的食品，因为可以說，現在他已經給家里掙来面包了——然后再照顧他上床。他一躺下立刻就睡着了；有时候甚至于在吃飯的时候，他就睡着了。随后她就从头到脚把他的衣服檢查一遍，凡是能縫上小口袋的地方再給他縫上一个小口袋。由于他全身有这么多的口袋——比任何一个上学的孩子都要多，这样他就感到一种孩子气的驕傲：至少在这方面，他該不会觉得自己不如人了。当她給他一些新的衣物，譬如說一条圍巾或是一副手套的时候，她就把它放在他的衣服上，早上起身，他一眼看見，眞是高兴极了。經过一夜的休息，他又变得生气勃勃。随后他就把衣服翻过来，仔細看看过了一夜是不是又多添了小口袋。

彼得不愿意告訴别人他的錢是用什么办法掙来的。那有什么好說的呢？譬如說，当那个牛羊市場的管理員去酒館喝酒的时候，他替他看了一个鐘头牲口——就为了掙上二十五个奥瑞，他曾經冻得象条狗似的，把这告訴别人又有什么意思呢？又例如，为了給煤气港一个船長取啤酒，他曾經得到了十个奥瑞；替大副往奥瑞比若街送个包裹，他曾經得到十五个奥瑞；或者是一口气跑到維白街送一封快信，可是却一个銅板也沒賺到——因为要他立等回信，可是那个收件人在他把信送到以前却早已經走了；这一切又有什么值得說的呢？他們时常遇到許多徒劳无功白跑腿的事，艾日納坚决地認为有些人有意騙人——因此碰上这种情形，他往往非立刻要錢不可，可是彼得在这方面却傻呵呵的；不很在意——这些难道还有什么可說的么？这实在太不值得向人們吹嘘了。

至于那些值得談起的事，却是說不得的，至少不能跟大人說——大人未免太愚蠢了。所以这两个孩子就把这些事情守口

如瓶，絕不对外人講起。揀煤的收入还不錯，可是主要的也还是要靠运气和巧妙的手法——因此这并不是甚么說說笑笑的好玩的事。当两个小家伙吃完飯就踢踢蹋蹋地推着他們那輛破車子走了出去之后，他們那副天眞而稚气的模样，簡直就象要去征服世界一样。晚上回来的时候，他們当然仍然还是那副老样子，——不过不再是那样精神飽滿，却是累得筋疲力尽了。你可以想象到，在这一整天里，他們經历的事情可多着呢。

等他們一离开他們住家的那条街，他們天眞的神色就不見了。他們变成了两个极其机警的小东西——那样子就象两只眼光炯炯的猛兽，什么东西也都逃不出他們的眼睛。他們把全城划分为两半，各占一方。一个是以汉梅特街为活动中心，那一带有屠宰場，还有煤气港，工人和水手等等。另外那一个人在加曼尔街和努街附近活动，那儿有大学，还有农民麕集的街道。他們輪流相互調換，你今天在这一区，我明天在这一区，这种調換主要的是因为那輛破嬰儿車——他們所說的运煤車的緣故。他們規定了誰在汉梅特街活动，誰使用这輛車子。他們往往把它藏在牛羊市場的一个牛欄后面。拖着那样一輛車子并不是件值得高兴的事，也并沒有什么好玩的，因为車子还少了一个輪子。但是把它用来运煤，确实比較方便。而且煤又能換回几个錢来；要是他們在各方面都挣不到錢，他們总还可以揀一車煤回来。

这一天他們照例在五点的时候到存放嬰儿車的牛欄后面碰头，那天他們的运气眞不好。艾日納賺了三十个奥瑞，彼得只賺了二十个。他們两人把錢平分了——他們总是有了錢就均分——然后他們就想办法怎样弥补这一段时間里的損失。他們只有一个办法了——去揀煤，再把煤卖給住在商德大道附近的一个老太婆；她开了一家小油舖，肯出五十个奥瑞收买一袋煤——他們

常常把煤卖給她。反正到处都是煤；沿着碼头，煤气厂附近，尤其是几个貨車站的貨棧里更特别多。那地方是不許閑杂人等随便出入的，所以只在紧急的情况下，他們才去那儿試一試。他們早就不去列素碼头了，那地方太远，而且那些半燒过的焦炭也不經用。

今天晚上他們的时間不多，因此他們就选定了到貨車站的广場上去碰碰运气。要想不讓人們看見他們溜进广場，就得一直走到維斯监獄那儿再繞过去；别的地方照耀得很亮，他們很容易被人发覺。两个孩子推着这輛破車跑着，艾日納在推，彼得在旁边架着那沒有輪子的地方。

在路上他們想好了怎样可以挣到錢的計划。那个老婆婆可以买两袋煤，那就是一个克朗，那么他們每个人就可以分到七十五个奥瑞。蒂特媽媽还有些煤，足够用到明天，艾日納家里的煤却已經用完了，而且他的媽媽还得漿洗衣裳。——这样他們只要两口袋半的煤就行了——这一点煤他們很快就会弄到手里！

在昂汗夫街附近，他們偷偷地溜进了貨車站。他們非得把那輛"煤車"留在路上不可。等他們揀到快要拿不动了的时候，就把口袋拖出来，倒进小車上的另一个空口袋里。然后回去再装，装得差不多拖不动了，他們每个人就拖着一只口袋角儿，把煤倒进車上的口袋里。这样来来去去要好几回，才裝滿一口袋。那分量足够一个大人扛的，可是就在这时他們也都筋疲力尽了。那另外一口袋呢，他們每次都把拖得动的煤先倒在地上，然后凑成一堆，再一起裝进去。这結結实实的一口袋煤眞不少啊！那个老婆婆一定要他們把煤一直裝到頂头才算数，要不然她就要少給他們一些錢，这些他們全明白。不过这儿空場很大，而且灯光又暗，从里边把煤拖出来要花不少时間；每次要跑不少路。这个

小車每一次又只能裝运幣整的一袋。

"我看——咱們再往里去吧，"艾日納說，"里边煤多，而且咱們又能看清楚！"他們推着車子沿着閣牆走着；走到場子里的时候，他們就背着口袋順着斜坡滑了下去。

那儿的煤眞多，散乱地堆在地上，就好象沒有什么用处似的。有些煤块已經被踏得陷到雪地里去了。可是揀这些煤是犯法的，要是讓人逮住，就得挨頓毒打，或是被抓到警察局里去！

这里的灯光照耀得亮堂堂的；几盞大弧光灯高悬在空中，就象几只水鳥鼓着翅膀安稳地悬在空中一样。每当它們拍动翅膀的时候，空場上就变得半明半暗。两个孩子躲在几輛高大的鉄路貨車的暗影里；在离开他們不远的地方，他們听見有人們在喊着，吹着哨子——他們正在把車皮轉到岔道上去。两个孩子象蜜蜂似的工作着，彼此都不說話，就連小声嘰嘰喳喳的声音都沒有。到处是鉄軌，他們随时都可能被絆倒，艾日納拉扯彼得的袖子，要他当心。彼得吓得周身发抖，这眞不是件鬧着玩的事，可是煤总得要弄出来呀；这样两个小家伙在命运的車輪底下蹓进蹓出，已經完全习惯了。

他們听見附近有人大声喊着；有一个人跑着来了，"你們这两个混帳的小賊骨头！"那人喊着。艾日納把彼得拉到一輛貨車的暗影里，可是彼得沒有抓住口袋，一下子就跌进一片灯光里去了。这灯光正在移动着！他的左手上握着一件白的东西，而且握得紧紧的不肯放手。他不得不在冰冻的地上撑着身子站起来，可是他的一只脚却被岔道絆住了。正在这时，一輛巨大的冷藏車正朝他滑过来。这輛車是灰白色的，車身龐大得出奇——沒有机車拖引它，只有一个人站在車后面的脚踏板上，探着身子往前看着。那車子来了，彼得吓得嚎了起来。

当他們把他从岔道上抬起来的时候，他看見艾日納手脚着地，背着一口袋煤正往斜坡上爬着。

随后，他覺得四周一片漆黑——好象所有那几只大火鳥一下子都飞走了。

第 二 十 章

上 帝 的 心 腸

巴夫尔来看望过蒂特媽媽，并且向她告别。他接到克里森的一封信，他現在正在一条停泊在汉堡的船上，那条船大概还要停留两三个星期——那眞是一封洋洋洒洒、足有四大頁的長信，克里森在信里連篇累牘地告訴他做水手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并且建議他应該立刻就来。他只管来就行，其余的事都由克里森来安排。旅費也从信里汇来了，可見信上所說都是眞情了。巴夫尔想不做什么准备，馬上就动身——因为第二天就剛好有一条船要开航。不过在他还沒有到达大西洋彼岸之前，他絕不能讓他的师傅和父母知道，除了蒂特以外，他誰都不告訴。他問問蒂特：他这样跑掉，是不是錯了。

"不，只要你自己愿意，你就跑进广闊的世界里去吧，"蒂特說，"待在这儿也沒有什么办法。克里森远走以后，不是也搞得很不錯嗎？"

接着她不得不答应了他，等他走了以后，她就去把他的事情告訴爸爸媽媽。"可是不必替我向茜妮問好。"他說。

"你还是应該向她問好，"蒂特說，"她对你并沒什么不好。"

"是的——的确是这样。可是，我就是不喜欢她那种人。就

因为日瑪一走，他就說我們一家人都沒有出息。”

“怎么？难道日瑪还沒有回来？他从爸爸那儿借了錢跑啦！”

“沒有回来，——而且艾尔西——”

“艾尔西怎么样？”蒂特着急地問。

“哎，她——”巴夫尔哭起来了。不过，他該走啦。他还有好多事情要去安排。这时蒂特就产生了一种伤感：他就要远走高飞了——就象克里森从前一样！也許她再也見不到他們了。她觉得这就象是把自己心爱的儿子送进了茫茫的世界里一样。

艾尔西的遭遇是件讓人很伤心的事，不过那也并不是什么致命的灾禍。他也沒有理由把茜妮的話看得过于認真。茜妮自己在年青的时候，还不是同艾尔西一样，也跟男人有曖昧的事么。只不过她因为在銀行有点存款，因此也就以貞淑自居了。

老瑞斯慕森帶着小安娜回家来了，她們去参加了吉斯瑪大娘的生日茶会。“她又要調換教会啦，”老婆婆說，“好象她从現在所信的教派里已經得不到什么好处——也不知道她現在信的是哪一个教派。”

“你是說不知道她信的是哪一个教派嗎，媽媽？就是你信的那一个教派呀。”蒂特微笑着說。

“噢，是嗎？不，她在那儿可占不到什么便宜——我就从来沒見过天上掉下餡餅来。不，我看她是在摩門教上找机会啦！①”

蒂特大笑起来。

“好哇，好哇，你笑啦。”老婆婆說着，自己也笑起来了。

“可是不管怎么說，那总是要再受一次洗礼呀。說到这里，我倒想起来了，你看小乔治是不是該去受洗了？大家覚得他現

---

① 摩門教主張一夫多妻。

在还沒有受洗，都有点奇怪——吉斯瑪大娘也这么說呢。"

"再等等吧——等我們能出得起錢的时候再讓他去受洗吧，那时候就請你来做主持人，妈妈！"

"哎，我看沒有人比我更合适了。从他一生出来，我就一直帶着他。受洗之后他就会有个眞正的名字啦，不管是叫乔治呀，或者其他什么名字都好。"

"可是他老早就叫乔治啦，媽媽。"蒂特爭辯着說。

"是啊，我們管他叫那个名字，可是他沒有受洗，那就不能算是他眞正的名字——这一点我很清楚。"

"要是你眞地出不起錢，"老婆婆过了一会儿接着說——"你可以讓他免費受洗呀。因为他們总得讓他受洗的，不能讓他的灵魂不得救啊。可是当然啦，要是他們能得着錢——"

蒂特已經把飯做好了。"你們最好現在就吃吧，孩子們吃完好睡觉。"她說。凱尔出去打魚去了——这还是他病好以后第一次出去工作哩。

"你自己不吃些东西么？"老婆婆問。

"不，我还是等彼得回来吧，他晚上一个人坐在那儿吃飯多冷清——他有时候一边吃着飯，一边就睡着了，我覚得眞怪难为他的。"

"可是你知道，你該上床了，別忘了你在生病！"老婆婆說。

不，蒂特要支撑着，等彼得回来再去睡覚。她对他感到一种說不出的怀念——她渴望着用两只手摟着他，盯着他那孩子气的一本正經的眼睛。她也想起了当他拉着她的胳膊时，他常常說的那句話："你猜后来怎么啦，媽媽？"她記得很清楚：他每說到下一句話以前，总先来这么一句。他不大爱笑，可是他的心却是那样的善良！

小妹安娜正相反，她特别好玩，簡直象个小猴子。不过这只是說当她高兴的时候，她才这样——因为有时候她也会变成完全另外一副模样。当她象現在这样特别高兴的时候，她就非常討人喜欢。吃飯的时候，她裝鬼臉做怪样，装出种种野兽的怪相，老瑞斯慕森吓得簡直要从椅子上摔下去。小弟也在蒂特的膝头上笑呵呵地跳着——这就是他們三个經常的表演。蒂特平常不大喜欢这样，因为她討厌吵鬧的声音。她自从生病以来就变得安靜了。把他們安頓在床上睡覚，是一件非常舒暢的事；老婆婆这时也累了，因此跟孩子們一起睡了。

蒂特坐下来干活，她的心思完全在小彼得身上。她很难过，他这么晚还沒有回家，他一定比平常更加疲倦了。他一定碰上了那种意想不到、但有时却会发生的倒霉事，要不然他总是准时回家的。他竟会成天地在外边干活，眞讓人慚愧啊！他从来沒有时間来玩一玩。她想等她身体好一些的时候，她一定不能讓小彼得再这样下去了，要不然他將来就会跟她自己一样——根本就沒有童年时代——甚至于到后来，就是有几个鐘头可以玩耍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蒂特并沒有对生活感到不滿，或是覚得生活亏待了她。可是她覚得在童年的时候沒有能够暢快地玩一玩，这是她极大的遺憾。她覚得童年在她的心灵和头腦里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随后，她又想她一定要想法子給他找一些适合他的玩具，他曾經想要一輛小火車头——帶鉄軌的小火車头。他无論在哪儿，手里总是握着那把牙刷，隔不多久它就黑得不象样了，可是他又不讓別人去洗洗它。他沒有时間痛痛快快地玩耍，也許这样把牙刷握在手里也就是一种补偿吧。而且，那也是他唯一的一件屬于他的値錢的东西。其余的就只是些从碼头撿来的破爛了。

当盧森堡广場上的鐘敲了十下的时候，蒂特就感到事态的严重了。今天晚上她非常希望凱尔在家；要想出去找寻这孩子是沒有希望的，說不定他究竟是在这城里的这一头，或是那一头。可是她需要有个人对她这样說：他一定会安然地回来，一定是有什么事情把他耽擱住了，情况就是这样。也許是艾日納跟他一同看馬戏去了，象他那样大的孩子很可能想出許多好玩的花招儿来。

她用这些話来寬慰自己，可是就因为她自己不相信，因此她希望有个人能够对她說出这样的話来。最好是凱尔——他站不住脚的話，是从来不輕易說出口的。

隔一会儿她就要跑到窗口那儿向院子里瞧瞧，她一听見楼梯有脚步声，就开門朝那長長的甬道里張望。

工人安德森的房子里还点着灯，她下楼去問賽拉瑪是不是有什么消息。賽拉瑪剛剛出去找过，她的圍巾还沒有拿下来。看样子她好象剛剛还哭过。

"你知道嗎？"她說，"在这两个多鐘头里，凡是我想到的地方，我都找遍了，因为我們坐在这儿挨冻，正等着他把煤帶到家里来呢。从前向来也沒有过这样的事情，他是个野孩子，不过他倒总是按时回家。我們待在这儿都在挨冻，爐子里一点燒的东西都沒有了。"說着她又哭起来了。

"你可以从我这儿拿点煤用，"蒂特說，"这倒不要紧，可是——"

可是賽拉瑪还在一股劲儿的埋怨着，她連蒂特要借煤給她燒的話都沒有听見。她执拗地老是想着煤，只不过是要逃避现实罢了。

这两个女人商量着，想一起到警察局去，不过两个人誰都不

贊成要警察局来干預她們的事。她倆全是沒有經过正式結婚的母亲。而且他們認为两个孩子无論如何总是要回来的，所以用不着向警察局求助。也用不着向他們解释为什么这两个孩子沒有人照管——他們一定会回来的。他們是两个又伶俐又稳重的孩子，經常不是到这儿，就是到哪儿去。他們怎末会不回来呢？

"也許是哪儿发生了火灾，"賽拉瑪說——"一看火燒，小孩子就把什么都忘了。"她自己就亲自看見过有些孩子怎样在着火的地方逗留不去——看了一整夜，几乎把什么都忘了。

蒂特回到她自己的房間，繼續守候着。她坐在那儿用手搭着嘴，好象是用力把什么东西压下去似的，两眼茫然凝望着灯光。后来她又拚命地振作起来。她"不愿意"往坏处想。她站起身来从一个破衣櫃里拿出一件衣服，一件黑色的厚毛綫衣。那是从前她給人家当佣人的时候的衣服，她一直保存到現在。只有在她想打扮得漂亮一些的时候才穿一穿，所以一点也沒有坏，还象新的一样。她开始拆着它，随后就找出木針开始織起来。整个一冬天彼得都在希望着有一个帶穗子的絨綫帽，可是她买不起絨綫。她想如今他可以有一頂絨綫帽子，再配上一副手套，和一条圍巾——那末他一定会快活极了。她的头腦里有了一种朦朧的想法，她認为只要她实現了他最热切的希望，那么他就会回来——而且他一定会回来的。

最后，她那紧張的神經終于松弛下来了，疲倦征服了她，她睡着了——她睡得很甜，在夢中，她夢見了彼得在她的身边。他就站在她身旁，象他們往常單独在一起的时候一样，他照例地把他这一天賺到的錢往桌上一放。"我們今天差不多什么錢都沒有挣到，"他帶着他那种有趣的样子說，"可是后来呀，我們到底还

是弄到了一点。"

馬車夫奥森下楼去喂馬的声音把蒂特惊醒了。房間里很冷，那盞灯也昏暗地冒出了油烟。她現在心里明白了！她开始收拾屋子，預备一下孩子們穿的衣服，她臉上冷冰冰地象石头一样。她也把凱尔的袜子看了看——她不能給老瑞斯慕森留下太多的活儿。她用毛綫把袜子破了的地方补好，这样它就能耐久一些，因而也就可以讓老婆婆能有时間喘口气了。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肯定的消息才会来，这件事象一个瘤瘤似的結在她的心里，象一只紧握的拳头似的打在她的心上。她需要开开窗子透一口气。

賽拉瑪屋里的灯还在亮着，那末她也在坐着等着。院子里傳来了拖踩的脚步声，一个送报的女人背着沉重的报紙，蹣跚地走来把一份报紙塞在賽拉瑪的房門底下。不多一刻，賽拉瑪就急促地跑到楼上来了；蒂特心里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賽拉瑪哭着把报紙攤在她面前，她的手在发抖。"这儿，"她啜泣着。可是蒂特从她的哭声里听得出她并不是在哭艾日納。

是的，在这儿，"鉄路貨栈发生惊人慘剧，一幼童两腿慘遭軋断。"蒂特机械地念下去，她事先早就想到了——而且已經感到了这一切的苦痛。那报紙上說，人們立即把他送上了手术台，可憐的孩子，他躺在那儿，眼睛茫然地瞧着医生和护士。可是他心里还很清醒，因为当一个护士把他的衣服剪开的时候，他哭着說："你千万别把我的衣服剪掉，媽媽会不高兴的。"

当蒂特知道她垂死的孩子說过这样的一句話，她的心里感到一种异样的安慰。好象那只毒手終于从她的胸脯上拿开。她的身体向前一俯，血就从她的嘴里噴出来了。

第二十一章

死

蒂特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她看見她那蒼白消瘦的手伸在外边、放在白被單上；两只手腕周圍的袖口有一圈白色的縐边。在枕头上，在她胸前——在她的睡衣上——也都有一圈鑲花的縐边。从前，她也曾經这样醒来过，全身穿着素白的衣裳——那已經是从前她生金斯时的事了。不过那时候，她那秀丽的头发就象古銅色的波浪似的披散在白麻布上——还有个婴儿偎依在她身边咿咿呀呀地哭着；現在呢，她那稀疏的头发粘在她的顴骨和頸項上，她的脖子也象鳥頸一样的細了。她不用照鏡子自己就覚得出来，当她轉动头頸的时候，那儿的筋肉就绷得紧紧的。

她自己也弄不清她是已經死了呢，还是就要死了呢？她躺在里面一間套房里，認得出天花板上一条条的裂罅；她也知道她是躺在那張鋪着彈簧褥子的安适的床上。由于那条棉被柔軟地压着她的膝部，她知道她蓋着的是家里那条最好的棉被。不过是誰把那条白被單罩在上面呢？她看見被角上很精致的綉着阿斯春德·蘭罕姆的字样。有片刻的时間蒂特突然感到非常遺憾，因为她沒有能够去照料蘭罕姆太太；从前她曾經盼望着她会有机会照顧她。不过这些思緒在她的头腦中只一閃，也就轉瞬卽逝了。

她半睡半醒閉着眼躺在那儿，有人在門口朝她偷偷張望了一下；她知道有个人，但是并沒看出来那人究竟是誰。也許是索丽尼吧——不然也許是拉尔·金生的寡妇？那都不要紧。可是

那个"吃人鬼"就要走过山崖了！他的脑袋已经被枪轰去了半边，现在他正四处找人呢，他想把那人的脑壳来使用一下，——幸好他没有瞧见她。克里森提起一只龟裂的脚也走进来了；蒂特尽她所能地用针给他缝好——他正在急着要赶路。她想我们要是能多给他预备一双脚，那么这孩子不就可以掉换了么，那个店老板"一定"会赊给我们的。这时山地田庄的那个高大的妇人手里拿着一本法典，又突然在门口出现了。她一边用法典敲着门框，一边大声喊着，"现在听候宣判，每敲一下就是徒刑一年。"难道她要不停地敲下去吗？这世上根本没有那么多的年份啊。

蒂特吃力地张开眼睛；兰罕姆站在门口轻轻地敲着门。她微笑着，踮着脚走到床边坐了下来；蒂特觉得她那脸上好象哭过。"孩子们都跟着我们呢，"一股温暖的气息轻轻吹在她的耳边说，——"你放心休息吧！"

孩子们？蒂特努力地想弄明白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孩子们？到处不都是孩子们吗？

一只手抚在她的前额上，使她回到现实世界里来了——那是凯尔的手！她微笑着睁开了眼睛。"你好点了吗？"他弯下腰轻声跟她说。她轻微地点了点头，可是并没有开口——是为了他的缘故；因为他相信要是她不说话，她就会很快地复元。兰罕姆太太向她告别，并且祝她早日恢复健康，她走了以后，凯尔就坐在她坐过的地方。他坐在那儿，默默地握着蒂特瘦削的手，可是并没有同她讲话，人家不许他们说话。

她又陷入她那恍惚的梦幻中了；这次是一个小姑娘单身在丛林里走，一直走到一条小河旁边。有一座小桥横跨在小河上，从这儿她就走进神仙世界里去了。这小姑娘后来又怎么样了呢？她得到了一双靴子，她穿太大，可是外婆穿着又太小；可是后来

她可曾作了公主吗？蒂特要唱那支纺纱歌，不过那支歌里的曲调和词句却都记不起来了。

"现在我非走不可了，"凯尔贴近她的脸，轻声地说，"老瑞斯慕森在厨房里，她会来照顾你的。"

她想，很好，可是老瑞斯慕森不会唱那纺纱歌啊；她一句都唱不来呀。可是那个保尔亨人会唱！因此他又唱起赞美诗来了；"阿发萨①，张开吧！"是不是因为他神经错乱，才总是唱个不停呢？蒂特想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她直到今天还没有见过他哩。

难道人们看不出他是疯疯癫癫的吗——就连上帝也看不出他有什么两样吗？也许在上帝看来，我们大家仿佛都是一样，无所谓聪明和愚蠢么？象他这样的人，生活会更艰难么？要不然，就是更轻松一些呢？不，不会是轻松的。人生所以这末沉重，正是由于责任心的缘故，而他正背负着人类幸福的沉重的责任，凯尔曾经这样对她说过。也许这正是他的疯狂之处吧？而她自己不也是由于责任感象他那样地狂热么？

蒂特想到她自己的一生真是一事无成，毫无所获，她整个的一生就好象拖曳着可怕的重负爬上高山一样——这样才换得了少许食粮、几件衣物和一丝温暖。而这副重担又仿佛象在夜里滚下山坡，每天早晨她都要重新把它拖到山顶上来！多么可怕啊！

他继续在唱他的歌："阿发萨，张开吧！"天知道他能这样不停的唱多久。不过如果象凯尔说的，要是三千年前就有了神明和先知，他们曾经大声疾呼，抗议世人对她和小彼得的压榨和迫

---

① 阿发萨：典出圣经新约，有使聋人恢复听觉之意。

害，并且还想要唤醒世人——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就应該說世界上还是依然如旧，而人类依然还在沉睡着呢！这样看来，这个瘋人总是这样不断地唱着："阿发薩！"也就很有道理了。也許他的耳朵已經張开，听到了眞理，也許他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我們正是把那些說眞話的人喊做瘋子了。

有个男人站在門口，他前額下那一双深得出奇的銳利的眼睛正在凝望着她；那双眼睛的神情就象一条暗暗的長巷里两点闪爍的紅光。"我可以进来么？"他輕声地問道。"我很熟悉你。凱尔常常同我談起你。我是来給你賀喜的，因为你就要与世長辞了。我現在就要告訴你这是什么緣故！"他輕輕地隨手带上了門，走过来坐在离床不远的地方。他坐在那儿，往前探着身子，两只胳臂肘架在腿上，沉思地瞧着地板。蒂特十分激动，她很想知道他要說些什么話，因为她过于激动，因此覺得心上象刀扎一样的疼痛，禁不住地呻吟起来。

当她呻吟着的时候，他在一边点着头，連連点了好几次，好象是說，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也許你已經認識到了，我們是生活在一个偉大的时代。"他抬起头来說。

"是呵，是一个不幸的时代。"蒂特小声說，她突然帶着恐怖的心情想起了失业和飢寒交迫的日子。

"我說是一个偉大的时代，"他糾正她的話說。"不幸的时代已經过去了。我們两个人要把它予以結束；那就是为什么你一定要死去的原因。上帝，我們的天父，他把不幸賜給我們，正是要我們从这中間認識出偉大；不过他并不是对每个人都这样。你知道为什么我們在荒地里兜来兜去，永远脫离不掉貧困和不幸么——因为我們的耳朵受着蒙蔽，我們眼睛看不清呀。但是

有一天上帝撫摸了我的眼睛：'阿发薩！張开吧！'并且也撫摸了我的耳朵：'阿发薩，張开吧！'于是我清楚地看見了一切。我們的耳朵和眼睛里都已經塞滿了尘埃！你知道我是誰么？"他狂热地看着她說。

蒂特輕輕地点点头——她不敢肯定他到底是誰。

"我是經历了一千年的无产阶級。就是我自己睜开了眼睛，而且发現了这一切。在抽水站那儿我的那些同志們，就因为我的新发現——时常取笑我。凱尔是他們当中最好的一个，可是就連他也还沒有看清楚。我曾經仔細研究过，并且得到确实的証明，灵魂是一个能独自存在的生命。我們的肉体死后，灵魂在太空中仍然要为我們的幸福奋斗！你得到了很多分数，你每做一件好事都得到一分。但是我得了第一奖。因为在过去多年痛苦的岁月中，我受过的折磨比你更慘痛，并且坚强地战斗过；可是你得到的是第二奖，所以你应該是屬于我的！"他意味深长地瞧着她，停了一停，想給点时間讓他講的話滲入她的心中。

"我是屬于凱尔的，"蒂特小声地說，她心里很惊奇。她并不害怕，只是她一直覺得全身发冷。

"你知道，你就要离开人間了，"他解釋地說——"这也就是最后的一个解决的办法；你是我們的解救者。沒有人能跟你一样，在死后能为我們的幸福而呼吁，能告訴众人我們是多么善良，我們多么不該受苦，而且我們都是啞子。我們很需要象你这样的人——一个可以在人間来去，同时又永生不朽的人。凱尔曾經跟我談过你，我們，上帝，我們的天父，要寻找的正是一个象你这样的人。你走进主的欢乐中去吧；快乐象癬疥一样——它常在穷人中蔓延。"突然他开始唱了起来：

"阿发薩，張开吧！"
当那神聖的贊歌奔馳而来，
聾了的耳朵猛然驚醒，
沉默的嘴唇发出了呼声。
如震撼一切的雷鸣，
他所有的感官听到了回声，
有如众人突然張口歌唱，
有如嘹亮的号角齐鳴。

"我生来就是个啞子，并且又聾又瞎。但是后来我作了这首贊歌，而它也就把一切都启开了。"

"这都是瞎說。"老瑞斯慕森在門口那儿說——"那首贊歌多年以前我就听見过了。你还是悄悄回到你自己那儿去吧，安奇——不要坐在这里罗罗嗦嗦讓病人心煩了。"她指指門口。

安奇从椅子上站起来。"它不是我写的，因为我們都是些啞子，而且我們又聾又瞎，"他吶吶地說，一边偸偸朝門口那边溜了出去——象他来时那样。"但是在我們还不能为自己說話之前，上帝已經委托了那些能为我們說話的代言人。'当燦爛的太阳在呼喚："阿发薩！啊！大地醒来吧！"……'"他在甬道里唱着，一到那儿，他又覺得勇气百倍了。

"呸，去他的吧，这群发瘋的家伙，誰要听他們罗罗嗦嗦的那一套大道理！"老瑞斯慕森气惱地說，"我們才不要这群瘋子来拯救世界呢——聪明人会留心做这件事儿的。他們这群人誰也不能在有面包的地方想办法弄到面包。他們自以为这样叮叮咚咚地吵了一場，就能把耶利哥城①的高牆推翻呢！"

她还想要說下去，可是她想到了蒂特需要絕对安靜。"哎

呀！"她悄悄地走近床边，一边小声地嘟囔着。

"你用不着踮着脚走，也不用那么嘁嘁喳喳地說話，媽媽！"蒂特說。

"你覺得好些了嗎？"老婆婆高兴地問，蒂特沒有回答她。

"你覺得这陣子还舒服么，还清靜么？"她又問道。"我还得好好把住門口。那个瘋瘋癲癲的水泥工人，趁我沒当心的时候偷偷溜了进来，可是除了他以外，我可看守得很紧，誰也不放进来。我在門口一站，就跟他們說：'不行。太太需要休息！'有一大群人都曾經到这儿来表示他們的同情和慰問；因为报上說过你是那末一个慈爱而又眞摯的好母亲。'一顆破碎的母亲的心'，有一份报紙写得那么动人，因此一个讀者竟亲自送来了二十五个克朗来看望你。你知道，孩子們都在蘭罕姆家里呢，不是么？——他們現在可快活极啦！人們送了那么多的花圈，凱尔說，花圈把棺材都蓋得住了；他跑来跑去，簡直不能把事情办好，这个可憐的家伙。最隆重的葬礼要在明天举行；所有失业工人都要来参加送葬。你不能給小彼得送行，多么可惜啊！"

"我要来的，媽媽，"蒂特說，她坚决地点了点头，"要是我不能步行跟在他后面，我会飞着来的。"

---

① 耶利哥城：巴勒斯坦一古都。見圣經約書亞記第六章，以色列人攻耶利哥城，每日繞城一次，第七日繞城七次，該城不攻而倒。

第二十二章

走向星辰

带着寂寞而无畏的心，
向那哀愁的深渊下沉；在那里，
哀怨笼罩着沉重的无名的思绪，
在那里，空虚的纷扰主宰着一切，
有如一场预示凶灾的恶梦。
重新去寻求那永恒的宝座吧！
不然就走向那更广阔的空间，
在那里，"未来"正大踏步前进。

这一次蒂特乖乖地吃了药，并且睡了大半夜。她一睁开眼睛，就觉得神智很清醒，而且马上就明白了这一天是给小彼得举行葬礼的日子。她不仅知道这件事——她也很清楚自己就要与世长辞了。而这样，她就可以使她的心灵完全摆脱生活的重担和贫困最后的折磨。她觉得很软弱，但却很轻松；她的肉体上的痛苦和疲惫不再折磨着她，而她的心灵也进入了一种超脱的境界，和喜乐哀愁完全无关了。不论是彼得的死，或是凯尔对她的焦虑，一切对她都无关重要，她和生活的战斗已经结束了。

上午的时候，人们都拿着花圈和鲜花来了。他们都是这一带的住户；都是一些贫苦人家，直到最后一刻才凑出这笔买花的钱来。花圈都堆在蒂特住屋的墙角里，她很喜欢看着它们。后

来，渐渐地连桌子上和椅子上都摆满了，真是好大的一堆——除此之外，还有些已经直接送到维斯特墓地的教堂里去了。马车夫奥森出了个主意，向他的主人借了一匹马，中饭后就把这些花圈一下子都运走了。要同凯尔谈话的人络绎不绝，有打旗子的人，还有一些其他的人。不仅是失业工人，甚至于各个工会也决定了参加葬礼，将小彼得送到墓地。看来全城都会把工作停下来。这孩子将要享有一场王子般的隆重的葬仪了。

蒂特让人们把几个枕头垫在背后，她好靠在床上坐起来，她要亲眼看见葬仪行列的行进。凯尔时常跑进来看她，可是不一会儿又得跑出去——他很忙。老瑞斯慕森也很忙——这样也好，那末他们就会忘记蒂特的景况了。从厨房里不时传来咖啡的香气，因为每一个来客都被招待吃些点心。

正当她坐在那儿留神地听着的时候，她的病突然又发作起来了；她感到呼吸艰难，简直就要窒息了；凯尔急忙进来给她吃了药。有两三分钟的时间，她躺在那里，用她那失神的眼睛，怔怔的瞪着天花板，发作过后，她就睡着了。他轻轻地把她身后的枕头抽开，让她平卧下去，然后，他坐在她身边，痛苦地瞧着她那憔悴的面容。他心里在想：这一次他会失去她吗？除了小彼得之外，难道连她也保不住么？这样的忧虑在他的脸上刻下了日益加深的皱纹。

有人走了进来，他轻轻走进了另一个房间。那人是莫尔顿。

"我是特意来警告你，"他说，"这次可能是最大的一次葬礼，说不定是全城空前最大的一次。要是我们控制不住，出了什么事情可怎么好？"他面色显得很苍白。

"你要对大家讲话吗？"凯尔问。

"是的，我预备跟大家说几句话。噢，要是我能畅所欲言，把

我心里要说的话都说出来那有多好！瞧吧，全城都沸腾起来了——社团，报纸，个人都为这孩子发表了种种冠冕堂皇的议论——虽然害死他的凶手正是他们。如果我们敢于让这股清洗大地的洪流泛滥开来，那有多好啊！那么！至少有一个小烈士不能说是白白地牺牲了。”

“是的，”凯尔轻声地说——“我不应该反对这样做。我认为一个人也不该去改变上帝的裁判。”

“是的，但是我们这样做却是以卵击石——我们甚至于还没有把工会团体争取到我们这一边来。你不要忘记了，失业已经使人们头脑失常——再加上彼得不幸的遭遇，现在正是一触即发的形势，人们很容易不顾一切地行动起来。政府和警察局也早已预料到这一切，因此已经采取了措施。他们本想禁止这次大送葬，后来又决定不管了。现在他们居然决定在这个时候来讨论安排失业人员的条例——就在今天下午。我不知道是他们神经紧张呢，还是故意向我们挑衅，不过，全城军警都戒备起来了。我想他们已经预料到群众从公墓出来以后，会到国会前面去游行示威。你看我们能阻止得了吗？”

“我不敢说，”凯尔忧郁地说，“我的妻子不行了——看样子她捱不过今天。彼得的意外对她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那你就应该留在家里，一切事情让我们来想办法安排吧，”莫尔顿说着，同情地伸出他的手。“对于一个做母亲的人，这实在是一个残酷的打击。只要这个小家伙的命运能够彻底使我们觉醒，而且让那些人有所畏惧，那么，无论如何，给这残酷的制度折磨死的这千万个小生命中间的一个，也就不能说是白白地牺牲了。”

“现在一切都要变了——不幸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门口那

儿有人大声说着。

"进来，安奇，"凯尔说。"这是我的一位同志——他自信他要去拯救无产阶级。我们这种穷困的境况，已经把他折磨得不成人样了。"凯尔转脸朝着莫尔顿难过地说。

"是啊，所以他们才以为我是疯子呢，"安奇一边进来一边说。"可是，就让他们把我当作疯子吧！"他的眼睛看了一看凯尔，又看了看莫尔顿，眼珠象钟摆一样地荡来荡去。

"你当然是个疯子啦，"莫尔顿用充满了慈爱的眼光望着他说。"可怜的小蚂蚁竟想推翻这个社会制度的基石，这可不是发疯吗？可是中国万里长城的第一块砖头，就是给这些小蚂蚁弄碎的。象我们这些渺小而卑微的、穿着紧身衣①的穷汉，高呼着要拥抱全人类，这可不是妄想吗？你明白，我们'的确'是疯了——所以未来才是属于我们的！让我们握手吧，同志！"

"你也这样想吗？"这个疯汉说，他的两眼闪着光，一面同他握手。"我可以说几句话吗？我要向你道贺，因为你能见到这一切。别人都在嘲笑我，讨厌我。可是现在你跟我在一起了——那么我们就是三个人了。蒂特死后会向众人的灵魂为我们呼吁，而你将在人间引导我们前进。这也正是你具有写作天才的缘故吧。"

"不要管旁人怎么说你，"莫尔顿说，"死者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上为我们呼吁，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念头啊。在这个世界上，很不幸地，这样的呼吁，等于是对聋人、对冷酷的心的说教！"

"不，现在情况变了。——因为现在蒂特就要到另一个世界

---

① 穿着紧身衣：意指疯人。

去，一切也都要变了。”他高兴地瞧着莫尔頓，随后就用他动人的歌喉唱道：

大地将会听到
天使們咏叹的歌声，
而坟墓也打开了，
以贊歌贊美着永生。

“我可以在墓地那儿說几句話嗎？”他突然問道。

“恐怕沒有时間了，”莫尔頓說——“不过你还是在那儿唱你的贊歌吧，听到它，对我們大家有很大的好处。要是我們能把它印出来就好了。”莫尔頓說着，看了看他的表。

“还来得及，”一个掌旗的人說，“还有四个鐘头呢，我到印刷所去安排一下好嗎？”

“好吧，謝謝你。”莫尔頓說。

蒂特无力地敲着牆，凱尔走了进去。

“我的妻子想当面向你致意，莫尔頓！”他在門口說。莫尔頓走了进去；那个瘋人也紧跟在后面。

蒂特仰臥在床上，下顎微微向上翹着，她的面容凹陷，臉上已經現出了死亡的迹象。她朝椅子那儿輕輕地点一点头，莫尔頓坐了下来。接着为了能够看見他，她轉过头来。她的呼吸急促而且吃力。

“您是莫尔頓，”她艰难地小声說，“我早就知道您。可是我从来也沒有时間来讀一讀您的作品。可是您曾經使許多人感到了快乐。人家說您把我們描写得那末美丽。您自己确实相信您为我們所写的一切嗎？”

这突如其来的問題使莫尔頓感到很惊訝；隔了一会儿他才回答說："在我最清醒的时候，我相信我所写的一切。"

"当一个人穷困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接触那么多骯髒和丑恶的东西。在这种情形下，他还能保持灵魂的善良和純洁么？"

"在大多数时間，这也許很困难，你知道——貧穷是一种該詛咒的禍害呀。虽然如此，我却宁愿和那些被压迫者站在一起，决不去作一个压迫者。"

"是的，被压迫者才应該得到分数，"安奇插嘴說——"每做一件好事就得到一分，蒂特得了很多分！她耗尽了心血，所以她也就活不下去了！"

"我要找我的孩子去，"她吃力地說，"您看我能遇到他嗎？"莫尔頓点点头。

"我过去沒有好好地照顧他，可是現在——"这时她的病又发作了，凱尔不得不請他們先走开。他扶起她来，把她抱在怀里。这是最厉害的一次发作，她臉色发青，眼睛也鼓了出来。幸好杜柏医生正来看她，他給她打了針，她才安静下来。事过之后，凱尔的額头滲滿了汗珠。

"我要出去把葬礼的事情安排一下，"他小声說——"可是我不敢把她丢給那个老婆婆。你有工夫能陪她一会儿嗎？"杜柏一边点点头，一边从衣袋里掏出一本書来。

凱尔和莫尔頓一道出去了。那时正是中午，路上各处都是回家的工人。看样子参加这次葬礼的人非常多，許多商店和私人住宅都懸旗表示哀悼。

"无論如何，这总表示着一种可貴的同情。"凱尔感动地說。

"是的，不然也許是惧怕的表示——也許两者都有。誰曉得呢？人心是具有强烈爆发性的东西。不过无論是同情还是惧

怕，那条小生命总还是能挽救过来好。非要跨过孩子的尸体才产生的同情，实在太殘酷了。”

“告訴我，莫尔頓，”凱尔迟疑地說——“你相信死后还有灵魂嗎？还是你这样說說只是为了寬慰自己呢？”

“我相信，那些为美好生活而斗爭的人死后將会永生。”莫尔頓回答說，“不过决不是那群腦滿腸肥的家伙——那些大肚皮——他們根本沒有灵魂，凱尔！当然我相信这一点，你也相信这一点——一切面向將来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眞誠的生活是不能沒有信仰的；至于那些注定要灭亡的人，才根本談不到什么信仰，他所需要的不过是为自己的一套打算而已。”

“可是人們总是在临終的时候，才开始接受了信仰。”

“那不是信仰——那只是一种例行公式罢了。我們所說的信仰是一种永恒的希望，是对还沒有到来的事物坚定不移的信念；这样說来，‘信仰’的含义不正是穷人对未来的憧憬嗎？”

“那末說你也相信基督么？”凱尔屏着气，急切地等待着回答。

“我相信那个把銅臭冲天的犹大赶出庙堂的基督——不是相信那个鼓励我們把另一边臉頰也送上去讓人家打的基督。当他們已經具有了眞正崇高的理想，究竟基督是神賜的呢，或是一个女人生的，究竟是实有其人呢，或者只是出于我們的想象，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信仰的是反抗者基督，有着善良心地的基督！头腦是一切的主宰——先进的思想才能决定一切；把那顆仁爱之心重新扶上宝座，正是我們的責任。当人們掙扎向前的时候，那脆弱的、为人漠視的心灵，竟常常成为人們的牽累。具有善良的心，竟被認为是羞耻，甚至于比駝背更加不幸，善良的心竟給它的主人帶来了难以忍受的折磨。当我們一旦把这种情况

改变了以后，具有仁爱之心就將是一种最大的幸福了。現在我們应当承認这句老話：'心灵乏匱的人要求主降福，聪明狡黠之徒一定要向仁愛的良心低头！'"莫尔頓說到这里就住口了。

"你想想他們有多聪明吧，"过了一会他又接着說，"他們能告訴我們宇宙的星群包括那些星座，就連太阳，他們都能准确地給它称称分量。可是要他們把面包称給飢餓的人，那可就办不到了。基督，穷人的伙伴，他却能这样做。他的心为所有飢渴的人們而开，所以飢渴的人們直到今天还在追随着他。你怀疑上帝的心嗎，凱尔？哪里有面包分給穷人，哪里就有上帝的心。"

"那么蒂特是具有上帝的心了，"凱尔說，"由于她决不能眼見着貧困的人而不加以援助，因此她为了我們这些人而耗尽了自己的心血。你能在今天的演說里提到她嗎？"

"我正在这样想呢——她死后要为我們的幸福而呼吁！这是多末美丽的念头啊！我們一定要去爭取人們灵魂的覺醒，一旦灵魂燃燒起来，它將永远也不熄灭！"

* * *

蒂特在她临終的痛苦中，躺在床上。凱尔独自陪着她，他讓老瑞斯慕森参加葬礼去了——她是那么急切地想去看看他們給予小彼得的荣誉。

蒂特的病发作得越来越頻繁了；在两次发作中間，她是神志不清的。每一次发作，凱尔都把她扶起来，好讓她呼吸暢快一些。她可知道他在陪着她嗎？她知道一双同情她的手在帮助她、一顆爱她的心在为她流血嗎？在她临終的痛苦中，她显出了极其孤寂的神色；从她的表情里，一点也看不出来她知道他在身边。她躺在他的怀里瞪着眼睛望着他——可是却看不見人。亲眼看着一个人，一个自己最心爱的人在她弥留的时候痛苦地掙

扎着，可是却不能减輕她一絲痛苦，甚至于不能够讓她知道他在她身边陪伴她，这眞是太难堪了，簡直是使人难堪得受不了。

她又平静下来了，躺在那儿沉重地呼吸着——人仍然是昏迷不醒的。“是的，是的，来啦，来——来——”她說——“好啦；好啦。”她的心里一定是有一件什么事情在煩扰着她，折磨着她。“是啊，是啊，我来啦！”她不耐煩地喃喃地說。

凱尔用手撫着她的前額 “好吧，亲爱的，”他撫慰着她說。“你什么事也不用管了，一点也不用管了。一切都由我們来做吧。”蒂特張开了眼睛看着他，这一次她認出他来了。

“你为什么哭啊？”她无动于衷地問道。

凱尔摇一摇头說：“一切都是这样地毫无意义啊！”

“什么毫无意义啊？”

“唉！一切都毫无意义！”他低头伏在她的被子上說。

“可是你总不能要我永远不离开你呀；别人也都得——”接着她說起譫語来了：“好，好，我来啦！”

“我亲爱的孩子，”凱尔焦虑不安地說，他两手抱着她那翻来翻去的头，“千万静一静吧，亲爱的，亲爱的蒂特！”

“静一静！”她說。“是啊。可是总是有人在喊我。再这样下去，我眞煩了。”

另一次的发作又开始了——这一次非常厉害。凱尔覺得这一次延長了好儿个鐘头。每一次的发作都越来越严重。

擱楼那边有个孩子在哭着，哭声在寂静里傳来，更使人覺得凄厉。每一声啼哭都使蒂特的全身更加剧地抽搐着。

凱尔悄悄地走过去把通向擱楼的門关上。

“那个孩子該換尿布了，”蒂特突然大声淸楚地說，“他的媽媽一定不在家。可是我不去帮助他了！我不能起来去帮助他

了！”

不，不——她当然不能去帮助他了！凯尔摇着头在苦笑，他脸上在抽搐。“蒂特，”他颤声地說——“你还記得一个怕黑的小姑娘嗎？尽管她那么怕黑，可是她还在半夜里起身去給猫儿喂牛奶，你还記得——”他的声音哽咽了；他把头埋在被上——大声地抽泣起来。

在蒂特垂死的面容上，現出一种苦痛的表情来，她那觉醒了的記忆驟然又出現在她的脸上了，她紧紧地抓着他的头发——她心里想，他不应該哭啊；她的身体輕輕地动了一动，她推开棉被，把他紧紧抱住，讓他的头偎在她的胸前。她想跟他說两句母亲般的撫慰的話。可是她的話却变成了喉头里一陣咯咯的响声。她全身一震，好象她那受尽折磨的心要痛苦地跳出来——然后就爆裂开一样。凯尔恐怖地全身一抖，随后他就明白了。他脸色蒼白，眼中已經沒有了泪水，接着他就把她的双手交叉地摆在她的胸前。

远处响起了歌声——是社会主义进行曲。一种奇异的巨大的声音象暴风驟雨般地鳴响在街道上；这声音逐漸地变成了一陣怒吼，一陣无尽无休的雷鳴一般的脚步声。这是一个千万人的送葬的行列。在他們去国会的途中，路过蒂特居住的那条街——来向这个撿煤核小孩的母亲致以慰問之意。他們唱着一支新歌，凯尔听得到那个瘋人同志的歌喉压倒众人地唱着：

“阿发薩，張开吧！”
当那神圣的贊歌奔馳而来，
聋了的耳朵猛然驚醒，
沉默的嘴唇发出了呼声。

如震撼一切的雷鸣，
他所有的感官听到了回声
有如众人突然張口歌唱，
有如嘹亮的号角齐鳴。

“阿发薩，張开吧！”
在希望已經死灭了的心里，
上帝催促的声音
使信仰的种子复活发青；
突破了悲哀的监牢
我被蒙蔽的耳朵听見了欢乐，
我那顫抖的嘴唇，也
唱出了赞美和欢欣的歌。

“阿发薩，張开吧！”
大地已經复苏了，
在春风輕声的合唱里
在搖醒了的树枝上
在輕柔的細雨里，
它告訴你严冬已經过去。
燦爛的太阳也在呼喚，
“阿发薩，醒來吧，大地！”

“阿发薩，張开吧！”
你是一句光輝的箴言
一句神奇的話語！

当那世界末日的喇叭，
掠过墓園，声如雷鳴
大地將会听到
天使們咏叹的歌声
而坟墓也打开了，
以贊歌贊美着永生。

有很長的一段时間，大街上雷鳴般的脚步声繼續震蕩着。可是凱尔坐在那里的时間却更要長一些，他一直把双手夾在两膝中間向黑暗和寂靜里凝望。

可是接着他就站了起来——这时老瑞斯慕森正走上了楼梯，由于外面发生的大事，她的心里已經充滿了激动的情緒。

一个人死了

在天上有亿万顆星星，同样——就我們所知——在地上也有亿万个生命。两者的数目恰好是一样。人們几乎会認为那句古話是很对的——每一个人都是根据他自己的星宿而生下来的。在全世界上千百个名貴的天文台里，在平原上，或是高山上，天才的科学家們正在校正着那些最精密的仪器，观察着天空。他們观察，拍照，在他們全部的生命里只有一个观念：就是为着发現一顆新的星星而使他們自己名垂不朽。天空中回旋的星球有亿万顆之多，而他正要去发現一顆新的星体。

每一秒鐘都有人死去，一点火光熄灭之后，就再不能复明了。一顆星星或許曾經发射出非凡的美丽的光輝，无論如何，她都曾經有着人們前所未見的她自己的独特的光系。一个人降生

在世上，他所給予人們的，不管是天才或是善行，一旦他离开了人間，他那血肉之軀所創造出来的奇迹，也就不复存在了。任何人都不能复制，也决不能再生，每一个生命都象彗星一样，在全部的永恒之中，它只有一次接触地球的軌道，并且在軌道上为时短暫地走着它的光輝的道路——这样它就只是在两个黑暗的永恒之間象燐光似的燦然一閃而已。

那么，当有人与世長辞的时候，人們都会对他表示哀悼么？他們会庄严地站在棺槨旁边这样說么："看吧，这是人間多么大的損失，而且逝者永不能复生了！看吧，他給这个世界留下了怎样的奇迹啊！"

这是如何地可悲啊！蒂特并不是一顆超群出众的星辰，因而也不会有人將她消逝的消息記諸史册，永志不忘。她作为一个寄生者来到这个世界上——至少别人把她这样看待；她的一生一世只不过是为她生存的权利而斗爭。在亿万的芸芸众生之間，她負起了她的重担，尽了她的責任。世界上因为她的来临而变得富有，虽然世界上的富有事实上并不能完全归功于她。她只是芸芸众生里的一員——她是人类的孩子，她的卓越的特征就是一双勤劳的手。

她被葬在貧民公墓的一个角落里——在她安息的地方，为了給新来的人們讓出住处，这些坟墓很快地就要被鏟除了。她的埋葬是教区出資料理的。这是她一生中她所得到的唯一的荣耀——由于她一文不名，教区也不得不对她加以布施。

她一生的善行可曾使人們心地溫柔和善了么？

附　　录

马丁·安德逊·尼克索

丹麦　J.罗斯坦

一九五四年六月一日马丁·安德逊·尼克索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累斯顿城逝世了；除了韩斯·克里森·安徒生以外，没有哪一个丹麦作家，象尼克索那样在世界上闻名，象尼克索那样的伟大。

尼克索是一个国际作家，不仅仅因为他的作品已经赢得了全世界大量的读者，而且因为他的作品的意义已经越过了一切国家的界限，他的作品的题材是国际工人阶级的经验。但尼克索同时又是道道地地的丹麦作家。

象高尔基描绘了俄罗斯工人阶级一样，尼克索也同样描绘了丹麦工人阶级生活的正确的、富有人性的、内心生活的图景。这并不是没有缘故的——尼克索本来就属于工人阶级，而且象他自己所说的，他"感到了赤贫的切肤之痛"。一八六九年，尼克索出生在哥本哈根工人区一座背光的公寓房子里，在这儿，尼克索一家人——父亲，母亲和四个孩子住在两间阴暗的房间里，一直到两个孩子死去了的时候为止。尼克索的身体是很软弱的，他在四十岁以前，一直都没有真正地健康过。

为了寻找工作和改善生活，尼克索的家就迁移到他父亲的出生地——蓬荷尔姆岛去了。

在这个岛上，尼克索为了补助家里的开支，曾经在城市里卖

报、从建筑工地拾柴；到了冬天便帮助他父亲在采石场上做工；到他十岁的时候，便被一家田庄所雇用，当起牧童来了。十五岁的时候，他作了一个鞋匠的学徒，在四年半的学徒期满以后，他干了六年鞋匠的活，然后，就转入营造业的工作。

尼克索曾经在国民高等学校里读过书，学校教育和他的自学是使他的才智发展的最大的因素。当他逝世的时候，丹麦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曾经这样写道：

"高等学校把他从一个煽动家培养成为一个艺术家，因而也就使他成为一个危险到许多许多倍的煽动家了。"

* * *

从高等学校里毕业以后，尼克索曾经在一个义务学校里担任过教师。他做这个教师工作有数年之久，可是后来他得了肺病，然后就到南方——西班牙去疗养了。

在这期间他曾经写过几本以"穷人"为题材的作品，在这些书里，浸染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悲观厌世、颓废主义的精神，在思想上是绝望的，没有出路的，就象死胡同一样。可是在西班牙的旅行以后，他写作了《阳光照耀的日子》。这一本描写西班牙人民日常生活的作品是在一九〇三年出版的。这部作品是尼克索的生活、观点和作品的风格的一个转折点。它也就是作为无产阶级诗人的尼克索以后五十年艰苦的鼓舞的工作的一个新的起点。

一九〇六年尼克索出版了《征服者贝莱》的第一卷，在这一部作品里，他第一次展开了他的翅膀，显示了他真正的力量。他的主要题材已经不是那些绝望的被压迫者而是作为人类胜利的象征的工人阶级了。人们曾经这样说：作品中贝莱的父亲拉赛牵着贝莱的手在蓬荷尔姆港上岸的时候，艰苦奋斗的无产阶级也

就走到文学的海岸上去了。在这以前，在文学作品里也的确曾经有过工人阶级的人物，可是这些人物在作品里从来也没有用他们自己的声音讲过话。

和许多出身贫苦、但是经过自学而走进了知识界或是统治阶级的人们不同，尼克索从来也没有离弃工人阶级。他第一次听见工人阶级运动的时候，是在蓬荷尔姆岛，奥斯特—玛丽城的一个教堂里。那时候他正在教堂里做工——把彩色玻璃安装在窗子上。

和他一起做工的有一个德国籍的镶玻璃工人，尼克索曾经自学过一些德国话，因此他们是可以交谈的。那工人跟他讲过强大的德国工人运动，包括千万工人的罢工，统治阶级的禁令，以及工人和警察与兵士的斗争等等的事迹。

对于这一次谈话，尼克索曾经这样写着："在这儿，我终于看到了人间世事的重要意义。穷苦的人，由于组织起来，已经形成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扩大了我的心胸——在这里，我看到了付出极大代价艰苦地争取自由的意志。'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这一句话一再地出现在他的谈话里，因而我把它看作是一句刻在一座巨大的门上的文字，一句刻在通到新世界的门上的文字。"

尼克索从来也没有忘记过：当那个德国的镶玻璃工人离开的时候，他曾经和别人握手，可是他却抱住了尼克索，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对他说："有一天，你作了诗人的时候，你可不要忘了工人阶级啊。"

*　　　　*　　　　*

《征服者贝莱》的第三卷反映了尼克索参加社会民主党的那一段时期的情况，那时候他相信新的世界能够被补缀在旧的世

界上，因此在小说里，贝莱和他的家人都浸沉在"社会改良"的梦想里。尼克索在一九一〇年完成了《征服者贝莱》，接着，他就写作了《贝莱》的姊妹篇：《蒂特：人的女儿》，象《贝莱》一样，《蒂特：人的女儿》包括着工人阶级许许多多的人物。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命运的每一种形象差不多都包括在这两部小说里了。

可是历史的转折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把尼克索从社会民主党的阵营里拉出来，一九一八年，当他将近五十岁的时候，他参加了共产党。

如果他继续作一个社会民主党党员的话，那末在以后的二十年里他可以生活在舒适的资产阶级的环境里，可是正相反，由于那种使他成为无产阶级诗人的内心要求，他欢呼俄罗斯的革命，认为这个革命是人类新生的希望。

一九二一年，他在他的一部作品上题着"呈献给战斗的俄国工人阶级"，一九二二年，他第一次访问了苏联。之后，他在《走向黎明》一书里，热情地抒写了他的访苏印象。

当纳粹在德国执政的时期，尼克索的作品被禁止，而且被焚毁了——一整套新的版本都被投进德国出版商的火炉里烧掉了。

一九三六年，在西班牙战争期间，他到了西班牙，参加了作家大会；他写了一本小册子《西班牙》，在这本书里他对西方国家的政府屈服在法西斯的压力之下，曾经加以谴责。共和国政府军在阿拉贡山地里的一支联队，曾经命名为尼克索联队。

* * *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纳粹德国进攻了苏联。尽管尼克索已经是七十二岁的高龄，而且还生着病，可是他和党的另外四百个领导人都被逮捕而且送进监牢里去了。

纳粹匪帮先把他送到监狱医院，然后又把他迁移到哥本哈根里格斯医院里，他拒绝在一份声明不离开他的家乡的文件上签名，以后，他终于被释放了。

一九四三年，躲过德国盖世太保的追踪，他和他的妻子和最小的儿女逃到了瑞典。在这里，他继续写作他的三部曲的第三部：叫做《红莫尔顿》——《贝莱》和《蒂特》构成了这三部曲的第一二两部。莫尔顿这个人物，曾经作为作者在《贝莱》里出现过，他是一个新世界的人物，一个有高度觉悟的共产党员。他的《红莫尔顿》这一部作品，在作者的本意里，不仅仅是《贝莱》和《蒂特》的续篇，而且也是他的《回忆录》的续篇。

一九四五年尼克索回到了丹麦一个短时期，在他七十六岁诞辰的这一个盛大的日子里，成千累万的他的同胞在哥本哈根的公园里热烈地向他祝贺。就在这一年，《莫尔顿》的第一卷出版了。当他的这一部作品正在着手写作的时候，当他已经准备要回到他的祖国丹麦住下去的时候，当丹麦共产党和丹麦工人阶级的其他组织正计划着把他的八十五岁诞辰(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当作全民的盛大节日来庆祝的时候，他逝世了。

全世界千百万的劳动人民都在感谢着尼克索对人类的贡献，人们到处都会哀悼他的逝世。他所写作的每一部作品，他所从事的每一件工作，都是出于对人类对胜利的新世界的绝对的信心与忠诚。蓬荷尔姆岛上的一个渔民曾经这样谈到他：“我们——蓬荷尔姆岛人是固执的，可是尼克索却固执得很有道理。”

邹绿芷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蒂特：人的女儿　　（下册）
作者＝（丹麦）尼克索著　　邹绿芷　　范之龙等译
页数＝１１６３
ＳＳ号＝８０４００３３５
出版日期＝１９８１年０８月新１版